

朝廷欲革嶺南之弊。隆安中以隱之為龍驤將軍。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踰厲。嘗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及盧循寇南海。隱之為循所得。久方得反。故舟之日。裝無餘資。及至數畝小宅。籬垣陋陋。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尋拜度支尚書太常。以竹蓬為屏風。坐無氈席。家人時有困絕。或并日而食。身恒布衣。不完妻子。不需寸祿。義熙九年卒。○初。隱之為奉朝請。謝石請為衛軍主簿。隱之將嫁女。

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齋沉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

史臣曰。魯芝等建興剖竹布政。宣條存樹。威恩沒留。遺愛咸見。知明主。流譽當年。若伯武之繫己。克勤顏遠之申究。緩獄鄧攸。贏糧以述職。吳隱酌水以厲精。晉代良能。此馬為最。而攸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微纏。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世英盡節。曹氏犯門。斬關宣帝。收雷霆。



之威獎忠貞之烈豈非既已在我欲其罵人者歟

贊曰猗歟良宰嗣美前賢威同御黠靜若烹鱗唯嘗吳水但挹貪泉人風既偃俗化斯遷

儒林傳

昔周德既衰諸侯力政禮經廢缺雅頌陵夷有晉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攢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為流俗目縱誕以清高遂使憲章弛廢名教頹毀五胡乘間而競逐二京繼踵以淪胥運極道消可為長歎息者矣鄭冲等名位既隆自有別傳其餘編之于左以續前史儒林云

范平

范平字子安錢塘人研覽墳典遍該百氏太康中徵不起卒有詔追謚號曰文貞先生○孫蔚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為辦衣食

文立

文立字廣休巴郡人也蜀時將太學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為顏回陳壽李虔為將夏羅憲為子貢秦始初進散騎常侍蜀故尚書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武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嗟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故吾善夫人也時西域



獻馬帝問立馬何如對曰乞問太僕帝善之

徐邈

徐邈東莞姑幕人少與鄉人臧壽齊名下帷讀書不游城邑及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伎學之士邈既東州儒素太傅謝安舉以應選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指趣學者宗之邈散騎常侍猶處西省帝宴集酣樂之後好為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所言穢雜邈每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故時議以此多邈遷中書侍郎專掌綸詔初范甯與邈皆為帝所任使共補朝廷之闕甯才素高而措心正直遂為王國寶所

讒出守遠郡邈孤宦易危而無敢排強族乃為自安之計邈常詣東府遇衆賓沉酒引蒲讀詳會稽王道子曰君時有暢不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脩為暢耳道子以邈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為忤也隆安元年卒○邈論議精密問則有對舊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何得俱忌於東邈以為太歲之屬自是將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逆非為藏體地中也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耶荅曰不足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少尚



隱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群書家于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宅宣固辭之庾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為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為高僕誠太儒然丘不與易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此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太元中范甯為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

韋謏

韋謏字憲道京兆人雅好儒術善著撰常謂其子伯陽曰我高我曾重光累微我祖我考父父子汝為我對正值惡抵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值軟抵耳謏慙無言時人傳之以為嗤笑

王歡

王歡字君厚樂陵人安貧樂道專精耽學不營產業常丐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耶時聞者多哂之歡守志彌固遂為通儒後為慕容暉國子祭酒



史臣曰范平等學府儒宗譽隆墜重或質疑是屬或師範攸歸雖為未及古人故亦一時之俊若仲寧之清貞守道抗志柴門行齋之居室屢空棲心陋巷文博之漱流枕石鏗迹銷拜宣子之樂道安貧弘風闡教斯並通伎之高尚者也而邈協和主相刊削繁辭可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舒元八叅機務明主賞其博聞出莅遼隅曠狄欽其明德弘之抗言立論不避朝權貶石抵溫斯為當矣遂乃厄於三怨以至陵遲悲夫贊曰郁郁周文洋洋漢典爰輟流譽鮮頤飛辯雅誥弗淪微言復顯爰及晉代斯風逾闡

文苑傳

夫文以化成往聖之高義行而不遠前史之格言是以移風俗於王化崇孝敬於人倫經緯乾坤彌綸中外故知文之時義大哉美矣及金行纂極文雅斯盛信乃金相王潤林薈川冲埒美前脩垂裕來葉今撰其鴻筆之彥著之文苑云

成公綏

成公綏字子安東郡人也少有俊才詞賦甚麗閑默自守不求聞達時有孝烏每集其廬舍綏謂有反哺之德以為祥禽乃作賦美之文多不載又為天地賦綏雅好音律嘗當暑承風而嘯冷然成曲因為嘯賦云張華雅重綏每見其文歎伏以為

絕倫

晉書

成公綏傳

七



左思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為氏焉家世仗學父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勤學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卽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祕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為其賦序張載為注魏都劉逵注吳蜀陳留衛瓘又為思賦作略解自是之後咸重於時司空張華見而

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初陸機八洛欲為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伏以為不能加也遂輟筆焉齊王固命為記室辭不就以疾終

趙至

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寓居洛陽緩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為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恠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甚異之年十四詣



洛陽游太學遇稽康於學為石經請問姓名康曰  
年少何以問邪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康異  
而告之年十六游鄴復與康相遇隨康還山陽改  
名浚字允元康每曰卿頭小而銳童子白黑分明  
有白起之風矣及康卒乃向遼西而占戶焉至論  
議精辯有從橫才氣遼西舉郡計吏到洛與父相  
遇時母已亡父欲令其宦立弗告之仍戒以不敏  
至乃還遼西幽州三辟部從事太康中以良吏赴  
洛方知母亡初至自耻士伍欲以宦學立名期於  
榮養既而其志不就號憤慟哭歐血而卒時年三  
十七

褚陶

褚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弱不好弄少而聰慧年  
十三作鷗鳥水磴二賦見者竒之陶嘗謂所親曰  
聖賢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吳平召補尚書郎張  
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  
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  
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德不孤川  
嶽之寶不匱矣仕至中尉卒

王沉

王沉字彥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出於寒素不能  
隨俗浮沉為時豪所抑仕郡文學鬱鬱不得志乃  
作釋時論其辭曰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汗腴  
之墟有水氏之子者出自沍寒之谷過而問塗丈



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八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水子瞿然曰胡為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趨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如其已方今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禿腐骨不簡虫停至乃空蹏者以弘曾為雅量瓌慧者以淺利為鎗鎗晦胎者以無檢為弘曠樓垢者以守意為堅貞嘲哮者以慶發為高亮韞蠹者以色厚為篤誠庵婪者以博納為通濟眊眊者以難入為凝清拉荅者有沉重之譽噉閃者得清勤之祥嗆哮怯畏於謙讓闡羊勇敢於饗諍斯皆寒素之死病

榮達之嘉名凡茲流也眼罔嚮而遠視鼻繆輒而刺天忌惡君子悅媚小人高會曲宴惟言遷除消息官無大小問是誰力云水子釋然乃悟曰僕少長於孔顏之門久處於清寒之路不謂熱勢自共遮錮敬承明誨服我初素後不復仕終于閭里

張翰

張翰字季鷹吳郡人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閭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問載而去不告家人齊王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同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語欲求去意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





吳中菰菜葦鱸魚鱸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  
官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飲俄而問敗人  
皆謂之見機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  
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荅曰使我有身  
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時人貴其曠達

秦宏

秦宏字彥伯父昂臨汝令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  
為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  
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幸耳與左右微服泛江會  
宏在舫中諷詠拜既清會辭又藻拔久之遣問焉  
荅云是宏臨汝郎誦詩卽其詠史之作也尚卽迎  
升舟與之譚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累遷桓

溫記室後為東征賦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  
不載桓翼溫知之後游青山飲故命宏同載問宏  
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荅  
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啓不敢顯之耳  
溫曰君欲為何辭宏卽荅云風鑒散朗或搜或引  
身雖可亡道不可墮宣城之節信義為允溫泫然  
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刃  
問宏曰家公勲跡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窘急荅  
曰我已感述尊公何乃言無因曰精金百太在割  
能斷功以濟時職思靜亂長沙之勲為史所贊胡  
奴乃止後從桓溫北征作北征賦嘗與王珣伏滔  
同在溫坐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聞於相傳云



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矣授體於虞者疚尼  
父之洞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  
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今於天下之後移  
韻徒事然於寫送之致似為未盡滔云得益寫韻  
一句或為小勝温曰卿思益之宏應拜答曰感不  
絕於余心愬流風而獨寫珣誦味久之謂滔曰當  
今文章之美故共當推此生宏與伏滔同在温府  
府中呼為素伏宏心耻之每歎曰公之厚恩未優  
國士而與滔比肩何辱之甚○謝安常賞其機對  
辯速後安為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  
乃祖道於冶亭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  
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拜答曰輒

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能要焉太  
元初卒

羅含

羅含字君章耒陽人也少有志尚嘗畫卧夢一鳥  
文彩異常飛入口中母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  
有才章自此後藻思日新後為郡功曹刺史庾亮  
以為部江夏從事太守謝尚與含為方外之好乃  
稱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桓温嘗與寮屬讌  
會含後至温問衆坐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謂荆楚  
之材温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徵為尚  
書郎○初含在官舍有一白雀飛集堂宇及致仕  
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為德行之感焉卒



顧愷之

顧愷之字長康晉陵人也父悅之尚書左丞愷之博學有才氣嘗為箏賦桓溫引為大司馬叅軍愷之好諧謔人多愛狎之至荊州人問會稽山水之狀愷之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若雲興霞蔚愷之每食甘蔗恒自尾至本人或恠之云漸入佳境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寄桓玄皆其深所珍惜者玄乃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還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初愷之在桓溫府常云愷之體中癡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

絕癡絕

史臣曰夫賞好生於情剛柔本於性情之所適發乎詠歌而感召無象風律殊製至於應貞宴射之文極形言之羨華林群薰罕或疇之于安幼標明敏少蓄清思懷天地之寥廓賦辭人之所遺特搆新情豈常均之所企太冲含豪歷載以賦三都士安見而稱善平原觀而韜翰匪惟高步當年故以騰華終古雖湛之持論棗據之緣情寔南陽之人傑蓋潁川之時秀季雅搗屬道邁夙備成德稱為泉岱之珎固其然矣彥伯未能混迹光塵而屈乎卑位釋時宏論亦足見其志耳季鷹縱誕一時不邀名爵黃花之什潘



發神府仲初之文風流可尚擢秀士林陽都之  
羨尤重時彥曹毗沉研祕籍踈足下寮綺靡降  
神之歌朗暢對儒之論李充之學箴信清壯也  
袁宏東征名臣之作抑潘陸之亞玄度學藝優  
瞻筆削擅奇降帝問於西堂故其榮觀也君章  
耀相中之寶挺荆楚之材夢鳥發乎精誠豈獨  
日者之蛟鳳長康祿能過寶譚諧取容而才多  
逸氣故有三絕之目仲靜機思通敏延譽清流  
德輿西伐之計取定於微指者矣  
贊曰爰彖垂法宮微流音美哉群彥揚獎翰林  
俱諧振玉各擅鏘金子安太冲道文綺爛袁庾  
充愷縟藻霞煥架彼辭人共超清貫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二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三

外戚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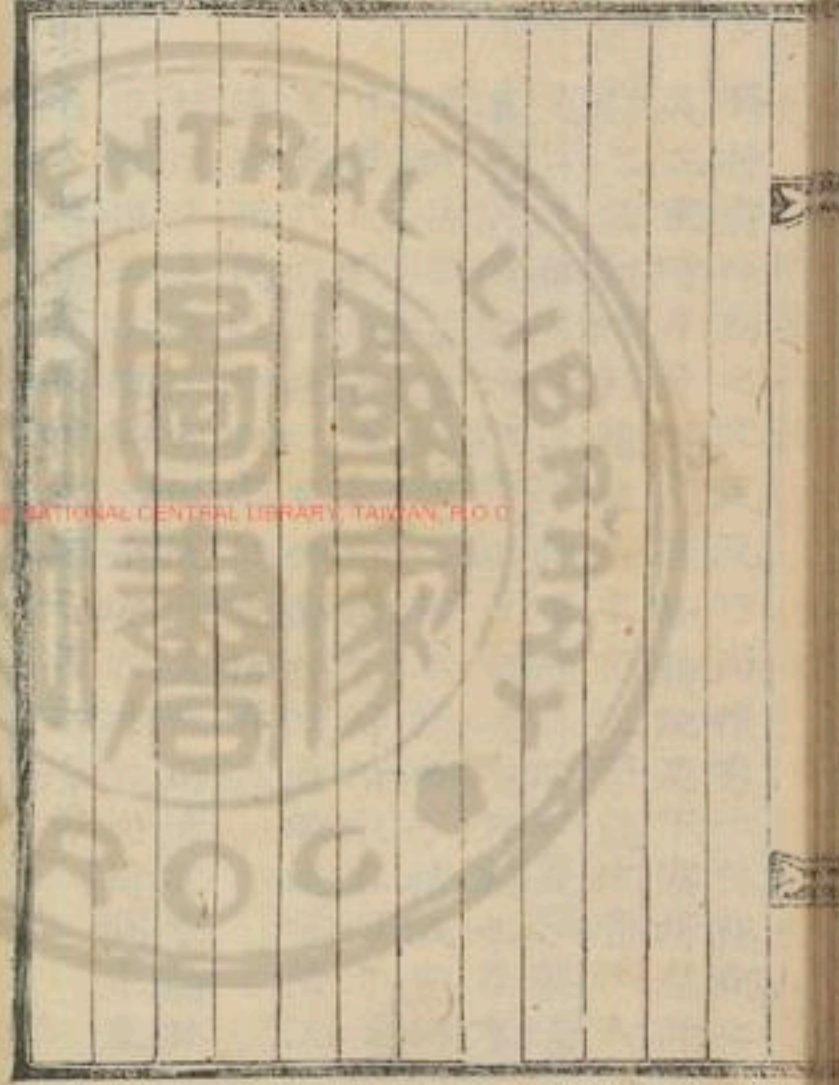
詳觀往誥逃聽前聞階緣外戚以致顯榮者其所  
由來尚矣而多至禍敗鮮克令終者何哉豈不由  
祿以恩升位非德舉識慙明慙材謝經通假椒房  
之寵靈總軍國之樞要或威權震主或勢力傾朝  
居安而不慮危務進而不知退驕奢既至釁際隨  
之者乎爰及江左未改覆車庾亮世族羽儀王恭  
高門領袖旣而職兼出納任切股肱孝伯竟以亾  
身元規幾於危國豈不哀哉若褚季野之畏避朝  
權王叔仁之固求出鎮用能全身遠害有可稱焉

羊琇

晉書

羊琇傳

一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三

外戚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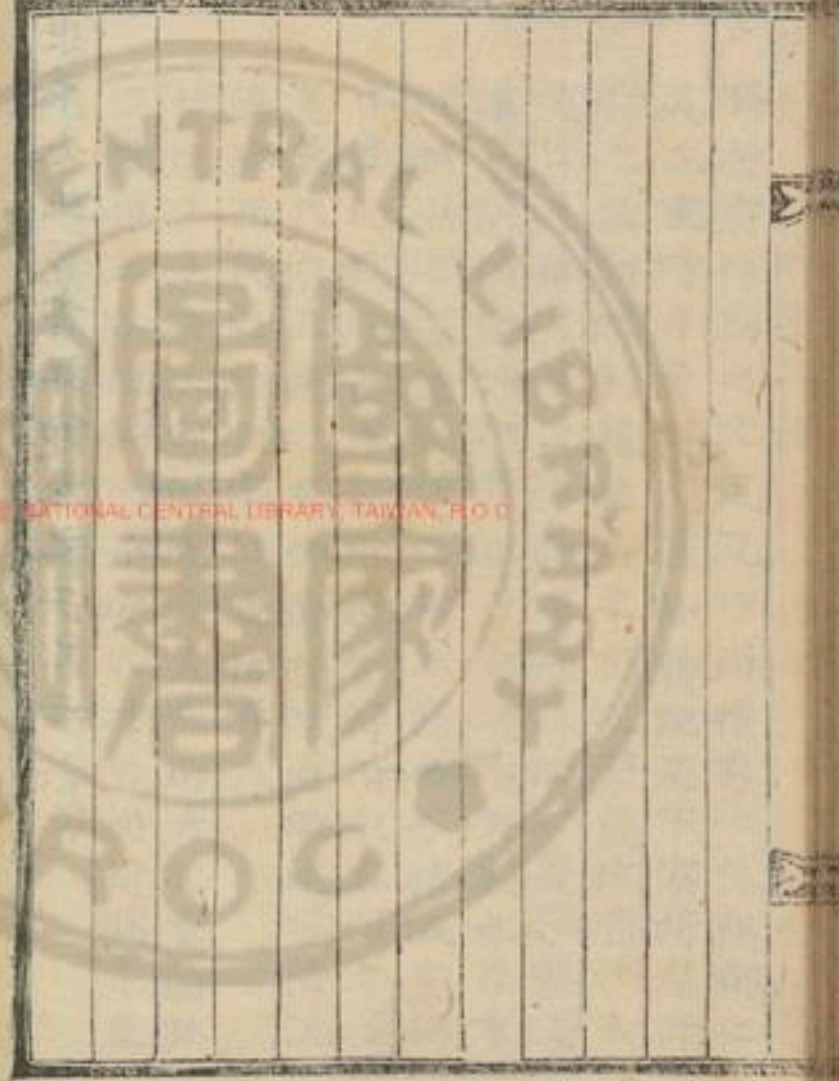
詳觀往誥逃聽前聞階緣外戚以致顯榮者其所  
由來尚矣而多至禍敗鮮克令終者何哉豈不由  
祿以恩升位非德舉識慙明慙材謝經通假椒房  
之寵靈總軍國之樞要或威權震主或勢力傾朝  
居安而不慮危務進而不知退驕奢旣至釁際隨  
之者乎爰及江左未改覆車庾亮世族羽儀王恭  
高門領袖旣而職兼出納任切股肱孝伯竟以亾  
身元規幾於危國豈不哀哉若褚季野之畏避朝  
權王叔仁之固求出鎮用能全身遠害有可稱焉

羊琇

晉書

羊琇傳

一



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涉學有智算少與武帝通門甚相親狎每接筵同席嘗謂帝曰若富貴見用任領護各十年帝戲而許之初帝未立為太子而拜論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恒有代宗之議琇密為武帝畫策甚有佳效及帝踐阼累遷中護軍加散騎常侍在職十三年典禁兵豫機密寵遇甚厚○初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頌皆連榻而坐琇與裴楷後至曰杜元凱乃復以連榻而坐客邪遂不坐而去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作毬形以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又喜遊讌以夜續畫中外五親無男女之別時人譏之卒謚曰威

杜乂

杜乂字弘理成恭皇后之父也性純和美貌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之曰庸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清早卒無男生后又終妻裴氏娶居養后以禮自防甚有德音孝武帝時崇進為廣德縣君裴氏壽考百姓號曰杜姥○初司徒蔡藻甚器重乂嘗言於朝曰恨諸君不見杜乂也其為名流所重如此咸康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褚裒

褚裒字季野康獻皇后父也祖碧有局量以幹用稱嘗為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碧曰物各有所



施棖掾之材不合以為藩落也。顧明府垂察乃捨之。後官至安東將軍。○東少有簡貴之風。譙國桓冀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裘。陽秋言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謝安亦雅重之。恒云：哀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初，東總角詣庾亮。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駭然亮曰：有不祥乎？璞曰：此非人臣卦。不知此年少何以乃表斯祥。二十年外吾言方驗。及此二十九年而康獻皇太后臨朝。有司以東皇太后父議加不臣之禮拜。侍中衛將軍錄尚書事。

何準

何準字勿道。穆章皇后父也。高尚寡欲。州府交辟不就。兄充為驃騎將軍。勸其令仕。準曰：第五之名

何減驃騎。準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充居宰輔之重。權傾一時。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人事。唯誦佛經而已。

王濛

並

王濛字仲祖。哀靖皇后父也。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耶。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嫗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為達。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來。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為宗焉。司徒王導辟為掾。簡文帝之為會稽王也。嘗與孫綽商略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惔清對簡令。王濛溫潤。





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簡文帝輔政  
蓋貴幸之與劉惔號為八室之賓轉司徒長史晚  
求為東陽不許及濛病乃恨不用之濛聞之曰人  
言會稽王癡竟癡也疾漸篤於燈下轉塵尾視之  
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卒臨殯劉惔以犀把  
塵尾置棺中因慟絕久之謝安亦常稱美濛云王  
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子蘊

蘊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也累遷尚書吏部郎性  
平和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  
時簡文帝輔政蘊輒連狀白之曰某人何地某人  
有才務存進達各隨其方故不得者無怨焉後蘊  
以姻戚不欲在內苦求外出為會稽內史時王悅

來拜墓蘊子恭往省之素相善留十餘日方還蘊  
問其故恭曰與阿太語蟬連不得故蘊曰恐阿太  
非爾之友阿太悅小字也後竟乖初好時以為知  
人恭弟爽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爽為小  
子爽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  
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

史臣曰羊琇託肺腑之親處多聞之蓋遭逢潛  
躍之際預參經始之謀故得繼繼恩私便蕃任  
遇憑寵靈而逞愆恃勢位而驕陵屢犯憲章類  
干國紀幸逢寬政得免刑書王愷地卽渭陽家  
承世祿曾弗聞於恭儉但崇榮於奢淫競爽於  
季倫爭先於武子既塵清論有數王猷雖復議



行易名未足懲惡勸善弘理儀形外朗季野神  
鑒內融仲祖溫潤風流幼道清虛寡慾皆擅名  
江表見重當時豈惟后族之英華抑亦搢紳之  
令望者也

隱逸傳

若夫穹昊垂景少微以躔其次文繫探幽貞歷以  
成其象是以古先智士體其若慈介焉超俗浩然  
養素藏輝江海之上卷迹翬氛之表漱流而漱其  
清寢巢而韜其耀王輝水潔川溥嶽峙修至樂之  
道固無彊之休詩人考槃之歌抑在茲矣今美其  
高尚之德綴集于篇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人無家屬於郡北山為土窟居  
之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  
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嘗往宜陽山有作炭人見  
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  
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將三年問其所  
圖終不答康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  
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  
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  
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  
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  
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  
登登竟不知其所終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初與隴西許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遙吟詠常宿白社中孫楚時為著作數就社中與語後數年適去莫知所之於其所寢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芒芒太素是則是術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事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故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聞宗族勸之仕統勃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自此

不與宗族相見後母病篤乃詣洛市藥會三月工已洛中王公已下並至浮橋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人車乘來者如雲統並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徐荅曰會稽夏仲御也充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充心異之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卽俛而不荅充又謂曰卿能作卿土地間曲乎統曰先公惟寓稽山朝會萬國聖化猶存百姓感詠遂作慕歌又孝女曹娥其父墮江不得屍娥投水而死國人哀其孝義為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為作小海唱今欲歌之衆人曰善



統於是足以足叩躬引拜喉嚨清激慷慨大風應至  
含水漱天雲雨響集諸人顧相謂曰若不游洛水  
安見是人充欲耀以文武鹵簿覲其來觀統危坐  
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  
也統故會稽竟不知

范喬

范喬字伯孫陳留外黃人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  
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  
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九歲請學在同輩之  
中言無媒辭光祿大夫李銓嘗論揚雄才學優於  
劉向喬以為向定一代之書正群籍之篇使雄當  
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揚優劣論文多不載喬前後

辟舉皆不就初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  
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敏之喬往喻曰卿節日取柴  
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為外黃令高顯歎曰  
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率道名  
諱未嘗經於官曹士之貴異於今而見元康八年  
卒

董養

董養字仲道浚儀人秦始初到洛下不干祿求榮  
每覽國家赦書因著無化論以非之永嘉中洛城  
東北地陷有二鵝出焉養謂謝鯤阮孚曰君等可  
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魯褒



曾褒字元道南陽人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  
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  
神論略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  
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  
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置象道故能長久  
為世神寶親之如况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  
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  
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小者居後錢之為言泉也無  
遠不往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謀肆厭聞清談  
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  
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此論之謂為神物無德  
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闈諺曰錢無耳可

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蓋疾時者共傳其文褒  
不仕莫知所終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遯每遊山  
林彌旬忘反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將名山恒著  
鹿裘葛巾採竹葉木實貿益以自供食有餘穀輒  
恤窮匱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既至置之西園温  
嶠嘗問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憶生不憶故  
無情一旦忽求還山及蘇峻反人皆以為知機卒  
葛洪庾闡並為作傳贊頌其美云

翟莊

翟莊字祖休尋陽人少以孝友著名耕而後食惟



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釣豈我哉時人以為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簞門命微並不訖卒

劉驥之

劉驥之字子驥南陽人少尚質素志存邈逸桓冲嘗到其家驥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驥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聞大愧驥之雖寇冕之族信義著於群小凡人致贈一無所受仁愛惻隱卒以壽終

宋纖

宋纖字令艾敦煌人少有遠操沉靖不與世交居于酒泉南山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時太守楊宣畫其象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為枕何石為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鳴銜鼓造焉纖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觀吾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竒木翦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通人遐實勞我心年八十篤學不倦卒謚曰玄虛先生

謝敷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性澄靖寡欲○初月犯少微



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歎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戴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孝武帝)時累徵不就病卒長子勅有父風徵不起

陶潛

詳見後漢書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博學善屬文為

鄉隣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以親老家貧為鎮軍建威參軍事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逵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種秫穀妻子固請五十畝種秔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三年解印去縣乃賦故去來○刺史王弘每令人候之其親朋或載酒殺而往潛亦無所辭焉嘗言夏月虛閑高卧北牕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張絃微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拜以宋元嘉中卒所有文集並行於世



史臣曰君子之行殊塗頭晦之謂也出則允釐庶政以道濟時處則振拔置埃以卑自牧詳求厥義其來愛矣宋纖幼懷遠操清規映拔揚宣頌其畫象馬安歎其人龍玄虛之號實斯為羨餘之數子或移病而去官或者論而矯俗或箕踞而對時人或弋釣而棲衡泌含和隱璞乘道匿輝不屈其志激清風於來葉者矣

藝術傳

藝術之興由來尚矣先王以是決猶豫定吉凶審存亡省禍福所謂神道設教率由於此逮丘明首唱叙妖夢以垂文子長繼作援龜策以立傳自茲厥後史不絕書今錄其推步尤精伎能可紀者以

為藝術傳式備前史云

陳訓

陳訓字元道歷陽人少好祕學尤善風角孫皓以為奉禁都尉使其占候皓政嚴酷知其必敗而不敢言尋而吳亡訓隨例內徙淮南周元嘗問訓以官位訓曰君至卯年當剖符酉年當有曲蓋亢日脫如來言當相薦拔訓曰性不好官惟欲得米耳後元果為義興太守金紫將軍丞相王導多病每自憂慮以問訓訓曰公耳豎垂肩必壽亦大貴子孫當興於江東咸如其言

戴洋

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





蘓說死時天使其為酒箴吏授符錄給吏從幡麾  
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恒廬衡等諸山既而遣  
故逢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為貴人所識及  
長遂善風角為人短陋無風望妙解占候卜教王  
導遇病召洋問之洋曰君侯本命在申金為土使  
之主而於申上石頭立治火光照天此為金火相  
爍水火相煎以故受害耳尊卽移居東府病遂差  
祖約鎮譙請洋為中典軍永昌元年四月庚辰有  
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月必有賊到譙  
城東主簿王振以洋為妖白約收洋而絕其食五  
十日言語如故約知其有神術乃赦之而讓振振  
後有罪被收洋救之約曰振往日相繫今何以救

之洋曰振不識風角非有夙嫌振往時垂餓死洋  
養活之振猶尚遺忘夫處富貴而不棄貧賤甚難  
約義之卽原振至十月三日石勒騎果到譙城東  
後約敗庾亮鎮武昌復引洋問氣候洋言於亮曰  
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  
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上創立宮城至己酉  
還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  
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住  
後亮病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  
其牛至今未解故為此鬼所考亮曰有之君是神  
人也或問洋曰庾公可得幾時洋曰見明年時亮  
已不識人咸以為妄果至正月一日而薨洋年八



十餘卒所占驗者不可勝紀

淳于智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盧人能易筮善厭勝之術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會智來瑗使筮之智乃為卦成謂瑗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八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荆馬鞭者便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鐵器復二十餘萬於是致贍疾者亦愈

鮑靚

鮑靚字太玄東海人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墜井死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靚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後為南陽太守嘗行部八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濟靚嘗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吳猛

吳猛豫章人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也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授其神方因還豫章江波甚惡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異之

佛圖澄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永嘉四年來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呪能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



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嘗齋時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石勒聞其名召澄試以道術澄取鉢盛水燒香呪之復史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目勒由此信之及勒僭稱趙天王敬澄彌篤事必諮而後行號曰大和尚勒愛子斌暴病死將殯勒歎曰朕聞魏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取揚枝沾水洒而呪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蘇有頃平復自是勒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勒死之年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既而勒果死及季龍僭立遷都于鄴傾心事澄有重於勒

支道林在京師聞澄與諸石游乃曰澄公其以季龍為海鷗鳥也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相競出家真偽混淆多生愆過季龍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請禁之後澄知石氏將滅乃自啓瑩墓于鄴西紫陌謂弟子法祚曰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卒於鄴宮寺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西八關季龍掘而視之惟有一石而無尸季龍惡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因而遇疾明年季龍死遂大亂

單道開

單道開敦煌人常衣鹿褐或贈以繒服皆不着不畏寒暑晝夜不卧恒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



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石季龍時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秦州表送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尋而鄴中大亂升平二年至京師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于山舍勅弟子以屍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八石室陳郡袁宏為南海太守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羣正當如蟬蛻耳乃為之贊云

索統

索統字叔徹敦煌人善占夢孝廉令狐策夢立水

上與水下人語統曰水上為陽水下為陰二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水上與水下人語為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為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為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為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焉○索充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充統曰虜去上中下半男字夷狄陰類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郡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脚統曰脚肉被啖為却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卒于家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天竺人世為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懿有大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



其名郊迎之請為國師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諸國交媾並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王乃逼以妻焉既而羅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一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西域諸國咸伏羅什神雋每至講說諸王皆長跪坐側令羅什踐而登焉符堅聞之宥有迎羅什之意乃遣呂光等率兵西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即馳驛送之光破龜茲乃獲羅什光見其年少以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羅什距而不受辭甚苦至光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羅什被逼遂妻之光還至涼州符堅已為姚萇所害於是竊號河右及光父子敗姚興乃

迎羅什使八道遙園譯出衆經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者宜將何所論唯為姚興著實相論二卷興奉之若神嘗講經于草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死於長安

史臣曰陳戴等諸子並該洽墳典研精數術究推步之幽微窮陰陽之秘奧雖前代京管何以加之登什爰自遼裔未游諸夏什既肇見星象澄乃驅役鬼神並通幽洞冥垂文闡教諒見珎於道藝非取貴於他山姚石奉之若神良有以也鮑吳王辛等或假靈道訣或受教神方遂能厭勝禳災隱文彰義雖獲譏於妖妄頗有益於



世用者焉然而碩學道人未宜枉轡  
贊曰傳叙灾祥書稱龜筮應如影響叶若符契  
怪力亂神說時惑世崇尚弗已必致流弊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三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四

烈女傳

夫虞興媯汭夏盛塗山有娥有嫫廣隆殷之業大  
姪大姒衍昌姬之化馬鄧恭儉漢朝推德宣昭懿  
淑魏代楊芬斯皆禮極中蘭義殊月室者矣至若  
子政緝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具宣閨範有裨陰  
訓故上從泰始下迄恭安一操可稱一藝可紀咸  
加撰錄為之傳云

羊耽妻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明有才  
鑒初魏文帝得立為太子抱毗項謂之曰辛君知  
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



世用者焉然而碩學道人未宜枉轡  
贊曰傳叙灾祥書稱龜筮應如影響叶若符契  
怪力亂神說時惑世崇尚弗已必致流弊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三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四

烈女傳

夫虞興媯汭夏盛塗山有娥有嫫廣隆殷之業大  
姪大姒衍昌姬之化馬鄧恭儉漢朝推德宣昭懿  
淑魏代楊芬斯皆禮極中蘭義殊月室者矣至若  
子政緝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具宣閨範有裨陰  
訓故上從泰始下迄恭安一操可稱一藝可紀咸  
加撰錄為之傳云

羊耽妻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明有才  
鑒初魏文帝得立為太子抱毗項謂之曰辛君知  
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



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其後鍾會為鎮西將軍憲英遂知其有他志及會將行請其子琇為叅軍琇固辭文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會至屬果反琇竟以全歸耽從子祐嘗送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其儉約如此

杜有道妻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貞淑有識量年十三適于杜氏十八而笄居子植女韡並孤藐撫育二子教以禮度傳玄求韡為緒室憲便許之時玄與

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或曰何鄧執權必為玄害亦由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柰何與之為親憲曰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歟睡耳吾恐卵破雪消行自有在遂與玄為婚晏等尋為宣帝所誅植從兄預為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與預書戒之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預後果為儀同三司

王渾妻

王渾妻鍾氏字琰魏太傅繇曾孫也數歲能屬文及長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禮儀法度為中表所則既適渾生濟渾嘗共琰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渾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琰





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不以賤下琰不以貴  
陵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云

愍懷太子妃

愍懷太子妃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風貞婉有志  
節太子既廢居于金墉衍請絕婚惠風號哭而歸  
行路為之流涕及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將喬  
屬二將妻之惠風拔劍距屬曰吾太尉公女皇太  
子妃義不為逆胡所辱屬遂害之

陶侃母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初侃父母婚為妾生侃  
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已侃  
少為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氏封  
鮓及書責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  
吾乃以增吾憂矣郝陽孝廉范逵宿於侃時大  
雪湛氏乃徹所卧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  
與鄰人供肴饌逵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  
侃竟以功名顯

虞潭母

虞潭母孫氏性聰敏識鑒過人潭始自幼童便訓  
以忠義及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做節征峻孫  
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  
勿以吾老為累也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為  
督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兒征汝何為獨不  
潭即以子楚為督護與允之合勢其憂國之誠如



此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  
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吊祭  
謚曰定夫人

周顛母

周顛母李氏字絡秀汝南人少時在室顛父浚為  
安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過止絡秀之家會其父  
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於內宰猪羊具數十  
人之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  
女子甚美浚因求為妾父兄許之遂生顛及嵩謨  
中興時顛等並列顯位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  
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  
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

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  
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  
耳阿奴謨小字也後果如其言

王凝之妻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  
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  
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  
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  
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  
悅初適凝之甚不樂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  
羣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  
郎凝之弟獻之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



白獻之曰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  
獻之前議客不能屈○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  
適於顧氏玄每稱之以適道韞有濟尼者遊於二  
家或問之濟尼答曰王夫人神精散朗故有林下  
人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道韞所  
著並傳於世

韋逞母

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  
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屬天下  
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徙居冀州教逞學成名  
立仕苻堅為太常堅嘗幸太學憫禮樂遺闕時博  
士盧壹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周官禮注未有  
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  
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  
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負百二十人隔絳紗  
帳而授業號宋氏為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  
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竇滔妻

竇滔妻蘇氏始平人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  
時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迴文  
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  
百四十字文多不錄

史臣曰夫繁霜降節彰勁心於後凋橫流在辰  
表貞期於上德匪伊君子抑亦婦人焉自晉室



陵夷罕樹風檢虜開獎操相趨成俗荐之以劉  
石汨之以苻姚三月歌胡惟見爭新之飾一朝  
辭漢曾微戀舊之情馳驚風埃脫落名教頽縱  
忘反於茲為極斯皆冥踐義途匪因教至聳清  
漢之喬葉有裕徽音振幽谷之貞蕤無慙雅引  
可以激揚千載矣

贊曰從容陰禮婉婉柔則載循六行爰昭四德  
操絮風霜譽流邦國彤管貽訓清芬靡忒

四夷傳

東夷

東夷肅慎氏有石砮皮骨之甲檀弓三尺五寸楛  
矢長尺有咫其國東北山出石其利入鐵將取之

必先祈神周武王時獻其楛矢石砮逮周公輔成  
王遣使八賀爾後千餘年雖秦漢之盛莫之致也  
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來貢楛矢石砮弓甲貂皮  
之屬至武帝元康初復來貢獻元帝中興又詣江  
左貢其石砮至成帝時通貢於石季龍四年方達  
季龍問之荅曰每候牛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  
知有大國所在故來云

西戎

西戎吐谷渾慕容廆之庶長兄也其父涉歸分部  
落一千七百家以隸之及涉歸卒廆嗣位而二部  
馬闐廆怒曰先公分建有別柰何不相遠離而令  
馬闐吐谷渾曰馬為畜耳闐其常性何怒於人乘



別甚異當去汝於萬里之外矣於是遂行龐悔之  
遣其長史樓馮等追還之吐谷渾曰先公稱卜筮  
之言當有二子克昌祚流後裔我卑庶也理無並  
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所啓乎諸君試驅馬令東馬  
若還東我當相隨去矣樓馮遣從者擁馬東出數  
百步輒悲鳴西走樓馮跪而言曰此非人事也遂  
止鮮卑謂兄為阿干龐追思之作阿干之歌歲暮  
窮思常歌之吐谷渾於是西附陰山其後子孫據  
有西零已西極乎白蘭數千里吐谷渾卒長子曰  
吐延嗣○吐延雄姿魁傑羗虜憚之號曰項羽性  
倜儻不羣常慷慨謂其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國  
當高光之世與韓彭吳鄧並驅中原定天下雌雄

使名垂竹帛而蒼竈窮山隔在殊俗雖偷觀日月  
獨不愧於心乎性猜忍而負其智為羗酋羗聰所  
刺殺子葉延嗣○葉延年十歲其父為所害每旦  
縛草為羗聰之象哭而射之中之則號泣不中則  
瞑目大呼其母謂曰羗聰諸將已屠鎗之矣汝何  
為如此葉延泣曰誠知射草人不益於先儻以申  
罔極之志耳其後傳至四世樹洛干為乞伏熾磐  
所破發病而卒熾磐聞其死喜曰此虜矯亡所謂  
有豕白蹄也其蹄世嗣不絕

大秦國一名犂鞞在西海之西其城周迴百餘里  
屋宇皆以珊瑚為椽栊琉璃為墻壁水精為柱礎  
其土多出金玉寶物明珠大貝夜光璧駭雞犀火



浣布途經大海。水鹹若不可食。商客往來皆齋  
三歲糧。是以前者稀少。漢時都護班超遣掾甘英  
使其國。八海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  
悲懷。若漢使不應。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武  
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

南蠻

南蠻林邑國。本漢時象林縣。則馬援鑄柱之處也。  
先是范逸立為王。逸死。奴文篡位。文曰。南西卷  
縣夷帥范推奴也。嘗牧牛澗中。獲二鯉魚。化成鐵。  
用以為刀。成乃對大石。嘩而呪之。曰。鯉魚變化  
冶成。獲刀石。嘩破者。是有神靈。進斫之。石即瓦解。  
文知其神。乃懷之。隨商估往來。見上國制度。至林

邑。遂教逸作宮室城邑。及器械。逸甚信愛之。使為  
將。文乃諧逸諸子。或徙或奔。及逸死。無嗣。文遂自  
立為王。

扶南在海大灣中。其王本是女子。字葉柳。時有外  
國人。混潰者。先事神。夢神賜之弓。又教載船。八海  
混潰。且詣神祠。得弓。遂隨估人汎海。至扶南。內邑  
葉柳。率衆禦之。混潰舉弓。葉柳懼。遂降之。於是混  
潰納以為妻。而據其國。後胤衰微。其將范尋復世  
王扶南矣。

史臣曰。夫宵形稟氣。是稱萬物之靈。繫土隨方。  
乃有羣分之異。蹈仁義者為中。窟肆凶獷者為  
外。夷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夷狄之徒。名教所絕。



闕邊候隙自古為患稽諸前史憑陵匪一軒皇  
北逐唐帝南征殷后東戡周王西狩皆所以禦  
其侵亂也嬴劉之際匈奴最強元成之間呼韓  
委質漢嘉其節處之中壤歷年斯永種類愈繁  
舛號殊名不可勝載爰及秦始匪革前迷廣關  
塞垣更招種落納萎莎之後附育鞠之新降  
接帳連鞮充郊掩甸既而沸膺成俗鳴鏑為羣  
振鷄響而挺災恣狼心而逞暴何棟縷策弗沮  
於葦萌郭欽肥疏無救於妖漸未環星紀坐傾  
都邑黎元塗地凶族滔天迹其所由抑武皇之  
失也

列傳

王敦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敦少有奇人之  
目尚武帝女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  
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少失聲韻愷便毆殺  
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使美人  
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  
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  
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數曰處仲心懷剛  
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  
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元帝  
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  
隆中興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中興初建



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時劉隗用事頗踈間王氏  
導等甚不平之救上疏云初敦務自矯厲雅尚  
清談口不言財色既素有重名專任閭外手控強  
兵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帝畏而惡之遂引  
劉隗刁協等以為心膂敦益不能平於是嫌隙始  
搆矣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  
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為節  
壺邊畫缺永昌元年敦率眾內向以誅隗為名敦  
既至攻石頭王師敗績既入石頭擁兵不朝放肆  
兵士劫掠內外宮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  
脫我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  
還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敦還屯武昌及帝崩

移鎮姑熟以沈充錢鳳為謀主諸葛瑤鄧徽周撫  
等為爪牙敦無子養兄舍子應及敦病甚拜應為  
武衛軍以自副錢鳳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  
**明帝**欲討敦知其為物情所畏服乃偽言敦死下  
詔討錢鳳敦病轉篤不能御眾使錢鳳等率眾三  
萬向京師而以兄舍為元帥帝遣司馬曹淦等擊  
舍于越城舍軍敗敦聞怒曰我兄老婢甬門戶衰  
矣鳳等至京師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頓戰破之俄  
而敦死應秘不發喪裹屍以席埋於廳事中與諸  
葛瑤等縱酒淫樂既而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  
並傳首京師乃發敦瘞出尸焚其衣冠跪而刑之  
敦充首同日懸于南桁觀者莫不稱慶舍父子奔





荊州刺史王舒使人沉之于江餘黨悉平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藝之事人皆有所說惟敦獨無所關意自言知擊鼓因振袖揚袍音節諧韻神氣自得傍若無人舉坐致其雄爽○石崇以奢豪矜物厠上嘗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厠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無怍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于色體為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歎異焉

桓溫

桓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朞而太原

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彝以嶠所賞故遂名曰溫嶠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溫豪爽有風檠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常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帽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遂尚南康長公主除琅邪太守累遷荊州刺史○永和二年率衆西伐李勢初諸葛亮造八陣畚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反至成都遂降李勢振旅還江陵後又北伐破苻健初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比玉敷者意甚不平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女妓也一



見溫便潜然而泣溫問其故荅曰公甚似劉司空  
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  
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  
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  
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為琅邪時所種柳  
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  
泫然流涕於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寮屬登平乘  
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  
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  
諸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  
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  
將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士意以况宏生中皆失色

後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溫性  
儉每謙惟下七真拜茶果而已然以雄武專朝窺  
覷非望常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其心迹  
若是時有遠方比丘尼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溫竊  
窺之尼保身以刁自破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溫問  
吉凶尼云公若作天子亦當如是太和四年又上  
疏北伐與慕容垂戰于襄邑溫軍敗績死者三萬  
人溫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既逢覆  
敗名實頓減於是叅軍郗超進廢立之計溫乃廢  
帝而立簡文帝是時溫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而  
遙拜溫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  
臣揖於後溫還鎮姑熟及帝崩遺詔國家事一稟



之於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初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為周公居攝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憤怨溫八朝赴山陵遇疾凡停京師十有四日歸于姑熟遂寢疾不起諷朝廷加已九錫累相催促謝安王坦之聞其病篤密緩其事錫文未及成而薨溫六子蔚四子禕最愚不辨菽麥幼子玄嗣爵別有傳

孟嘉

孟嘉字萬年江夏人吳司空曾孫也少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部廬陵從事嘉還都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還傳當問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謂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亮嘗大會州府人士豫

章太守褚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為裒所得益器重焉後為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寮佐畢集時佐吏並着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命孫盛作文嘲嘉曰即答之其文甚美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不如肉何謂也嘉答曰漸近使之然一坐咨嗟遷長史卒

史臣曰桓溫挺雄豪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見賞通人夙標令譽時既豺狼孔熾疆場多虞受



寄扞城用恢威略乃踰越險阻戡定岷峩獨剋之功有可稱矣及觀兵洛內脩復五陵引旆秦郊感懷三輔雖未能梟除凶逆亦足以宣暢王靈既而總戎馬之權居形勝之地自謂英猷不世勳績寇時挾震主之威蓄無君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處仲而思齊瞬睨漢廷窺覷周鼎復欲立竒功於趙魏允歸望於天人然後步驟前王憲章虞夏逮乎石門路阻襄邑兵摧懃謀略之乖違耻師徒之撓敗遷怒於朝廷委罪於偏裨廢主以立威殺人以逞欲曾弗知寶命不可以求得神器不可以力征豈不悖哉斯寶斧鉞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棄然猶存極光寵沒享

哀榮是知朝政之無章主威之不立也

桓玄

桓玄字敬道一名靈寶大司馬溫之孽子也其母馬氏嘗與同輩夜坐於月下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二寸火珠罔然明淨競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有娠及生玄有光照室占者竒之故小名曰靈寶溫甚愛異之臨終命以為嗣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棄官歸國後乃求為廣州朝廷從之及平殷仲堪楊佺期詔以玄都督荆司雍等八州及楊豫八郡玄於是樹用腹心兵馬日盛自後多與朝廷構怨○元興



初後將軍元顯稱詔伐玄。於是興兵至新亭。元顯自潰。玄入京師。害元顯于市。及太傅道子以下多遇害。其後矯詔加相國封楚王。加九錫。僞上表求歸藩。又自作詔留之。性貪鄙。好奇異。尤愛寶物。珠玉不離于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悉逼奪之。未幾諷帝禪位。百官到姑熟。勸玄僭位。玄乃登壇篡位。以玄壯告天。初出偽詔。改年為建始。右丞王攸之曰。建始。趙王倫僞號也。又改為永始。復是王莽始執權之歲。其兆號冥符。僭逆如此。玄自篡盜之後。驕奢荒侈。遊獵無度。以夜續晝。性又急暴。呼召嚴速。朝野勞悴。怨怒思亂者十室八九焉。於是劉裕、劉毅、何無忌等共謀興復。及義兵至。

桓謙等諸軍一時奔潰。玄率親信數千人相與南奔。至江陵。石康納之。劉毅等復進師。與玄戰於岷。岷洲。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玄欲奔入蜀。達救回洲。為益州督護馮遷所殺。初遷抽刀而前。玄拔頭上玉簪與之。仍曰。是何人邪。毅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時年三十六。玄自篡盜至敗時。凡八旬矣。

殷仲文

殷仲文。觀之弟也。少有才藻。美容貌。桓玄之姊。仲文之妻也。玄甚悅之。以為諮議參軍。時王謚見禮而不親。十範之被親。而少禮。而寵遇隆重。兼於王。十矣。及玄為劉裕所敗。仲文叛玄。奉玄二后。授義。



軍而為鎮軍長史轉尚書因月朔與衆至大司馬  
府中有老槐樹顧之歎曰此樹婆娑無復生意  
仲文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混之徒疇昔  
所輕者並皆比肩常快不得志忽遷為東陽太  
守意彌不平行至富陽慨然歎曰看此山川形勢  
當復出一伯符後與何無忌有隙為無忌中傷伏  
誅仲文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禍○仲文善屬  
文為世所重謝靈運嘗云若殷仲文讀書半素豹  
則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

史臣曰桓玄篡山父之餘基挾姦回之本性含  
怒於失職苞藏其豕心抗表以稱寃登高以發  
憤觀釁以動竊豈非望始則假寵於仲堪俄而

戮殷以逞欲遂得據全楚之地驅勁勇之兵因  
晉政之陵遲乘會稽之醜營縱其狙詐之計扇  
其陵暴之心敢率犬羊稱兵內侮天長喪亂凶  
力寔繁踰年之間奄傾晉祚自謂法堯禪舜改  
物君臨鼎業方隆卜年惟永俄而義旗電發忠  
勇雷奔半辰而都邑廓清踰月而凶渠即戮更  
延墜曆復振頽綱是知神器不可以闡干天祿  
不可以妄處者也○夫帝王者功高宇內道濟  
含靈龍官鳳曆表其祥彤雲玄石呈其瑞然後  
光臨大寶克享鴻名允獲后之心副樂推之望  
若桓玄之么麼豈足數哉適所以干紀亂常傾  
宗絕嗣肇金行之禍難成宋氏之驅除者乎



王機字令明長沙人初為成都內史就王敦求廣  
州敦不許會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機為刺史機  
遂入廣州至城訥眾皆散乃握節避機曰就訥求  
節訥歎曰昔蘇武不失其節前史以為美談此節  
天朝所假義不相與自可遣兵來取之機慙而止  
機後為陶侃所滅

王機

蘇峻

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少為書生有才學年十八  
舉孝廉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糾合得  
數千家結壘於本縣(元帝)聞之假峻安集將軍後  
率其所部數百家汎海南渡既到廣陵朝廷嘉其

遠至轉鷹揚將軍後討王敦有功進使持節冠軍  
將軍歷陽內史封邵陵公峻本以單家聚眾於擾  
攘之際歸順之後志在立功既有功於國威望漸  
著至是有銳卒萬人器械甚精而峻潛有異志撫  
紉亡命眾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者相屬稍有  
不如意便肆忿言時(明帝)初崩委政庾亮曰下詔  
徵峻曰疑其誅已遂不應命於是與祖約謀為亂  
而以討亮為名興兵次于陵口與王師戰頻捷遂  
據蔣陵覆舟山率眾因風放火遂陷宮城縱兵大  
掠侵逼六宮窮凶極暴殘酷無道驅役百官光祿  
勳王彬等皆被捶撻逼令擔負登蔣山裸剥士女  
皆以壞席苦草自障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震



動內外時溫嶠陶侃已唱義於武昌峻聞起兵遂  
遷天子於石頭嶠等既到累戰不捷亦深憚溫嶠  
與趙胤率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峻遣子碩與匡  
孝以數千騎先薄趙胤敗之峻望見胤走曰孝能  
破賊我更不如乎因舍其衆與數騎比下突陣不  
得入將迴趙白水陂牙門彭世季千等授之以牙  
墜馬斬首鬻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餘黨悉  
平

孫恩

孫恩字靈秀琅琊人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秦師  
事錢塘杜子恭而子恭有祕術嘗託人借爪刀其  
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

有魚躍八船中破魚得爪刀其為神效往々如此  
子恭死秦傳其術然浮狡有小才誑誘百姓愚者  
敬之如神皆竭財產進子女以祈福慶後為會稽  
王道子所誅○恩逃于海衆聞秦死惑之皆謂蟬  
蛻登仙故就海中資給恩聚合亡命志欲復讎自  
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害內史王粲之有衆  
數萬於是會稽吳郡等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  
應之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恩據會稽自號東征將  
軍號其黨曰長生人尋朝廷遣鎮北將軍劉牢之  
等討之恩乃虜男女二十萬餘口一時逃入海累  
年沿海寇諸郡縣後數為裕所敗遂遠迸海中及  
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々太守辛景討破之恩





窮蹙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衆推恩妹夫盧循為主盧循後為杜慧慶兩敗亦投水死

**史臣曰**惠皇失御政紊朝危難起蕭牆毒痛幽夏九州波駭五嶽塵飛干戈日尋戎車競逐王彌好亂樂禍挾詐懷姦命倚嘯侶伺間候隙助悖逆於平陽肆殘忍於都邑遂使生靈塗炭神器流離邦國軫歎總之哀宮廟興忝維之痛豈天意乎豈人事乎何醜虜之猖狂而亂離之斯瘼者也張昌等或鴟張淮浦或蠖聚荆衡招烏合之凶徒逞豺狼之貪暴憑陵險隘屈強江湖未掩歲稔或至誅戮實自取之非為不幸峻約

同惡相濟生此亂階孫盧同類相求嗣成妖逆至乃干戈掃地災沴滔天雖樊謝之毒被含靈李郭之禍延宮闕方凶比暴弗是加也譙縱乘茲釁隙肆彼姦謀旋踵而亡無足論矣

**贊曰**中朝政散王彌肇亂神器流離生靈塗炭羣妖伺隙構茲多難荐食荆衡陵虐江漢孫盧盜憑約峻殘賊窮凶極暴為鬼為域縱竊岷峩旋至顛踣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四

晉書

孫恩傳

十九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五

載紀序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言所以防夷狄之亂中華其備豫如此○劉元海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漢後九年石勒據襄國稱趙張氏先據河西是歲自石勒後三十六年也重華自稱涼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一年符健據長安稱秦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是歲自符健後一年也雋始僭號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鄴後二年西燕慕容冲據阿房是歲也乞伏國仁據枹罕稱秦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吕光據姑臧稱涼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是歲也禿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五

載紀序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言所以防夷狄之亂中華其備豫如此○劉元海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漢後九年石勒據襄國稱趙張氏先據河西是歲自石勒後三十六年也重華自稱涼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一年符健據長安稱秦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是歲自符健後一年也雋始僭號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鄴後二年西燕慕容冲據阿房是歲也乞伏國仁據枹罕稱秦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吕光據姑臧稱涼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是歲也禿



髮烏孫據廩川稱南涼段業據張掖稱北涼後三年李玄盛據敦煌稱西涼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稱涼後四年譙縱據蜀稱成都王後二年赫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後二年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其為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元海為之禍首云

○前趙

劉元海

劉元海匈奴人名犯高祖廟諱故稱其字焉初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以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元海父豹為左賢王然皆家于晉陽汾澗之濱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

俄而有大魚頂有二角軒鬣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且所見魚變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曰吉徵也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幼好學尤好左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耻也於是遂學武事妙絕於衆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太原王渾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咸熙中為任子在洛陽文帝深待之泰始之後渾又屢言於武帝曰召與語大悅之○成都



王頴鎮鄴表元海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元海從祖劉宣等竊議推元海為大單于使人密詣歡告之元海後誑頴得歸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都於離石劉宣等勸元海蓋晉氏元海曰善當為崇因峻阜何能為培塿乎永興元年僭即漢王位以其祖漢氏之甥約為兄弟故也永嘉二年僭即皇帝位改年永鳳後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改元河瑞以永嘉四年死在位六年

劉聰 陳元達

劉聰字玄明一名載元海第四子也母張氏初聰之在孕也張氏夢日入懷寤而告元海曰此吉徵也慎勿言十五日而生聰焉年十四究通經史兼

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及元海死聰殺其兄和僭即皇帝位改元年光興尊元海妻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為帝太后人為皇太后弟立其妻呼延氏為皇后封其子粲為河內王太后單氏姿色絕麗聰烝焉單即人之母也又屢以為言單氏慙恚而死聰悲悼無已聰后呼延氏死聰使大鴻臚李和拜太保劉殷二女為左右貴嬪又納殷女孫四人為貴人其弟又固諫聰謂和曰此女輩皆姿色絕世女德冠時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卿意安乎和曰太保胤自有周與聖源實別陛下正以姓同為恨耳且魏司空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乎為子納司空王沉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



聽大悅賜犒黃金六十斤曰卿當以此意諭吾子  
茅葦於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宮聰稀復出外事皆  
中黃門納奏左貴嬪決之後立左貴嬪劉氏為皇  
后聰將為劉氏起鸞儀殿於後庭廷尉陳元達諫  
聰大怒曰吾為萬機主將營一殿豈問汝鼠子乎  
不殺此奴沮亂朕心朕殿何當得成邪將出斬之  
時在道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  
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要當  
上新陛下於天下新陛下於先帝宋將有云臣得  
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之矣未審陛下何如主耳  
元達先鎖腰而入及至即以鎖繞樹左右曳之不  
能動聰怒甚劉氏時在後堂聞之密遣中常侍私

勅左右停刑於是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  
之易道遙園為納賢園李中堂為媿賢堂時愍帝  
即位于長安有流星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  
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于平陽肉傍常有  
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既而劉氏產一悅一猛  
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預肉之旁俄  
而劉氏死乃失此肉哭聲亦止自是後宮亂寵進  
御無序矣聰將趙染次新豐朝廷遣索綝自長安  
東討染二狃于累捷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諫染  
勿輕之染曰索綝小豎豈能污吾馬蹄刀刃耶晨  
率精騎數百馳出逐之戰于城西敗績而歸悔曰  
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于此何面見之於是斬徽



徽臨刑曰恨不得一見大司馬而死劉曜死者無  
知則已若其有知下見田豐為徒其妻胎後田豐要  
當斬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眠枕而死叱刑  
者曰令吾面東向大司馬曜聞之曰蹄冷不容尺  
鯁染之謂也趙滌寇地夢魯徽大怒引弓射之  
滌驚悸而寤且將攻城中弩而死聰如中護軍斬  
隼笏納其二女為左右貴嬪大曰月光小曰月華  
皆國色也尋以左貴嬪斬氏為上皇后貴妃劉氏  
為左皇后右貴嬪斬氏為右皇后陳元達以三后  
之立也極諫聰不納後遷元達為御史大夫時聰  
中常侍王沉宣懷侷容中容宮僕射郭猗等皆罷  
幸用事聰又立市於後庭與宮人譌戲或三日不

醒聰臨上秋閣誅其特進綦毋達尚書王琰等七

八人皆羣閹所忌也太宰劉易大將軍劉敷御史

大夫陳元達等詰關諫極王琰等之忠節沉等之

姦惡云聰以表示沉等笑曰是兒等為元達所

引遂成癡也寢之劉易又上疏固諫聰大怒手壞

其表易忿恚而死元達哭之悲慟曰人之云凶邦

國殄瘁吾既不復能言安用此默也生乎歸而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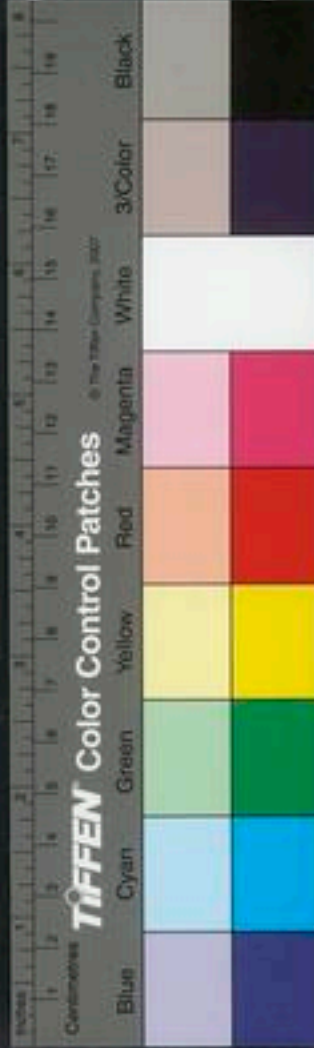
殺聰又立上皇后樊氏時四后之外佩皇后璽綬

者七人軍旅在外飢疫相仍後宮賞賜動至千萬

劉敷屢泣言之聰怒曰爾欲得使汝公死乎朝

夕生未哭人數憂忿發病而死後聰子約死一指

猶獲遂不殯殮及蘇言見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



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御將  
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  
約曰東土有遠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為之汝父  
後三年當來也後國中大亂汝且還後年當來見  
汝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過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  
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為吾遺漢皇帝謂約曰  
劉卽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  
於机上俄而蘇使左右机上取皮囊開之有一方  
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遠須夷國天  
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肥使呈聰曰曰審如此吾  
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玉并葬焉○時東宮鬼哭  
赤虹經天南有一岐三日並照客星歷於宮八於

天獄而滅太史令曰天下其三分乎願陛下早為  
之所○中常侍王沅養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為  
左皇后王鑿崔懿之曹恂等諫曰臣聞王者之立  
后也將以上配乾坤之性象二儀教育之義生承  
宗廟母臨天下亡配后土執饋皇姑必擇世德名  
宗幽閔淑令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是故周文  
造舟如氏以興闡睢之化饗則百世之祿永孝成  
任心縱欲以婢為后使皇統亡絕社稷淪傾有周  
之隆既如彼矣大漢之禍又如此矣柰何一旦以  
婢主之臣恐無福於國家也聰覽之大怒太興元  
年聰死在位九年子繁嗣位○聰后靳氏宣氏樊  
氏王氏等年皆未滿二十並國色也繁晨夜蒸淫





於內以新準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應軍國之事一  
決於準。遂作亂勒兵入宮執繁殺之。劉氏男女  
無少長皆斬于東市。發掘元海聰墓焚燒其宗廟。

### 陳元達

陳元達字長宏。後部人。本姓高。以生日妨父故改  
云陳。少而孤貧。躬耕誦書。至年四十。不與人交通。  
元海為左賢王。聞而召之。元達不答。及元海僭號。  
徵為黃門。即既至。引見元海。曰：卿若早來。豈為郎  
官而已。元達曰：臣惟性之有分。盈分者巔。臣若早  
叩天門者。恐大王賜處於九卿。納言之間。此則非  
臣之分。是以抑情盤桓。待分而至。大王無過授之。  
謗小臣免招寇之禍。不亦可乎。元海大悅。在位忠

嘗屢進讜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而知也。聰每  
謂元達曰：卿當畏朕。反使朕畏卿。乎。元達叩頭謝  
及其死也。人盡寃之。

### 劉曜

劉曜字永明。元海之族子也。少孤。見養於元海。聰  
慧有奇度。年八歲。從元海獵于西山。遇雨。止樹下。  
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  
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從兄為不亡矣。性拓落。高亮  
與衆不羣。雄武過人。鉄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時號  
為神射。尤好兵書。略皆闡誦。常輕侮吳郢。而自比  
秦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聰每曰：永明世祖魏  
武之流。何教公。道我嘗隱迹管涔山。以琴書為



事夜閑居有二童子八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  
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  
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為室背上有銘云神劍御除  
衆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而變為五色斬準之難  
曜自長安赴之至于赤墜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  
奔之上尊號曜以太興元年僭即皇帝位改元光  
初尋誅斬準徙長安繕宗廟社稷南杜郊以水承  
晉金行國號曰趙曜行次雍城太史令弁廣明言  
於曜曰昨夜妖星犯月師不宜行乃止地震長安  
尤甚時曜妻羊氏有殊麗頓與故事陰有餘之徵  
也○長水校尉尹車謀反潛結巴酋徐庫彭曜乃  
誅車囚庫彭等五千餘人于阿房將殺之光祿大

夫游子遠固諫曜不從子遠叩頭流血曜大怒幽  
子遠而盡殺庫彭等於是巴氐盡叛應之者三十  
餘萬關中大亂城門盡閉子遠又從獄表諫曜怒  
甚毀其表曰大荔奴不憂命在須臾猶敢如此叱  
左右速殺之劉雅朱紀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而  
尚諫者所謂忠於社稷陛下縱弗能用奈何殺之  
若子遠朝誅臣等亦暮死以彰陛下過差之咎天  
下之人皆當去陛下蹈西海而死耳陛下復與誰  
居乎曜意解乃赦之尋以子遠為車騎大將軍都  
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大赦境內子遠次于雍城降  
者十餘萬氐羌悉下振旅而還曜大悅後以游子  
遠為大司徒曜命起鄴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又



將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曰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俯順人時是以衛文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流漂無所而猶上依營室以構楚宮奉詔書營觀市道芻蕘或以非之興亡奢儉固然於前惟陛下覽之曜大悅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烈可謂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聞此言乎其封豫安昌子苞平興子○隴右陳安叛曜使其將軍平先率勁騎討安○左手奮七尺刀右手執丈八蛇矛平先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矛而退安棄馬而走斬于澗曲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驥驄父馬鐵鞞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

盪十次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驥驄竄岩幽為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柰子何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曜不撫士衆專與嬖臣飲博左右或諫曜怒斬之及聞石季龍據石門續知石勒自率大眾已濟始議增榮陽杜黃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勒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曰大胡自來邪其衆大小復如何羯曰大胡自來軍盛不可當也曜色變使投金壩之圍陳于洛西南北十餘里曜少而淫酒末年尤甚勒至將戰飲酒數斗比出復飲酒斗餘師大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墜于冰上為石堪所執送于勒所後為勒所殺曜在位十年而敗始元海至曜三世凡二



十有七載以成帝咸和四年歲

更臣曰彼我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  
封畿窺我中囿昔者幽后不綱胡虜暗於戲水  
襄王失御戎馬生於關洛至於筭疆弱妙兵權  
體興衰知利害於我中華未可量也况元海人  
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才不居庸勞之下是  
以策馬鴻騫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日推雄皇  
技相害未有與之爭衡者矣伊秩啓興王之略  
晉都論尅定之秋單于無北顧之懷獫狁有南  
郊之祭大哉天地茲為不仁矣○若乃習以華  
風溫乎雅度兼其舊俗則罕規模雖復石勒稱

藩王彌效款終為夷狄之邦未辨君臣之位至  
於不遠傷風虐襟正直則昔賢所謂并仁義而  
盜之者焉偽主斯亡玄明篡嗣樹恩戎旅既摠  
威權閔河開曩日之疆士馬倍前人之氣然信  
不由中自乖和遠貌之為美虞事難終縱武窮  
兵殘忠害謫倭人方嚮並后載馳聞豎類於迴  
天疑科踰於炮烙遑豺狼之將逐鷹犬之師懸  
旌俯渭分麾陷洛鐵馬陵山胡笳遵者矜忠貞  
於戎手聚措紳於京觀先王井賦乃春維桑舊  
都宮室咸成茂草墜露沾衣行人洒淚○若乃  
上古敦龐不親其子功成高讓歸諸有德爰及  
三代乃用干戈將以拯厥版蕩恭膺天命懿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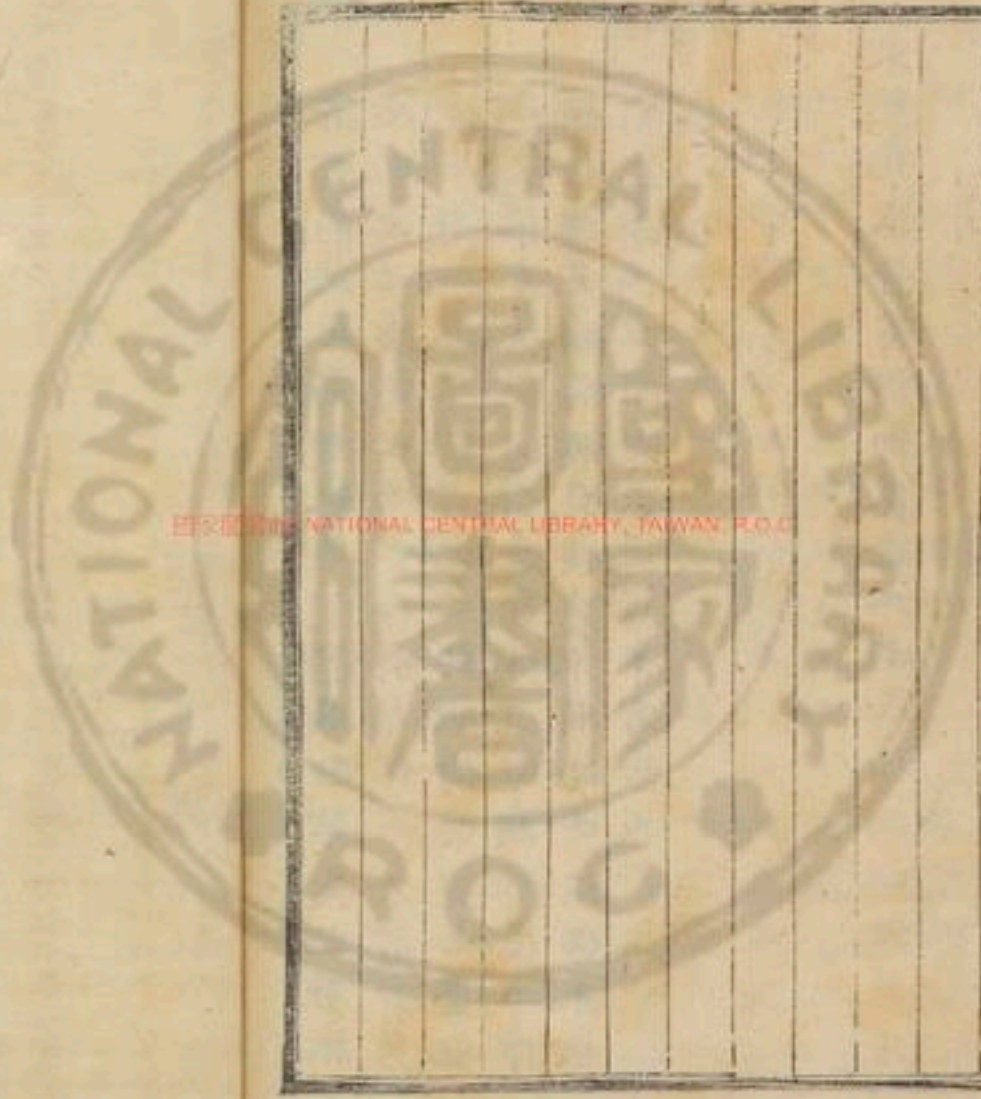


武王殷之列辟載旆乘時興兵誓野投焚既隕  
可以絕言而輕呂旁揮彤弧三發宣若響清輝  
於常道之門馳金車於山陽之館故知黔首來  
蘇居今愛古白旗陳肆古不如今胡寇不仁有  
同豺豕役天子以行觴驅乘輿以執蓋庾珉之  
淚既盡辛賓加以以血若乃有生之貴處死為  
難和在三之義忘七尺之重主憂之恨畢命同  
歸自古篡奪於斯為甚是以災氣呈形賊臣苞  
亂政荒民散可以危亡劉聰竟得壽終非不幸  
也○曜則天資魁勇運遇時艱用兵則王翦之  
倫好殺亦董公之重而承基醜類或有可稱子  
遠納忠高旌整偃和苞獻直鄴明深觀而師之

所處荆棘生焉自絕彊藩禍成勁敵天之所厭  
人事以之駭戰士而宵奔酌戎杯而不醒有若  
假手同乎拾芥宣石氏之興歎何不支之盛也  
贊曰惟皇不範通甸居穹丹朱罕嗣冒頓爭雄  
胡旌颺月朔馬騰風埃塵淮浦墟呼河宮未央  
朝寂諺門且空郭欽之慮辛有知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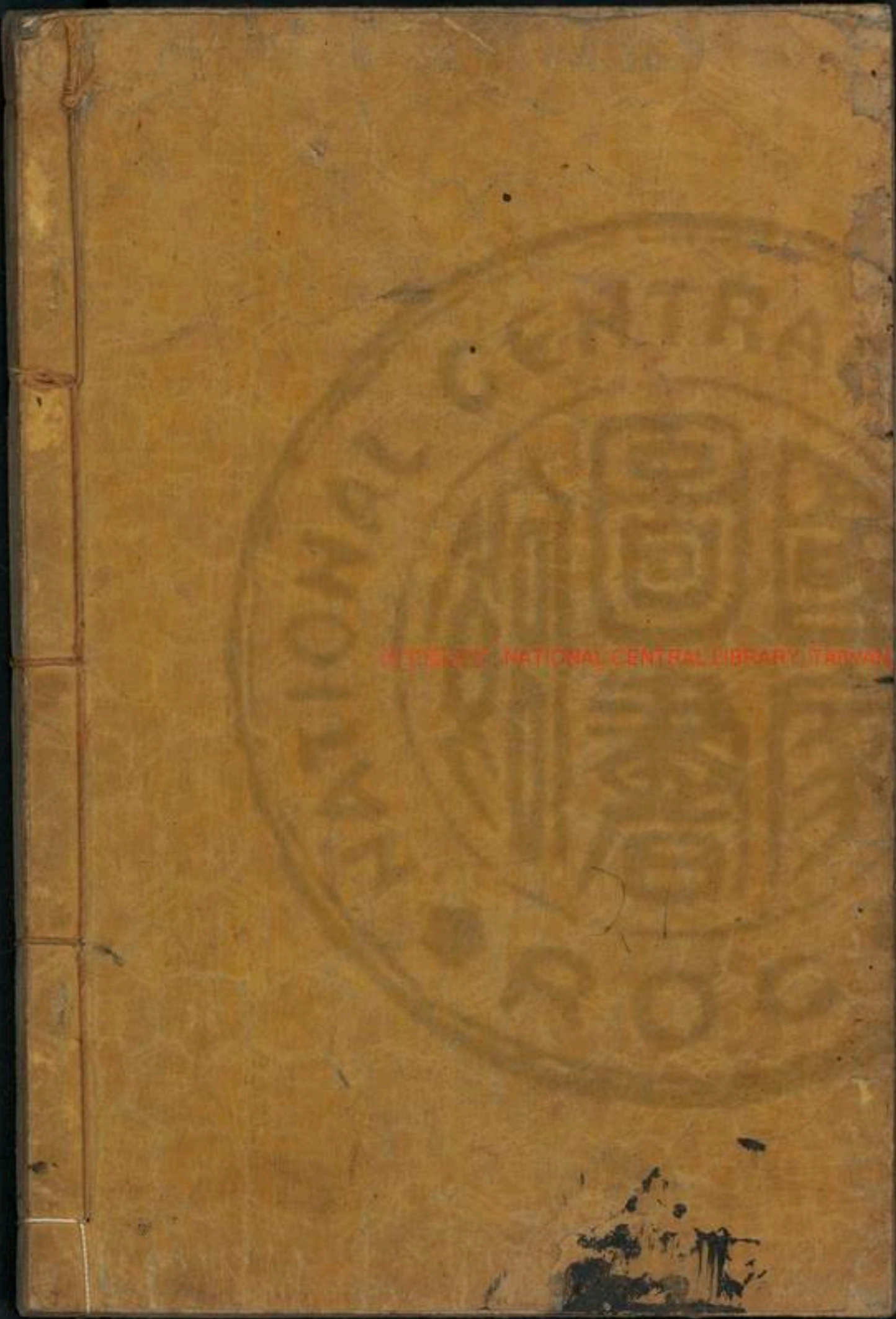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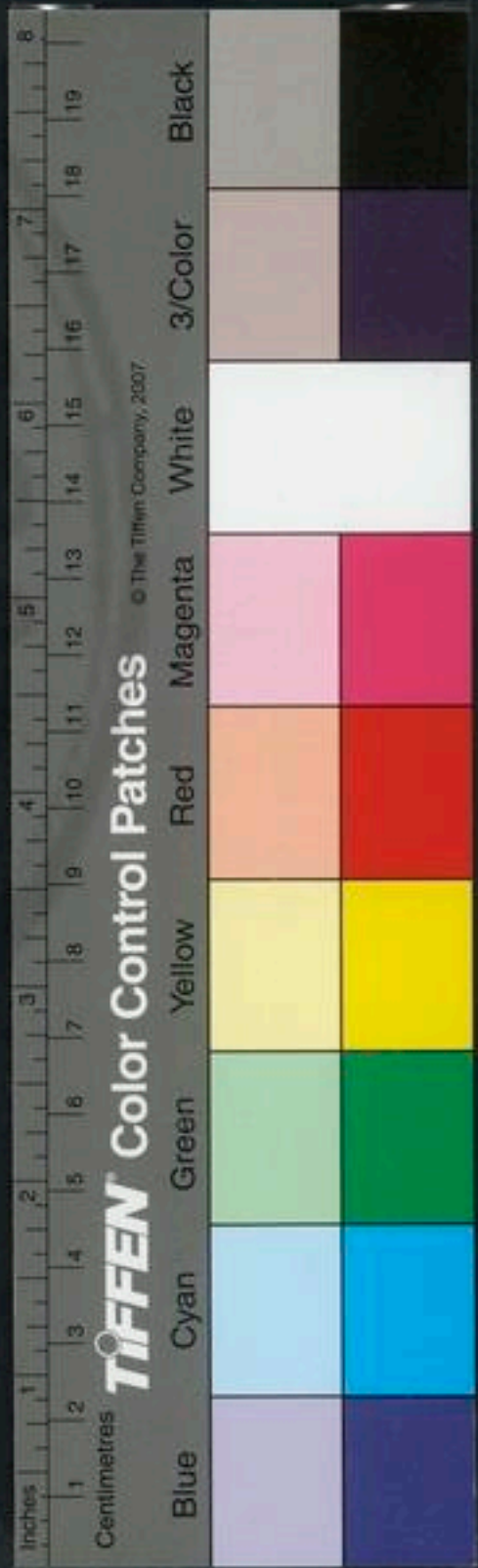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310



# 十七史

三十二

晉載記

徐寫

慕容熙

夏

後趙

後秦

西秦

赫連勃勃

石勒 張賓

姚弋仲 姚襄

乞伏國仁 乾故

石季龍 冉閔

姚萇

北燕

前燕

姚興 苻

馮跋 婁弗

慕容廆

姚泓

南涼

慕容皝 後蜀

禿髮烏孤

慕容皝 慕容皝

李持勢

禿髮利鹿孤

慕容暉 慕容暉

後涼

禿髮傉檀

前秦

呂光

南燕

符洪

呂纂

慕容德

符堅 王猛

後燕

慕容超

符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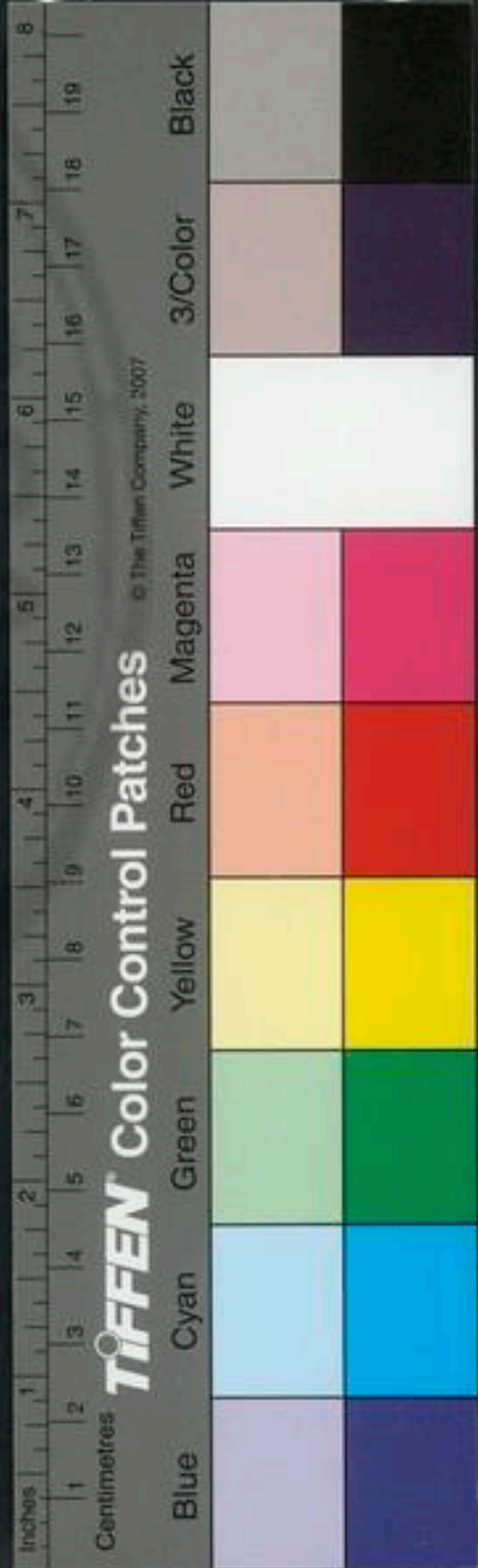
慕容垂 北涼

符丕

慕容盛

沮渠蒙遜

十七史





2291828 122

谷粉

潛身丸 西本直田十宗 兼林忠 景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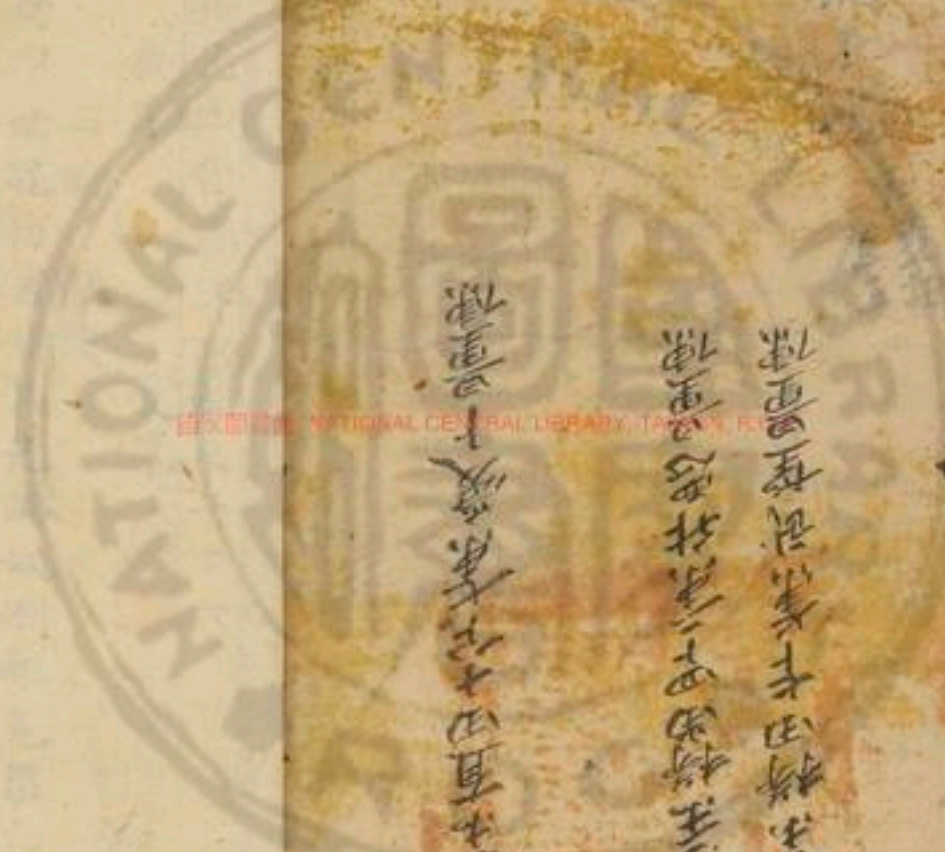
粉

兼身 二宗 特由 四宗 兼林忠 景棟

伴身 十宗 特由 十宗 兼林忠 景棟

同粉

身 三宗 三宗 直田 十宗 兼林忠 景棟



東萊先生晉書詳郎卷之二十六

載記

後趙

石勒 張賓

石勒字世龍初名閭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胄勒  
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于中庭見者咸異之  
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脯上東門王衍見而  
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  
恐將為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長而壯健  
有膽力雄武好騎射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  
奇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勸邑人厚遇之時  
多嗤笑唯鄆人郭敬陽曲窳驅以為信然並加資  
贈勒亦感其恩為之力耕每聞鞞鐸之音歸以吉



其母曰：任勞耳，鳴非不祥也。太安中，并州飢亂，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勒在其  
中，既而賣與平原人師權為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  
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為人主。勒曰：若如  
公言，弗敢忘德。忽然不見。每耕，任於野，常聞鼓角  
之聲。勒以告諸奴，諸奴歸以告權。上奇其狀，願  
而免之。權家鄰於馬拔，與拔率汲桑注來，勒以能  
相馬，自託於桑。嘗滿於武安臨水，為遊軍，兩因會  
有羣鹿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咸而又見一  
父老謂勒曰：向羣鹿者，戒也。君應為中州主。故相  
拔爾，勒拜而受命。成都王穎故將公師藩自稱將  
軍，起兵趙魏，勒與汲桑帥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

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馬既而桑敗，勒  
歸劉元海。元海以勒為輔漢將軍，後勒寇鄴，數有  
功。進軍攻鉅鹿，常山二郡陷，冀州郡縣堡壁百餘  
其衣冠人物，集為君子營。乃引張寶為謀主，以刀  
脅張敬為朕，眩夔安、孔萇為爪牙，支雄呼延、冀王  
陽、桃豹、逮明、具豫等為將帥。及元海死，劉聰授勒  
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汲郡公勒南寇襄陽，攻陷  
江西壘壁三十餘所，遂屯江西。蓋欲有雄據江漢  
之志也。張寶勸勒北還，弗從。以寶為參軍，都尉領  
記室，專居中總事。初，勒破甯平原與母王相失，至  
是劉琨遣張儒送王于勒，遺勒書意欲勒歸附。晉  
室勒報琨曰：事功殊途，非裔隔兩。聞君當運節本



朝吾自夷難為效遺珉名馬珍寶厚賈其使謝歆  
以絕之勒遂長驅寇鄴攻劉演於三臺時諸將欲  
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進曰夫得地者昌失地者  
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勝之國可擇  
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略推亡固  
存兼弱攻昧則羣凶可除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  
之計是也實先進於是進據襄國○建興元年石  
季龍攻鄴三臺鄴潰將軍謝胥等率三臺流人降  
于勒○攻乞活李暉于上白斬之將坑其降卒見  
郭敬而識之曰汝郭季子乎敬叩頭曰是也勒下  
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邪賜衣服車馬  
署敬上將軍悉免降者以配之勒謂張賓曰鄴魏

之舊都吾將營建須賢望以緩之詎可信也賓曰  
晉故東萊太守趙彭忠亮為敬有佐時良幹若任  
之必能允副神規於是徵彭署為魏郡太守彭至  
八泣而辭曰臣注策名晉室食其祿矣犬馬應主  
竊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鞠為茂草亦猶洪川東  
逝注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  
人之崇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為恐亦明公之所不  
許若賜臣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之惠  
也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  
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  
軍為高祖自擬為四皓所謂君臣相知亦足成將  
軍不世之高何必吏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



心矣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祿辟其子明為參軍勒以石季龍為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季龍篡奪之萌兆于此矣○時王浚據有幽州勒有吞并之意用張賓詐稱藩推奉浚以為信然勒乘其不意襲之遂執浚斬之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則化狀若蠶七八日而卧四日蛻而飛彌亘百草唯不食三豆及麻并其尤甚○劉聰死劉曜復僭號署勒大司馬加九錫進爵趙公其後曜殺勒西遣使王脩於是獮隙勒怒甚下令曰帝王之起復何常邪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匹節邪石季龍與張賓等百餘人勸勒稱尊號勒不許石季龍等復請以河內等十一郡并前趙國等十三

郡合二十四郡為趙國準禹貢魏武復冀州之境勒以乃許之大興三年勒為稱趙王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位寇察首署石季龍為單于元輔自是朝會常以天子禮樂饗其羣下威儀冠冕從容可觀矣勒宮殿及諸門始就制法令甚嚴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召宮門小執法馮翥責其不彈白翥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又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怒而不罪○晉征北將軍祖逖據燕趙善於撫納自河以南多有勒歸順勒憚之乃下書曰祖逖屢為邊患逖北州士望也儻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脩祖氏墳墓為置守冢二家冀逖感



思較其寇暴逃聞之甚悅遣使脩結和好自是充  
豫人安人得休息矣勒令武鄉耆舊赴襄國武鄉  
八也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初勒  
與李陽鄰居歲常爭麻池迭相毆擊至是謂父老  
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是布衣之恨孤方  
崇信于天下寧辭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與酣  
譚引陽臂笑曰孤誥日厭卿老拳卿忘飽孤毒手  
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令曰武鄉吾之豐沛  
萬歲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清河張披為  
程遐長史張賓舉為別駕引參政事遐疾披去已  
又惡賓之權盛勒世子弘即遐之甥也乃使弘毋  
諧張披與張賓為遊狹勒遂殺披賓知遐之間已

弗敢請無幾以遐為右長史總執朝政自是朝臣  
莫不震懼赴于程氏矣勒以參軍樊坦清貧權授  
章武內史既而八拜勒見坦衣冠弊壞大驚曰樊  
參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朴率然而對曰頃遭羯  
賊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邪今當相償  
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爾卿  
輩老書生也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勸貧俗  
○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  
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常使人讀漢書聞鄰  
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  
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姿英達如此○  
石生攻劉曜河南太守尹平斬之剋壘壁十餘降



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劉石禍結兵戈日交河東  
弘農間百姓無聊矣勒將狩於近郊主簿程璜諫  
勒不聽是日逐獸馬觸木而死勒以幾殆乃曰不  
用忠臣言吾之過也乃賜璜朝服錦綉爵闕內侯  
於是朝臣謁見忠言競進矣勒既將營鄴宮又欲  
以世子弘為鎮密與程遐謀之石季龍自以勳效  
之重伏鄴為基雅無去意及俯構三臺遷其家室  
季龍深恨遐遣左右數十人夜入遐宅毒其妻女  
掠衣物而去○劉曜敗季龍于高侯遂圍洛陽襄  
國大震勒將親救洛陽程遐等固諫以為不可親  
注勒怒按劍叱遐等出於是日記室叅軍徐光謀  
之光對曰劉曜乘高侯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此

其無能為也懸軍三時亡攻戰之利若鸞旗親駕  
必望旌奔敗今此機會必謂天授之而弗應禍之  
攸集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佛圖澄上謂勒曰大軍  
若出必衝劉曜勒允悅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勒  
統步騎四萬赴金墉濟自大塢先是流澌風猛軍  
至水津清和濟畢流澌大至勒以為神靈之助也  
命曰靈昌津及戰曜軍大潰石堪執曜送之以徇  
于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尸於金谷乃旋師羣臣固  
請勒宜即尊號勒乃偕即皇帝位○勒將營鄴宮  
廷尉續咸切諫勒大怒敕御史收咸將斬之中書  
令徐光進諫勒歎曰為人君不得自專如是豈不  
識此言之忠乎向戲之爾人家有百匹資尚欲市



別宅况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乎終當繕之耳且  
勅停任成吾直臣之氣也因賜成綰百匹稻百斛  
勅因饗高句麗宇文弒孤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  
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  
皇雄藝草率超絕魏祖自三王已未無可比也其  
軒轅之亞乎勅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太過  
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  
耳朕遇先武當並驅于中原未知康死誰手犬犬  
夫行事當確：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  
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孤嫗以取天下  
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西擬于羣臣皆頓  
首稱萬歲○電起西河界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

洿下犬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勅正服于東堂以  
問徐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  
然明主未始不為凌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  
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為未宜替  
也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黃門  
郎韋諛駁曰按春秋嚴冰失道陰氣發洩為雹自  
子推已前雹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為耳  
今雖為冰室懼所蔽之冰不在固陰沍寒之地多  
皆川池之側氣泄為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綿介之  
間奉之為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勅從之於是遣冰  
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勅以成和  
七年死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夜痊山谷莫知其





所備文物虛矣子弘嗣位以懦弱尋為石季龍所殺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丘人博涉經史不為章句濶達有大節常自謂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及見石勒引為謀主機不虛發筭無遺策成勒之基業皆賓之勲也及卒勒流涕曰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為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輒歎曰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因流涕誦曰

石季龍 冉閔

石季龍勒之從子也名犯太祖廟諱勒父朱幼而子季龍故或稱勒弟烏犢殘忍好馳獵尤善彈歎

彈人軍中以為毒忠勒自母王將殺之王曰快牛為犢子時多能破車汝當小忍之年十八稍折節勇寇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為娉將軍郭榮妹為妻季龍殺郭氏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西向無前故勒寵之伏以專征之任季龍自以勲高一時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咸康元年羣臣已下勸其稱尊號下書稱居攝趙天王尚方令臣司南車成攝思精微賜爵關內侯季龍如長樂衛國有田疇不闢桑業不脩者貶其守宰時衆役繁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金一斤直米二斗潛補大趙天王初勒置大小學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助教時白虹出自太社經鳳陽



門東南連天季龍下書曰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  
政以均平為首化以仁惠為本故能允協人和緝  
熙神物朕以眇薄君臨萬邦台輔百司其各上封  
事極言無隱○命石宣石韜生殺拜除皆迭日首  
決不復啓也司徒中鍾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政執  
名器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姦杜漸以示軌儀  
○季龍性既好獵其後体重不能跨鞍乃造獵車  
千乘海岱河濟人無寧志矣又發諸州二十六萬  
人脩洛陽宮增置女官二十四等先是大發百姓  
女二十已下十三萬餘人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  
郡縣要媼其旨務於羨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百  
姓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石宣及諸

公又私令采發者上垂一萬摠會霏宮季龍臨軒  
簡第諸女大悅封使者十二人皆為列侯无祿大  
夫遠明因侍切諫季龍大怒遣龍騰候招而殺之  
自是朝臣杜口相招為祿仕而已勒及季龍並貪  
而無禮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國珍奇  
異貨不可勝紀而猶以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賢  
陵墓靡不發強而取其寶貨為時沙門具進言于  
季龍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若從晉人以厭其  
氣季龍於是使尚書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  
十萬乘運土等華林園及長繡于鄴止廣長數十  
里趙攬等切諫季龍大怒曰臨朝成夕沒吾無恨  
矣○楊州送黃鵠雛五頭長一丈群聞十餘里泛



之于玄武池命石宣祈于山川因而游獵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季龍從其後宮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為樂耳宣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靡有孑遺季龍復命石韜亦如之出自并州游于秦晉宣素惡韜寵是行也嫉之彌甚於是相圖之計起矣俄而宣使刺客殺韜于帥舍又欲謀不軌事發季龍殺之乃立幼子世為皇太子永和五年季龍潛即皇帝位建元曰太寧○及季龍死時永和六年在位十五歲於是世即偽位長子石遵擁兵奔喪既至廢世自潛即尊位世凡立三十三日賊而冉閔

李農執遵于如意觀而殺之石鑿乃潛位遵在位一百八十三日鑿欲誅閔農閔農使王簡帥眾數千守鑿于御龍觀令城內曰與官同心者往不同心者各任所之勅城門不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為己用也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于時高鼻多鬚至有邀死者冉閔馳還廢鑿殺之誅季龍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鑿在位一百三日始勒以成帝咸和三年潛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和五年滅

冉閔字永曾小字棘奴季龍之養孫也父瞻字弘



武本姓冉魏郡內黃人閔幼而果貌季龍撫之如  
孫永和六年殺石鑿僭即皇帝位改元曰永興國  
號大魏復姓冉氏時慕容厲已剋幽薊略地至于  
冀州閔帥騎距之先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城建  
戰敗恪閔乘馬曰朱龍日行千里威而燕騎大  
至圍之數重閔衆寡不敵躍馬潰圍東走行二十  
餘里馬無故而死為恪所擒送至于薊厲立閔而  
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天子閔曰天下大  
亂爾曹夷狄人面獸心尚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  
為不可任帝王邪厲怒鞭之三百送于龍城斬于  
遏陞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五月不雨至于十  
二月厲遣使者祀之謚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是

歲太和八年也

史臣曰夫拯溺救焚帝王之師也窮凶騁暴我  
狄之舉也蠢茲雜種自古為虞限以塞垣猶懼  
侵軼况乃八屋中壤窺我王政乘弛紊之機覩  
危亡之隙而莫不嘯羣鳴鶴汨亂天常者乎○  
石勒出自羌渠見奇醜類聞鞞上黨季子鑿其  
非凡倚嗜洛城夷甫識其為亂及惠皇失統寓  
內崩雖遂乃招聚蠃徒乘間煽禍虔劉我部邑  
窮害我黎元朝市淪胥若沉航於鯨浪王公顛  
仆譬游魂於龍漠豈假晉德而假葬妖孽者歟  
觀其對敵臨危運籌賈勇奇謀間發猛氣橫飛  
遠唾魏武則風情慷慨近答劉琨則音詞惆悵



焚元起於若縣陳其亂政之學我黃祖於襄國  
數以無君之罪於是跨躡燕趙并吞韓魏秋奇  
材而竊徽號擁舊都而抗王室襁氈裘襲冠帶  
釋介冑開庠序都敵懼威而獻款絕域承風而  
納貢則古之為國曷以加諸雖曰凶殘亦一時  
傑也而託授非所貽厥無謀身隕嗣滅業歸孺  
養斯乃知人之闇焉○季龍心昧德義幼而輕  
險假豹姿於羊質聘梟心於狼性始懷怨懟終  
行篡奪於是窮驕極侈勞役繁興畚鍤相尋干  
戈不息刑政嚴酷動見誅夷惻之遺黎求哀無  
地戎狄殘獷斯為甚乎既而父子猜嫌兄弟離  
隙自相屠戮取笑天下墳土未燥禍亂存臻累

起於張豺族頌於冉閔積惡致滅有天道哉夫  
從逆則凶事符影響為咎必應理若循環世龍  
之殪晉人既窮其酷永曾之誅羯士之殲其類  
無德不報斯之謂乎  
贊曰中朝不競蠻狄爭衡塵飛五岳霧掩三精  
狡焉石氏怙亂窮兵流災肆虐剝邑屠城始自  
羣盜終假鴻名勿謂凶醜亦曰時英季龍篡奪  
淫虐播弄身喪國泯其由禍盈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七

載記

前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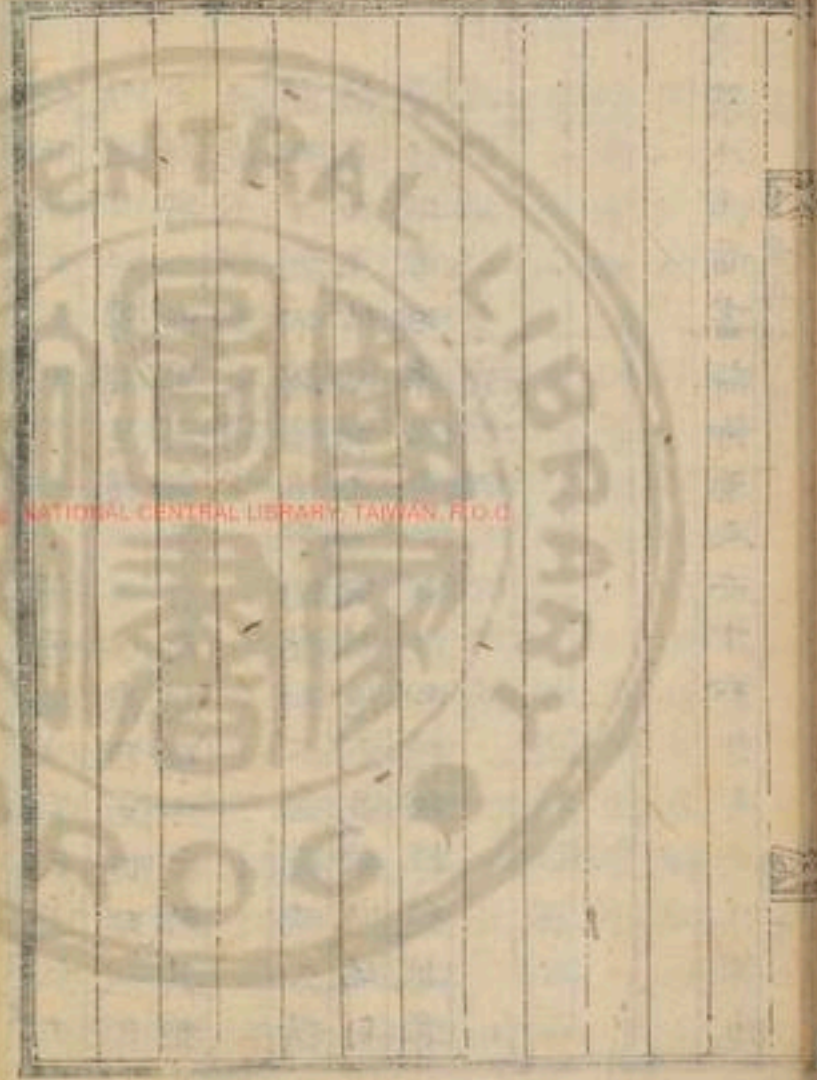
慕容廆

慕容廆字奕洛瓌棘城鮮卑人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為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寇步搖寇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歛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遂為慕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氏○廆幼而魁岸美姿貌雄結有大度安北將軍張華雅有知人之鑒廆童

晉書

慕容廆傳

一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七

載記

前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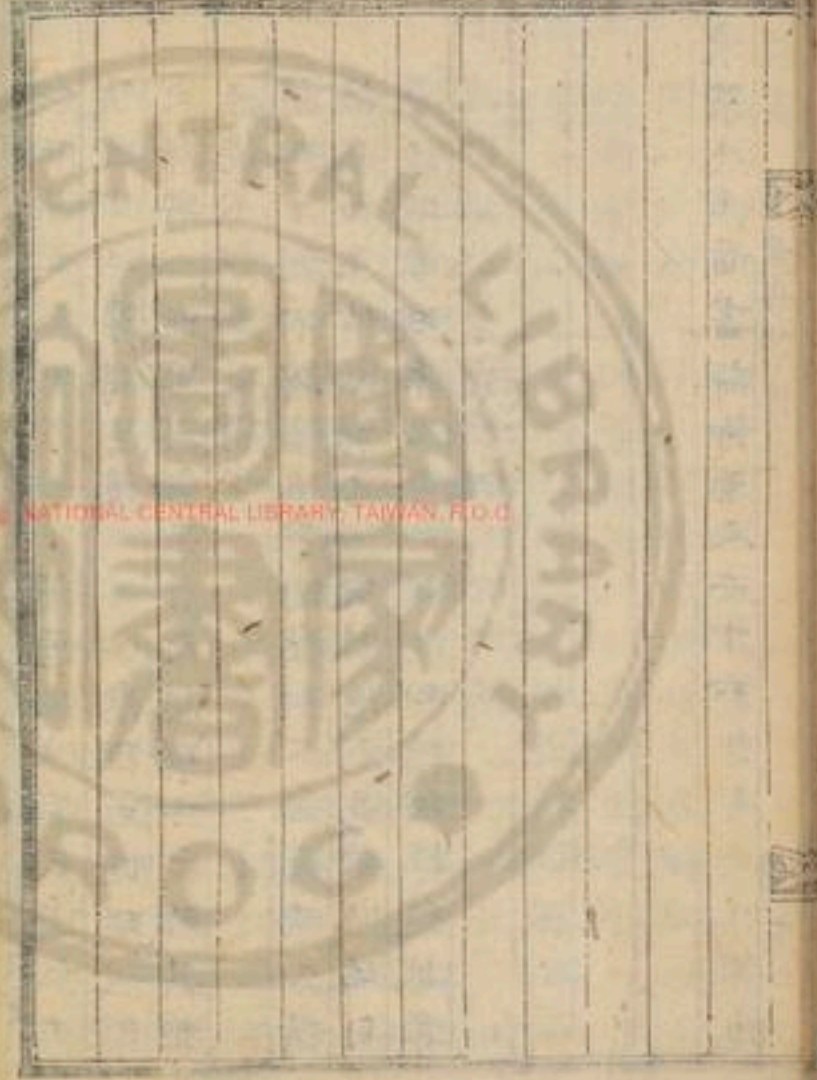
慕容廆

慕容廆字奕洛瓌棘城鮮卑人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為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寇步搖寇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歛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遂為慕容焉氏○廆幼而魁岸美姿貌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焉氏○廆幼而魁岸美姿貌雄結有大度安止將軍張華雅有知人之鑒廆童

晉書

慕容廆傳

一



冠時往謁之華甚歎異謂曰君至長必為命世之  
器匡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簪幘遺鹿結殷勤而  
別○鹿以大棘城即帝額頊之墟也元康四年乃  
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建武初元帝承  
制拜鹿大单于昌黎公鹿讓而不受乃遣使浮海  
勸帝承大統及帝即尊位遣謁者重申前命鹿固  
辭公封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鹿刑政簡明流凶  
士庶多歆之鹿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為冀陽  
郡豫州人為成周郡青州人為營丘郡并州人為  
唐國郡於是推舉賢才委以庶政以裴嶷晉昌陽  
耽為謀主逢羨游遠西方虞封抽宋爽裴開為朕  
眩封辛宋該皇甫岌繆愷以文章才雋任居樞要

朱左車胡毋翼孔纂以舊德清重引為賓客劉讚  
儒學該通引為東庠祭酒其世子跽率國胄未簡  
受業焉鹿覽政之暇親臨聽之於是路有頌聲禮  
讓興矣成帝即位加鹿侍中鹿常從容言曰微者  
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  
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國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  
色便佞亂德之基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數千  
言以申其旨咸和八年鹿卒

慕容皝

慕容皝

字元真

鹿之第三子也龍顏版齒雄

毅多權略尚經學善天文鹿卒嗣位咸康三年潛  
弒燕王以世子雋為太子石季龍怒跽之不會師

晉書

慕容皝傳





也進軍擊之至于棘城戎卒數十萬四面進攻郡  
縣諸部叛應李龍者三十六城相持旬餘左右勸  
鮑降鮑曰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遣子恪等出  
擊敗之帝又遣使追鮑為征北大將軍單于公如  
故鮑雖稱燕王未有朝命乃遣其長史劉祥猷捷  
京師兼言權假之意又聞庾亮斃弟水翼緒為相  
乃上表言其失又與冰書冰見表及書甚懼遂與  
何充等奏聽鮑稱燕王咸康七年鮑遷都龍城時  
有黑龍白龍各一見于龍山鮑親率羣僚觀之祭  
以太牢二龍夾首嬉翔解角而去鮑大悅彌新宮  
曰和龍立龍翔佛寺于山上賜其大臣子弟為官  
學生者彌高門生立東庠於舊宮以行鄉飲之禮

鮑雅好文籍勤於講授學徒甚盛至千餘人鮑親  
臨東庠考試學生其經通秀異者擢充近侍○鮑  
嘗吹于西鄙將濟河見一父老朱衣乘白馬舉手  
麾鮑曰此非獵所王其還也鮑之不言遂濟河連  
日大獲後見白兔馳射之馬倒被傷乃說所見輦  
而還宮引鴉屬以沒事以永和四年死在位十五  
年庾庶兄翰

翰性雄豪多權略猿臂工射膂力過人鮑深忌之  
鮑嗣翰出奔投宇文弼既而逃弼乃遣勁騎百餘  
追之翰遂謂追者曰吾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為相  
逼自取死也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  
不中者可來前也故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中刀鏢



追騎乃散既至就甚加恩禮後為人諧遂賜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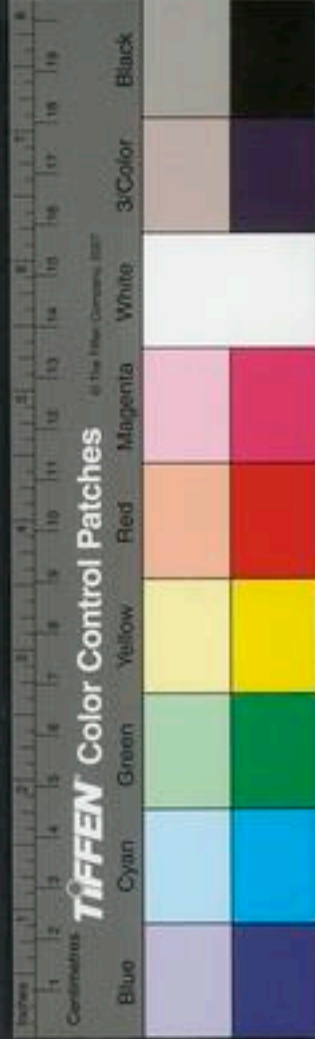
慕容暭

魏世

再查

慕容暭字宣英就之第二子也初鹿常言吾積福累仁子孫常有中原既而生焉鹿曰此兒骨相不恒吾家得之矣及長姿貌魁偉博觀圖書有文武幹略就死階即燕王位明年暭率三軍南伐次于無終石季龍幽州刺史王千桑城走留其將王他守薊攻陷其城因而都之及慕容恪擒冉閔暭遣慕容評進攻鄴城尋而攻剋送冉閔妻子僚屬及其文物于中山先是閔將蔣幹以侍國璽送于建鄴馬欲神其事業言歷運在己乃註云閔妻得之以獻賜號曰奉璽君因以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

建元曰元璽時朝廷遣使詰馬：謂使者曰汝還白汝天子咸承人之為中國所推已為帝矣馬太子暭死升平元年復立次子暭為皇太子改元曰光壽○初鹿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逆力石季龍之伐棘城也就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蹊鬻人莫能近就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嘗杖之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止季龍尋退就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駁逆不虧馬比之於鮑氏驄命錡銅以圖其象親為銘贊鑄勒其旁置之薊城東掖門是歲象成而馬死焉自薊城遷于鄴繕脩宮殿復銅雀臺常山大樹自板根下得壁七十柱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馬以為徽神之命遣尚



書卽以太牢祀之○馮慈羣臣於蒲池酒酣賦詩  
因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晉潛然流涕顧謂羣臣曰  
昔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孤常謂二主緣  
愛稱奇無大雅之體自嗒亡以來孤鬢髮中白始  
知二主有以而然卿等言嗒之何如也孤今悼之  
得無貽怪將來乎長史李績對曰獻懷之在東宮  
臣為中庶子聖賢志業臣實不敢不知先太子大  
德有八未見闕也至孝自天性與道合此其一也  
聰敏慧悟機思若流此其二也沉毅奸斷理詰無  
錫此其三也疾諛亮物雅悅直言此其四也好學  
愛賢不恥下同此其五也英姿邁古藝業超時此  
其六也虛襟恭讓尊師重道此其七也輕財好施

勤恤民隱此其八也馮泣曰卿雖褒譽然此兒若  
在吾死無憂也景故幼冲器藝未舉卿以為何如  
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聖敬日躋而八德闕然二  
闕未補雅好遊田娛心絲竹所以為損耳馮顧謂  
暕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汝宜戒之馮衣夢石季  
龍齧其臂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尸踣而罵  
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鞭之棄于漳水咸而馮  
寢疾召慕容恪輔少主謂曰李績清方忠亮堪任  
大事汝善遇之升平四年馮死在位十一年  
韓恒字景山灌洋人少能屬文師事同郡張載奇  
之曰王佐才也永嘉之亂避地遼東虜召見嘉之  
咸和中羣僚建議表請燕王之號恒獨謂要君以



求寵爵者非為臣之義鹿不平之出為新昌令馬  
潛位與李產俱傳東宮從太子暉八朝馬顧謂左  
右曰此二傅一代偉人未易結也其見重如此  
李產字子喬范陽人初仕石氏後任馬歷位尚書  
前後固辭年老不堪理劇轉拜太子太保謂子績  
曰以吾之才而致於此始者之願忘已過矣不可  
復以西夕之年取笑於來今也固辭而改死於家  
○績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後任馬累遷太子中  
庶子及暉立慕容恪欲以績為尚書右僕射暉憾  
績往言不許恪屢請乃謂恪曰萬機之事委之叔  
父伯陽一人暉請獨裁績遂憂死

慕容暉 恪 皇甫真

慕容暉字景茂馮第三子也馮死潛即皇帝位改  
元曰建熙以慕容恪為太宰錄尚書行周公事暉  
既庸弱國事皆委之於恪慕容根恃勲舊有無上  
之心乃言之於恪曰公醉乎何言之勃也昔曹  
臧吳札並於家難之際猶曰為君非吾節况今儲  
君嗣統四海無虞宰輔受遺奈何更有私議公忘  
先帝之言乎根大懼陳謝而退根將謀為亂於是  
收根等於禁中斬之○暉境內多水旱慕容恪慕  
容評並稽首啟政曰臣以朽闇器非經國不能上  
諧陰陽下釐庶政臣聞王者則天建國辨方正位  
司必量才官惟德舉台輔之重叅理三光苟非其  
人則天曜為虧尸祿貽殃負乘招悔臣等而可久



恭天官以救賢路敢忘虞丘避賢之美輒循兩踈  
知止之分謹送章綬惟垂昭許暉曰先帝所託惟  
在二公豈宜虛已謙冲以違委任之事恪等乃止  
慕容恪有疾月餘而死國中皆痛惜之○苻堅將  
苻護據陝降于暉堅恐暉乘釁入關乃盡銳卒以  
備華陰暉羣下議欲遣兵救護因圖關右太傅慕  
容評素無經略又受苻堅間貨沮議苻護知評暉  
之無遠略恐救師弗至乃賊於慕容垂皇甫真曰  
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為燕患為日久矣今若乘  
機不赴恐燕之君臣將有涌東之懼垂得書私於  
真曰方為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當於春秋未能  
留心政事觀太傅度略豈能抗苻堅王猛乎真曰

然統朝有云謀之不從可如何○慕容垂既破晉  
大司馬桓溫有大功威德彌振評素不平之謀殺  
垂二懼奔于苻堅賊而堅遣其將王猛率衆伐暉  
暉使評等率精兵距之猛與評相持評性貪鄙郵  
固山泉賣糶鬻水積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鬪志  
暉遣使讓評懼而與猛戰于潞州評師大敗猛  
遂長驅至鄴堅復率衆十萬會猛攻暉散騎侍  
郎徐紉等夜開城門以納堅軍暉與評等奔于昌  
黎堅遣郭慶追及暉于高陽堅將臣武叔暉將縛  
之暉曰汝何小人而縛天子武曰我梁山臣武受  
詔縛賊何謂天子邪遂送暉于堅詰其奔狀暉  
曰孤死首丘欲故死于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



令還宮率文武出降暉後終為堅所誅○始鹿以  
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暉四世暉在位二十一年

以太和五年滅通鹿跳凡八十五年

慕容恪字玄恭號之第四子也幼而謹厚沉深有  
大度數從跳征伐臨機多奇策初建鄴聞雋死曰  
中原可圖矣桓温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為大耳  
恪臨終暉親臨問以後事恪曰吳王孫皓文武兼  
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共少安不然臣  
恐二寇孫吳必有闖關之計言終而死

皇甫真字楚季王猛八都真堂馬首拜之明日更  
見語乃卿猛二曰旺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真  
答曰卿昨為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

怪也猛大嘉之謂權翼曰皇甫真故大器也從堅  
八關為奉車都尉數歲而死

史臣曰觀夫北陰何氣醜虜彙生隔閔諸華拜  
教莫之漸雄據殊壤貪悍成其俗先攻後服蓋  
常性也自當塗紊紀典干撻符推亡之功掩岷  
吳而可錄御遠之策懷戎狄而猶滿○慕容鹿  
英資偉量是曰邊豪彙迹嘉圖寔惟亂首何者  
無名而舉表深譏於魯冊象龔致罰昭大訓於  
姬典沉乎放命挺禍距戰發其狼心剽邑屠城  
略地聘其蜚賊既而二帝遊平陽之酷按兵窺  
運五蹕啓金陵之祚率禮稱藩勤王之誠當君  
危而未立匡主之節侯國秦而將徇適所謂相



時而動豈素蓄之歟哉然其制敵多權臨下以  
惠勸農桑敦地利任賢士該時謀故能恢一方  
之業創累葉之基焉○元真體貌不恒時符天  
表沉毅自處頗懷奇略于時羣雄甫立爭奪在  
辰顯宗主祭於冲年庾亮竊政於元舅朝綱不  
振天步孔艱遂得撥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揚  
兵南驚則烏丸卷甲建旆東征則宇文摧陣乃  
負險自固恃勝而踰端拱祚王不待朝命昔鄭  
武職居三事爵不改伯齊桓績宣九合位止為  
侯瞻曩烈而功微微前經而禮縶縶整難滿此  
之謂乎○宣英文武兼優加以機斷因石氏  
之彙首圖中原燕士恊其籌冀馬為其用一戰

而平巨寇再舉而拔堅城氣奪傍鄰威加邊服  
便謂深功被物天戮在躬遽竊鴻名偷安寶籙  
猶將席卷京洛肆其蟻聚之徒宰割黎元縱其  
鯨吞之勢使江左疲於奔命藏此之由非夫天  
厭素靈而啟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斯○景  
茂庸材不親厥務賢輔攸賴逆臣挫謀於是陷  
金墉而隸河南包銅城而臨漢北西秦勁卒頓  
函關而不進東夏遺黎企鄴宮而授首當此之  
時也凶威轉熾及玄恭即世虐媼亂朝垂以黜  
德不容評以贖貨干政志士絕忠貞之路讒人  
襲交亂之風輕鄰反速其咎禦敵罕備其備以  
攜雛之衆抗敢死之師鋒鏑未交白溝淪境衝



翹暫擬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戎亡子常升  
而即履終以身死異域皆不自全吉凶惟人良  
所謂也  
贊曰青山徙構玄塞分腫蠱茲雜種夾世彌昌  
甬端掩月步搖翻霜乘危瑁起怙險鳴張假竊  
神器憑陵帝鄉守不以德終致餘殃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七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八

載記

前秦

符洪

符洪字廣世略陽昭渭氏人世為西戎酋長始其  
家池中蒲生長五寸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  
因以為氏父懷歆奇落小帥先是隴右大雨百姓  
苦之諺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曰洪初歸  
石季龍後降晉永和六年帝以洪為征北大將軍  
時有說洪稱尊號者洪止以識文有草付應王入  
其孫堅首有草付字遂改姓符氏自稱三秦王洪  
死子健立

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永和八年健僭即皇帝位





翹暫擬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戎亡子常升  
而即履終以身死異域皆不自全吉凶惟人良  
所謂也  
贊曰青山徙構玄塞分腫蠱茲雜種夾世彌昌  
甬端掩月步搖翻霜乘危竭起怙險鳴張假竊  
神器憑陵帝鄉守不以德終致餘殃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七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八

載記

前秦

符洪

符洪字廣世略陽昭渭氏人世為西戎酋長始其  
家池中蒲生長五寸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  
因以為氏父懷啟奇落小帥先是隴右大雨百姓  
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曰洪初歸  
石季龍後降晉永和六年帝以洪為征北大將軍  
時有說洪稱尊號者洪止以識文有草付應王入  
其孫堅首有草付字遂改姓符氏自稱三秦王洪  
死子健立

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永和八年健僭即皇帝位



在位四年死子生立

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健卒潛即皇帝位生雖在諒闇游飲自若荒耽淫虐殺戮無道時灾異數見左光祿大夫強平諫生怒以為妖言鑿其頂而殺之猛獸及狼大暴害人百姓皆聚而邑屋遂廢農桑羣臣奏請讓災生曰天豈不子愛羣生正以百姓犯罪不已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生如阿房遇兄與妹俱行者生怒殺之有司奏太白犯東井東井秦之分也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身何所怪乎宗室勳舊親戚忠良殺害略盡既自有日疾其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

毀偏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忤而死者不可勝紀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夜符法夢神告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與特進梁平等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符堅亦率麾下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舍杖敗堅生猶昏寐未寤尋殺之時年二十三在位二年洪季子雄雄子堅

符堅 王猛

符堅字永固其母荀氏嘗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其夜夢與神交因以有孕十二月而生堅烏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自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艸付臣又土臂垂過膝目有紫光祖洪奇而愛之名曰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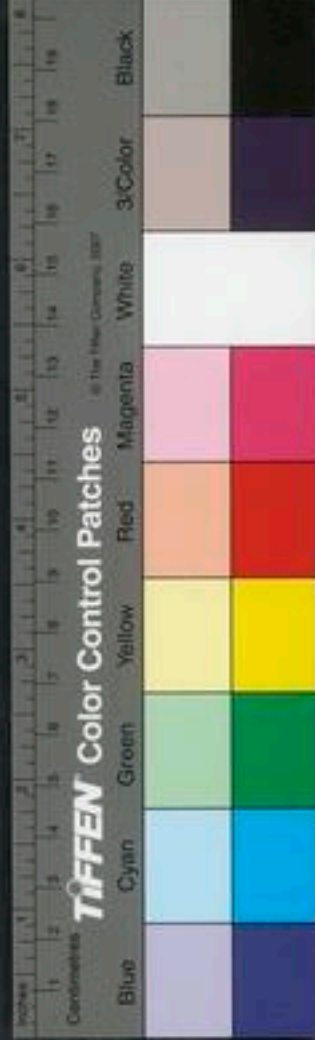
幼年七歲聰敏好施舉措不失機徐統遇之曰此  
兒有霸王之相又密謂之曰符即後當大貴堅曰  
誠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就家學洪曰汝夷狄  
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為龍驤將軍  
健翊日授之堅博學多藝有經濟大志王猛呂姿  
櫻等並有王佐之才為其羽翼及堅弒符生以升  
平元年僭稱大秦天王改元曰永興以子宏為皇  
太子兄法為丞相弟融為陽平公子至為長樂公  
王猛薛讚為中書侍郎權翼為給事黃門侍郎與  
猛讚並掌機密初堅母以法長而賢又得衆心懼  
終為變至此遣殺之堅性仁友與法訣於東堂慟

哭嘔血謚曰哀封其子陽為東海公○登自臨晉  
登龍門顧謂其羣臣曰美哉山河之固婁敬有言  
關中四塞之國其不虛也權翼薛讚對曰吳起有  
言在德不在險願陛下追蹤唐虞懷遠以德山河  
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乃遷長安王猛親寵愈密  
朝政莫不由之特進樊世氐豪也有大勳于符氏  
負氣恣傲衆辱猛曰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而不  
預時權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管大任是為戕耕  
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當使君為宰夫安直耕稼  
而已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城門不爾者  
終不處於世也猛言之於堅：怒曰必須殺此老  
氐然後百寮可整儼而世因爭堅欲尚主有醜主



堅命斬之自是公卿以下無不憚猛焉改元曰甘露以王猛為中書令京兆尹猛與中丞鄧羗協規齊志戮旬之間貴戚強豪誅死者二十餘人於是豪右屏氣路不拾遺風化大行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為尊也○堅潛位五年鳳皇集于東園大赦其境內初堅之將為赦也與王猛符融密議于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為赦文猛融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蛇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于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身屬之理事何從泄也於是勅外窮寃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

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詎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為辨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堅廣脩學宮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以下子孫並遣受業其有學為通儒才堪幹事清而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於是號稱多士又改元為建元堅弟苻叟據上邽從兄柳據蒲坂叛堅將共伐長安堅遣使諭之各齧梨以為信皆不受堅命尋並討滅慕容垂來奔王猛勸堅除之堅弗從太和五年堅遣王猛率揚安鄧羗等十將率步騎六萬伐暉遣其太傅慕容評率衆四十萬餘距之評憚猛不敢進屯於潞川暉遣讓評確之速戰猛知評賣水鬻薪有可乘之會評又求



戰乃陣於渭原而擄衆：皆勇奮破釜乘糧大呼  
競進猛聲評師之衆也惡之謂鄧羗曰今日之事  
非將軍莫可以捷將軍其勉之羗曰若以司隸見  
與者公無以為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萬  
戶侯相慶羗不悅而退儼而兵交猛召之羗寢而  
弗應猛馳就許之羗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  
等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傍若無人率旗  
軒將殺傷甚衆戰及日中評衆大敗乘勝追擊於  
是退師圍鄴堅聞之躬率精銳十萬向鄴七日而  
至遂攻鄴陷之赦慕容暉及其王公以下皆徙于  
長安堅嘗如鄴狩于西山旬餘樂而忘返伶人王  
洛叩馬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

履危故文帝馳車素公止戀孝武好田相如猷規  
陛下為蒼生父母何可盤于滸田若禍起不測者  
其如宗廟何其如太后何堅曰善昔文公悟愆於  
虞人朕聞罪於王洛吾過也自是遂不復獵堅聞  
桓溫廢海西公也謂羣臣曰溫前敗瀟上後敗枋  
頭十五年間再傾國師六十歲公舉動如此不能  
思愆免退以謝百姓方廢君以自悅將如四海何  
諺曰怒其室而任色於父者其桓溫之謂乎○自  
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儼頗留心儒學王猛  
整齊風俗政理稱舉學校漸興關隴清晏百姓豐  
樂自長安至于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  
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資販於道百



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街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  
栖美彥雲集誨我氓黎堅以王猛為丞相以符融  
代猛為冀州牧融將發堅祖於霸東堅母荀氏以  
融少子甚愛之比發三至滯上其夕又竊如融所  
內外莫知是夜堅寢于前殿太史令魏延上言天  
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閭寺不見后妃移  
動之象堅推問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遂  
重里官其後天鼓鳴有彗星出于尾箕太史令張  
孟曰彗起尾箕而埽東井此燕滅秦之象因勸堅  
誅慕容暉及其子弟堅不納更以暉為尚書垂為  
京兆尹慕容冲為平陽太守符融聞之上既誅堅  
不泛時有人於堅明光殿大呼謂堅曰甲甲乙酉

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

本甚容詳

甲王猛卒大宛國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  
色鳳膺獬身及諸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思漢文  
之返千里馬咨嗟美詠今所獻馬其悉返之庶免  
念前王鬻鬻古人矣乃命羣臣止馬詩而遣之  
示無欲也先是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  
卦文堅命太卜池養之食以粟及此而死嚴其骨  
於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  
江南遭時不遇隕命秦庭又有人夢中謂虜曰龜  
三千六百歲而終必妖興亡國之徵也堅自平  
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于正殿  
以朝羣臣尚書郎裴元略諫堅大悅命去珠簾以



元略為諫議大夫○初堅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至是堅收起屋注觀之見其事慙怒焚其書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任郎趙泉等已死乃止此陽侯也太元七年堅饗羣臣賦詩秦州別駕天水姜平于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敵也堅笑曰名不虛行因擢為上第○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興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洩堅問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仇而況臣也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勲而臣不免貧餒所以圖富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寧不知

之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為田不聞為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微也皆赦不誅○堅引羣臣謀伐晉秘書監朱彤勸堅躬行天罰堅大悅曰吾之志也左僕射權翼追曰臣以為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迴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冲江表偉才可謂晉有人焉堅默然久之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無差弗可犯也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羣臣各有異同堅曰所謂筭室于道沮計萬端吾當



內斷於心矣羣臣出獨留符融議之融言晉不可  
伐者三堅任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  
言之融泣曰臣智識愚淺誠不足採王景略一時  
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其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  
不納先是有沙門道安者出入與堅同輩堅尤信  
重之至是羣臣謂道安曰主上欲有事於東南公  
何不為蒼生致一言也故道安因此而諫堅不納  
其後慕容垂勸堅內斷勿採羣臣之言堅大悅曰  
符融等率騎卒號百餘萬注伐晉遣謝石謝玄  
桓伊等水陸七萬相繼距融乃馳使白堅曰賊  
少易俘堅大悅堅先至項城及得融報以輕騎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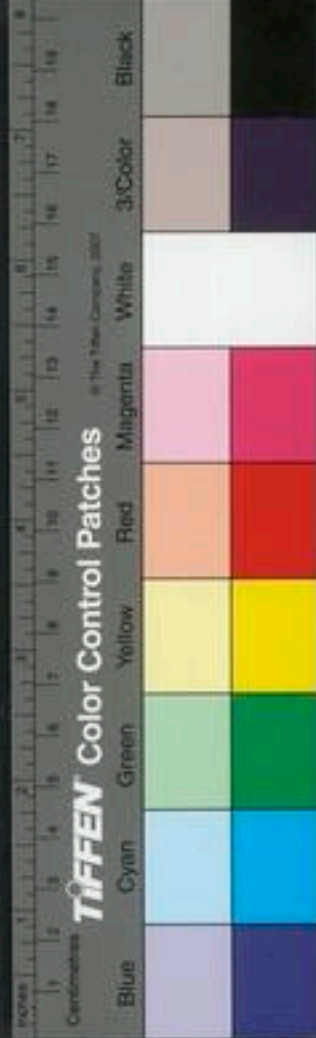
道赴之堅與符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  
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  
曰此亦勦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初朝廷聞  
堅八寇會稽王道子求助於鍾南山之神奉以相  
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若有力焉於是堅與謝石  
等戰于淝水大敗堅為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於淮  
北飢甚人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大悅曰昔公  
孫豆粥何以加也堅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  
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  
潛然流涕而去初誘言堅不出項羣臣勸堅停項  
城為六軍解鎮堅不從故敗自是慕容垂慕容泓  
慕容冲等各聚兵反叛堅命苻叡寶衝姚萇等討





泓于華澤歎輕敵為泓所敗被殺堅大怒甚懼誅  
遂叛慕容冲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冲姊年十四  
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  
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  
雌復一雄雙飛入禁宮咸懼為亂王猛切諫堅乃  
出冲長安又諶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  
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植梧桐數十萬株于阿  
房城以待之冲小字鳳皇至是終為堅賊八止阿  
房城焉冲遁逼長安堅曰吾不用堅景略陽平公  
之言使白虜敢至於此此非八下慕容暉請弟起  
兵於外晞密結鮮卑之眾謀應之事茂堅乃誅晞  
父子及宗族城內鮮卑皆殺之城中有書曰右符

傳賈錄載帝出五將久長得堅信之乃付太子宏  
以後事將中山公詵張夫人牽騎數百出如五將  
宏尋將母妻宗室出奔百僚逃散冲八據長安堅  
至五將山姚萇遣其忠圍之忠執堅以歸新平萇  
求傳國璽堅瞋目叱之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又  
求為克舜禪代之事堅曰聖賢之事奈何擬之萇  
乃縶堅于新平佛寺時年四十八中山公詵及張  
夫人並自殺後在位二十七年堅死子丕立二年  
而敗丕死族子苻登立九年為姚萇子興所敗被  
殺自健至登凡四十有四歲太元十九年滅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少貧賤以鬻畚為業嘗賣  
畚於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言家



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  
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牀而坐左  
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  
拜也乃十倍饋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  
高山也猛環姿駕偉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  
干其慮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隱于華山  
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歛翼待時候風雲而動  
桓溫八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  
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間曰吾奉天子之命  
率銳師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  
公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灃水百姓未見公  
心故也所以不至溫默然溫將還賜猛車馬拜高

官督護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曰卿與桓溫豈  
並世哉在此自可當富貴何為遠乎猛乃止符堅  
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  
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  
堅僭位累遷尚書左僕射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  
權傾內外討慕容暉追封清河郡侯留鎮冀州賊  
八為丞相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辭堅曰卿  
昔蟠蟠布衣朕龍潛弱寇屬世事紛紜朕奇卿於  
雙見擬卿為卧龍卿亦異朕於一言迴考磐之雅  
志豈不精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博巖八夢姜公悟  
兆今古時亦不殊也今天下向定曩倫始叙朕  
且欲從容於上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務非卿而  
晉書 王猛傳



誰遂不許猛宰政公平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  
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於是兵彊國富垂  
及升平猛之力也性剛明於善惡尤分微時一殮  
之惠眊矐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及  
疾篤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  
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勿  
以晉為圖鮮卑羌虜戎之仇也終為人患宜漸除  
之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歲堅哭之慟謂太子宏  
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棄吾景略之速也

符朗

符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達神氣爽邁堅  
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徵為青州刺史後晉遣

將伐青州朗遣使求降許之詔加貞外散騎侍郎  
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驟騎長史王忱江東之  
雋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  
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為誰非人面而狗心  
狗面而人心兄弟者乎王悅醜而才慧國寶美貌  
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汰悵然自失其忤物侮人  
皆此類也謝安常設讌請之朝士盈坐並執襟壺  
席朗每事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唾而  
舍出項復如之坐者以為不及之遠也又善識味  
鹹酢及肉皆別西由會稽王道子為朗設盛饌遜  
江左精餽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  
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疑雜以  
晉書



進之既進朗曰此雞栖恒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  
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時  
人咸以為知味後王國寶諧而殺之

符丕

符丕字永叙堅之長庶子也少而聰慧好學博綜  
經史堅與言將略嘉之堅死潛即皇帝位于晉陽  
初符纂之奔丕也部下三千餘人丕猜而忌之率  
騎數千南奔東垣馮該斬丕

史臣曰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  
虺紫宸遭毒蟲之穴干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  
鹿之並驅若瞻烏之靡定符洪擅蠻隊之桀黠  
乘羯虜之危亡乃附款江東而志圖關右禍生

蠶毒未逞狼心健既承家克隘山緒率思歸之  
衆投山西之隙據億丈之巖險總三秦之果銳  
敢窺大寶遂竊鴻名狡獸雄有可言矣長生  
慘虐稟自率由觀辰象之灾謂法星之夜飲忍  
生靈之命疑猛獸之朝飢但肆毒於刑殘曾無  
心於戒懼招亂速禍不亡宜乎○永固雅量瓌  
姿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謠詠挺草付之休徵尅  
剪姦回纂承偽歷遵明王之德秋闈先聖之儒  
風撫育黎元憂勤庶政王猛以宏材緯軍國符  
融以懿威贊經綸權薛以諒直進規模鄧張以  
忠勇恢威略馮賢效足杞梓呈材文武兼施德  
刑具舉乃平燕定蜀擒代吞涼跨三分之二屋



九州之七遐荒慕義衝險宅心因止馬而獻歌  
託栖鸞以成頌固以功侔先烈豈直化洽當年  
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既而足以夸世復諫遠  
謀輕敵怒鄰窮兵黷武懣三正之未叶恥五運  
之猶平傾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犬羊之  
力肆其吞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便欲鳴  
鸞禹穴駐蹕觀山疏爵以侯楚材築館以須吹  
命曾弗知人道助順神理害益雖矜涿野之疆  
終致昆陽之敗遂使凶渠隕隙狡寇伺間步搖  
啓其禍先統當乘其亂拯宗社遷於他族身首  
罄於賊臣貽戒將來取笑天下豈不哀哉豈不  
謬哉○符丕乘亂潛竊尋及傾敗斯可謂天之

所廢人不能支符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  
雖衆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  
贊曰洪惟壯勇威被氏種健藉世資遂雄關隴  
長生昏虐敗不旋踵永固禎祥肇自龍驤垂旒  
負宸竊帝國王患生縱敵亂起矜彊石登僭假  
論胥以云

徐嵩

徐嵩字元高少以清白稱符堅時舉賢良稍遷長  
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考竟請託路絕堅  
甚奇之謂其叔父成曰人為長吏故當應耳此年  
少落：有端臧之才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八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九

載記 後秦

姚弋仲 襄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石季龍時累遷冠軍大將軍季龍末梁犢敗苻農於滎陽季龍懼曰弋仲弋仲輕騎至鄴時季龍病不時見弋仲引八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吾我擊賊豈求覓食邪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性狷直俗無尊卑皆汝之季龍怒而不責賜以銀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不於是貫鉗跨馬於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滅梁犢○冉閔之亂弋仲遣其子襄討閔戒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棄擒不須復見我也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八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九

載記 後秦

姚弋仲 襄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石季龍時累遷冠軍大將軍季龍末梁犢敗苻農於滎陽季龍懼弋仲弋仲輕騎至鄴時季龍病不時見弋仲引八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吾我擊賊豈求覓食邪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性狷直俗無尊卑皆汝之季龍怒而不責賜以銀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不於是貫鉞跨馬於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滅梁犢○冉閔之亂弋仲遣其子襄討閔戒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棄擒不須復見我也



襄大破閔而歸弋仲怒襄之不輸閔也杖之一百石氏滅乃畋晉永和八年卒

襄字景國弋仲第五子弋仲死晉廢襄于蕪城後與殷浩不協襄乃北引將圖關中苻生遣苻堅要擊之襄敗為堅所殺時晉升平元年也

姚萇

姚萇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也襄死萇率諸弟降于苻生苻堅以萇為揚武將軍及苻堅寇晉以萇為龍驤將軍謂萇曰朕本以龍驤運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及萇之討慕容泓堅于穀死

之萇懼奔于馬牧西州豪族尹詳等率五萬餘家推萇為盟主及殺苻堅于新平以太元十一年僭即位于長安改元曰建初國號大秦改長安曰常安時諸營既多故號萇軍為大營大營之號自此始也○萇性簡率羣下有過或面加罵辱太常權翼言於萇曰陛下弘達自任不備小節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萇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片馬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讜言安知過也○萇敗苻登于安定置酒高會謂諸將曰吾不如亡兄有四所以得建立功業策任羣賢者正望筭略中一尾耳羣臣咸稱萬歲萇寢疾夢苻堅為崇寤而驚悸遂狂言以太元十八年死在





位八年

姚興 尹緯

姚興字子略，萇之長子也。太元十九年，僭即帝位。于槐里，改元曰皇初。遂如安定，給事黃門侍郎古成，詵風韻秀舉，確然不羣。每以天下是非為己任。時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為人，屢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詵，晉輔國將軍，素處之等。或于桓玄懼而奔興，臨東堂引見，謂處之等曰：「桓玄雖晉臣，其宗晉賊，其才度定何如？」父也。能辨成大事，不處之曰：「玄不如其父遠矣。」今既握朝權，必行篡奪，既非命世之才，正可為他人驅除耳。此

天以機便授之，陛下願速加經略，廓清吳楚，興大悅以處之。為大司農，興如道遠，園引諸沙門，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辯，反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略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興既託意於佛道，公卿以下莫不欽附。沙門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涼州刺史王尚坐匿呂氏宮人，擅殺逃人，簿丞等禁止南臺。涼州別駕宗敞等上疏理尚。興覽之大悅，謂其黃門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同里，西方之英偶。」興曰：「有表理王尚，文義甚佳，恐非敞所。」



注文祖曰歐昔與呂超周旋陛下試可問之興因謂超曰宗歐文才何如可是誰軍超曰歐在西土時論甚美方歐魏之陳徐晉之潘陸即以表示超曰涼州小地寧有此才乎超曰臣以歐餘文比之未足稱多琳琅出于崑嶺明珠生于海濱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夏之乘夫姬昌東夷之擯士但當問其文彩何如不可以區宇格物興悅赦尚罪以為尚書○興從朝門游于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既至城門校尉王滿聰執甲持杖閉門距之曰今已昏闇姦良莫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興方迴從朝門而入旦而召滿聰進位二等晉劉裕屯聚芍陂有擾邊之志興召其尚書楊

佛嵩謂之曰吾兒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待至孟冬當遣卿率精騎焚其積聚時西胡梁國兒於平涼任壽冢每將妻妾入冢飲讌酒酣升天牀而歌時人或譏之國兒不以為意前後征伐有功封平興男年八十餘乃死義熙十二年興死時年五十一在位二十二年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少有大志每覽書傳至宰相立勲之際常輟書而歎晚仕符堅為吏部令史風志豪邁即皆憚之及姚萇奔馬牧緯與尹詳等推萇為盟主遂為佐命元功萇既敗符堅遣緯說堅求禪代之事堅問緯曰卿於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卿宰相才也王景略之傳而朕不知卿



亡也不亦宜乎緯性剛簡清亮慕張子房之為人  
馮翊段鏗性傾巧羨愛其博識引為侍中緯固諫  
以為不可羨不從緯屢衆中辱鏗心不平之羨  
聞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為憎學者緯曰臣不  
憎學憎鏗不正耳羨於是出鏗為北地太守羨死  
緯與鏗符登成興之業皆緯之力也及死興甚  
悼之

她泓

她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  
用又多疾病久之乃立為太子受經於博士淳于  
政病泓親詣省疾拜于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傳  
皆拜焉泓以義熙十二年僭即帝位改元永和將

封宮臣十六人五等子男她讚諫曰東宮文武自  
當有守忠之誠未有赫然之效何受封之多乎泓  
曰懸爵於朝所以懲勸來效標明盛德元子遭家  
不造與宮臣同此百憂獨享其福得不愧於心乎  
讚默然她紹進曰陛下不忘衆德封之是也○晉  
太尉劉裕總六軍伐泓次于彭城遣檀道濟入自  
淮淝攻淝丘遣沈林子自汴入河攻倉垣泓以內  
外離叛王師漸逼歲旦朝羣臣于其前殿悽然流  
涕羣臣皆泣及王師入長安泓計無所出謀欲降  
于裕其子佛念登宮牆自投而死泓將妻子詣壘  
門而降送泓于建康市斬之泓在位二年建康百  
里之內草木皆焦死焉自羨至泓三世凡三十二



年

史臣曰自長江徙御化龍創業臣寇乘機而未  
寧戎馬交馳而不息晦重氛於六漠鼓洪流於  
八際天未厭亂凶旅寔繁弋仲越自金方言歸  
石氏抗直詞於恭王聞忠訓於危朝貽厥之謀  
在乎欣順鳴哀之義有足稱焉景國弱歲英奇  
見方孫策詳其幹識無忝斯言遽踐迷塗良可  
矣夫景茂因仲襄之緒躡符亡之會嘯命羣豪  
恢弘霸業假容冲之銳俯之函秦挫雷惡之鋒  
載寧東止在茲茲略實寇山徒列樹而表新營  
雖云效績荐棘而陵舊主何其不仁安枕而終  
斯為幸也○子略克摧勅敵荷成先構虛襟訪

道側席求賢款友弟以睦其親明賞罰以臨其  
下英髦盡節爪牙畢命取汾絳陷許洛歎潛燕  
而藩偽蜀夷隴右而靜河西俗阜年豈遠安通  
輯雖楚莊秦穆何以加焉既而逞志矜功弗虞  
後患委涼都於禿髮授翔方於赫連專已生災  
邊城繼陷詎諫招禍蕭牆屢斧戰無寧歲人有  
危心豈宜聘彼雄圖被深恩於介士翻崇說說  
加殊禮於桑門當有為之時隸無為之業嚴衣  
腴食殆將萬數捐寶談空靡然成俗夫以漢朝  
殷廣猶鄙鴻都之費况乎偽境日侵寧堪永貴  
之役儲用殫竭山林有稅政荒威挫職是之由  
坐致淪胥非天喪也○元子以庸煥之質屬頌



擾之餘內難方殷外禦斯輟王師仗順弭節而  
下長安凶嗣失圖繫組而降軼道物極則反抑  
斯之謂歟

贊曰弋仲剛烈終表奇節襄實英果長惟姦桀  
興始崇構泓遂摧滅貽誠待來無殘危轍

○後蜀

李特 雄 班 壽 勢

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首裔也昔  
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  
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  
穴者凡四姓曰暉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俱出皆  
爭為神於是相與以劍刺穴屋能著者以為廩君

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為船彫畫之  
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存者以為廩君務相船又  
獨浮於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嘗夷水而下至于  
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不得行廩君射之中  
鹽神鹽神死沒乘土船下及夷城因屋之秦并天  
下以為黔中郡巴人呼賊為實因謂之實人焉漢  
高祖更名其地為巴郡漢末實人自巴西之宕渠  
遷于漢中魏武帝克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飲之  
武帝遷于略陽元康中關西擾亂百姓流移相與  
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入將入蜀至劍閣其踞  
太息顧眄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  
豈非庸才邪流入既入蜀散在益梁特等聚眾專



為寇盜蜀人患之太安元年特自稱益州牧改年  
建初二年特與益州刺史羅尚戰特軍敗績尚斬  
特傳首洛陽在位二年

其子雄潛即帝位改元曰太武其後立兄蕩子班  
為太子

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咸和八  
年雄死在位三十年雄寬厚簡刑約法時海內大  
亂而蜀獨無事百姓富實閭門不閉雄嘗無事小  
出丞相揚褒於後持矛馳馬過雄：怪問之對曰  
夫統天下之重如臣乘惡馬而持矛也急之則慮  
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寤即  
還

班嗣偽位雄子越與弟期密計圖之咸和九年班

因夜哭越殺班於殯官在位一年雄子期嗣位期  
在位政刑紊亂李壽舉兵襲之廢期為印都縣公  
咸康二年期自縊死在位三年

壽字武考驥之子也初剋成都長史羅恒等勸壽  
稱藩於晉而任調等勸壽自立壽命筮之占者曰  
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為足而况數年乎壽  
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任侯之言策之上也遂以咸  
康四年潛即偽位改元為漢興在位三年死

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嗣偽位改元曰太和又改  
年嘉寧大司馬桓溫率水軍伐勢：大發軍距溫  
溫從間道至成都勢面縛降溫送勢于建康封勢  
歸義侯在位五年而敗自持至勢凡四十六年以



穆帝永和三年滅

史臣曰昔周德方隆古公切踰梁之患漢祚斯  
永宣后興度遼之師是知戎狄亂華業深自古  
况于巴謀雜種厥類寔繁資割竊以全生習曠  
俾而成俗李特世傳兇狡早擅梟雄太息劔門  
志吞井絡蜀晉綱之落紐乘羅侯之無斷騁馬  
屬韃同拜雲集殲珍蜀漢存食巴梁沃野無半  
菽之資華陽有折骸之露蓋上失其道覆敗之  
至於斯仲篤天挺英姿見稱奇偉推鋒累載克  
隆霸業蹈玄德之前基掩子陽之故地薄賦而  
緩弊俗約法而悅新邦擬於其倫寔孫權之亞  
也若夫立子以嫡往指通訓繼體承基前脩茂

範而雄圖經國之遠圖蹈匹夫之小節傳大統  
於猶子託強兵於廢亂遺骸莫歛尋戈之業已  
深星紀未周傾巢之業便及雖云天道抑亦人  
謀班以寬愛罹災期以暴戾速禍殊塗並失異  
術同亡武考憑藉世資窮兵竊位罪百周帶毒  
甚楚圍獲保啟全何其幸也子仁承緒緒傳昏  
虐驅率餘噓敢距大邦授甲晨征則理均於困  
歎斬關宵遁則義殊於前禽宜其懸首國門以  
明大戮遂得禮同劉禪不亡優乎

贊曰晉圖弛馭百六斯鍾天垂伏螿野戰羣龍  
李特窺業盜戎巴庸世歷五朝年將四紀基稜  
移國昏狂繼軌德之不脩險亦難恃



○後涼

呂光

呂光字世明略陽氐人父婆提佐命苻堅官至太尉光生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為名年十歲與諸童兒游戲邑里為戰陣之法儔類咸推為主部人詳平羣童歎服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沈毅凝重寔簡有大童喜怒不形于色時人莫之識也唯王猛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苻堅除美陽令夷夏愛服累遷驍騎將軍堅既平山東士馬強盛遂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總兵七萬鐵騎五千以討西域行至高昌聞堅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

速何更留乎光乃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涌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進兵至焉耆其王率其旁國請降龜茲王帛純距光二進攻龜茲城戰于城西大敗之帛純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大饗將士見其宮室壯麗命參軍段業著道茲宮賦以譏之胡人奢侈厚於養生家有葡萄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沒酒箴者相繼矣光既平龜茲有留戀之志時始復鳩摩羅什羅什勸之東還光以駝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駁馬萬餘匹光入姑臧自領涼





州刺史及聞符堅為姚萇所害於是大赦境內建  
元曰太安是時獐見金澤縣百獸從之光以為已  
瑞以孝武太元十四年曆即三河王位年號獐嘉  
是歲張掖督郵傳曜考異屬縣而丘池令尹興殺  
之投諸空井曜見夢於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柔校  
諸縣而丘池令尹興賊狀狼籍懼臣言之殺臣投  
於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  
之乃減遣使覈之如夢光怒殺興○初光徙西海  
郡人於諸郡至是謠曰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  
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光以太元二十一年曆  
即天王位改年龍飛立世子紹為太子光以安帝  
隆安三年死時年六十在位十年紹嗣為位未幾

呂纂

光之庶長子纂總兵八宮纂位紹自殺

呂纂字永緒以隆安四年曆即天王位改元咸寧  
弟呂弘恐不為纂所容起兵東苑攻纂：遣將擊  
弘弘眾潰出奔纂縱兵大掠弘之妻子亦為士卒  
所辱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侍中房答對  
曰天禍涼室纂起威藩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  
無崇諫之義且弘妻陛下之弟婦也弘女陛下之  
姪女也奈何使無賴小人辱為婢妾天地神明豈  
忍見此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及男女于東宮厚撫  
之呂方執弘告纂：遣力士康龍拉殺之纂番木  
太守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訐超於纂：召超



八責之起謝罪纂因引起讎于內殿呂隆勸纂酒  
至昏醉起因刺殺纂在位三年起既殺纂讓位  
於隆光牙寶之子也以安帝元興元年僭即位  
改元神鼎○她與將她碩德率衆至姑臧呂超出  
戰大敗遁還呂起因勸隆請降隆乃降碩德尋隆  
遣起率騎多齎珍寶請迎于她興遣將迎之隆  
東遷長安其後隆謀反為興所誅自光至隆凡十  
三載以安帝元興三年滅

史臣曰自晉室不綱中原蕩折苻氏乘機竊號  
神州世明委質偽朝位在上將友以心齊受服  
選征鐵騎如雲出玉門而長鶯調文耀景捐金  
丘而一息兼爾夷隄承風霧卷宏圖壯節亦足

稱焉屬承固軍銷羣雄競起班師右地便有凱  
觀於是嬰結六戎潛窺屬鼎并吞五郡遂假鴻  
名控黃河以談險負玄漠而為國自謂克昌霸  
業貽厥孫謀尋而奄及政昏親離衆叛瞋目甫  
爾霧發蒲櫛紹纂凡才負乘致寇弘起克狡賊  
為亂階永基庸二面縛她氏昔寶融歸順榮煥  
累葉隄罵千紀靡終身世而光乘茲勝獨遵彼  
覆車十數年間終致殘滅向使矯邪歸正革偽  
為忠鳴徽而蕃晉朝杖義而誅醜虜則燕秦之  
地可定桓文之功可立郭馨段業豈得肆其姦  
蒙遜烏狐無所窺其隙矣而猥竊非據何其謬  
哉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其



人而處其位者其禍必速在其位而忘其德者其殃必至天監非遠其可濫乎

贊曰金行不競寶業斯也瓜分九寓沴聚三秦

呂氏同隙欺我人神天命難假終亦頽淪

○後燕

慕容垂

慕容垂字道明皝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手垂過膝皝甚寵之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淵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恩遇踰于世子偶後改名缺外以慕容缺為名內宗惡而改之尋以識記之文乃去大以垂為名焉及偶潛稱尊號封垂吳王及慕容暉嗣偽位慕容恪為

太宰恪甚重垂常謂暉曰吳王將相之才十倍於

臣死之後願陛下委政吳王可謂親賢兼舉後以慕容評見忌乃奔于苻堅禮之甚重堅之欺

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世子寶

勸垂滅堅因曰五木之祥今其至矣垂以堅待之

厚不欲負堅固弗從乃以兵屬堅初寶在長安與

韓黃李根等因讎擄捕寶危坐整容擔之曰世云

擄捕有神豈虛也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

三擲盡盧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堅至渢

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刑以安我狄堅

許之權翼諫曰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高颺遇

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惟宜急其羈絆不可任



其所欲堅不從未幾垂果叛以太元八年自稱燕  
王建元曰燕元符石時鎮鄴堅遣侍郎姜讓責垂  
垂詰讓胡不以鄴見改讓屬邑責垂曰主上與將  
軍風殊類別臭味不同奇將軍於一見託將軍以  
斬金奈何王師小敗便有二圖左右勸垂殺之垂  
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犬各吠非其主何所問也  
乃遣讓欲垂定都中山羣僚勸即尊號遂以太元  
十一年僭即位改元曰建興後垂伐慕容永曰吾  
計決矣且吾授老扣囊底智足以克之不復留逆  
賊以累子孫也○垂以太元二十一年死時年七  
十一在位十三年子寶嗣偽位在位三年為蘭汗  
所弑即隆安三年也蘭汗垂之季舅也寶死子盛

殺汗自立盛汗之婿也

### 慕容盛

慕容盛字道運即位改元曰建平又改年曰長樂  
盛讎其羣臣于新昌殿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  
覽之七兵尚書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在  
上不驕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  
安得長者之言乎盛以威嚴取人驕暴少親多所  
猜忌故信言及之盛在位三年為慕容國等所弑  
是歲隆安五年也

### 慕容熙

慕容熙字道文垂之少子也盛死僭即尊位改年  
曰光始熙寵愛皇后符氏為起承華殿高承光一



倍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符氏嘗季夏思凍魚  
贈仲冬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太屏  
其虐也如此符氏死熙悲踴蹕踊若喪考妣大欽  
訖復啓其棺而與交接制百僚於宮內哭臨使有  
司按檢哭者有淚以為忠孝無則罪之於是羣臣  
震懼莫不舍辛以為淚焉熙送符氏喪因為慕容  
雲所弑在位六年自垂至熙四世凡二十四年以  
安帝義熙二年滅

史臣曰四星東乘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玉  
塞之雄方覆市朝屢改艱虞靡息慕容垂天資  
英傑威震本朝以雄略見猜而庇身寬政永固  
受之而以禮道明事之而卑力然而準質難羈

狼心自野淮南失律三甥之謀已構河朔分麾  
五木之祥云谷斬飛龍而避舉踰石門而長邁  
遂使崔氏景從鄴師霄逸收羅趙魏驅駕英雄  
扣囊餘竒摧五萬於河曲浮船秘策招七郡於  
黎陽返遼陰之舊物創中山之新社類帝裡宗  
僭擬斯備夫以重耳歸晉賴五臣之功句踐紹  
共資五千之卒惡有業殊二霜衆微一旅倚拔  
而傾山岳騰嘯而御風雲維衛人忘亡復傳於  
東國任好餘裕伊愧於西鄰信符氏之姦回非  
晉室之鯨鯢矣竇以浮譽獲升峻文御俗蕭牆  
內憤勃敵外陵雖毒不祓物而惡足自勸盛則  
孝友冥符文武不墜韜光而夷賊賊罪已而遂



高危翻；然濁世之佳虜矣○熙乃地非奧主  
舉因法德驟成之態取悅於匡牀玄妻之姿見  
奇於鬚髮蕩輕舟於曲光之海望朝涉於景雲  
之山飾土木於驕心窮怨嗟於藁壤宗祀夷滅  
為馮氏之驅除焉  
贊曰戎狄憑陵山川沸騰天未悔禍人非與能  
疾走而捷先鳴則興道明烈；鞭笞豪隸掃燕  
夷魏釗屠永滅大盜潛移鴻名遂竊寶心生亂  
盛清家難熙極驕淫人懷憤惋孽貽身咎災無  
以道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九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三十

載記 ○西秦

乞伏國仁 乾歸 熾盤

史臣曰夫天地閉大稜生雲雷屯羣凶征自晉室  
遘孽胡兵肆禍封域無紀干戈是務國仁陰山遺  
嘔難以義服伺我阨危長其陵暴向使偶欽明之  
運遭雄略之主已當號魂沙漠請命藁街豈暇竊  
據近郊經綸王業者也○乾歸智不及遠而以力  
詐自矜陷呂延之師姦謀潛斷俘視羶之衆威策  
邀舉便欲撐汧隴之餘卒窺嶠函之奧區秣疲馬  
而宵征翦勳敵而朝食既而控弦鳴鏑厥志未逞  
沮岸崩山其功已喪復重氛於外難幸以計全貽



高危翻；然濁世之佳虜矣○熙乃地非奧主  
舉因法德駭戎之態取悅於匡牀玄妻之姿見  
竒於鬚髮蕩輕舟於曲光之海望朝涉於景雲  
之山飾土木於驕心窮怨嗟於藁壤宗祀夷滅  
為馮氏之驅除焉  
贊曰戎狄憑陵山川沸騰天未悔禍人非與能  
疾走而捷先鳴則興道明烈；鞭笞豪隸掃燕  
夷魏劉屠永滅大盜潛移鴻名遂竊寶心生亂  
盛清家難熙極驕淫人懷憤惋孽貽身咎災無  
以道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九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三十

載記 ○西秦

乞伏國仁 乾歸 熾盤

史臣曰夫天地閉大稜生雲雷屯羣凶正自晉室  
遘孽胡兵肆禍封域無紀干戈是務國仁陰山遺  
嘑難以義服伺我阨危長其陵暴向使偶欽明之  
運遭雄略之主已當號魂沙漠請命藁街豈暇竊  
據近郊經綸王業者也○乾歸智不及遠而以力  
詐自矜陷呂延之師姦謀潛斷俘視羶之衆威策  
邀舉便欲撐汧隴之餘卒窺嶠函之奧區秣疲馬  
而宵征翦勅敵而朝食既而控弦鳴鏑厥志未逞  
沮岸崩山其功已喪復重氛於外難幸以計全貽



巨礮於蒲牆終成凶禍宜哉○熾盤叱咤風雲見  
機而動牢籠馮傑決勝多奇故能命將掩澆河之  
首臨戎製樂都之地不盈數載遂隆偽業覽其遺  
迹盜亦有道乎

○北燕

馮跋 素弗

馮跋字天起長樂信都人其先畢萬之後也萬之  
子孫有食采馮鄉者因以氏焉慕容寶潛號署跋  
中衛將軍慕容熙即位欲誅跋兄弟跋與弟俱亡  
及慕容雲為幸臣所殺衆推跋為主於是以太元  
二十年僭稱天王于昌黎不徙舊號即國曰燕建  
元曰太平跋勵意農桑乃下書曰桑柘之益有生

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人殖桑一  
百根柘二十根時地震石寢壞跋問太史令閔尚  
曰比年屢有地動之變卿可明言其故尚曰地陰  
也主百姓震有左右比震皆向右巨懼百姓將西  
移跋曰吾志甚慮之跋立十一年至是元熙元年  
也此後事八於宋跋死弟弘立凡二世二十有八  
載

素弗跋之長弟也慷慨有大志任俠放蕩不循小  
節故時人未之奇南宮令成藻豪俊有高名素弗  
造為藻命門者勿納素弗徑入與藻對坐旁若無  
人談飲連日藻始奇之曰吾遠求騏驥不知近在  
東鄰何識子之晚也當世俠士莫不歸之及跋僭





號遂為宰輔好存亡繼絕中拔舊門論者歸其有  
宰衡之度先跋死跋哭之哀慟

史臣曰自五胡縱戾九域淪胥帝里神州遂混  
之於菟裔鴻名寶位咸假之於雜種嘗謂戎狄  
凶器未窺道德欺天擅命抑乃其常而馮跋出  
自中州有殊醜類因鮮卑之昏虐亦盜名於海  
隅然其遠徙之餘少非雄傑幸以寬厚為眾所  
推初雖砥礪終罕成德舊史稱其信惑妖祀斥  
黜諫臣無開馭之才異經決之士信矣連禍致  
寇良謂在茲猶能撫育黎萌保守疆宇發號施  
令二十餘年豈天意乎非人事也  
贊曰國仁號武乾歸勇悍矯熾警臨機能斷

孰謂隳虜亦懷沉筭文起常才憑時叛撰成竊  
大寶為我多難

○南涼

禿髮烏孤

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八世祖匹孤匹孤卒子壽  
闡立初壽闡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  
鮮卑謂被為禿髮因而氏為壽闡孫樹機能據有  
涼州之地至烏孤嗣位呂光遣使署為冠軍大將  
軍隆安九年自稱西平王號太初後徙于樂都烏  
孤死弟利鹿孤立

禿髮利鹿孤

利鹿孤以隆安五年僭稱河西王利鹿孤謂其羣



下曰戎車屢駕無闕境之功務進賢彥而下猶蓄  
澤豈所任非才將吾不明所致也祠部郎中史嵩  
對曰今承士拔才必先弓馬文章學藝為無用之  
條非所以來遠人垂不朽也宜建學校選耆德碩  
儒以訓胄子利庶孤善之於是田玄冲趙誕為  
博士祭酒以教胄子利庶孤在位三年而死弟傳  
擅嗣

禿髮得檀

得檀少機警有才略其父奇之謂諸子曰得檀明  
識幹敏非汝等輩也以元興元年階虢涼王姚興  
涼州刺史王尚遣主簿宗敞來聘敞父愛呂光時  
為尚書郎見得檀于廣武執其手曰君神爽宏拔

逆氣凌雲命世之傑也少嘗剋消世難恨吾年老  
不及見耳以敞兄弟託君至是得檀謂敞曰孤以  
常才謬為尊先君所見每自恐有累大人水鏡  
之明及忝家業竊有懷君子不圖今日得見卿也  
敞曰大王仁侔魏祖存念先人雖朱暉眄張堪之  
孤叔向撫汝齊之子孫以加也後姚興署得檀為  
涼州刺史得檀入涼州燕羣僚于宣德堂仰視而  
歎曰古人言任者不任者不住信矣蓋偉道曰  
寬鏡有言富貴無常忽轉易人此堂之迷年垂百  
歲十有二主唯信願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願  
大王勉之得檀曰非君無以聞謹言也得檀雖受  
制於姚興然車服禮章一如王者其後得檀伐沮  
音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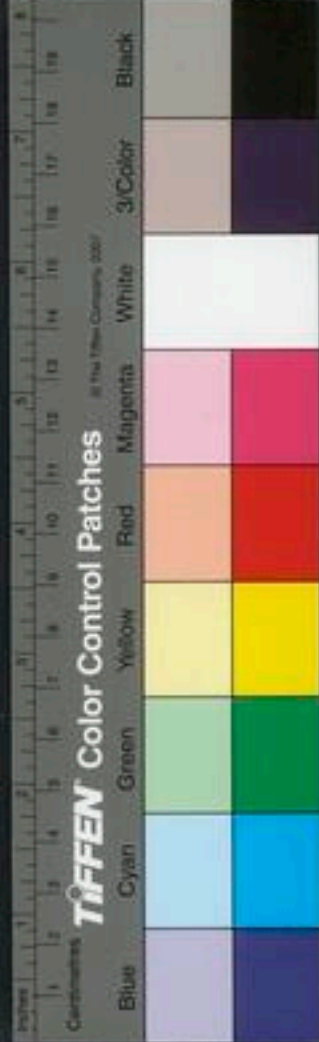


渠蒙遜為所敗又與赫連勃戰為勃所敗姚  
興遣帝宗來觀蒙遜檀與宗論機變無窮辭致清  
辯宗出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略名教者不必華宗  
夏士撥煩理亂澄氣濟世者不必八索九丘五  
經之外寇冕之表說自有人車騎得檀神機秀發  
信一代之偉人由余日禪宣足為多也宗還長安  
言於興曰涼州未可圖也後檀出西征乙弗使  
太子武壺守樂都乞伏熾盤乘虛來襲一旬而城  
潰得檀聞之其將士皆逃散得檀遂飲熾磐歲餘  
為熾磐所囑烏孤至得檀三世凡十九年以安帝  
義熙十年滅

史臣曰秃髮累葉首蒙檀強邊服控弦玉塞躍

馬金山候蒲月而窺兵乘折膠而縱鎬禮容弗  
被聲教斯阻烏孤納苻弘之策治兵以討不賓  
慮孤從史嵩之言建學而訓胄子遂能開疆河  
右抗衝疆國道由人弘抑此之謂得檀承累捷  
之銳藉二昆之資推呂氏箒無遺策取姑臧兵  
不血刃武略雄圖比蹤前烈既而叨竊重位盈  
滿易期窮兵以逞其心縱慮自貽其弊地奪於  
蒙遜勢劬於赫連覆國喪身猶為幸也昔宋殤  
好戰致災於華督楚靈黷武取殺於乾谿異代  
同亡其於得檀見之矣

贊曰秃髮兄弟檀雄羣虜開疆河外清氛西土  
得檀辭出騰駕時英窮兵黷武喪國頽聲



○南燕

慕容德

慕容德字玄明號之少子也姿貌雄偉額有日角  
履月重文博觀羣書多才藝尤垂掌與共論軍國  
大謀言少切至垂謂之曰汝器識長遠非復吳下  
阿蒙也慕容暉敗徙于長安符堅以為張掖太守  
堅之敗也德乃從垂如鄯慕容寶嗣位以德鎮鄯  
及魏收中山嶺所將乘勝攻鄯德擁衆南渡徙滑  
臺遇風船沒魏軍垂至其夕流澌凍合是夜濟師  
且魏師至而水泮若有神焉遂改黎陽泮為天橋  
泮及至滑臺景昱見于其尾泮水得白玉狀若璽  
於是德依燕元故事稱元年至是慕容寶自龍城

南奔至黎陽遣使召迎已德謂其下曰卿等前以  
社稷大計勸吾攝政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  
其駕奉迎謝罪行闕然後甬中私第卿等以為何  
如其侍郎張華勸德毋退讓會寶知德攝位懼而  
北奔乃止德謀定都其尚書潘聰曰青齊沃壤號  
曰東秦四塞之固負海之統可謂用武之國廣固  
者曹嶷之所營山川阻峻足為帝王之都德大悅  
乃引師而南兖州北鄙諸縣悉降遣慕容鍾傳檄  
青州諸郡諸郡皆承檄降于德遂入廣固潛即  
皇帝位改元為建平後因讎羣臣酣笑而言曰朕  
雖寡薄恭己南面而朝諸侯可方自古何等主也  
其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之皇后少康光武



之傳也德顧命左右賜仲昂千匹多賜以仲為讓  
德曰卿知調朕不知調卿子韓范進曰臣聞天  
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  
君臣俱失德大悅賜范絹五十匹自是昌言競進  
朝多直士矣德如齊城登營丘望晏嬰家顧謂左  
右曰禮大夫不逼城築平仲古之賢人達禮者也  
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于青州秀才晏謨  
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則賢矣豈不知高其  
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屋湫隘卒  
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門者猶冀悟平生意也  
遂問謨以齊之山川丘陵賢捨舊事謨歷對詳辯  
畫地成圖德深嘉之拜尚書郎德因饗宴乘高遠

矚顧謂尚書魯遂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  
時接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陰倚權臨清沼馳朱  
輪佩長劍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  
紅紫成章俯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頽墳  
氣消煙滅永言千載能不依依遂答曰武王封比  
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墳皆留心賢捨每懷往事  
陛下慈深二主澤及九泉若使彼而有知寧不銜  
荷矣○俄而德寢疾無子以兄子超為太子德死  
即義熙元年也乃夜為十餘棺分出四門潛葬山  
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位五年

慕容超

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初超徙于長



安姚紹見而異焉勸姚興拘以爵位召見與語超  
深自晦匿興大鄙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癩骨  
妾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德遣使迎之超不告母  
妻乃歸德甚加禮遇始名之曰超德無子以超為  
太子及德死以義熙元年僭嗣偽位改元曰太上  
以慕容鍾錄尚書事封孚為太尉自餘封拜各有  
差後又以鍾為青州牧段宏為徐州刺史公孫樓  
為武衛將軍內參政事封孚言於超曰臣聞五大  
不在邊五細不在庭鍾國之宗臣宏外戚懿重正  
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方外超不欲鍾宏俱有不  
平之色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當終補狐裘也五樓  
聞之嫌隙漸遂初超自長安行至梁父慕容法時

為袁州鎮南長史悅壽還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  
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玉林皆寶法  
曰昔成方遂証稱衛太子人莫辨之此復天族乎  
超聞而恚恨法亦怒處之外館由是與慕容鍾段  
宏等謀叛尚書都令史王儼論事五樓累遣尚書  
左丞時人為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晉劉裕率  
師討超王師以東莞超遣將分距之衆將俱敗超  
懼入保小城未幾裕師圍城四合朔旦超登天門  
朝羣臣于城上西章姬魏夫人從超登城見王師  
之盛握超手而相對泣其領軍韓諱諫曰陛下遭  
百六之會正是勉強之秋而反對女子悲泣何其  
鄙也超拭目謝之於是地道出戰王師不利河間



人玄文說裕曰昔趙攻曹嶽望氣者以為渾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季龍從之而嶽請降後慕容恪之國隄龕亦如之而龕降之後無幾人震開之今舊基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至是城中男女患脚病者大半城中出降者相繼尚書悅壽遂開門以納王師起為裕軍所執送建康市斬之在位六年德以安帝隆安四年潛立至起凡十一年以義熙六年滅

史臣曰慕容德以季父之親居鄴中之重朝危未聞其節君存遽踐其位豈人理哉然粟叔隲之雄姿韜從橫之遠略屬分崩之運成角逐之資跨有全齊竊弄神器撫劔而爭衡秦魏練甲

而志靜荆吳崇儒術以弘風延讜言而勵已觀其為國有足稱焉起繼已成之基居霸者之業政刑莫恤敗將是好杜忠良而讒佞進暗聽受而勳戚離先緒俄頽家聲莫振陷宿豫而貽禍於大岨而延敵君臣就虜宗廟為墟迨其人謀非不幸也

贊曰德寶姦雄轉敗為功奄有青土淫名域中起承偽祚抗其國步廟失良籌庭悲露霰

○北涼

沮渠蒙遜

其先世為匈奴左沮渠蒙遜以官為氏焉

史臣曰蒙遜出自夷陲擅碑邊塞屬呂光之悖



德深懷此病之寬推設業以濟時假以陳吳之事稱兵白澗南涼請和出師丹嶺北寇竇服然而見利忘義苞禍滅親雖能制命一隅抑亦借諸凶德者矣

贊曰光緒人深業忌時賢游飲自晦匿智圖全兇心既逞偽績吹宣挺茲姦獸馳競當年

○夏

赫連勃：

字屈子劉元海之族也身長八尺五寸腰帶十圍性辯慧美風儀她興見而奇之深加禮敬寵遇踰於勳舊尋加為安遠將軍使助浚奔于鎮高平項之又以勃為安北將軍鎮朔方勃：

於是襲殺奔子而并其衆義熙二年潛稱天王建元曰龍昇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又改元為鳳翔以叱于阿利領將任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為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暴乃蒸土等城雖八一寸即殺匠者而並等之又造五兵之器精銳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八也便斬鎧匠又造百鍊剛刀為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其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遠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復鑄銅為大鼓飛廉翁仲銅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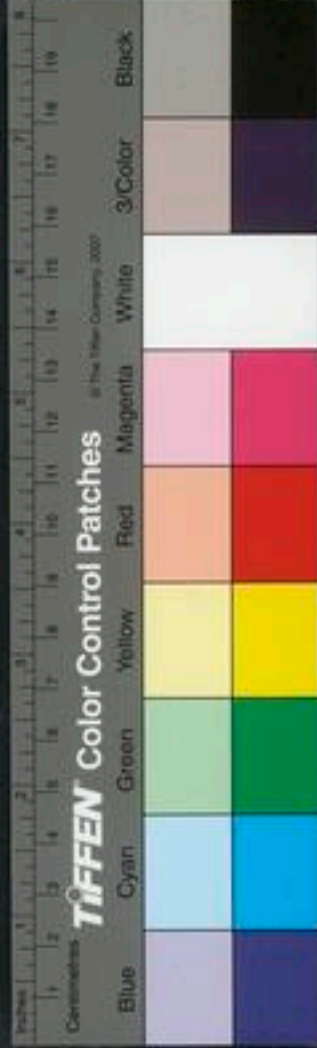




龍獸之屬皆以黃金飾之列于宮殿之前○勃：又下書自言帝王者係天為子是為徽赫寶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其非正統皆以鐵伐為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劉裕滅姚泓留子義真鎮長安勃：聞之遂率兵攻長安剋之羣臣勸進於是為壇于灊上僭即皇帝位改元曰昌武勃：歸于長安徵隱士常祖思既至而恭懼過禮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柰何以非類處吾汝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為帝王吾死之後汝輩弄筆當置吾何地遂殺之乃於長安置南臺以子瓚錄南臺尚書事勃：還統萬以宮殿大成改元真興刻石

都南頌其功德勃：性凶暴好殺羣臣忤視者幾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夷夏蹙然人無生賴在位十三年宋受禪以宋元嘉二年死弟定潛號於平涼為魏所滅自勃勃至定凡二十有六年而亡

史臣曰赫連勃：獯醜遺類八居邊宇屬中壤分崩緣間肆恣控弦鳴鏑據有朔方遂乃法玄象以閑宮擬神京而建社竊先王之徽號備中國之禮容驅駕英賢闡天下然其器識高爽風骨魁竒姚興觀之而醉心宋祖聞之而動色豈陰山之韞異氣不然何以致斯乎雖雄略過人而凶殘未革節非距諫酷害朝臣部內翬然



守弄

忠良卷舌滅亡之禍宜在厥身猶及其嗣非不幸也

贊曰淳維遠裔名王之餘神嘯羣龍溟乘霧侵漁爰創官宇易彼既廬雖神器猶曰凶渠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三十一



數字五十五等田二十畝

西才各負

似字六十四五等苗下九畝

亭字二三等田七畝量起

白第步檢去

遊字一百七三等田三畝

熊各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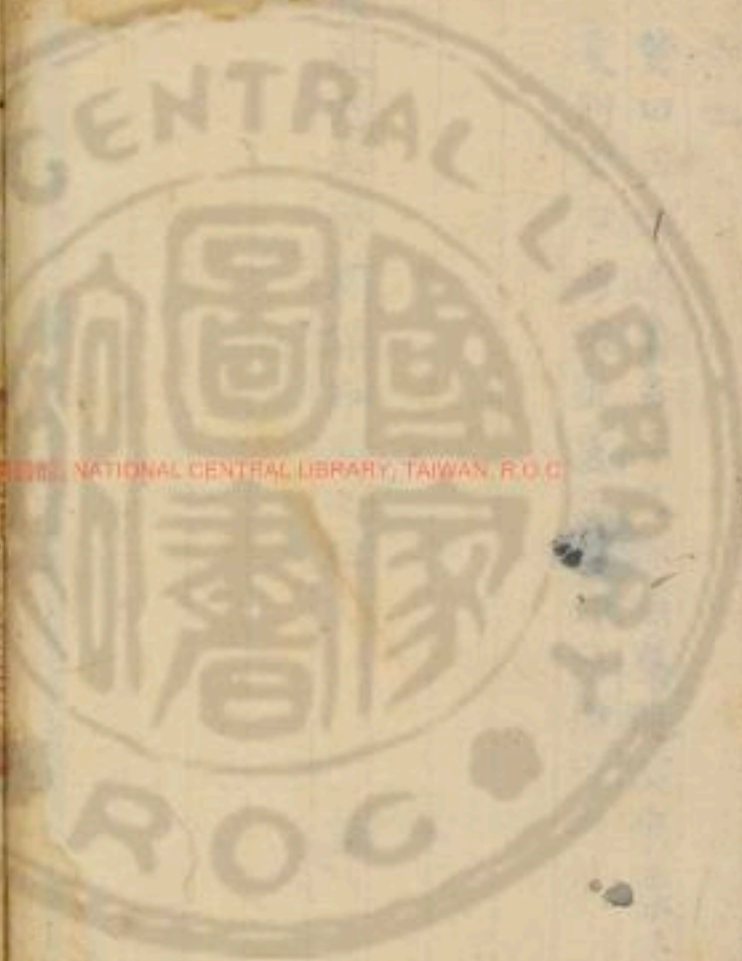
戎字七十四等田十下五畝

升谷里一竹各負

球字六十四五等田十七下畝

一西面席卜里乃坪負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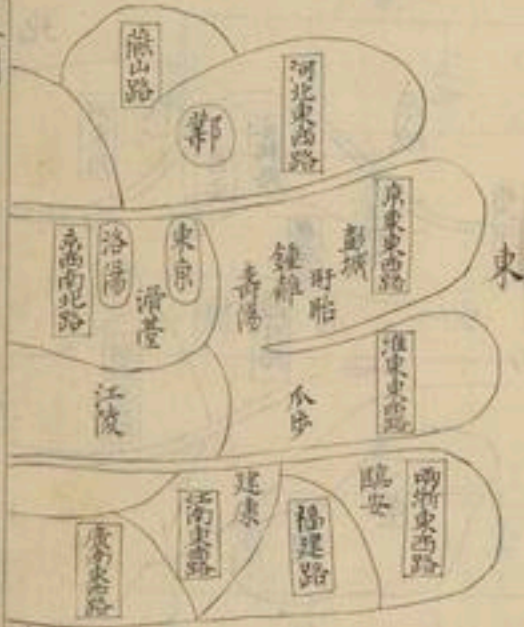




南史

南 北 國 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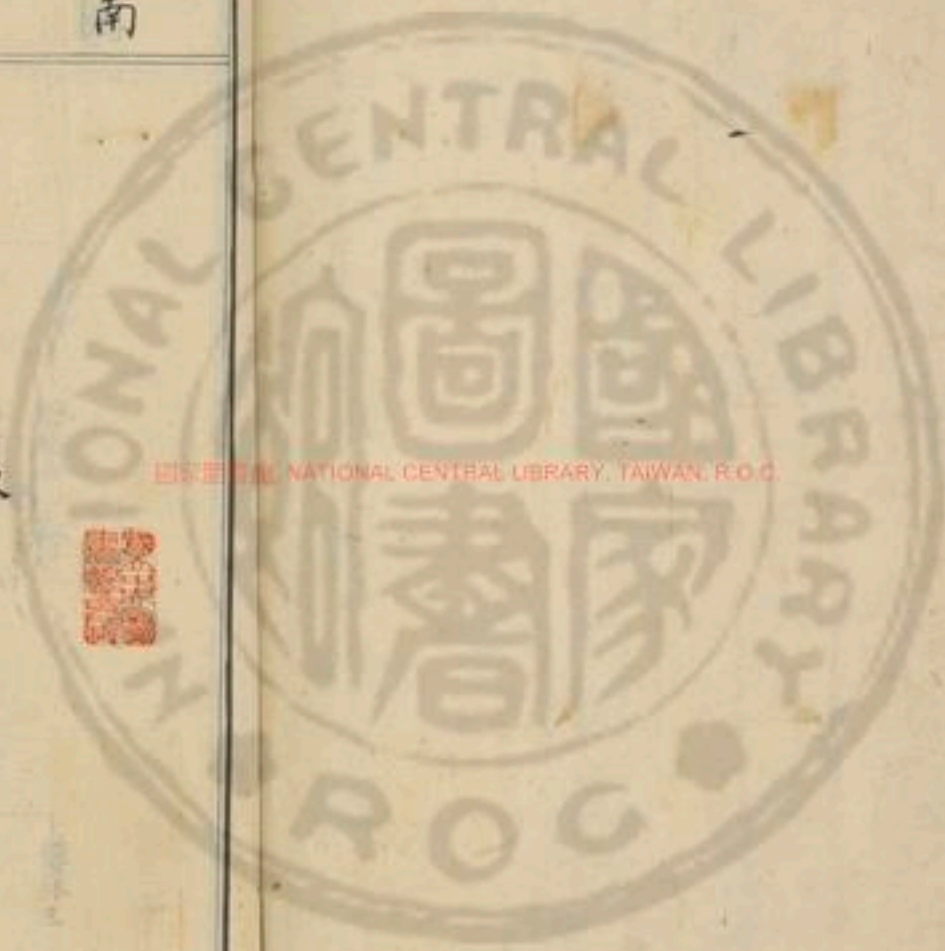
地理圖



東

南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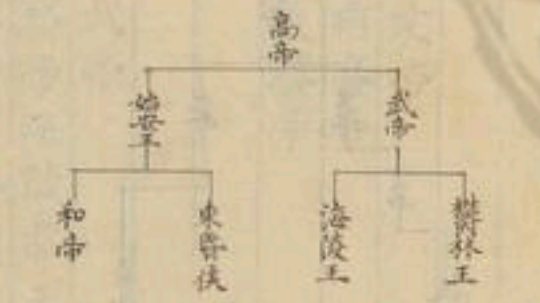
22 x 16.5 cm



宋世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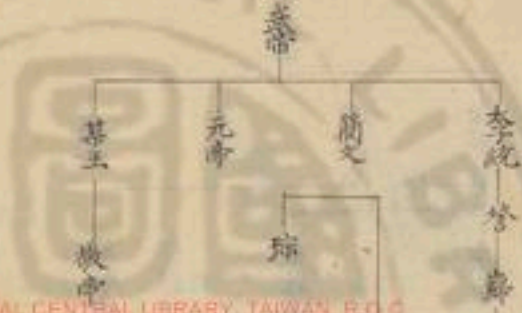
齊世系圖



地理之圖



孫世系圖



陳世系圖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目錄  
卷之一

宋本紀

宋武帝

孝武帝

明帝

卷之二

齊本紀

齊高帝

廢帝鬱林王

明帝

和帝

南史

本紀目錄





卷之三

梁本紀

梁高祖武帝

簡文帝

孝元帝

敬帝

卷之四

陳本紀

陳高祖武帝

文帝

廢帝

孝宣帝

後主

卷之五

后妃傳

宋文元袁氏潘淑妃梁文獻張后

陳張貴妃

宋宗室諸王傳

臨川烈武王道規

純照

廬陵孝獻王義真

江夏文獻王義恭

衡陽文王義季

宋諸臣列傳

劉穆之

瑒

徐羨之

湛之

傅亮

檀道濟

王鎮惡

卷之六

朱齡石

起石

毛脩之

南史

列傳目錄

三



朱脩之

王玄謨

玄選

劉敬宣

劉粹

伯龍

胡藩

蕭思話

介

臧燾

謝晦

啓

謝裕

謝方明

惠連

謝靈運

起宗

爽卿

卷之七

謝弘微

莊

王弘

融

王曇首

發

王弘之

筠

王戎

銓

王弘之

韶之

王准之

卷之八

王懿

到彥之

溉

垣崇祖

張興世

袁湛

澗

頭

榮

卷之九

孔靖

琇之

孔琳之

觀

殷景仁

褚彥回

育

蔡廓

興宗

卷之十

何尚之

黯

胤

呂寯

敬容

張裕

永

留

褚

充

璣

卷之十一

張邵

毅

暢

范泰



范曄

徐廣

鄭鮮之

裴松之

昭明子野

何承天

遜

卷之十二

顏延之

竣

沈懷文

冲

周顥

持弘正

劉湛

庾悅

顧琛

顧覲之

寔之

卷之十三

羊欣

羊玄保

沈演之

顯

江湛

敬恭

江東之

沈慶之

文孝欽之

宗慤

卷之十四

柳元景

世隆

張暉

慶遠

殷孝祖

瑛

劉劭

峻繪

孝緯

薛安都

宗越

吳喜

卷之十五

齊宗室諸王傳

衡陽元王道度

鈞

南豐伯顥胄

豫章文獻王嶷

子恪

子顯

子雲特

臨川獻王映

長沙威王晃

始興簡王鑑



齊諸臣列傳

王敬則

崔慧景

桓康

陳顯達

李安人

周盤龍

卷之十六

荀伯玉

虞悰

陸慧曉

庾杲之

孔珪

劉瓛

庾易

崔祖思

陸澄

陸杲

王掄

劉懷珍

明僧紹

劉虬

卷之十七

梁宗室諸王傳

吳平侯蕭景

安成康王秀

梁諸臣列傳

王茂

夏侯詳

蔡道恭

馮道根

昌義之

臨川靜慧王宏

昭明太子統

曹景宗

吉士瞻

鄧元起

康絢

卷之十八

張弘策

庾域



鄭紹叔

沈約

卷之十九

韋叡

江淹

王僧孺

卷之二十

范岫

孔休源

徐勉

陳伯之

卷之二十一

呂僧珍

范雲

裴邃

任昉

傅昭

江革

許懋

陳慶之

賀瑒

瑒

顧協

王僧辯

江子一

陰鏗

張彪

卷之二十二

陳諸臣列傳

杜僧明

侯瑱

歐陽頎

章昭達

朱异

陵

羊侃

胡僧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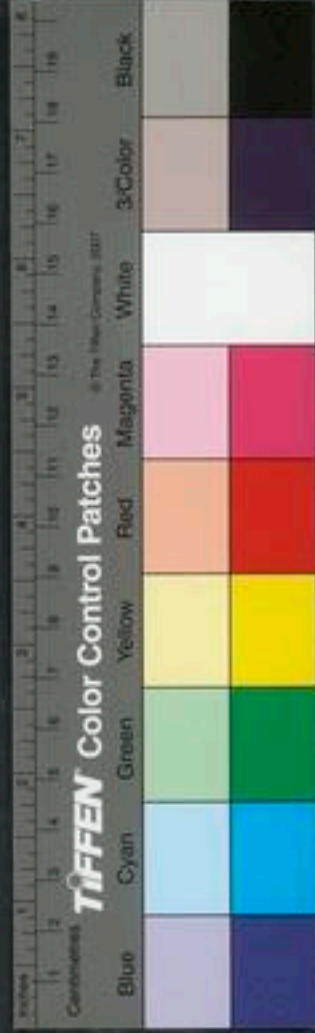
王琳

周文育

侯安都

淳于量

吳明徹



卷之二十三

傳緯  
姚察

顧野王

循吏傳

吉翰

杜驥

杜慧慶

傅琰

虞愿

沈瑀

孫謙

何遠

郭祖深

儒林傳

何佟之

伏曼容

崔靈思

嚴植之

鄭灼

賀德基

張譏

卷之二十四

文學傳

丘靈鞠

遲仲孚

檀超

卞彬

祖冲之

劉昭

鍾嶸

劉勰

何思澄

紀少瑜

孝義傳

郭世通

原平

丘冠先

吉玠

殷不害

隱逸傳

南史

列傳目錄



卷之二十五

恩倖傳

戴法興

茹法亮

茹法珍

司馬申

夷貊傳

海南諸國

陶潛

孔淳之

雷次宗

陶弘景

宗少文

周續之

顧歡

馬樞

阮佃夫

呂文顯

陸驗

孔範

徐驥

林邑

天竺迦毗黎

東夷

高句麗

扶桑

中天竺

師子

百濟

河南王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目錄終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一

宋本紀

武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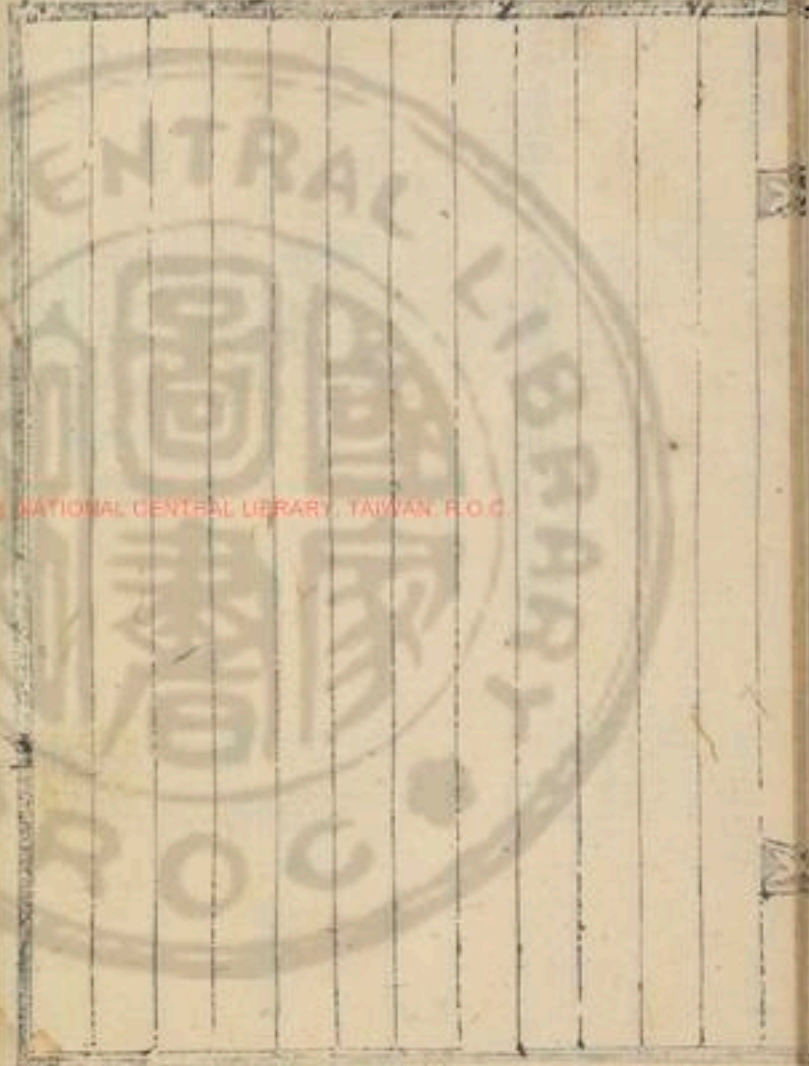
慎獨齋

劉

弘毅

刊行

宋高祖武皇帝諱裕字德興小字寄奴彭城縣綏  
興里人姓劉氏漢楚元王交二十一世孫也彭城  
楚都故苗裔家焉晉氏東遷劉氏移居晉陵丹徒  
之京口里夜生神光照室盡明及長雄傑有大度  
身長七尺六寸風骨竒偉不事廡隅小節奉緇母  
以孝聞嘗遊京口竹林寺獨卧講堂前有五色  
龍章衆僧見之驚以白帝帝獨喜曰上人無妄言  
行止時見二小龍附翼樵漁山澤同侶或亦觀焉  
南史





及貴龍形更大○帝素貧時人莫能知唯琅邪王  
謚獨深敬焉後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  
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覘之見童子數人  
皆青衣於榛中搗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為劉寄奴  
所射合散傳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答曰寄奴王  
者不死不可殺帝叱之皆散仍收藥而反又經客  
下邳逆旅會一沙門謂帝曰江表當亂安之者其  
在君乎帝先患手創積年不愈沙門有一黃藥因  
留與帝既而忽亡帝以黃散傳之其創一傳而愈  
寶其餘及所得童子藥每遇金創傳之並驗○晉  
隆安三年十一月秋賊孫恩作亂於會稽朝廷遣  
衛將軍謝琰前將軍劉牢之東討牢之請帝參府

軍事命與數十人覘賊遇賊衆數千帝便與戰所  
將人多死而帝奮長刀所殺傷甚衆牢之子敬宣  
疑帝為賊所困乃輕騎尋之既而衆騎並至遂平  
山陰恩遁入海五年春三月恩北出海鹽帝築城  
于故海鹽賊日來攻城城內兵少帝乃選敢死士  
擊走之時雖連勝帝深慮衆寡不敵乃一夜偃旗  
示以羸弱觀其懈乃奮擊大破之八月晉帝以帝  
為下邳太守元興元年荊州刺史桓玄舉兵東下  
驃騎將軍司馬元顯遣牢之拒之帝又參其軍事  
玄至帝請擊之牢之不許乃遣子敬宣詣玄請和  
帝與何無忌並固諫不從玄剋建鄴以牢之為會  
稽內史牢之懼招帝於廣陵舉兵帝曰人情去矣



廣陵亦豈可得之牢之竟縊于新洲何無忌謂帝曰我將何之帝曰可隨我還京口玄必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與卿面之玄從兄脩以撫軍將軍鎮丹徒以帝為中兵參軍孫思自敗後懼見獲乃投水死於臨海餘衆推思妹夫盧循為主玄復遣帝東征十二月桓玄篡位遷晉帝於尋陽桓脩八朝帝徒至建鄴玄見帝謂司徒王謐曰昨見劉裕風骨不恒蓋人傑也玄妻劉氏尚書令耽之女也聰明有智鑒嘗見帝因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必不為人下宜早為其兩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待閑隴平定然後議之脩尋還京口帝托以金創疾動不堪步從乃與無忌同舡

共還建興復計○三年二月乙卯帝託游獵與無忌等集義徒凡二十七人候城門開義衆馳入齊叫吏士驚散即斬脩以徇義軍初剋京城脩司馬刁弘率文武佐吏來赴帝登城謂曰郭江州已奉乘輿反正於尋陽我等並被密詔誅逆黨今日賊玄之首已當梟於大航諸君非大晉之臣乎弘等信之而退玄乃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拒義軍先是帝造將擊將軍何澹之左右見帝光曜滿室以告澹之澹之以白玄玄不以為意至是聞義兵起甚懼或曰裕等甚弱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擄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外甥酷似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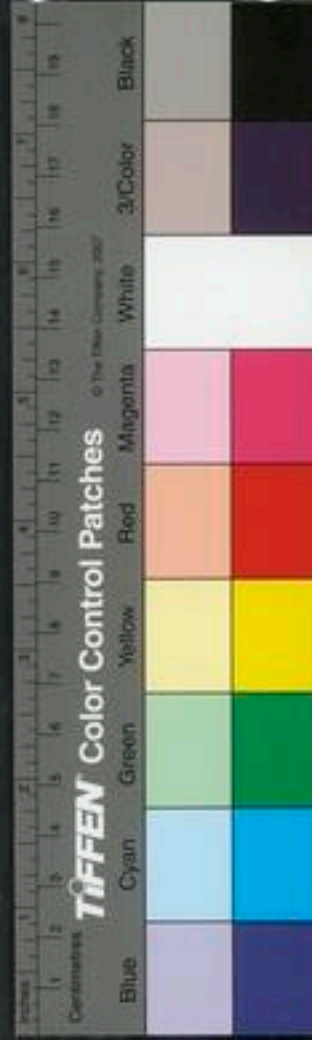
勇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時衆推帝為盟主以孟昶  
為長史總後事擅憑之為司馬百姓願從者千餘  
人軍次竹里移檄都下三月戊午遇吳甫之於江  
甫數擅憑之戰敗死之衆退帝進戰彌厲又斬敷  
首初帝建大謀有工相者相帝與無忌等近當大  
貴惟云憑之無相至是憑之戰死帝知其事必捷  
玄闡敷等受使桓謙屯東陵口卞範之屯覆舟山  
西已未義軍進至覆舟東張疑兵以油帔冠諸樹  
布滿山谷帝先馳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  
呼聲動天地因風縱火煙焰漲天謙等大敗玄始  
雖遣軍而走意已決別遣領軍殷仲文具舟石頭

聞謙敗輕舩南逸庚申帝鎮石頭城立留臺總百  
官遣諸將追玄命尚書王敬率百官奉迎乘輿司  
徒王謚與衆議推帝領揚州帝固辭乃以謚為錄  
尚書事領揚州刺史帝為鎮軍將軍都督八州諸  
軍事徐州刺史領軍將軍玄挾天子走江陵又浮  
江東下與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過於崢嶸洲衆  
軍大破之玄復挾天子至江陵因走南郡○初益  
州刺史毛瓊遣從孫祐之與叅軍費恬送弟喪下  
州瓊弟子脩之時為玄屯騎校尉誘玄八蜀至枚  
回洲恬與祐之迎射之益州督護馮遷斬玄傳首  
建邺○三月甲子晉帝至自江陵庚子詔進帝侍  
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帝固讓旋



鎮丹徒盧循浮海破廣州獲刺史二年十月論匡  
復勳封帝豫章郡公○四年正月徵帝八輔授侍  
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如故表解  
兖州五年二月偽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三月帝  
抗表北討以丹陽尹孟昶監中軍留府事乃浮淮  
八泗五月至下邳留船步軍進琅邪所過築城留  
守超大將公孫五樓請斷大岨堅壁清野以待超  
不從初謀是役議者以為賊若嚴守大岨軍無所  
資何能自反帝曰不然鮮卑性貪略不及遠既幸  
其勝且愛其穀必將引我且亦輕戰師一入岨吾  
何患焉及八岨帝舉手指天曰吾事濟矣衆問其  
故帝曰師既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栖畝軍無

匱乏之憂勝可必矣六月超留羸老守廣固使其  
廣甯王賀剌盧及公孫五樓悉力據臨朐去城四  
十里有巨蔑水超告五樓急據之比至為龍驤將  
軍孟龍符所保五樓乃退大軍分車四千兩為二  
翼方軌徐行車張幟御者執稍以騎為游軍軍令  
嚴肅比及臨朐賊騎交至帝命兖州刺史劉藩并  
州刺史劉道憐等陷其陣日向晨戰猶酣帝用叅  
軍胡藩策襲剌臨朐賊乃大奔超遁還廣固景子  
剌廣固大城超固其小城乃設長圍以守之七月  
超尚書郎張綱乞師於姚興自長安反太山太守  
申宣執送之綱有巧思先是帝修攻具城上人曰  
汝不得張綱何能為也及至并諸樓車以示之城



內莫不失色超既求救不獲網反見虜乃求稱藩  
割大岷為畧馱馬千匹不聽時姚興遣使拜言將  
涉淮左帝謂曰爾報姚興我定青州將過函谷虜  
能自送今其時矣錄事參軍劉穆之遽入曰此言  
不足威敵容能怒彼若鮮卑未拔西羌又至公何  
以待之帝乃笑曰此兵機也非子所及羌若能救  
不有先拜是自強也十月張綱修攻具成設飛樓  
縣擗木幔板屋冠以牛皮弓矢無所用之劉毅遣  
上黨太守趙恢以千餘人來援帝夜潛遣軍會之  
明旦恢眾五千方道而進每晉使將到輒復如之  
六年二月丁亥屠廣固起踰城走追獲之斬于建  
康市○初帝之北也徐道覆勸盧循棄虛而出循

不從道覆乃至番禺說循曰今日之機萬不可失  
若剋京都劉公雖還無能為也循從之是月寇南  
康廬陵豫章諸郡郡守皆奔走時帝將鎮下邳進  
兵河洛及徵使至即日班師鎮南將軍何無忌與  
道覆戰敗死於豫章內外震駭朝議欲奉乘輿北  
走帝次山陽聞敗卷甲與數十人造江上徵問知  
賊尚未至四月癸未帝至都劉毅自表南征帝以  
賊新捷鋒銳須嚴軍偕進使劉藩止之毅不從五  
月壬午盧循敗毅于桑落洲及審帝凱入相視失  
色欲還尋陽平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道覆請乘  
勝遂下爭之旬日乃從于時北師始還傷疾未復  
戰士纒數千賊眾十餘萬舳艫亘千里孟昶諸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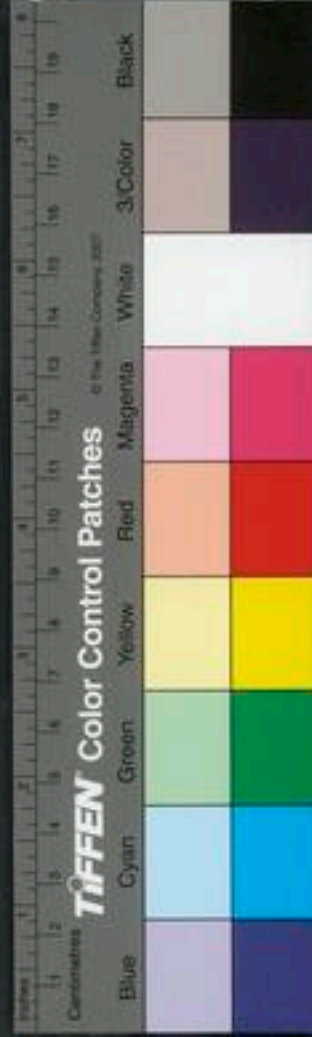
長人懼欲擁天子過江帝曰今兵士雖少猶足一戰若其剋濟臣主同休如其不然不復能草間求活吾計決矣時議者欲分兵屯守諸津帝曰賊衆我寡分其兵則人測虛竅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若聚衆石頭則衆力不分戊午帝移鎮石城乙丑賊大至帝曰賊若新亭直上且將避之若泗泊蔡洲成禽耳徐道覆欲自新亭焚舟而戰循多疑少決每求萬金乃泊蔡洲以待軍潰帝登石頭以望見之悅庚辰賊設伏於南岸疑兵向白石帝率劉毅諸葛長人北拒馬留叅軍徐赤特戊查浦戒令勿戰帝既北賊焚查浦而至張侯橋赤特與戰大敗賊進屯卅陽郡帝馳還石頭斬徐赤特解甲

久之乃出陣於南塘七月庚申循自蔡洲退將還歸尋陽帝遣輔國將軍王仲德等追之使建威將軍孫慶自海道襲番禺戒之曰我十二月必破祇寇卿亦足至番禺先傾其巢窟也十月帝率舟師南伐使劉毅監太尉留府是月徐道覆寇江陵荊州刺史劉道規大破之道覆走還益口十一月孫慶至番禺剋其城盧循父嘏奔始興慶撫其人以守十二月己卯大軍次大雷庚辰賊方江而下帝躬提幡鼓命衆軍齊力擊之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帝自於中流感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薄西岸上軍先備火具焚之大敗循還尋陽遂走豫章悉力柵左里景中大軍次左里將戰帝



麾之麾竿折階沉于水衆咸懼帝笑曰昔覆舟之  
役亦如此今勝必矣攻其柵循單舸走衆皆降師  
旋晉帝遣侍中黃門勞師于行所七年正月己未  
振旅而啟改授大將軍揚州牧二月盧循至番禺  
為孫處所破收餘衆南走劉藩孟懷王斬徐道覆  
于始興○自晉中興以來朝綱弛紊權門兼并百  
姓流離不得保其產業桓玄頗欲釐改竟不能行  
帝既作輔大示軌則豪彊肅然遠近禁止交州刺  
史杜惠度斬盧循父子函七首送都荊州刺史劉  
道規疾患求救八年四月改授豫州刺史以豫州  
刺史劉毅代之毅既有雄才大志與帝俱興復晉  
室自謂京城廣陵功足相抗雖權事推帝而心不

服也厚自矜許朝士素望者並多故之與尚書僕  
射謝混丹陽尹郗僧施並深相結及鎮江陵豫州  
舊府多割以自隨請僧施為南臺校尉帝知毅終  
為異端心密蓄之毅至西疾篤表求從弟兗州刺  
史藩以為副貳帝偽許焉九月藩八朝帝命收藩  
及謝混並賜死自表討毅壬午發建鄴遣參軍王  
鎮惡龍驤將軍蒯恩前襲江陵剋之毅及黨與皆  
伏誅十一月帝至江陵分荊州十郡為湘州帝仍  
進督焉以西陵太守朱齡石為益州刺史使伐蜀  
晉帝進帝太傅揚州牧九年二月乙丑帝至自江  
陵初諸葛長人貪濤驕橫帝每優容之劉毅既誅  
長人謂所親曰昔年藍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  
南史



矣將謀作亂帝期剋至都而每淹留不進公卿以  
下頰日奉候於新亭長人亦驟出既而帝輕舟密  
至已還東府矣長人到門引前却人問語凡平生  
言所不盡者皆與及之長人甚悅帝已密命左右  
丁昨自幔後出於坐拉馮死於床側與屍付廷尉  
并誅其弟黎人昨驍勇有力時人語曰勿跋扈付  
丁昨七月朱岭石平蜀斬譙縱傳首建鄴九月晉  
帝以帝平齊定盧循功封帝次子義真為桂陽縣  
公十二年三月加帝中外大都督○初帝平齊仍  
有定關洛意過盧循侵逼故寢及荆雍平乃謀外  
略會姚興死子泓新立兄弟相殺關中撥亂四月  
乙丑帝表伐關洛乃戒嚴北討加領征西將軍司

豫二州刺史帝以義拜懷遠奉琅邪王北伐八月  
乙巳率大衆進發以世子為中軍將軍監太尉留  
府事尚書右僕射劉穆之為左僕射領監軍中軍  
二府軍司八居東府搃攝內外九月帝至彭城加  
領北徐州刺史十月衆軍至洛圖金墉降之脩復  
晉五陵置守衛十二月壬申晉帝加帝位相國搃  
百揆揚州收封十郡為宋公備九錫之禮置宋國  
侍中黃門侍郎尚書左丞相大使奉迎抱罕虜乞  
伏熾磐遣使謁帝求效力討姚泓拜為平西將軍  
河南公十三年正月帝以舟師進討留彭城公義  
隆鎮彭城二月冠軍將軍檀道濟等軍次潼關三  
月庚辰帝率大軍八河五月帝至洛陽謁晉五陵





七月至陝龍驤將軍王鎮惡舟師自河浮渭八月  
扶風太守沈田子大破姚泓軍於藍田王鎮惡尅  
長安禽姚泓始義熙九年歲鎮熒惑太白聚東井  
至是而關中平九月帝至長安長安豐稔帑藏盈  
積帝先收其彝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及秦  
始皇玉璽送之都其餘珍寶珠玉悉以班賜將帥  
十月晉帝詔進宋公爵為王加十郡益宋國帝欲  
息駕長安經略趙魏十一月前將軍劉穆之卒乃  
歸十二月庚子發自長安以桂陽公義真為雍州  
刺史鎮長安留腹心將佐以輔之先是安西中兵  
叅軍沈田子殺安西司馬王鎮惡諸將殺安西長  
史王脩闕中亂十月帝遣石將軍朱岭石代安西

將軍桂陽公義真為雍州刺史義真還為赫連勃  
勃所追大敗僅以身免諸將帥及齡石並沒十二  
月晉安帝崩大司馬琅邪王即帝位元熙元年正  
月晉帝詔徵帝八輔六月壬戌帝至都甲寅晉帝  
禪位于宋帝奉表陳讓羣臣並上表勸進猶不許  
太史令駱達陳天文符應曰棗晉義熙元年至元  
熙元年太白晝見經天凡七占曰太白經天人更  
主異姓興義熙七年五虹見于東方占曰五虹見  
天子黜聖人出九年鎮星歲星太白熒惑聚于東  
井十三年鎮星八太微占曰鎮星守太微有立王  
有徙王元熙元年冬黑龍四登于天易傳曰冬龍  
見天子亡社稷大人受命冀州道人釋法稱告其



茅子曰嵩神言江東有劉將軍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璧三十二鎮金一餅與之劉氏下世之數也漢建武至建安末一百九十六年而禪魏魏自黃初至咸熙末四十六年而禪晉晉自太始至今百五十六年三代揖讓咸窮於六又漢光武社于南陽漢末而其樹死劉備有蜀乃應之而興及晉季年舊根始萌至是而盛矣若此者有數十條羣臣又固請乃從之

永初元年夏六月丁卯皇帝即位於南郊設壇柴燎告天禮畢備法駕幸建康宮臨太極前殿大赦改元使使巡行四方推賢舉善問人疾苦獄訟虧濫政刑乖愆傷化擾俗未允人聽者皆具以聞改

晉泰始歷為永初歷社以子臘以辰是歲魏明元皇帝太常五年西涼亡

三年三月上不豫太尉長沙王道憐司空徐羨之

尚書僕射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護軍將軍檀道濟

並八侍醫藥五月上疾甚召太子戒之曰檀道濟

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韶有難禦之氣徐羨

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串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

異必此人也小却可以會稽江州處之癸亥上崩

于西殿時年六十羣臣上謚曰武皇帝廟號高祖

○上清簡寡慾嚴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輿馬之

飾後庭無紈綺絲竹之音初朝廷未備音樂長史

殷仲文以為言帝曰日不暇給且所不解仲文曰



屢聽自然解之帝曰政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寧  
州嘗獻武魄枕光色甚麗價盈百金時將北伐以  
武魄療金創上大悅命碎分賜諸將平關中得姚  
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晦諫即時遣出財帛  
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宋臺建有司奏東西堂施局  
脚牀金塗釘上不許廣州嘗獻八筒細布一端八  
丈帝惡其精麗勞人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  
并制嶺南禁作此布帝素有熱病并患金創末年  
尤劇坐卧常須冷物後有人獻石牀寢之極以為  
佳乃歎曰木牀且費而况石邪即令毀之制諸主  
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金玉內外奉禁莫  
不節儉○微時躬耕於丹徒及受命擢之具頗

有存者皆命藏之以留於後及文帝幸舊宮見而  
問焉左右以實對文帝色慙有近侍進曰大舜躬  
耕歷山伯禹親事土木陛下不觀列聖之遺物何  
以知稼穡之艱難何以知先帝之至德乎及孝武  
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  
觀之牀頭有障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顛  
盛稱上儉素之德孝武不荅獨曰田舍公得此以  
為過矣故能光有天下克成大業盛矣哉

少帝

少帝諱義符小字車兵武帝長子也晉義熙二年  
生帝於京口帝奮力絕人善騎射解音律武帝受  
禪立為皇太子永初三年五月癸亥武帝崩是日

太子即皇帝位

景平二年帝居處所為多乖失夏五月己酉皇太后令暴帝過惡廢為營陽王一依漢昌邑晉海西故事奉迎鎮西將軍宜都王義隆入纂皇統

論曰晉自社稷南遷王綱弛紊朝權國命適故台輔君道雖存主威久謝桓温雄才盖世勳高一時移鼎之業已成天人之望將改自斯以後帝道弥昏道子開其禍端元顯成其釁末桓玄乘時籍運加以先資革命受終人無異望宋武地非齊晉衆無一旅曾不決旬夷凶剪暴誅內清外功格上下若夫樂推所歸謳歌所集校之魏晉可謂叔其實矣然武皇將涉知命弱嗣方

育顧有慈顏前無嚴訓少帝體易染之質稟可下之姿外物莫犯其心所欲必從其志峻縱非學而能危亡不期而集其至顛沛非不幸也悲哉

文帝

太祖文皇帝諱義隆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也晉義熙三年生於京口十一年封彭城縣公永初元年封宜都郡王位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加都督時年十四博涉經史善隸書是歲來朝會武帝當聽訟仍遣上訊建康獄因辯斬肯武帝甚悅景平初有黑龍見西方五色雲隨之二年江陵城上有紫雲望氣者皆以為帝王之符當在西方其年少



帝廢百官議所立徐羨之傅亮等以禎符所集備法駕奉迎八奉皇統行臺至江陵尚書令傅亮奉表進璽紱是時司空徐羨之等新有執害及鑿駕西迎人懷疑懼惟長史王曇首司馬王華南蠻校尉到彥之共期朝臣未有異志帝曰諸公受遺不容背感且勞臣舊將內外充滿令兵力又足以制物夫何所疑甲戌乃發江陵命王華知州府留鎮陝西令到彥之監襄陽車駕在道有黑龍躍負上所乘舟左右莫不失色上謂王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及至都羣臣迎拜於新亭百官奉璽紱冲讓未受勸請數四乃從之元嘉元年秋八月丁酉皇帝即位于中堂備法駕

入宮御太極前殿大赦改元是歲魏太武皇帝始光元年

三年春正月景寅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有罪伏誅遣中領軍到彥之征北將軍檀道濟討荊州刺史謝晦上親率六師西征二月戊辰到彥之檀道濟大破謝晦於隱磯景子車駕自蕪湖反旆已即禽晦於延頭送都伏誅

七年春三月戊子遣左將軍到彥之侵魏冬十月戊寅魏剋金墉城十一月癸未又剋武牢壬辰遣征南大將軍檀道濟拒魏石將軍到彥之自滑臺奔退

八年春二月辛酉魏剋滑臺癸酉檀道濟引軍還



自是河南復亡

十六年上好儒雅又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素學  
著作佐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叅軍謝元立文學  
各聚門徒多就業者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言政  
化稱元嘉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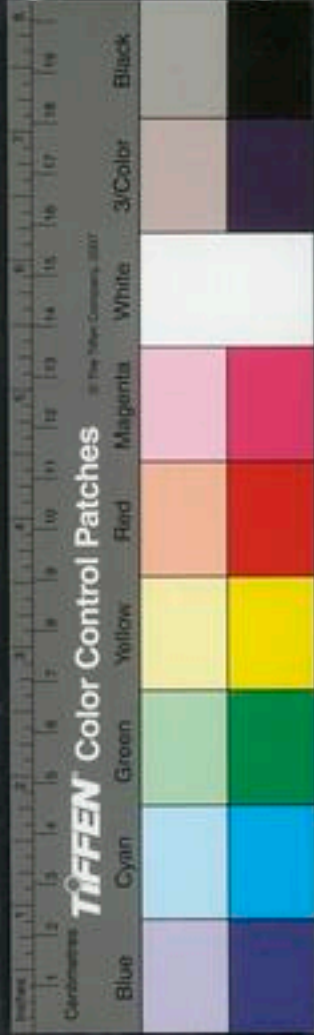
二十二年春正月辛卯朔改用何承天元嘉新曆  
九月己未開酒禁癸酉宴于武帳堂上將行教諸  
子且勿食至會所賜饌日盱食不至有飢色上誠  
之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爾識有  
飢苦知以節儉期物

二十七年秋七月庚午遣寧朔將軍王玄謨拒魏  
太尉江夏王義恭出次彭城摠統諸軍十二月庚

午魏太武帝率大衆至瓜步拜欲渡江都下震惧  
咸荷擔而立壬午内外戒嚴緣江六七百里舳舻  
相接始議北侵朝士多有不同至是帝登烽火樓  
極望不悅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  
庶勞怨不得無慙貽大夫之憂在予過矣甲申使  
饋百牢于魏

二十八年春正月丁亥魏太武帝自瓜步退故俘  
廣陵居人萬餘家以北徐豫青冀二兖六州殺略  
不可勝算所過州郡赤地無餘二月甲戌降江夏  
王義恭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壬午幸瓜步  
是日解嚴三月乙酉車駕還宮

三十年二月甲子元凶劼構逆帝崩于合殿時年



四十七孝武帝踐祚追改謚曰文帝廟號太祖○  
帝聰明仁厚雅重文儒躬勤政事孜孜無怠加以  
在位日久惟簡靖為心于時政平訟理朝野悅睦  
自江左之政所未有也又性存儉約不好奢侈車  
府令嘗以輦箬故請改易之又輦席舊以烏皮緣  
故欲代以紫皮上以竹箬未至於壞紫色貴並不  
聽改其率素如此云

孝武帝

世祖孝武皇帝諱駿字休龍文帝第三子也元嘉  
七年八月庚午夜生有光照室少機穎神明爽發  
讀書七行俱下才藻甚美雄決愛武長於騎射十  
二年立為武陵王二十二年累遷雍州刺史自晉

江左以來襄陽未有皇子重鎮時文帝欲經略關  
河故有此授及魏太武大舉至淮南時帝鎮彭城  
魏使尚書李孝伯至帝遣長史張暢與語而帝改  
眼觀之孝伯目帝不輟及出謂人曰張侯側有人  
風骨視瞻非常士也二十八年為都督江州刺史  
時緣江蠻為寇文帝遣沈慶之等伐之使上總統  
衆軍三十年正月出次西陽之五洲會元凶弒逆  
上率衆八討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雍州刺史臧  
質並舉義兵三月乙未建牙于軍門是時多不悉  
舊儀有一翦班白自稱少從武帝征伐頗悉其事  
因使指麾事畢忽失所在自冬至春常東北風連  
陰不霽其日牙立之後風轉而西南景色開霽有  
南史



紫雲雲蔭于牙上四月辛酉上次漂州景寅次江寧丁卯大將軍江夏王義恭來奔奉表上尊號戊辰上至新亭己巳即皇帝位大赦改新亭為中興亭夏五月乙亥輔國將軍朱脩之尅東府景申尅建鄴二凶及同逆並伏誅

大明八年閏五月帝崩于玉燭殿時年三十五帝末年為長夜之飲每旦寢興盥漱畢仍復命飲俄頃數斗憑几惰睡若大醉者或外有奏事便肅然整容無復酒色外內服其神明莫敢弛惰

前廢帝

前廢帝諱子業小字法師孝武帝長子也孝武鎮尋陽帝留都下三十年孝武八伐元凶因帝於侍

中下省將加害者數矣卒得無恙及孝武踐祚立為皇太子孝武崩其日太子即皇帝位帝凶悖日甚誅殺相繼內外百司不保首領先是訛言湘中出天子帝將南巡荆湘以壓之期旦誅除四叔然後發引是夜湘東王彧與左右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兒密結帝左右壽寂之姜產之等十一人謀共廢帝太皇太后令奉湘東王彧纂承皇統

論曰文帝幼年特秀自稟君德及正位南面歷年長久維綱備舉條禁明密罰有恒科爵無濫品故能內清外晏四海謐如而授將遣師事乖分閫才謝光武而遙制兵略至於攻戰日時咸聽成旨雖覆師喪旅將非韓白而延寇虜境抑





此之由及至言泄衾祗難結凶豎雖禍生非慮  
蓋亦有以而然夫盡人命以自養蓋惟桀紂之  
行觀夫大明之世其將盡人命乎雖周公之才  
之美亦當終之以亂由此言之得歿亦為幸矣  
至如廢帝之事行著于篇假以中才之君有一  
於此足以致實况乎無斯衆惡不亡其可得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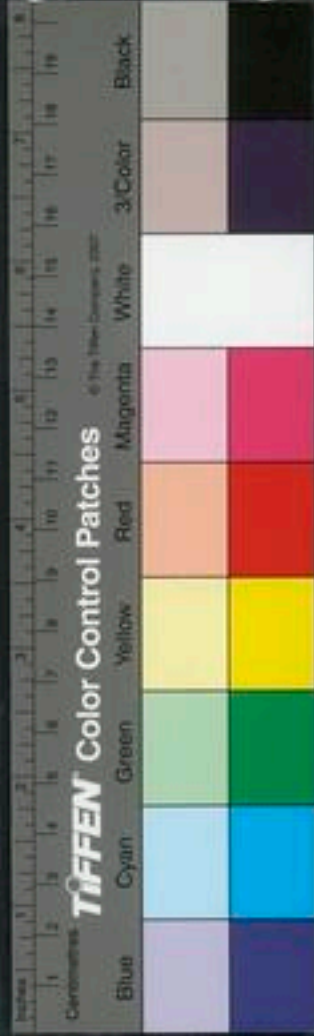
明帝

太宗明皇帝諱彧字休景小字榮期文帝第十一  
子也元嘉二十五年封淮陽王二十九年改封湘  
東王孝武踐祚累遷鎮軍將軍雍州刺史是歲八  
朝時廢帝疑畏諸父以上付廷尉明日將加禍害  
上乃與腹心阮佃夫李道兒等密謀時廢帝左右

直閣將軍宋越譚金童太一等是夜並外宿佃夫  
道兒因結壽寂之等十一月十九日弒廢帝於後  
堂

泰始元年即大明九年也魏和平六年冬十二月  
景寅皇帝即位于太極前殿大赦改元

泰豫元年春正月甲寅朔上以疾未痊故改元夏  
四月己亥上疾大漸是日上崩于景福殿時年三  
十四○帝好讀書愛文義在藩時撰江左以來文  
章志文續衛瓘所註論語二卷及即大位舊臣才  
學之士多蒙引進末年好鬼神多諱忌言語文書  
有禍敗凶喪疑似之言應回避者犯即加戮奢費  
過度每亦造制必為正御三十副御次御副三十  
南史



須一物輒造九十枚天下騷然民不堪命宋氏之業自此衰矣

後廢帝

後廢帝諱昱字德融明帝長子也明帝崩庚子太子即皇帝位

元徽五年七月戊子夜帝遇弒於仁壽殿時年十五已丑皇太后令昭帝為蒼梧郡王

順帝

順皇帝諱準字仲謨明帝第三子也廢帝殞蕭道成奉太后令迎王八居朝堂

昇明元年秋七月壬辰皇帝即位大赦改元蕭道成司空錄尚書事三年三月加蕭道成相國總百

揆封十郡為齊公備九錫之禮夏四月壬申進齊公蕭道成爵為王辛卯帝禪位於齊封帝為汝陰王居丹徒宮齊兵衛之建元元年五月己未帝聞外有馳馬者懼亂作監人殺王而以疾赴齊人德之賞之以邑謚曰順帝宋之王侯無少長皆幽死矣

論曰文帝負哀南面實有人君之美經國之義雖弘而隆家之道不足彭城照不窺古本無卓爾之資徒見昆弟之義深未識君臣之禮異以此家情行之國道主忌而猶犯忌難而未悟致以陵逼之愆遂成滅親之禍開端樹隙垂之後人明帝猜忌之情據已行之典翦落洪支飲不



待慮既而本根莫庇幼主孤立下無盤石之託  
上有累卵之危方復藏重懷絃魚服忘反危冠  
短制匹馬孤征以至覆亡理固然矣神器以勢  
弱傾移靈命隨樂推回改斯蓋履霜有漸夫豈  
一夕何止區區汝陰揖讓而已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一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二

齊本紀

高帝

齊太祖高帝諱道成字紹伯姓蕭氏其先本居東  
海蘭陵縣中朝喪亂皇高祖淮陰令整字公齊過  
江居晉陵武進縣之東城里寓居江左者皆僑置  
本土加以南名更為南蘭陵人姿表英異龍顏鍾  
聲長七尺五寸鱗文徧體為建康令有能名少府  
蕭惠開雅有知人鑒謂人曰昔魏武為洛陽北部  
時人服其英今看蕭建康但當過之耳宋明帝即  
位為右軍將軍時四方叛會稽太守王子房及在  
東諸郡皆起兵明帝加帝輔國將軍東討至晉陵  
南史



待慮既而本根莫庇幼主孤立下無盤石之託  
上有累卵之危方復藏重懷紱魚服忘反危冠  
短制匹馬孤征以至覆亡理固然矣神器以勢  
弱傾移靈命隨樂推回改斯蓋履霜有漸夫豈  
一夕何止區區汝陰揖讓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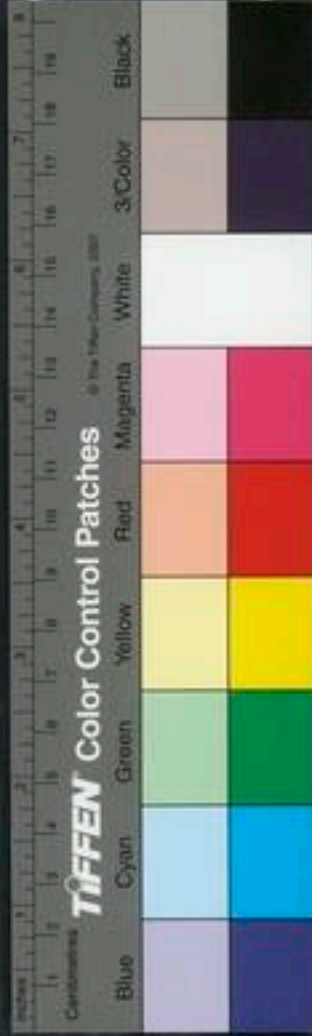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一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二

齊本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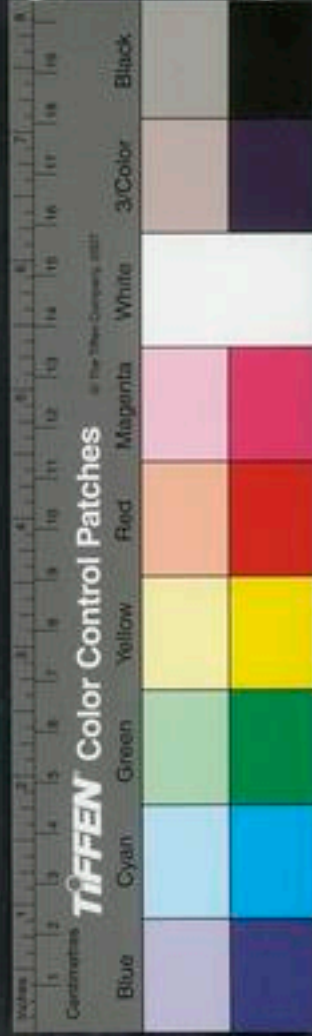
高帝

齊太祖高帝諱道成字紹伯姓蕭氏其先本居東  
海蘭陵縣中朝喪亂皇高祖淮陰令整字公齊過  
江居晉陵武進縣之東城里寓居江左者皆僑置  
本土加以南名更為南蘭陵人姿表英異龍顏鍾  
聲長七尺五寸鱗文徧體為建康令有能名少府  
蕭惠開雅有知人鑒謂人曰昔魏武為洛陽北部  
時人服其英今看蕭建康但當過之耳宋明帝即  
位為右軍將軍時四方叛會稽太守王子房及在  
東諸郡皆起兵明帝加帝輔國將軍東討至晉陵  
南史



一日破賊十二壘分軍定諸縣除桂陽王征北司  
馬行南徐州事及張永等敗於彭城淮南孤弱以  
帝為假冠軍將軍持節都督北討前鋒諸軍事遷  
南兖州刺史加督五州督北討如故明帝嫌帝非  
人臣相而人間流言帝當為天子明帝愈以為疑  
遣冠軍將軍吳喜留軍破釜自持銀壺酒封以賜  
帝帝戎服出門迎懼鴟不敢飲將出奔喜告以誠  
先飲之帝即酌飲之喜還明帝意乃悅泰始七年  
徵還都部下勸勿就徵帝曰主上自誅諸豸為太  
子幼弱作萬歲後計何關佗族惟應速發事緩當  
見疑今骨肉相害自非靈長之運禍難將興方與  
卿等戮力耳至拜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明帝崩

遺詔為右衛將軍領衛尉與袁粲褚彥回劉劭共  
掌機事尋解衛尉加侍中領石頭戍軍事○元徽  
二年五月桂陽王休範舉兵於尋陽朝廷惶駭帝  
與褚彥回等集中書省計議莫有言者帝曰昔上  
流謀逆皆因淹緩以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  
下乘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因索筆下議餘  
並注同中書舍人孫千齡與休範有密契獨曰宜  
依舊遣軍據梁山帝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可  
得至新亭既是兵衝所欲以死報國耳乃單車白  
服出新亭加帝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平南將  
軍築新亭城未畢賊前軍已至帝方解衣高卧  
以安衆心乃索白武幘登西垣使寧朔將軍高道  
南史



慶羽林監陳顯達負外郎王敬則浮舸與賊水戰  
大破之未時張敬兒斬休範首臺軍及賊衆俱不  
知其別率杜黑蠡急攻東壘帝挺身上馬帥數百  
人出戰與黑蠡拒戰自晡達明旦矢石不息賊帥  
丁文豪設伏破臺軍於阜茨橋直至朱雀航王道  
隆劉劭並戰沒及賊進至杜姥宅車騎典籤茅怡  
開東府納賊冠軍將軍沈懷明於石頭奔散張永  
潰於白下宮內傳新亭亦陷帝遣軍主陳顯達任  
農夫張敬兒周盤龍等從石頭濟淮間道自承明  
門入衛宮闕時休範典籤許公與詐稱休範在新  
亭士庶惶惑詣呈期赴休範投名者千數及至乃  
是帝隨得輒燒之登城北謂曰劉休範父子先昨

皆已死戮屍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諸軍善見現  
汝等名皆已焚除勿懼也臺分遣衆軍擊平賊帝  
振旅凱八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帝  
與袁粲褚彥回劉彥節引咎解職不許遷散騎常  
侍中領軍都督南兖州刺史鎮軍將軍進爵為公  
與袁粲褚彥回劉彥節等更日八直決事號為四  
貴○休範平後蒼梧王漸行凶暴屢欲害帝五年  
七月楊玉夫等與直閭將軍王敬則通謀弑蒼梧  
帝乃下議備法駕詣東城迎立順帝甲午帝移鎮  
東府與袁粲褚彥回劉彥節各甲仗五十人入殿  
景申加侍中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封竟陵  
郡公○十二月荊州刺史沈攸之反帝八居朝堂



命諸將西討平西將軍黃回為都督前驅先是太  
后兄子前湘州刺史王蘊遭母喪罷任還至巴陵  
停舟與攸之密謀乃下達郢州武帝時為郢州長  
史蘊伺武帝出吊因作亂據郢城武帝知之不出  
蘊還至東府前又期見高帝帝又不出吊再計不  
行外謀愈固司徒袁粲尚書令劉彥節見帝威權  
稍盛慮不自安與蘊及黃回等相結舉事殿內宿  
衛主帥無不協同及攸之反問初至帝往石頭詣  
粲謀粲稱疾不相見剋壬申夜起兵據石頭其夜  
丹陽丞王遜告變彥節從弟領軍謏及直閣將軍  
卜伯興等嚴兵為內應帝命王敬則於宮內誅之  
遣諸將攻石頭王蘊持數百精手帶甲赴粲城門

已聞官軍又至乃散衆軍攻石頭斬粲彥節走頌  
擔湖蘊逃闕場並禽斬之時黃回頓新亭聞石頭  
已下因稱救援高帝知而不言撫之愈厚遣回西  
上流游告別二年正月沈攸之平二月宋帝進高  
帝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三年三月甲辰宋帝  
詔進帝位相國摠百揆封十郡為齊公備九錫禮  
四月宋帝以歷數在齊乃下詔禪位是日遜于東  
邸

建元元年夏四月甲午皇帝即位封宋帝為汝陰  
王

四年春二月乙未上不豫三月庚申詔司徒褚彥  
回左僕射王儉受顧託壬戌皇帝崩于臨光殿年  
南史



五十六羣臣上謚曰高皇帝廟號太祖○上少有大量喜怒不形於色深沉靜默常有四海之心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奕基第二品雖經綸夷險不廢素業及即位後身不御精細之物主衣中有玉介導以長侈奢之源命打破之凡異物皆令隨例毀棄後宮器物欄檻以銅為飾者皆改用鉄内殿施黃紗帳宮人着紫皮履華蓋除金華瓜用鉄回釘每日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欲以身率下移風易俗所著文詔中書侍郎江淹撰次之又詔東觀學士撰史林三十篇魏文帝皇覽之流也○案宋武帝於嵩高山得玉璧三十二枚神人云此是宋十世之數三十二者二三十也宋

自受命至禪齊凡六十年然則帝之符應也若是云

武帝

世祖武皇帝諱曠字宣遠高帝長子也生於建康縣之青溪宮將產之久孝皇后夢龍據屋故小字上為龍兒仕宋為贛令元徽四年累遷晉熙王鎮西長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順帝立徵晉熙王燮為撫軍揚州刺史以上為左衛將軍輔燮俱下沈攸之事起未得朝廷處分上以中流可以待敵即據盆口城為戰守備高帝聞之曰此真我子也三年又加尚書僕射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齊國建為齊公世子高帝即位為皇太子





建元四年三月壬戌高帝崩是日皇太子即皇帝位○癸酉詔免逋城錢自今以後申明舊制初晉宋舊制受官二十日輒送修城錢二千泰始初軍役大起受官者萬計兵戎機急事有未遑自是令僕以下並不輸送二十年中大限不可勝計文符督切擾亂在所至是除蕩百姓悅焉

永明十一年春正月乙亥皇太子長懋薨夏四月甲午立皇孫昭業為皇太孫秋七月上不豫徙御廼昌殿始登階而殿屋鳴吒上惡之魏軍將至上慮朝野憂惶力疾召樂府奏正聲伎戊寅大漸詔曰始終大期聖賢不免吾行年六十亦復何恨但皇業艱難萬機事重不能無遺慮耳太孫進德日

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輔思弘正道內外衆事無小大悉與鸞參懷尚書是職務根本悉委王晏徐孝嗣軍旅捍邊之略委王敬則陳顯達王廣之王玄邈沈文季張瓌薛深等百辟庶僚各奉爾職謹事太孫勿有懈怠是日上崩于廼昌殿年五十四羣臣上謚曰武皇帝廟號世祖○上剛毅有斷政總大體以富國為先頗喜游宴彫綺之事言常恨之未能頓遣臨崩又詔凡諸游費宜從休息自今遠近薦獻務有節儉不得出界營求相高奢麗金粟繒纈故人已甚珠玉玩好傷俗尤重嚴加禁絕

論曰齊高帝基命之初武功潛用泰始開運大



拯時艱及蒼梧恭虞釁結朝野而百姓慄命  
縣朝夕權道既行兼濟天下元功振主利災難  
以假人羣方戮力實懷尺寸之望宣惟天厭水  
行同己人希木德故功與能事拯乎此武帝雲  
雷伊始功叅佐命雖為繼體事宗艱難御衮垂  
疏深存政典文武授任不革舊章明罰厚恩皆  
由已出外表無塵內朝多豫機事平理職貢有  
恒府藏內充鮮人勞後宮室苑囿未足以傷財  
安樂延年衆庶所同幸亦有齊之良主也據齊  
梁紀錄並云出自蕭何又編御史大夫望之以  
為先祖之次素何及望之於漢俱為勲德而望  
之本傳不有此陳齊典所書使乖宗錄近祕書

監顏師古博考經籍注解漢書已正其非今隨  
而改削云

廢帝鬱林王

廢帝鬱林王諱昭業字元尚文惠太子長子也及  
武帝即位封為南郡王時年十歲文惠太子薨立  
南郡王為皇太孫居東宮其年七月戊寅武帝崩  
皇太孫即帝位詔稱遺詔以護軍將軍武陵王暉  
為衛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顯達即本號並開府儀  
同三司以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為尚書令右僕  
射王晏為左僕射吏部尚書徐孝嗣為右僕射癸  
未加司徒竟陵王子良位太傅先是每有鬪原之  
詔多無事宗督責如故是時西昌侯鸞任知朝政

南史

齊廢帝鬱林王紀

七



天下咸望風來蘇至此思信兩行海內莫不欣然  
隆昌元年春正月丁未大赦改元秋七月癸巳皇  
太后令廢帝為鬱林王○帝少美容止好隸書武  
帝特所鍾愛敕皇孫手書不得妄出以貴之進對  
音吐甚有令譽生而為竟陵文宣主所攝養常在  
袁妃間竟陵王移任西州帝亦隨往焉性甚辯慧  
哀樂過人接待賓客皆款曲周至矯情飾詐陰懷  
鄙惡帝既失道朝事大小皆決之西昌侯鸞鸞有  
諫多不見從○極意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  
見錢曰我昔思汝一箇不得今日得用汝未武帝  
聚錢上庫五億萬齋車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不  
可稱計即位未朞歲所用已過半皆賜與諸不逞

羣小諸寶器以相擊剖破之以為笑樂及至廢黜  
府庫悉空中書舍人綦毋珍之朱隆之直閣將軍  
曹道剛周奉叔並為之羽翼西昌侯鸞屢諫不納  
既而尼媪外八頗傳異語乃疑鸞有異志中敕用  
事不復閑諮鸞慮變先使蕭湛坦之等於省誅曹  
道剛朱隆之等率兵自尚書省入雲龍門王晏徐  
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季係進帝在壽  
昌殿遇弒年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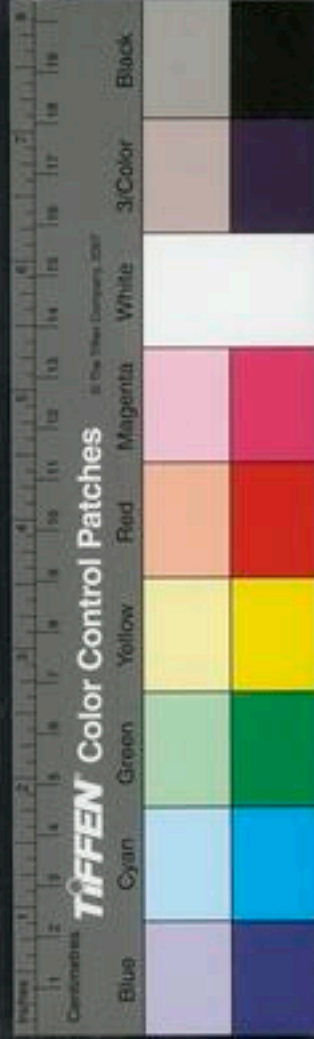
廢帝海陵王

廢帝海陵恭王諱昭文字季尚文惠太子第二子  
也永明四年封臨汝公鬱林王即位改封新安王  
及鬱林廢西昌侯鸞奉帝纂統

南史

齊廢帝海陵王紀

八



延興元年秋七月丁酉皇帝即位以鎮軍大將軍西昌侯鸞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十月丁酉加宣城公鸞黃鉞進授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大將軍揚州刺史加殊禮進爵為王是時宣城王鸞輔政帝起居皆諮而後行辛亥皇太后令廢帝為海陵王使宣城王八纂皇統十一月稱王有疾數遣御師往視乃殞之謚曰恭

明帝

高宗明皇帝諱鸞字景栖始安貞王道生之子也封宣城王未拜太后令廢海陵王以上八纂高帝為第三子

建武元年冬十月癸亥皇帝即位大赦改元是歲

魏孝文皇帝遷都洛陽

二年春正月魏攻豫司徐梁四州壬申遣鎮軍王廣之督司州右衛將軍蕭坦之督徐州尚書右僕射沈文季督豫州以拒魏乙未魏軍攻鍾離徐州刺史蕭惠休破之

三年二月己巳詔申明守長六周之制事竟不行永泰元年秋七月己酉帝崩于正福殿年四十七羣臣上謚曰明皇帝廟號高宗○帝明審有吏才持法無所借制御親幸臣下肅清驅使寒人不得用四幅織大存儉約性猜忌亟行誅戮信道術用計數每出行幸先占利害簡於出八將南則詭言之西將東則詭言之北皆不以宗竟不南郊初有

南史

齊明帝紀

九



疾無輟聽覽羣臣莫知及疾篤敕臺省府署文簿  
求白魚以為藥外始知之身衣絳衣服飾皆赤以  
為厭勝巫覡云後湖水頭經過宮內致帝有疾帝  
乃自至太官行水溝左右啓太官無此水則不立  
決意塞之欲南引淮流會崩事寢

廢帝東昏侯

廢帝東昏侯諱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二子也本名  
明賢明帝輔政後改焉建武元年立為皇太子永  
泰元年七月己酉明帝崩太子即皇帝位

永元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改元  
二年十一月甲寅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起兵於荆  
州十二月雍州刺史蕭衍起兵於襄陽是歲魏宣

武皇帝景明元年

三年三月乙巳南康王寶融即皇帝位於江陵十  
二月景寅新除雍州刺史王琬國侍中張稷率兵  
八殿殺帝時年十九

和帝

和帝諱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也封南康王出  
為西中郎二年十一月甲寅長史蕭穎胄奉王舉  
兵景辰以雍州刺史蕭衍為使持節都督前鋒諸  
軍事驍騎將軍夏侯亶自建鄴至江陵稱宣德太  
后令西中郎將南康王宜纂承皇祚

中興元年春三月乙巳皇帝即位大赦改永元三  
年為中興



二年春正月壬寅大司馬蕭衍都督中外諸軍事  
加殊禮甲寅加大司馬蕭衍位相國梁公備九錫  
禮三月景辰遜位于梁

論曰鬱林地居長嫡瑕蒙未彰而武皇之心不  
變周道故得保茲守咒正位尊極既而愆鄙內  
作兆自宮闈雖為害未遠而足傾社稷郭璞稱  
永昌之名有二日之象隆昌之號宗亦同焉明  
帝越自支庶任當負荷乘機而作大致殲夷流  
渾行誅非云義舉事苟非安能無內愧既而自  
樹本枝根胤孤弱貽厥所授屬在凶愚用覆宗  
祔亦其理也夫名以行義往賢垂範備而之禪  
術士誠之東昏以卷矣歲以終之其兆先徵蓋

亦天命所矣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二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三

梁本紀

武帝

梁高祖武帝諱行字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中都里人姓蕭氏與齊同承淮陰令整帝生而有異光狀貌殊特日角龍顏重岳武顧舌文八字兩髀駢骨項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帝為兒時能蹈空而行及長博學多通好籌略有文武才幹所居室中常若雲氣人或遇者體輒肅然初為衛軍王儉東閣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請為戶曹屬謂廬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帝與沈約謝南史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三

梁本紀

武帝

梁高祖武帝諱行字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中都里人姓蕭氏與齊同承淮陰令整帝生而有異光狀貌殊特日角龍顏重岳武顧舌文八字兩髀駢骨項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帝為兒時能蹈空而行及長博學多通好籌略有文武才幹所居室中常若雲氣人或遇者體輒肅然初為衛軍王儉東閣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請為戶曹屬謂廬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帝與沈約謝南史





眺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並游焉號曰八友  
融俊爽識鑒過人尤敬異帝每謂所親曰宰制天  
下必在此人累遷隨王鎮西諮議參軍行經牛渚  
逢風八泊龍濟有一老人謂帝曰君龍行武步相  
不可言天下方亂安之者其在君乎問其名氏忽  
然不見○隆昌元年拜中書侍郎遷黃門侍郎建  
武二年魏將王肅劉昶攻司州刺史蕭誕甚急齊  
明遣左衛將軍王廣之赴救帝為偏帥時去誕百  
里衆軍以魏軍盛莫敢前帝欲大振威略謂諸將  
曰今屯下梁之城塞鑿岷之險守雒陽之路據賢  
首之山以通西關以臨賊壘三方犄角出其不備  
破賊必矣廣之等不從後遣徐玄慶進據賢首山

魏絕其糧道衆惧莫敢援之惟帝獨奮請先進於  
是廣之益帝精甲銜枚夜前失道望見如持兩炬  
者隨之果得道徑上賢首山廣之軍因得前魏軍  
來脅帝堅壁不進時王肅自攻城一鼓而進劉昶  
有疑心焉帝因與書問成其隙一旦有風從西北  
起陣雲從之未嘗肅營尋而風回雲轉還向西北  
帝曰此所謂鼓氣魏師遁矣令軍中曰望麾而進  
聽鼓而動肅乃傾壁十萬陣于水北帝揚麾鼓譟  
響振山谷敢死之士執短兵先登長戟翼之城中  
見援至因出軍攻魏柵魏軍表裏受敵因大崩肅  
和單馬走斬獲千計流血絳野得肅和巾箱中魏  
帝敕曰聞蕭衍善用兵勿與爭鋒待吾至若能禽  
南史



此人則江東吾有也以功封建陽縣男尋為司州刺史帝在州甚有威名為太子中庶子領四廂直出鎮石頭齊明性猜忌帝避時嫌解遣部曲常乘折角小牛車齊明每稱帝清儉勗勵朝臣四年魏孝文帝自率大衆逼雍州刺史曹武度沔守樊城武舊齊武腹心齊明忌之擬帝雍州受密旨出頓拜為軍事發遣又命崔慧景陳顯達相續援襄陽慧景與帝進行鄧城魏孝文帥十餘萬騎奄至慧景引退帝止之不從於是大敗帝帥衆拒戰獨得全軍及魏軍退以帝為輔國將軍監雍州事○齊明崩遺詔以帝為都督雍州刺史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祐右將軍蕭

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救世所謂六貴又有御刀茹法珎梅虫兒豐勇之等八人號為八要及舍人王暄之等四十餘人皆口擅王言權行國憲帝謂張弘策曰政出多門亂其階矣當今避禍惟有此地勤行仁義可坐作西伯但諸弟在都恐難時患須與益州齒之耳時上長兄懿罷益州還仍行郢州事乃使弘策詣郢陳計於懿語在懿傳言既不從弘策還帝召弟曄及瞻是歲至襄陽乃潛造器械多伐竹木沈於檀溪密為舟裝之備尋而大臣相次誅殺永元二年冬懿又被害信至帝密召長史王茂中兵呂僧珍別駕柳慶遠功曹史吉士瞻等謀之既定以十一月乙巳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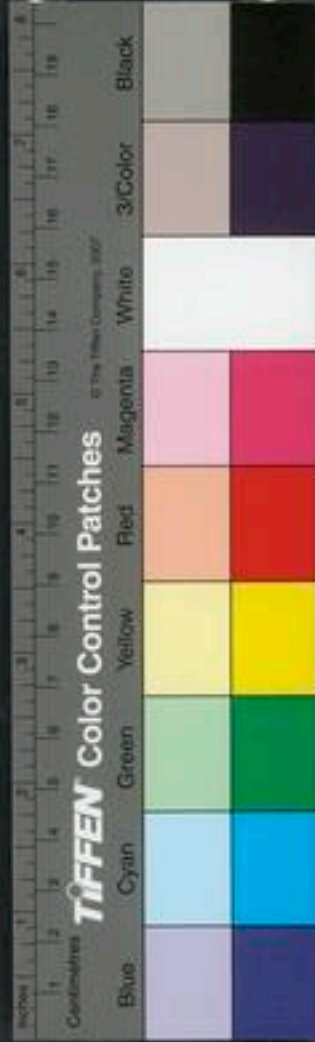
僚佐集於聽事告以舉兵是日建牙出檀溪竹木  
裝舸艦旬日大辦百姓願從者得鉄馬五千匹甲  
士三萬人先是東昏以劉山陽為巴西太守使過  
荊州就蕭穎胄以襲襄陽帝知其謀乃遣叅軍王  
天武龐慶國詣江陵徧與州府人書論軍事天武  
既發帝謂諮議叅軍張弘策曰今日天武坐收天  
下矣荊州得天武至必回違無計若不見同取之  
如拾地芥耳斷三峡據巴蜀分兵定湘中便全有  
上流以此威拜臨九派斷彭蠡傳檄江南風之靡  
草不足比也政小引日月耳江陵本憚襄陽人如  
唇亡齒寒必不孤立寧得不聞見同邪挾荆雍之  
兵掃定東夏韓白重出不能為計况以無美之昏

主從御刀應救之徒哉及山陽至巴陵帝復令天  
武齋書與穎胄兄弟去後帝謂張弘策曰用兵之  
道攻心為上攻城次之心戰為上兵戰次之今日  
是也近遣天武往州府人皆有書今段止有兩封  
與行事兄弟云一二天武口具及問天武口無所  
說天武是行事心替彼聞必謂行事與天武共隱  
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判相嫌貳則行  
事進退無以自明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  
江安聞之果疑不上柳忱勸斬天武送首山陽穎  
胄乃謂天武曰天下之事縣之在卿今就卿借頭  
以詐山陽昔樊於期亦以頭借荆軻於是斬之送  
首山陽山陽信之馳八城將踰闕縣門發折其車



轅投車而走中兵叅軍陳秀拔戟逐之斬于門外  
傳首于帝仍以南康王尊號之議來告且曰時有  
未利當須來年二月遽便追兵恐非廟美帝荅曰  
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且  
太白出西方仗義而動天時人謀有何不利昔武  
王伐紂行逆太歲復頊待年月乎竟陵太守曹景  
宗遣杜思冲勸帝迎南康都襄陽時正尊號帝不  
從王茂又私于張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  
挾天子以令諸侯節下前去為人所使此豈歲寒  
之計弘策言之於帝帝曰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  
爾艾同焚若功業克建誰敢不從豈是碌碌受人  
處分○三年二月南康王為相國以帝為征東將

軍戊申帝發襄陽自冬積霰至是開霽士卒咸悅  
帝遂留弟偉守襄陽城謂曰當置心於襄陽人腹  
中推誠信之勿有疑也天下一家乃當相見遂移  
檄建鄴關揚威武及至竟陵命長史王茂與太守  
曹景宗為前軍中兵叅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景  
宗帥眾濟岸進頓九里其日郢州刺史張冲迎戰  
茂等大破之荊州遣冠軍將軍鄧元起軍主王世  
興田安等會大軍於夏口帝築漢口城以守魯山  
命水軍主張惠紹朱思遠等游過中江絕郢魯二  
城信使時張冲死其眾推軍主薛元嗣及長史程  
茂為主三月乙巳南康王即帝位於江陵遙廢東  
昏為涪陵王以帝為尚書左僕射加征東將軍都



督征討諸軍假黃鉞西臺又遣冠軍將軍蕭穎達  
領兵來會四月帝出沔命王茂蕭穎達等逼郢城  
五月己酉帝移屯漢南甲寅東昏遣寧朔將軍吳  
子陽光子裕等十三軍救郢州進接巴口七月帝  
命王茂帥軍主曹仲宗康絢武會超等潛師襲加  
湖將逼子陽水涸不通艦子裕喜其夜流星墜其  
城四更中無雨而水暴長衆軍乘流齊進鼓譟攻  
之俄而大潰子陽等竄走衆盡溺于江王茂虜其  
餘而旋郢魯二城相視奪氣先是東昏遣陳伯之  
鎮江州為子陽等拜援帝謂諸將曰夫征討未必  
須宗力所聽威拜耳今加湖之敗誰不驚服陳武  
牙即伯之之子狼狽奔故彼間人情理當免懼我

謂九江傳檄可定也因命搜所獲俘囚得伯之幃  
主蘇隆之厚加賞賜使致命焉戊午魯山城主孫  
樂祖降己未夜郢城有數百毛人踰堞且泣因投  
黃鵠磯蓋城之精也及旦其城主程茂薛元嗣遣  
參軍朱曉求降初郢城之閉將佐文武男女口十  
餘萬人疾疫流腫死者十七八及城開帝並加隱  
郵陳伯之遣蘇隆之反命求未便進軍帝曰伯之  
此言意懷首鼠可及其猶豫逼之乃命鄧元起即  
日沿流八月天子遣蘇回勞軍帝登舟命諸軍以  
進路留上庸太守韋叡守郢城行州事鄧元起將  
至尋陽陳伯之猶懼乃收兵退保湖口留其子武  
牙守益城及帝至乃束甲請罪九月天子詔帝平



定東夏以便宜從事前軍之次蕪湖南豫州刺史  
申胄棄姑熟走至是大軍進據之自發雍州緣道  
奉迎百姓皆如挾纊仍遣曹景宗蕭穎達領馬步  
進頓江寧大軍次新林建康士庶傾都而至送款  
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蕩然矣○十月東昏石頭  
軍主朱僧勇故降東昏入遣征虜將軍王玠國列  
陣於航南大路悉配精手利器尚十餘萬閹人王  
儀子持白武幡督諸軍王茂曹景宗等犄角奔之  
玠國之衆一時土崩衆軍退至宣陽門李居士以  
新亭星徐元瑜以東府城降石頭白下諸軍並宵  
潰帝命諸軍築長圍十二月景寅兼衛尉張稷北  
徐州刺史王玠國斬東昏其夜以黃油裹首送軍

帝命呂僧珍張弼勒兵封府庫及圖籍帝乃八收  
嬖妾潘妃誅之及兇黨王暉之以下四十八人屬  
吏以宮女二千人分資將士宣德皇后令追廢涪  
陵王為東昏侯授帝中書監大司馬錄尚書驃騎  
大將軍都督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黃鉞侍中征  
討諸軍事並如故○己卯帝入屯闕武堂下令大  
赦景戌入鎮殿內下令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外  
可詳檢前涼悉皆除蕩其主守散失諸所損耗精  
立科條咸從原例戊戌宣德皇后臨朝入居內殿  
拜帝大司馬丁亥詔進帝都督中外諸軍事甲寅  
齊帝進帝位相國摠百揆封十郡為梁公備九錫  
之禮三月癸巳受梁王之命景辰齊帝下詔禪位  
南史



天監元年夏四月景寅皇帝即位于南郊設壇柴燎告天禮畢有詔放觀乃備法駕還建康宮臨太極前殿大赦改元詔於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山阿欲有橫議投謗木函若從我江漢功在河策犀兕徒獎龍蛇方縣次身才高妙擯歷莫通懷傳呂之術抱屈賈之歎其理有皦然受困包匭夫大政侵小豪門陵賤百姓已窮九重莫達若欲自申並可投肺石函

四年春正月癸卯詔自今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顏勿限年次

十六年三月景子救太醫不得以生類為藥公家織官紋錦飾並漸仙人鳥獸之形以為褻衣裁翦

有乖仁恕於是祈告天地宗廟以去殺之理欲被之含識郊廟牲牲皆代以麩其山川諸祀則否時以宗廟去牲則為不復血食雖公卿異議朝野喧驚竟不從冬十月宗廟薦羞始用蔬果

普通六年魏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來降自去歲以來北侵諸軍所在剋獲甲戌以元法僧為司空封始安郡王二月辛巳改封法僧為宋王壬子遣中護軍夏侯亶督壽陽諸軍侵魏六月庚辰豫章王綜奔魏魏復據彭城

大通二年二月魏孝明皇帝崩夏四月戊戌魏介朱榮推奉孝莊帝庚子榮殺幼主及太后胡氏辛丑魏郢州刺史元顥達以義陽降封顥達為樂平



王是時魏大亂其北海王顥臨淮王彧汝南王悅  
並來奔北青州刺史元雋南荊州刺史李志皆以  
地降冬十月丁亥以魏北海王顥主魏遣東宮直  
閣將軍陳慶之衛送還北魏豫州刺史鄧猷以地  
降是歲魏武泰元年尋改為建義又改曰永安  
中大通元年夏四月癸巳陳慶之攻拔魏梁城追  
屠考城禽魏濟陰王暉業五月癸酉進剋武牢魏  
孝莊帝出居河北乙亥元顥入京師僭號建武魏  
將介朱榮攻殺元顥京師反正癸巳幸同泰寺設  
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披法衣行清淨大捨以  
便省為房素床尾器乘小車私人執役甲午升講  
堂法坐為四部大眾開涅槃經題癸卯羣臣以錢

一億萬奉贖皇帝菩薩大捨僧眾默許乙巳百辟  
詣寺東門奉表請還臨宸極三請乃許帝三答書  
前後並稱頓首

二年六月丁巳遣魏汝南王悅還北主魏庚申以  
魏尚書左僕射范遵為司州牧隨悅北侵是歲魏  
莊帝殺其權臣介朱榮其黨奉魏長廣王暉為主  
而殺孝莊帝年號建明

三年夏四月乙巳皇太子統薨秋七月乙亥立晉  
安王綱為皇太子是歲魏介朱兆又廢其主暉而  
奉節閔皇帝改建明二年為普泰元年又魏勃海  
王高歡舉兵信都別奉勃海太守朗為主  
四年是歲魏相勃海王高歡平介朱氏廢節閔皇





帝及自所奉勃海故王朗而奉平陽王脩是為孝  
武皇帝

六年是歲魏孝武皇帝迫于其相高歡出居閔中  
歡又別奉清河王世子善見為主是為孝靜帝魏  
於是始分為兩孝武既至閔中又與丞相宇文泰  
不平未幾遇鴆而崩大同二年十二月壬申與東  
魏通和

十年三月甲午幸蘭陵庚子謁建陵壬寅於皇基  
寺設法會詔賜蘭陵老幼位一階並加頒資所經  
縣邑無出今年租賦因賦還舊鄉詩

大清元年春正月是月東魏相勃海王高歡薨東  
魏司徒侯景求以河南十二州內屬壬午以景為

大將軍封河南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甲辰  
遣司州刺史羊鴟仁率土州刺史桓和仁州刺史  
湛海珍應接侯景兵未至而東魏追兵攻景：又  
割地求救於西魏乙巳帝升光嚴殿講堂坐師子  
講金字三慧經捨身夏四月庚寅羣臣以錢一億  
萬奉贖皇帝菩薩僧眾默許戊寅百辟詣鳳莊門  
奉表三請丁亥服袞冕御輦還宮幸太極殿如即  
位禮大赦改元是月神馬出皇太子獻寶馬頌六  
月戊辰以前雍州刺史鄱陽王範為征北將軍總  
督漢北征討諸軍事秋七月庚申羊鴟仁入縣瓠  
城八月乙丑諸軍北征以南豫州刺史蕭明為大  
都督救緣邊初附諸州戊子以大將軍侯景錄行



臺尚書事九月癸卯王游苑成輿駕幸苑冬十一月東魏將慕容紹宗大敗蕭明于寒山明被俘執紹宗進圍潼州十二月戊辰命太子舍人元貞還北為東魏主

二年秋七月使兼散騎常侍謝班聘于東魏結和八月戊戌侯景舉兵反甲辰使邵陵王綸都督眾軍討景冬十月侯景襲譙州進攻陷歷陽戊申以臨賀王正德為平北將軍都督諸軍屯丹陽郡己酉景自橫江濟採石辛亥至建鄴臨賀王正德率眾附賊己未景立蕭正德為天子於南關前辛酉賊攻陷東府

三年二月侯景遣使求和皇太子固請帝乃許之

盟于西華門下景既運東城米故于石頭亦不解圍啓求遣諸軍退時景奸計既成乃表陳帝失復舉兵向關時四方征鎮八援者三十餘萬莫有鬪志自相抄奪而已己巳賊矯詔遣石城公大款解外援軍庚午侯景自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大丞相錄尚書事己酉帝以所求不供憂憤寢疾五月景辰帝崩于淨居殿時年八十六追尊為武皇帝廟號高祖○帝性惇孝少而篤學能事畢究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然燭側光常至戊夜撰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制旨孝經義周易講疏及六十四卦二繫文言序卦等義樂社義毛詩春秋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孝經講疏凡二百



餘卷王侯朝臣皆奉表質疑帝皆為解釋脩飾國  
學增廣生員立五館置五經博士天監初何佟之  
賀瑒嚴植之明山賓等覆述制旨並撰吉凶賓軍  
嘉五禮一千餘卷帝稱制斷疑馬大同中於臺西  
立士林館領軍朱异太府卿賀琛舍人孔子祛等  
遞互講述皇太子宣城王亦於東宮宣猷堂及揚  
州解開講於是四方郡國莫不向風爰自在田及  
登寶位躬制贊序詔誥銘誄箴頌賦奏諸文又百  
二十卷六藝備閑恭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  
草隸尺牘騎射莫不稱妙晚乃溺信佛道日止一  
食膳無鮮腍惟豆羹糲飯而已身衣布衣木綿皂  
帳一冠三載一被二年後宮職司貴妃以下六宮

禱禴三翟之外皆衣不曳地傍無錦綺不飲酒不  
聽音聲非宗廟祭祀大會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  
樂勤於政務孜孜無怠每冬月四更竟即敕把燭  
看事執筆觸寒手為皴裂然仁愛不斷親及所  
愛愆犯多有縱捨故政刑弛紊每決死罪常有哀  
矜涕泣然後可奏性方正雖居小殿暗室恒理衣  
冠小坐暑月未嘗褰袒雖見內豎小臣亦如遇大  
賓帝既流道適益甚境內化之遂至喪亡

論曰梁武帝時逢昏虐家遭冤禍既地居勢勝  
乘機而作以斯文德有此武功始用湯武之師  
終濟唐虞之業豈曰人謀亦惟天命及援菑錄  
多歷歲年制造禮樂敦崇儒雅自江左以來年



踰二百文物之盛獨美于茲然先王文武遞用  
德刑並舉方之水火取法陰陽為國之道不可  
獨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於釋教弛於  
刑典既而帝紀不立悖逆萌生反噬鸞孤皆自  
子身履霜弗戒卒至亂亡自古撥亂之君固已  
多矣其或樹置失所而以後嗣失之未有自己  
而得自己而喪追難徐偃之仁以致窮門之酷  
可為深痛可為至戒者乎

簡文帝

太宗簡文皇帝諱綱字世讚小字六通武帝第三  
子昭明太子母弟也封晉安王中大通三年被徵  
八朝未至而昭明太子謂左右曰我夢與晉安王

對夾援道我以班劍授之王還當有此加乎四月  
昭明太子薨五月景申立晉安王為皇太子太清  
三年臺城陷太子坐永福省見侯景神色自若無  
懼容五月景辰帝崩辛巳太子即皇帝位秋七月  
甲寅廣州刺史元景仲謀應侯景西江督護陳霸  
先攻之景仲自殺霸先迎定州刺史蕭勃為刺史  
太寶元年春正月辛亥朔大赦改元己未西魏尅  
安陸執司州刺史柳仲禮盡有漢東地景午侯景  
逼帝幸西州夏五月景辰東魏靜帝遜位于齊八  
月甲午湘東王繹遣領軍將軍王僧辯逼郢州郢  
陵王綸棄郢州走九月乙亥侯景自進位相國封  
二十郡為漢王冬十月乙未景又逼帝幸西州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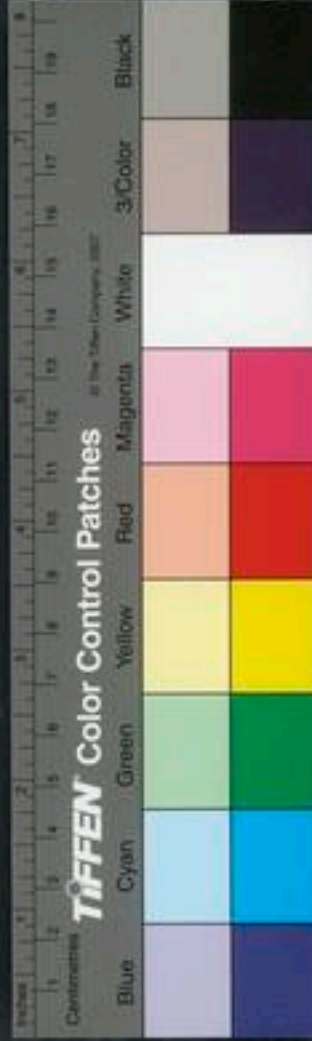
宴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

二年八月戊午景遣偽衛尉卿彭高廂公王僧貴  
八殿廢帝為晉安王矯為帝詔以為次當支庶宜  
歸正嫡禪位于豫章王棟冬十月壬寅帝崩于永  
福省時年四十九○帝幼而聰睿六歲便能屬文  
武帝弗之信於前面試帝攬筆立成文武帝歎曰  
常以東阿為虛令則信矣及長器宇寬弘未嘗見  
喜愠色尊嚴若神方曠豐下鬚鬢如畫直髮委地  
瘦眉翠色手執玉如意不相分辨眇眇則目光燭  
人讀書則十行俱下辭藻葩發博綜羣言善談玄  
理自十一便能親庶務歷試藩政所在稱羨性恭  
孝居程貴嬪憂哀毀骨立所坐席霑濕盡爛在襄

陽拜表侵魏遣長史柳津司馬董當門壯武將軍  
杜懷寶振遠將軍曹義宗等進軍剋南陽新野等  
郡拓地千餘里及監撫多所弘宥文案簿領纖毫  
必察弘納文學之士賞接無倦嘗於玄圃述武帝  
所製五經講疏聽者傾朝野雅好賦詩其自序云  
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帝文傷於輕靡時號宮  
體

元帝

世祖孝元皇帝諱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也十三  
年封湘東王太清元年累遷為鎮西將軍都督荆  
州刺史三年三月侯景陷建鄴四月世子方等至  
自建鄴知臺城不守帝命柵江陵城周回七十里



鎮西長史王冲等拜啟請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主盟帝不許曰吾於天下不賤寧俟都督之名帝子之尊何藉上台之位議者可斬投筆流淚冲等重請不從又請為司空以主諸侯亦弗聽乃開鎮西府辟天下士是月帝徵兵於河東王譽拒命尋上甲侯韶自建鄴至宣三月十五日密詔授帝位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於是立行臺於南郡而置官司焉七月遣世子方等討河東王譽軍敗死之又遣鎮兵將軍鮑泉討譽九月乙卯雍州刺史岳陽王譽舉兵寇江陵鮑泉攻湘州未剋又遣左衛將軍王僧辯代將及簡文帝即位改元為大寶元年帝以簡文制于賊臣卒

不遵用正月使少子方晷質于魏魏不受質而結為兄弟四月剋湘州斬譽湘州平岳陽王譽自稱梁王藩于魏魏遣兵助伐襄陽先是邵陵王綸書已言凶事祕之以待湘州之捷是月壬寅始命陳瑩報武帝崩問帝哭于正寢二年三月侯景悉兵西上閏四月景遣其將宋子仙任約襲郢州執刺史方諸庚戌王僧辯屯師巴陵五月癸未帝遣將胡僧祐陸法和援巴陵六月僧祐等擊破景將任約軍禽約景解圍宵遁以王僧辯為征東將軍令帥眾追景所至皆捷進圍郢州獲賊將宋子仙等是月簡文帝崩

承聖元年二月王僧辯眾軍發自尋陽帝馳檄四

南史

梁元帝紀

十五



方購獲景及逆者封萬戶開國公綰布五萬疋三月僧辯等平景傳首江陵冬十一月景子皇帝即位於江陵改太清六年為承聖元年

三年春正月魏帝為相安定公所廢而立齊王廓是為恭帝先是魏使宇文弼求聘齊使又至江陵帝接仁恕有闕魏相安定公憾焉乙巳使柱國萬紐于謹來攻冬十月景寅魏軍至襄陽梁王蕭詧率衆會之丁亥魏軍至淮下辛亥魏軍大攻帝出柁把門親臨陣督戰僧祐中流矢斃軍敗反者斬西門守卒以納魏軍帝見執如梁王蕭詧營卒未魏人弒帝明年四月梁王方智承制追尊為元皇帝廟號世祖○初承聖二年三月有二龍自南

郡城西升天百姓聚觀五采分明江陵故老竊相泣曰昔年龍出建康淮天下大亂今復有焉禍至無日矣帝聞而惡之踰年而遇禍又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古老相承云洲滿百當出天子桓玄之為荊州刺史內懷篡逆之心乃遣鑿破一洲以應百數隨而崩散竟無所成宋文帝為宜都王在藩一洲自立俄而文帝纂統後遇元凶之禍此洲遂沒太清末枝江陽之閣浦復生一洲羣公上疏稱慶明年而帝即位承聖末其洲與大岸相通惟九十九云

敬帝

敬皇帝諱方智字慧相小名法真元帝第九子也



魏剋江陵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定議以帝為  
梁王太宰承制齊遣其上黨王高渙送貞陽侯蕭  
明來主梁嗣至東關遣吳興太守裴之橫拒之與  
戰敗績死之七月辛丑僧辯納貞陽侯蕭明自採  
石濟江甲辰八建鄴景午即偽位年號天成以帝  
為皇太子司空陳霸先襲殺王僧辯黜蕭明而奉  
帝焉

紹泰元年秋九月景午皇帝即位冬十月己巳大  
赦改元

太平元年九月壬寅大赦改元司徒陳霸先進位  
丞相錄尚書事改封義興郡公十二月庚子魏恭  
帝遜位于周

二年九月帝遜位于陳陳奉帝為江陰王薨追謚  
敬皇帝

論曰帝王之位天下之重職文武之道守聘所  
常遵其於行用義均水火相資則可專任成亂  
觀夫有梁諸帝皆一之而已簡文文明之姿稟  
乎天授粵自支庶八居明兩經國之美其道弗  
聞宮體所傳且變朝野雖主虐號何救滅亡元  
帝居勢勝之地裕中興之業既雪管耻且應天  
人而內積猜忍外崇矯飾攀號之節忍酷於踰  
年定省之制申請於木偶竟而雍州引寇釁起  
河東之戮益部親尋事習郢陵之窘恃辭屈於  
僧辯殘虐極於圓正不義不昵若斯之甚而復





謀無經遠心勞志大近捨宗國遠迫強隣外弛  
藩籬內崇講肄卒於溘至戕隕方追始皇之迹  
雖復文籍論腹何救社廟之墟歷觀書契以來  
蓋亦廢興代有未見三葉遘愍頓若蕭宗之酷  
敬皇以此冲年當斯頽運將不高揖其可得乎  
○初武帝末年都下用錢每百皆除其九謂為  
九伯竟而有侯景之亂及江陵將覆每百復除  
六文稱為六伯識者以為九者陽九六者百六  
蓋符歷數非人事也○善乎鄭文貞公論之曰  
高祖固天攸縱聰明稽古道亞生知學為博物  
允文允武多藝多才爰自諸生有不羈之度屬  
昏凶肆虐天倫及禍糾合義旅將雪家冤曰紂

可伐不期而會龍躍樊漢電擊湘郢翦難德如  
振槁取獨夫如拾遺其雄才大略固無得而稱  
矣既縣白旗之首方應皇天之眷布德施惠悅  
近來遠開蕩蕩之王道草靡靡之商俗大脩文  
教盛飾禮容鼓扇玄風闡揚儒素介冑仁義折  
衝尊俎拜振寰宇德流遐裔干戈載戢凡數十  
年濟濟焉洋洋焉魏晉以來未有若斯之盛也  
然不能息末敦本斷彫為撲慕名好事崇尚浮  
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或終夜不寢或日旰不  
食非弘道以利物惟飾智以驚愚且心未遺榮  
虛廁蒼頭之位高談脫屣終戀黃屋之尊夫人  
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堂非有切



身之急高祖屏除嗜慾春憲軒冕得其所難而  
滯於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矣逮  
夫精華稍竭風德已衰惑於聽受權在奸佞儲  
后百辟莫能盡言險淶之心暮年愈甚見利而  
動復諫違卜開門揖盜棄好即誓蒙起蕭牆禍  
成戎羯身殞非命灾被億兆衣冠斃鋒鏑之下  
老幼矜戎馬之足瞻彼忝雉痛深周廟永言麥  
秀悲甚殷墟自古以安為危既成而敗顛覆之  
速書契所未聞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  
助者信高祖之遇斯屯剝不得其死蓋動而之  
險不由信順失天人之助其能免於此乎太宗  
敏獻過人神采秀發多聞博達富瞻詞藻然文

艷用寡華而不實體窮滛麗義罕踈通哀思之  
音遂移風俗以此而貞萬國異乎周誦漢莊矣  
我生不辰載維多難桀逆構扇巨猾滔天始同  
脯里之拘終類望夷之禍悠悠蒼昊其可問哉  
昔國步初屯兵經魏闕羣后釋位投袂勤王元  
帝以盤石之宗受分陝之任屬君親之難居連  
率之長不能撫劍嘗膽枕戈泣血躬先士卒致  
命前驅遂乃擁衆逡巡內懷缺望坐觀國變以  
為身幸不急莽卓之誅先行昆弟之戮又沉猜  
忍酷多行無禮騁智辯以飾非肆忿戾以害物  
爪牙重將心膂謀臣或顧眄以就拘囚或一言  
而及殛鹽朝之君子相顧慄然自謂安若泰山



策無遺策怵於邪說即安荆楚雖元惡克翦社稷未寧而西隣責言禍敗旋及斯乃上靈降鑒此焉假手天道人事其可誣乎其篤志藝文採浮華而棄忠信戎昭果毅先骨肉而後寇訾口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之學有公旦之才適足以益其驕矜增其禍患何補金陵之覆沒救江陵之滅亡哉敬帝遭家不造紹茲屯運征伐有所自出政刑不由於已時無伊霍之輔焉得不為高讓歎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三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四

慎獨齋 劉弘毅 刊行

陳本紀

武帝

陳高祖武皇帝諱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吳興長城下若里人姓陳氏其本甚微自云漢太丘長寔之後也寔玄孫晉太尉準準生匡匡生達永嘉中南遷為丞相掾太子洗馬出為長城令悅其山水遂家焉嘗謂所親曰此地山川秀麗當有王者興焉二百年後我子孫必鍾斯運達生康復為丞相掾咸和中土斷故為長城人帝以梁天監二年癸未歲生少儼有大志長於謀略意氣雄傑不事南史



策無遺策怵於邪說即安荆楚雖元惡克翦社稷未寧而西隣責言禍敗旋及斯乃上靈降鑒此焉假手天道人事其可誣乎其篤志藝文採浮華而棄忠信戎昭果毅先骨肉而後寇訾口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之學有公旦之才適足以益其驕矜增其禍患何補金陵之覆沒救江陵之滅亡哉敬帝遭家不造紹茲屯運征伐有所自出政刑不由於已時無伊霍之輔焉得不為高讓歎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三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四

慎獨齋 劉 弘毅 刊行

陳本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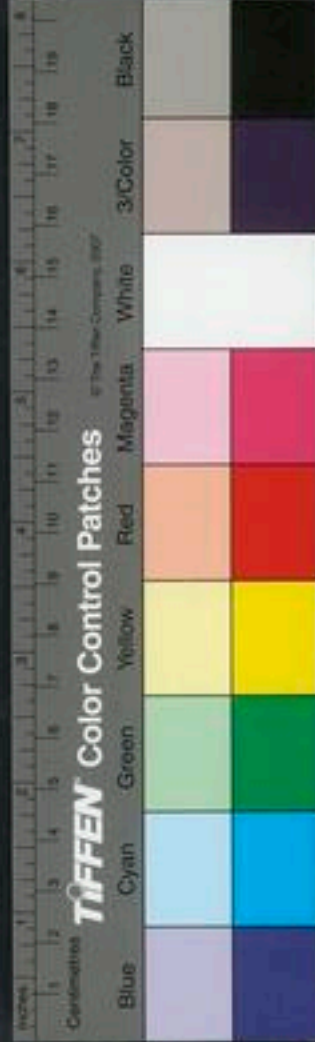
武帝

陳高祖武皇帝諱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吳興長城下若里人姓陳氏其本甚微自云漢太丘長寔之後也寔玄孫晉太尉準準生匡匡生達永嘉中南遷為丞相掾太子洗馬出為長城令悅其山水遂家焉嘗謂所親曰此地山川秀麗當有王者興焉二百年後我子孫必鍾斯運達生康復為丞相掾咸和中土斷故為長城人帝以梁天監二年癸未歲生少儼有大志長於謀略意氣雄傑不事南史



生產及長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緯候孤虛遁甲之術多武藝明達果斷為當時推服○初仕鄉為里司後至建鄴為油庫吏徙為新喻侯蕭映傳教勤於其事為映所賞及映為吳興太守甚重帝謂僚佐曰此人將來遠大必勝於我及映為廣州帝為中直兵參軍隨之鎮李贲連結數州豪傑同時反臺遣高州刺史孫罔新州刺史盧子雄將兵擊贲罔等不時進皆於廣州伏誅子雄弟于略與罔子侄及其主帥杜天合杜僧明共舉兵執南江督護沈顛進寇廣州晝夜苦攻州中震恐帝率精兵救之賊衆大潰其年冬蕭映卒明年帝送喪還至大庾嶺會有詔以帝為交州司馬與刺史楊暕南

討帝益招勇敢器械精利暕委帝經略時蕭勃為定州刺史於江西相會勃知軍士憚遠役因詭說留暕暕集諸將問計帝曰鄙下奉辭伐罪故當死生以之於是鼓行而進軍至交州暕推帝為前鋒所向摧陷贲竄入屈獠洞中屈獠斬贲傳首建鄴是歲大清元年也二年冬侯景寇逼帝將赴援太寶元年正月帝發始興次大庾嶺進頓南康湘東王繹承制授帝交州刺史改封南野縣伯於是修理崎頭古城徙居之尋改封長城縣侯南江州刺史時承制遣征東將軍王僧辯督衆軍討侯景次益城帝率杜僧明等合三萬將會焉時西軍乏食帝先計軍糧五十萬石至是分三十萬石以資之



仍頓巴丘會侯景廢簡文立豫章嗣王棟帝遣兼  
長史沈袞奉表於江陵勸進承制授帝東揚州刺  
史領會稽太守三年帝帥師發自豫章二月次桑  
落洲時僧辯已發益城會帝于白茅灣乃登岸結  
壇刑牲盟約進次大雷三月帝與諸軍進剋姑熟  
仍次祭洲侯景登石頭城望官軍之盛不悅曰一  
杷子人何足可打密謂左右曰此軍上有紫氣不  
易可嘗乃以舢舨貯石沈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  
頭迄青溪十餘里中樓雉相接僧辯遣杜前問計  
於帝帝以諸將不敢當鋒請先往立柵即於石頭  
西橫壠築柵衆軍次連八城直出東北賊恐西州  
路斷亦於東北果林作五城以遏大路帝曰善用

兵者如常山之蛇使救首救尾困而無暇今我師  
既衆賊徒甚寡應分賊兵力以弱制疆命乃諸將  
分處置兵帝與王琳杜龕等悉力乘之景衆大潰  
僧辯啓命帝鎮京口三年三月進帝位司空及魏  
平江陵帝與王僧辯等進啓請晉安王以太宰承  
制十二月晉安王至自尋陽入居朝堂四年五月  
齊送貞陽侯明還主社稷王僧辯納之明即位改  
元天成以晉安王為皇太子○初齊之納貞陽也  
帝固爭之以為不可不見從帝居常憤歎曰嗣主  
高祖之孫元皇之子竟有何辜坐致廢黜假立非  
次此情可知乃密具袍數千領及錦綵金銀以為  
賞賜之資九月壬寅帝召徐度侯安都周文育仍



部列將士水陸俱進夜發南徐州討王僧辯甲辰  
帝至石頭前遣勇士自城北踰八時僧辯方視事  
聞外自有兵遽走帝大兵尋至因風縱火僧辯就  
禽是夜繼之及其子頽於是廢貞陽侯而奉晉安  
王即位改承聖四年為紹泰元年壬子詔授帝侍  
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徐二州刺  
史持節節司空太平元年九月壬寅帝進位丞相錄  
尚書事鎮衛大將軍揚州牧進封義興郡公二年  
九月辛丑梁帝進帝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陳  
公備九錫之禮辛未梁帝禪位于陳

永定元年冬十月乙亥皇帝即位于南郊柴燎告  
天禮畢輿駕還宮臨太極前殿大赦改元是歲周

閔帝元年及九月冢宰宇文護廢閔帝而奉明帝  
又為明帝元年

三年六月庚午帝崩于璿璣殿時年五十七謚曰  
武皇帝廟號高祖帝雄武多英略性甚仁愛及  
居阿衡恒崇寬簡雅尚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饗  
曲宴皆瓦器蟠盤肴核庶羞裁令充足不為虛費  
初平侯景及立敬帝子女玉帛皆班將士其充關  
房者衣不重采飾無金翠祥樂不列於前踐祚之  
後彌厲恭儉故能隆功茂德光于江左云

文帝

世祖文皇帝諱蒨字子華始興昭烈王之長子也  
少沈敏有識量美容儀留意經史武帝甚愛之常



稱吾家英秀武帝受禪立為臨川王永定三年六月景午武帝崩皇后稱遺詔徵帝八纂皇統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是歲周明帝改天王稱皇帝復建年號曰武成元年

**天嘉**元年春正月癸丑大赦改元

六年五月齊武成帝傳位於太子緯自號太上皇帝

**天康**元年四月癸酉皇帝崩于有覺殿遺詔皇太子可即君臨謚曰文皇帝廟號世祖○文帝起自布衣知百姓疾苦國家資用務從儉約妙識真偽下不容姦一夜內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每雞人伺漏傳籤於殿中者令投籤於階石上鎗

然有祥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其自疆若此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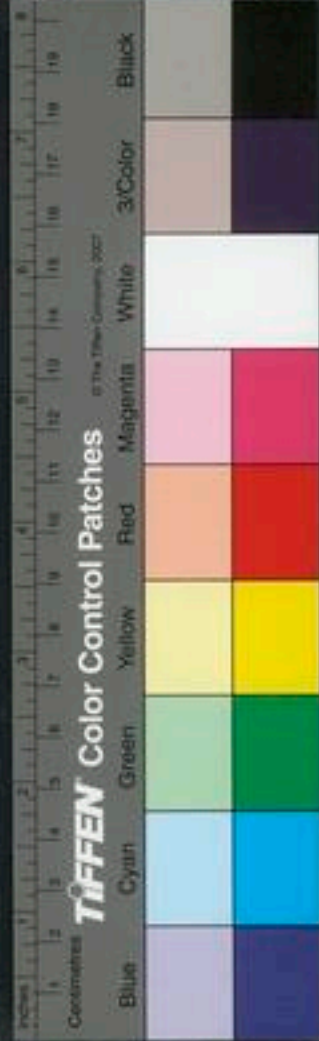
### 廢帝

廢帝諱伯宗字奉業小字藥王文帝嫡長子也文帝嗣位八月庚戌立為皇太子文帝崩是日太子即皇帝位

**光大**元年春正月乙亥大赦改元

二年冬十一月甲寅慈訓太后令特降為臨海郡王送還藩邸帝性仁弱無人君之器及即尊位刑政皆故冢宰故宣太后稱文帝遺意而廢焉

**論**曰陳武帝以雄毅之姿屬殷憂之運功存拯溺道濟橫流應變無方蓋惟人傑及乎西都盡伏江表沾危僧辯任同伊尹空結桐宮之恨貞





陽入假秦兵不息穆羸之泣帝乘隙以舉乃蹈  
玄機王業所基始自於此紫天改物蓋有憑云  
文帝以宗枝承統情存兢惕加以崇尚儒術愛  
悅文義恭儉行已勤勞濟物志度弘遠有前哲  
之風至於臨下明察得永平之政矣臨海懦弱  
有同於帝摯文后雖欲不鑒殷道蓋亦其可得  
邪

宣帝

高宗孝宣皇帝諱頊字紹世小字師利始興昭烈  
王第二子也光大二年十一月甲寅慈訓太后黜  
廢帝為臨海王以帝八續皇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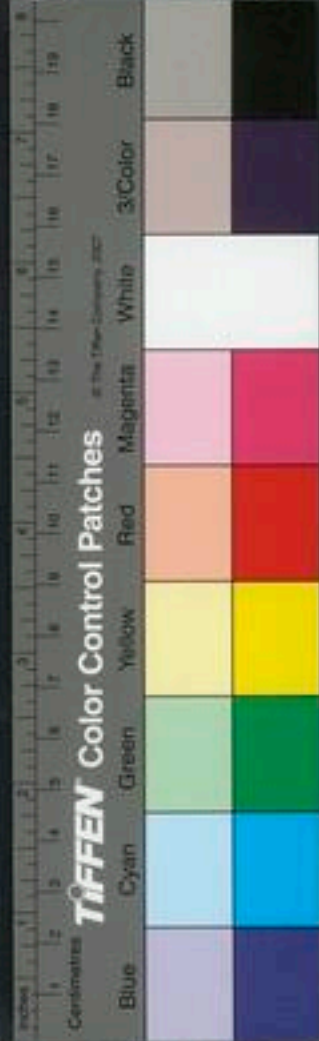
大建元年春正月甲午皇帝即位於太極前殿大

赦改元

九年春正月乙亥齊王傳位於其太子恒自號太  
上皇是月周滅齊冬十月戊午司空吳明徹破周  
將梁士彥於呂梁

十年春二月甲子周軍救梁士彥大敗司空吳明  
徹於呂梁及將卒皆見囚俘不反景子分命衆軍  
以備周

十一年十一月戊戌周將梁士彥圍壽陽剋之辛  
亥又剋霍州癸丑以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為大  
都督總督水步衆軍十二月乙丑南北兗晉二州  
及盱台山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  
郡民並自拔向建鄴周又剋譙北徐二州自是淮  
南



南之地盡畋于周矣

十三年是歲周靜帝大定元年遜位于隋文帝改元開皇元年

十四年春正月己酉上不豫甲寅崩于宣福殿時年五十三謚曰孝宣皇帝廟號高宗○帝之在田本有恢弘之度及居尊位是允天人之屬于時國步初弭創痍未復淮南之地並入于齊帝志復舊境意反侵地疆弱之形理則縣絕犯斯不避適足為禽及周兵滅齊乘勝而舉略地還至江陰自此懼矣既而修飾都城為扞禦之備獲銘云二百年後當有瘡人脩破吾城者時莫測所從云

後主

後主諱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宣帝嫡長子也太建元年正月甲午立為皇太子十四年正月甲寅宣帝崩丁巳太子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

至德元年春正月壬寅大赦改元

禎明二年初隋文帝受周禪甚敦鄭好宣帝尚不

禁侵掠太建末隋兵大舉聞宣帝崩乃命班師遣使赴弔修敵國之禮書稱姓名頓首而後主益驕書末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清大隋文帝不悅以示朝臣清河公楊素以為主辱再拜請罪及襄邑公賀若弼並奮求致討後副使袁彥聘隋竊圖隋文帝狀以故後主見之大駭曰吾不欲見此人每遣間諜隋文帝皆給衣馬禮遣以故後主愈驕



不虞外難荒于酒色不恤政事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婦人美貌麗服巧態以從者千餘人常使張貴妃孔貴人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預宴號曰狎客先令八婦人製米箋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緇和違則罰酒君臣酣飲後夕達旦以此為常而盛修宮室無時休止稅江稅市徵取百端刑罰酷濫牢獄常滿隋文帝謂僕射高穎曰我為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文帝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榜於江若彼能改吾又何求及納梁蕭瑛蕭岩隋文愈忿以晉王廣為元帥督八十總管致討乃送璽書暴後主二十惡又散寫詔書書三十萬紙

徧喻江外諸軍既下江濱鎮戍相繼奏聞使南平王嶷鎮江州永嘉王彥鎮南徐州尋召二王赴期明年元會命緣江諸防船艦悉從二王還都為威勢以示梁人之來者由是江中無一鬪船上流諸州兵皆阻楊素軍不得至都下甲士尚十餘萬人及聞隋軍臨江後主曰王氣在此齊兵三度來周兵再度至無不摧沒虜今來者必自敗孔範亦言無度江理但奏伎縱酒作詩不輟

三年春正月乙丑朔朝會大霧四塞八人鼻皆辛酸後主昏睡至晡時乃罷是日隋將賀若弼自北道廣陵濟韓擒虎趨橫江濟分兵晨襲採石取之進拔姑熟次於新林時弼攻下京口緣江諸戍望



風盡走弼分兵斷曲阿之衝而八庚午賀若弼攻  
陷南徐州辛未韓擒虎又陷南豫州隋軍南北道  
並進辛巳賀若弼進軍鍾山頓白土岡之東南衆  
軍敗績弼乘勝進軍宮城燒北掖門是時韓擒虎  
率衆自新林至石子岡鎮東大將軍任忠出降擒  
虎仍引擒虎經朱雀航趣宮城自南掖門入城內  
文武百司皆遁出唯尚書僕射袁憲後閣舍人夏  
侯公韻待側憲勸端坐殿上正色以待之後主曰  
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乃逃於井既而軍  
人窺井而呼之後主不應欲下石乃聞叫拜以繩  
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  
乘而上景戌晉王廣入掖臺城送後主于東宮三

月己巳後主與王公百司同發自建鄴之長安隋  
文帝權分京城入宅以俟內外修整遣使迎勞之  
陳人謳詠忘其亡焉既見宥隋文帝給賜甚厚數  
得引見班同三品每預宴恐致傷心為不奏吳音  
及從東廵登芒山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  
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并表請封禪隋  
文帝優詔謙讓不許後從至仁壽宮常侍宴及出  
隋文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將作詩功夫何如  
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  
為飲酒遂不省之高穎至日猶見啓在牀下未開  
封此亦是可笑蓋天亡也

論曰陳宣帝器度弘厚有人君之量文帝知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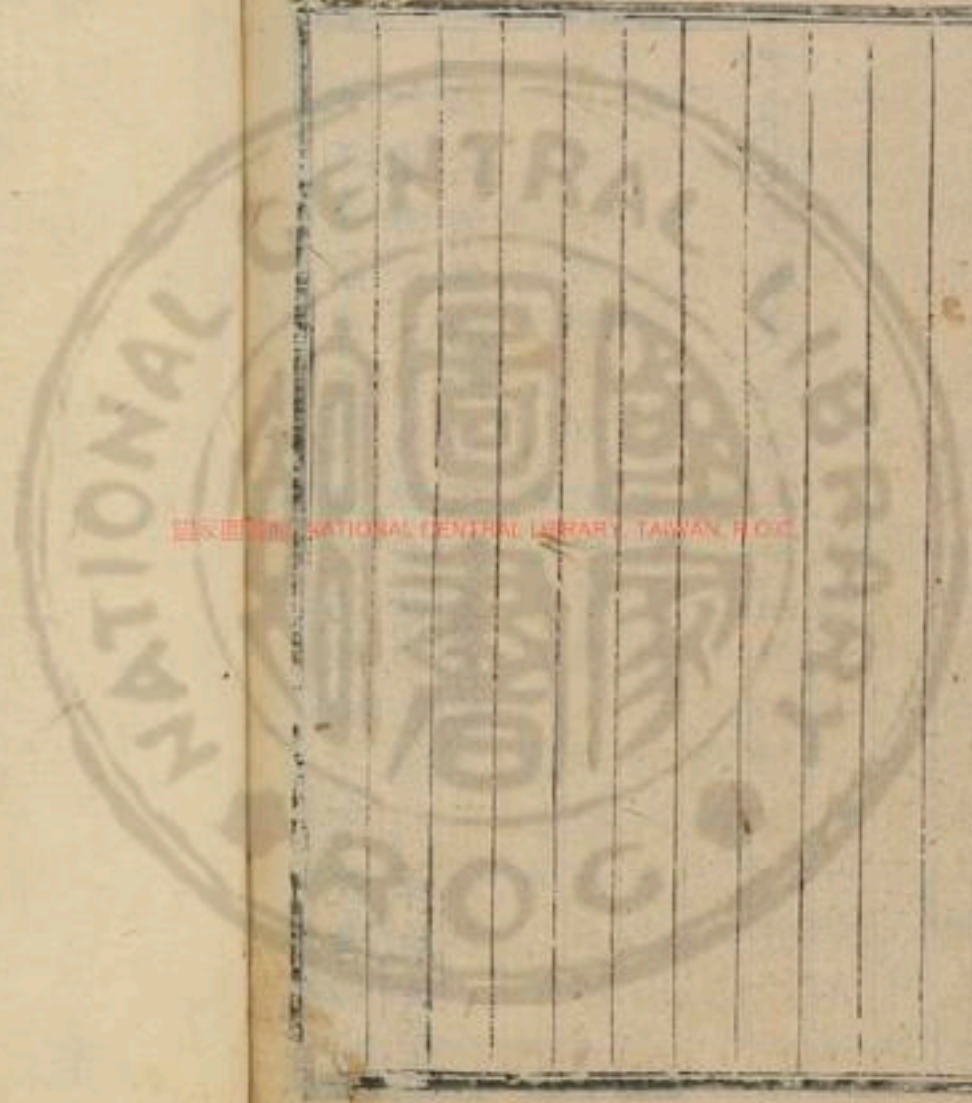
嗣仁弱早存太伯之心及乎弗愈成已委託矣  
至於續業之後拓土開疆蓋德不逮文智不及  
武志大不已晚致呂梁之敗江左日蹙抑此之  
由也後主因削弱之餘鍾滅亡之運刑政不樹  
加以荒淫夫以三代之隆歷世數十及其亡也  
皆敗於婦人况以區區之陳外鄰明德伏車之  
跡尚且追蹤叔季其獲支數年亦為幸也雖忠  
義感慨致慟并隅何救麥秀之深悲適足取笑  
乎千祀嗟乎始梁末童謠云可憐巴馬子一日  
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黃塵汗人衣  
阜莢相料理及僧辯滅羣臣以謠言奏聞曰僧  
辯本乘巴馬以擊侯景馬上郎王宇也塵謂陳

也而不解阜莢之謂既而陳滅於隋說者以為  
江東謂殺羊角為阜莢隋氏姓楊揚羊也言終  
滅於隋然則興亡之兆蓋有數云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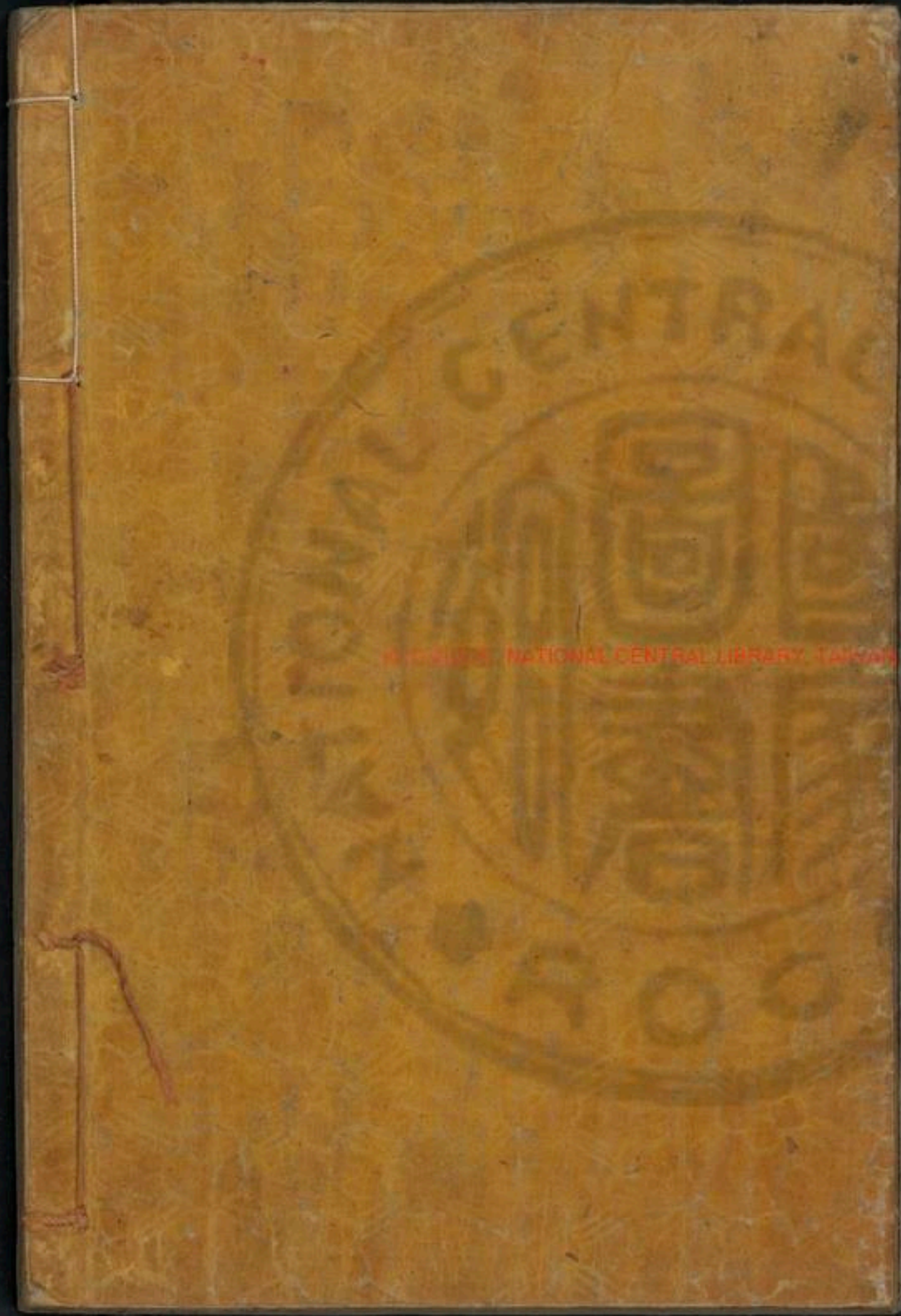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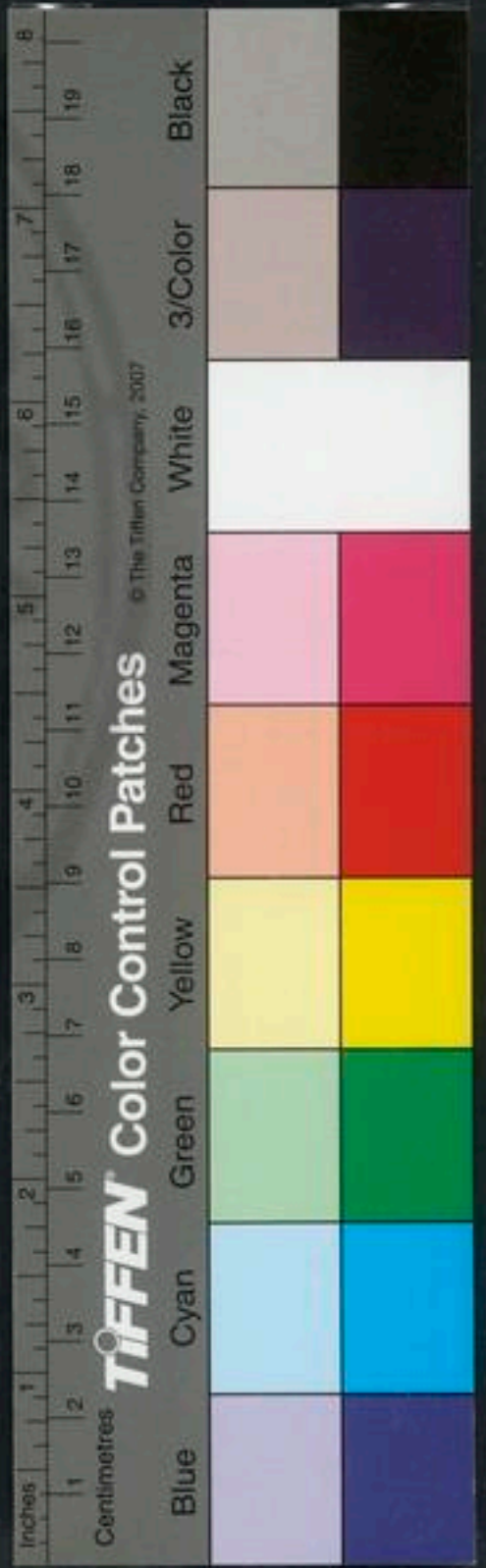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312



# 十七史

三十四

南宋

后妃傳

檀道濟

謝弘微 莊

王鎮惡

王弘融

宋文表 潘楚

朱齡之 謝 王曇首

梁文獻

毛脩之

王彥 王綏

陳張貴妃

王玄謨

王弘 王弘之

宋宗室諸王傳

劉敬宣

王准之

臨川王

劉粹 伯龍

王鑿

廬陵王

胡藩

劉彥之 沈

江夏王

蕭思話 蕭

垣崇祖

衡陽王

臧晝 質

張典 世

宋諸臣列傳

謝晦 暉

袁湛

劉穆之 綽

謝裕 眺

徐羨之 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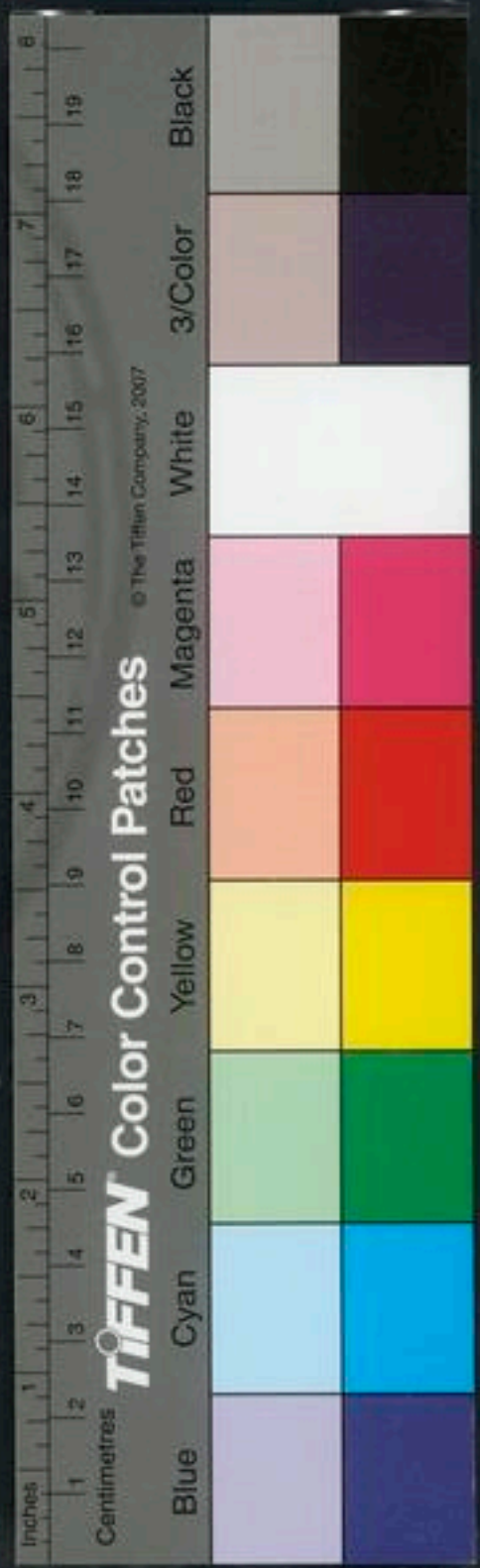
謝方明 惠連

傅亮

謝靈運 超 宗 敷 卿

六十年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五

后妃傳

宋文元袁皇后



文元袁皇后左光祿大夫湛之庶女也母本卑賤  
后年五六歲方見舉後適文帝上待后恩禮甚篤  
袁氏貧薄后每就上求錢帛以贖之上性儉所得  
不過五三萬五三十匹後潘淑妃有寵愛傾後宮  
咸言所求無不得后聞之未知信否乃因潘求三  
十萬錢與家以觀上意宿昔便得因此恚恨稱疾  
不復見上遂憤恚成疾崩上甚悼痛之詔顏延年  
為哀策文甚麗及奏上自益撫存悼亡感今懷昔  
八字以致意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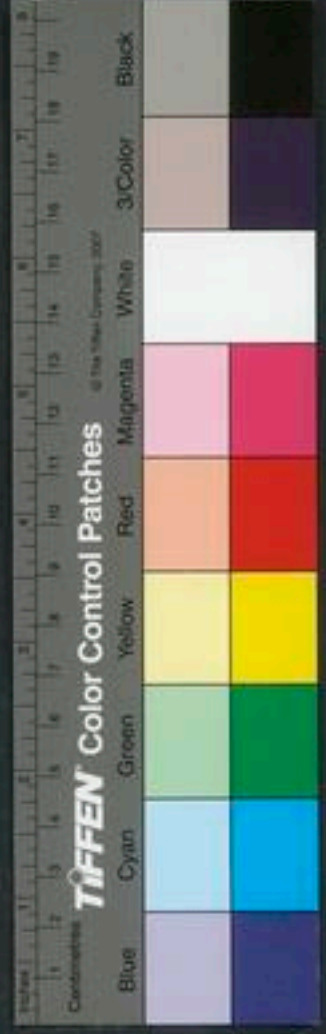
潘淑妃者本以貌進始未見賞帝好羊車經諸房淑妃每莊飾寒帷以候并密令左右以醃水灑地帝每至戶羊輒舐地不去帝曰羊乃為汝徘徊况於人乎於此愛傾後宮

梁文獻張皇后

梁文獻張皇后諱尚柔范陽方城人也父穆之娶文帝從姑而生后后以宋元嘉中嬪於文帝生武帝方孕忽見庭前昌蒲花光彩非常驚報侍者皆云不見后曰常聞見昌蒲花者當富貴因取吞之是月生武帝將產之夕后見庭內若有衣冠陪列焉

陳張貴妃

張貴妃名麗華兵家女也父兄以織席為業後主為太子以選入宮時龔貴嬪為良娣貴妃年十歲為之給使後主見而悅之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後主即位拜為貴妃性聰慧甚被寵遇乃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高數十丈並數十間其窓牖壁帶縣楣欄檻之類皆以沉檀香為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床寶帳其眠玩之屬瑰麗皆近古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葉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復道交相往來又有王季二美人張薛二淑媛素昭儀何婕妤



江脩容等七人並有寵遽代以游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為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游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以為曲調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張貴妃髮長七尺鬢黑如漆其光可鑑特聰慧有神彩進止閑華容色端麗每瞻視眇眇光彩溢目嘗於閣上觀粧臨于軒檻宮中遙望飄若神仙才辯強記善候人主顏色薦諸宮女後宮咸德之競言其善

宋宗室諸王傳

臨川烈武王道規附 範 昭

臨川烈武王道規字道則武帝少弟也備儻有大志預謀誅桓玄時桓弘鎮廣陵以為征虜中兵參軍武帝剋京城道規亦以其日與劉毅並袒斬弘玄敗走道規與劉毅何無忌追破之無忌欲乘勝追玄直造江陵道規曰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為竭力桓振勇冠三軍且可頓兵以計策縻之無忌不從果為振敗乃退還尋陽繕舟甲復進遂平巴陵江陵之平道規推毅為元功無忌為次自居其末以起義勲封華容縣公○盧循寇逼建鄴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及揚武將軍檀道濟廣武將軍到



彥之等赴援朝廷至尋陽為循黨荀林所破林乘  
勝伐江陵聲言徐道覆已剋建鄴而桓謙自長安  
入蜀譙縱以謙為荊州刺史與其大將譙道福俱  
寇江陵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吾東乘文武足以  
濟事欲去者不禁因夜開城門眾咸憚服莫有去  
者雍州刺史魯宗之自襄陽來赴或謂宗之未可  
測道規乃單車迎之眾咸感悅眾議欲使檀道濟  
到彥之共擊荀林等道規曰非吾自行不決乃使  
宗之居守委以心腹率諸將大敗謙斬之諮議劉  
遵追荀林斬之巴陵初謙至枝江江陵士庶皆與  
謙書言城內虛實道規一皆焚燒眾乃大安徐道  
覆奄至破冢魯宗之已還襄陽人情大震或傳循

已剋都遣道覆上為刺史江漢士庶感其焚書之  
恩無復二志道規使劉遵為游軍拒道覆前驅失  
利道規壯氣愈厲遵自外橫擊大破之初使遵為  
游軍眾咸言不宜割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  
果得游軍之力眾乃服焉義熙八年薨于都贈司  
徒謚曰烈武無子以長沙景王第二子義慶嗣○  
永初元年襲封臨川王六年加尚書左僕射八年  
太白犯左執法義慶懼有灾禍乞外鎮文帝詔諭  
之以為玄象茫昧左執法嘗有變王光祿至今平  
安日蝕三朝天下之至忌晉孝武初有此異彼庸  
主耳猶竟無他義慶固未解僕射乃許之九年出  
為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加都督荊州居上流之重



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故武帝諸子徧居之義慶以宗室令義故持有此授性簡素寡嗜慾愛好文義文辭雖不多足為宗室之表歷任無浮淫之過唯晚節奉沙門頗致費損招聚才學之士遠近必至太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為衛軍諮議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並有辭章之美引為佐吏國臣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辭贍逸嘗為古樂府文甚道麗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義瑞照為河清頌其序甚工照始嘗謁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御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沉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夫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

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奇之賜帛二十疋尋擢為國侍郎甚見知賞遷秣陵令文帝以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章多鄙言累句成謂才盡實不然也

廬陵孝獻王義真

廬陵孝獻王義真美儀貌神情秀徹年十二從北征及開中平武帝東還欲留偏將恐不足固人心乃以義真為雍州刺史加都督以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脩為長史委以關中任帝將還三秦父老泣訴曰殘生不露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方仰聖澤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屋宅捨此何之武帝為之憫然慰譬曰受命朝廷不



得擅留今留第二兒令文武才賢共鎮此境臨還  
自執義真手以授王脩令脩執其子孫手授帝義  
真又進都督并東秦二州領東秦州刺史時隴上  
流戶多在關中望得歸本及置東秦州父老知無  
復經略隴右固關中之意咸共歎息而赫連勃勃  
寇逼交至沈田子既殺王鎮惡王脩又殺田子兼  
裁減義真賜左右物左右怨之因白義真曰鎮惡  
欲反故田子殺之脩殺田子豈又欲反也義真使  
左右劉乞殺脩脩既死人情離異武帝遣右將軍  
朱齡石代義真鎮關中使義真疾歸諸將競飲財  
貨方軌徐行建威將軍傅弘之曰虜騎若至何以  
待之賊追兵果至青泥大敗義真獨逃草中中兵

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義真識其聲曰君非段中兵  
耶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刎身頭以南使家公  
望絕宏泣曰下官不忍乃束義真於背單馬而歸  
義真謂宏曰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初武帝未  
得義真嘗問怒甚剋日北伐謝晦諫不從及得宏  
啓知義真免乃止義真尋為司州刺史加都督以  
段宏為義真諮議參軍武帝伐廣固歸降義真改  
揚州刺史鎮石頭永初元年封廬陵王○初少帝  
之居東宮多狎羣小謝晦常言於武帝曰陛下春  
秋既高宜思存萬代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  
帝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晦造義真義真盛  
欲與談晦不甚答還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由是



出居于外及羨之等專政義真愈不悅時少帝失德羨之等謀廢立次筭應在義真以義真輕詆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悅奏廢為庶人徙新安郡景平二年羨之等遣使殺義真於徙所時年一十八

江夏文獻王義恭

江夏文獻王義恭幼而明竅姿顏端肅武帝特所鍾愛帝性儉諸子飲食不過五臛盤義恭求須臾食日中無筭得未嘗噉悉以與傍人諸王未嘗敢求求亦不得元嘉六年為都督荊州刺史義恭涉獵文義而驕奢不節及出蕃文帝與書誡之曰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侈矜尚先哲所去豁達大度

漢祖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漢書稱衛青云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九年為南兖州刺史加都督徵為侍中都督揚南徐兖三州司徒錄尚書事義恭小心雖為總錄奉行文書而已文帝安之年給相府錢二十萬他物稱此而義恭性奢用常不足文帝又別給錢年至千萬時有獻五百里馬者以賜義恭二十七年文帝欲有事河洛義恭總統羣帥出鎮彭城及魏軍至瓜步義恭與孝武開城自守初魏軍深入上慮義恭不能固彭城備加誡勸義恭答曰臣雖未能臨瀚海濟居延庶免劉仲奔逃之恥及魏軍至義恭



果欲走賴衆議得停降號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元凶肆逆義恭單馬南奔既至勸孝武即位授太尉錄尚書六條事及南郡王義宣等反又加黃鉞孝武以義宣亂逆由是強盛欲削王侯義恭希旨請省錄尚書上從之又與驃騎大將軍竟陵王誕奏陳貶損之格九條詔外詳議於是司奏九條之格猶有未盡更加附益凡二十四條義恭常慮為孝武所疑及海陵王休茂於襄陽為亂乃上表稱諸王貴重不應居邊有州不須置府其餘制度又多所減省孝武崩遺詔義恭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柳元景領尚書令入住城內事無巨細悉關三公大事與沈慶之參決若有軍旅可為摠統前

廢帝狂悖無道義恭元景謀廢立廢帝害之

衡陽文王義季

衡陽文王義季幼而夷簡無鄙近之累文帝為荊州武使隨往由是特為文帝所愛元嘉元年封衡陽王代臨川王義慶為都督荊州刺史嘗大蒐於郢有野老帶笠而耕命左右斥之老人擁耒對曰昔楚子盤游受譏令尹今陽和扇氣播厥之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時大王馳騁為樂驅斥老夫非勸農之意義季止馬曰此賢者也命賜之食老人曰吁願大王均其賜也苟不奪人時則一時皆享王賜老人不偏其私矣斯飯也弗敢當問其名不言而退後為長夜飲成疾以至於終





論曰自古帝王之興雖繫之于歷數至於經啓多難莫不兼籍親賢當於餘祿內悔荀桓交逼荆楚之勢同于累卵如使上略未盡一美或遺則得喪之機未可知也烈武王擘羣才揚盛策一舉而掃勅寇蓋亦人謀之致乎長沙雖位列台鼎不受本根之寄跡其行事有以知武皇之則哲廬陵以帝子之重無高明之姿躒跡未彰禍生忌克痛矣夫江夏地居愛子位當上相大明之世親禮冠朝屈體降身歸于卑下得使兩朝暴主永無猜色歷載踰十以尊戚自保及在永光幼主南面公旦之重屬有所歸自謂踐冰之慮■已除泰山之安可恃會未云幾而礫體分

肌古人以隱微致誠斯為篤矣衡陽晚存酒德何先後之云殊其將存覆車之鑒不然何以致於是也

宋諸臣列傳

劉穆之

瑋

劉穆之字道和東莞人世居京口初為琅琊府主簿嘗夢與宋武帝汎海遇大風驚俯視船下見二白龍挾船既而至一山山峯聳秀意甚悅及武帝尅京城從何無忌北府主簿無忌進穆之帝曰吾亦識之即馳召焉時穆之聞京城有叫聲晨出陌頭屬與信會直視不言者久之反空壞布裳為袴往見帝帝謂曰我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誰堪

南史

劉穆之傳

七



其選穆之曰無見踰者帝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受署從平建鄴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並穆之所建遂動見諮詢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綱寬弛威禁不行威族豪家負勢陵縱重以司馬元顛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遷尚書祠部郎復為府主簿記室錄事叅軍領堂邑太守以平桓玄功封西華縣五等子及揚州刺史王謐薨帝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帝入議以中領軍謝混為揚州或欲令帝於丹徒領州以內事付傑射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諮帝沈先與穆之言穆之偽如廁即密疏白帝言沈語不可從帝既見

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焉穆之曰公今日豈得居謙遂為守藩將邪劉孟諸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事乃一時相推非宿定臣主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咀揚州根本所繫不可假人前授王謐事出權道今若復佗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於權無由可得公功高勲重不可直置疑畏便可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帝從其言由是入輔從廣固還拒盧循常居幕中畫策劉毅等疾之每從容言其權重帝愈信仗之穆之外所聞見大小必白雖閭里言謔皆一二以聞帝每得人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皆由穆之又愛賓游坐客恒蒲布耳目以為視聽故朝野同異穆之莫不



必知雖親昵短長皆陳奏無隱帝舉止施為穆之  
皆下節度帝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被四  
遠願公小復留意帝既不能留意又稟分有在穆  
之乃曰公但縱筆為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既足  
有所包其勢亦美帝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  
穆之凡所薦達不納不止常云我雖不及苟令君  
之舉善然不舉不善穆之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嘗  
於武帝坐與齡石並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  
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還中軍太尉  
司馬加丹楊尹○帝而討劉毅以諸葛長人監留  
府毅其難獨任留穆之輔之加建威將軍置佐吏  
配給實力長人果有異謀而猶豫不能發屏人謂

穆之曰悠悠之言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  
之曰公沂流遠伐以老母弱子委節下若一毫不  
盡豈容若此長人意乃小安穆之亦厚為之備謂  
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機危今日思為  
丹徒布衣不得也帝還長人伏誅進前將軍帝西  
伐司馬休之中軍將軍道憐知留任而事無大小  
一決穆之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將軍尹如故帝北  
伐留世子為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  
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將軍尹領選如故○穆  
之內樞朝政外供軍茲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  
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蒲室目覽詞訟手  
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



又言談賞笑彌日旦時未嘗倦若裁有閑暇手自  
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丈且輒  
為十人饌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容止十人以還帳  
下依常下食以此為常嘗白帝曰程之家本貧賤  
贍生多闕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  
為過豐此外無一豪負公義熙十三年卒○帝在  
長安本欲頓駕關中經略趙魏聞問驚慟哀悅者  
數日以根本虛乃馳還彭城以司馬徐羨之代管  
留基而朝廷大事常決於程之者並悉北諮追贈  
程之開府儀同三司帝又表天子重贈侍中司徒  
封南昌縣侯及帝受禪每歎憶之曰程之不死當  
助我理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范泰對曰

聖主在上英彥滿朝程之雖功著艱難未容便關  
興毀帝笑曰卿不聞驥驥乎貴日致千里耳以佐  
命元勳追封南康郡公謚曰文宣孫瑤瑤字茂琳  
性使氣尚人後為御史中丞轉右衛將軍年位本  
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為吏部尚書瑤圖侍中不得  
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車在前瑤策駟居後相去  
數十步瑤踏馬及之謂偃曰君書何疾偃曰牛駿  
取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驥羅於羈絆  
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答曰一蹙自  
造青雲何至與駕馬爭路然甚不得意謂所親曰  
人仕官不出當八不八當出安能長居戶限上

徐羨之

湛之



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郟人羨之為桓循撫軍中兵  
參軍與宋武帝同府深相親結武帝北伐稍遷太  
尉左司馬掌留任副貳劉穆之帝議北伐朝士多  
諫唯羨之嘿然或問何獨不言羨之曰今二方已  
平拓地萬里唯有小羨未定公寢食不安何可輕  
豫其議穆之卒帝欲用王弘代之謝晦曰休元輕  
易不若徐羨之乃以羨之為丹楊尹摠知留任武  
帝即位封南昌縣公位司空錄尚書事揚州刺史  
羨之起自布衣又無術學直以局度一旦居御廟  
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  
見色頗工奕棋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辨  
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

言論不復學問為長與中書令傅亮領軍將  
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少帝詔羨之  
亮率眾宮內月一決獄帝後失德羨之等將謀廢  
立而廬陵王義真多過不任四海乃先廢義真然  
後廢帝既廢帝侍中程道惠勸立皇子義恭羨之  
不許及文帝即位改封南平郡公元嘉三年正月  
帝以羨之亮晦旬月間再賜醜盡下詔暴其罪誅  
之從孫湛之

湛之字孝源永初三年封枝江縣侯數歲與分淳  
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人馳來赴之湛之先令  
取家眾咸歎其幼而有識及長頗涉文義會稽公  
主身居長嫡為文帝所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



初武帝微時貧陋過甚嘗自新洲伐荻有納布衣  
襖等皆是敬皇后手自作武帝既貴以此衣付公  
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湛之  
為彭城王義康所愛與劉湛之等頗相附及得罪  
事連湛之文帝大怒將致大辟湛之憂懼無計以  
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宮及見文帝因號笑下林不  
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武帝納衣擲地以示上  
曰汝家本賤貧此是我母為汝父作此納衣今日  
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子上亦號笑湛之由  
此得全○湛之善尺牘音辭流暢貴戚家強產業  
甚厚室宇園池貴游莫及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  
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資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

八行遊塗巷盈滿文帝每嫌其侈縱出為南充州  
刺史善政俱肅威惠並行廣陵舊有高楼湛之更  
修整之南望鍾山城北有陂澤水物豐盛湛之更  
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苑葉成行招集  
文士盡游玩之適時有沙門釋惠休善屬文湛之  
與之甚厚孝武帝命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  
史

傅亮

傅亮字季友靈州人父瑗以學業知名位至安成  
太守瑗與郝超善超常造瑗見二子迪及亮亮年  
四五歲超令人解衣使持去初無愔色超謂瑗曰  
卿小兒才名位宦當遠踰於九然保家終在大者



迪字長猷宋初終五兵尚書亮博涉經史尤善文辭義熙中累遷中書黃門侍郎直西省宋國初建除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加中書令從還壽陽武帝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曰桓玄篡篡請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皇室今年時衰暮歎歸老京師羣臣唯盛稱功德莫曉此意亮悟旨日晚宮門已開叩扉請見曰臣暫宜還都帝知意無復他言直云復幾人自送亮曰復數十人於是奉辭及出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都即徵帝八輔永初元年加太子詹事封建城縣公八直中書省專典詔命以亮任總國權聽於省見容神數門外每旦車常數

百兩武帝登庸之始文筆皆是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之後至于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少帝即位進中書監尚書令領護軍將軍少帝廢亮奉迎文帝立行臺於江陵城南題曰大司馬門率行臺百僚詣門拜表威儀甚盛文帝將下引見亮笑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泣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霑背不能答文帝即位加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元嘉三年帝將誅亮先呼八見省內密有報之者亮辭以嫂病暫還遣信報徐羨之因乘車出郭門騎馬奔允迪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之初至庶莫門上亦使以詔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



亮讀詔訖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默  
昏立明社稷之計欲加其罪其無辭乎於是伏誅  
○亮之方貴兄迪每深誡焉而不能從及見世路  
屯險著論名曰演慎及少帝失德內懷憂懼直宿  
禁中睹夜蛾赴燭作感物賦以寄意

檀道濟

檀道濟高平人也世居京口宋武帝建武建義道濟與  
兄韶祗等從平京城俱參武帝建武將軍事累遷  
大尉參軍義熙十二年武帝北伐道濟為前鋒所  
至望風降服徑進洛陽議者謂所獲俘囚應悉戮  
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吊人正在今日皆釋而遣  
之於是中原感悅故者甚衆長安平以為琅琊內

史武帝受命以佐命功改封永脩縣公位丹楊尹  
護軍將軍文帝即位進封武陵郡公固辭上將誅  
徐羨之等召道濟欲使西討王華曰不可上曰道  
濟從人者也曩非創謀撫而使之必將無慮道濟  
至之明日上誅羨之亮既而使道濟與中領軍到  
彥之前驅西伐上問策於道濟對曰臣昔與謝晦  
同從北征八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朋練殆難與  
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  
悉臣勇今奉王命外討必未陣而禽時晦本謂道  
濟與羨之同誅忽聞來上遂不戰自潰事平遷征  
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元嘉八年到  
彥之侵魏已平河南復失之道濟都督征討諸軍





事北略地轉戰至濟上魏軍盛遂剋滑臺道濟時  
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  
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  
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火米散其上及旦  
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徇時  
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自  
眼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啟道濟  
雖不剋定河南全軍而反雄名大振魏甚憚之進  
位司空鎮壽陽○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  
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逢契畏之時人  
或目之曰安知非司馬仲達也文帝寢疾累年屢  
經危殆領軍劉湛貪執朝政慮道濟為異說又彭

城王義康亦慮宮車晏駕道濟不復可制十二年  
上疾篤會魏軍南伐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夫  
高世之勲道家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及至  
上已間十三年春將遣還鎮會上疾動義康矯詔  
召八祖道收付廷尉道濟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  
爾間引飲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  
魏人聞之皆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  
頻歲南伐有飲馬長江之志文帝問殷景仁曰誰  
可繼道濟荅曰道濟以累有戰功故致威名餘但  
未任耳帝曰不然昔李廣在朝匈奴不敢南望後  
繼者復有幾人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  
頭城望甚有憂色歎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論曰自晉網不綱主威莫樹亂基王室盡被江  
左宋武一朝創業事屬橫流改易紊章故于平  
道以建武永平之風凌太元隆安之俗此蓋宣  
公之為乎其配饗清廟豈徒然也當徐傳二公  
跪承顧託若使死而可再固當赴蹈為期及至  
震權定機當震主之地甫欲攘抑後禍禦蔽身  
灾使桐宮有卒迫之痛准王非中霧之疾若以  
社稷為存亡則義異於此道濟始因錄用故得  
忘瑕晚困大名以至顛覆詔祇克傳胤爾其木  
鴈之間乎

王鎮惡

王鎮惡北海人也祖猛仕苻堅任兼將相鎮惡以

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跡宗猛曰此非常  
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  
故名為鎮惡年十三而苻氏敗寓食澠池人李方  
家方善遇之謂方曰若遭英雄主要取萬戶侯當  
厚相報方曰君丞相孫人材如此何患不富貴至  
時願見用為本縣令足矣後隨叔父曜故晉容荊  
州頗讀諸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騎射非長而從  
橫善果斷宋武帝伐廣固鎮惡時為天門郡臨澧  
令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因留宿且謂諸佐  
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即以署前奇賊曹  
拒盧循有功封博陸縣五等子武帝謀討劉毅鎮  
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為前驅及西討轉



鎮惡參軍事使率龍驤將軍蒯愨百舸前發鎮惡受命便晝夜無行揚拜劉兖州上毅謂爲信不知見襲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舸步上蒯愨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豎旗安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長巖令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舸鎮惡徑前龍棹城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藩實上晏然不疑將至城逢毅要將朱顯之馳前問藩所在軍人荅云在後及至軍後不見藩又望見江津舸艦被燒而鼓拜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告毅令開城門鎮惡亦馳進得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并武帝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

未信帝自來及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下將或  
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親且闕且語知武帝在後人  
情難懈毅從大城東門出奔自縊鎮惡身被五箭  
手所執稍手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  
以功封漢壽縣子及武帝北伐行龍驤將軍領前  
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謂曰昔晉文王委蜀於鄧  
艾今亦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等因託  
風雲並蒙抽擢今咸陽不剋擔不濟江三秦若定  
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鎮惡入賊境戰無不  
捷破武牢及桓谷塢進次颍池造故人李方家升  
堂見母厚加酬賚即授方颍池令大軍次潼關謀  
進取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



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舩者悉在艦內汧渭而進艦  
外不見有行舩人止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為神  
鎮惡既至令將士食畢便乘舩登岸渭水流急諸  
艦悉逐流去鎮惡撫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  
去家萬里而舩乘衣糧並已逐流唯宜死戰可立  
大功乃身先士卒即陷長安城城內六萬餘戶鎮  
惡撫慰初附號令嚴肅於灊上奉迎武帝勞之曰  
成吾霸業者真卿也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  
帝笑曰卿欲學馮異邪時關中豐全鎮惡性貪枚  
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以其功大不問時有白帝  
言鎮惡藏她泓偽輦有異志帝使覘之知鎮惡別  
取飾輦金銀乘輦於垣側帝乃安帝留第二子桂

陽公義真為安西將軍雍秦二州刺史鎮長安鎮  
惡以征虜將軍領安西司馬馮翊太守委以扞禦  
之任及大軍東還赫連勃勃逼北地義真遣中兵  
參軍沈田子拒之虜甚盛田子退屯劉因堡遣使  
報鎮惡鎮惡對田子使謂安西長史王脩曰公以  
十歲兒付吾等當共思竭力今擁兵不進賊何由  
得平使反言之田子甚懼王猛之相符堅也北人  
以方諸葛亮八關之功又鎮惡為首時論者深憚  
之田子燒柳之捷威震三輔而與鎮惡爭功武帝  
將故留田子與鎮惡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  
亂者為有衛瓘等也語曰猛斂不如羣狐吾等十  
餘人何懼王鎮惡故二人常有猜心時鎮惡師于



涇上與田子俱會傳弘之壘田子求屏人因斬之  
幕下弘之奔告義真義真率王智王脩被甲登橫  
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至言鎮惡反脩執田子以  
專戮斬焉及帝受命追封龍陽縣侯謚曰壯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五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六

列傳

朱齡石

朱齡石字的兒沛郡沛人也少好武不事崖檢武  
帝剋京城以為建武參軍後領中兵齡石有武幹又  
練吏職帝甚親委之平盧循有功為西陽太守義  
熙九年徙益州刺史為元帥伐蜀初帝與齡石密  
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武無功而退賊謂我  
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  
也必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武正墮其計  
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穀兵出內水此制敵之  
奇也而慮此拜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封函付齡石

南史

朱齡石傳

一



涇上與田子俱會傳弘之壘田子求屏人因斬之  
幕下弘之奔告義真義真率王智王脩被甲登橫  
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至言鎮惡反脩執田子以  
專戮斬焉及帝受命追封龍陽縣侯謚曰壯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五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六

列傳

朱齡石

朱齡石字伯兒沛郡沛人也少好武不事崖檢武  
帝剋京城以為建武參軍後領中兵齡石有武幹又  
練吏職帝甚親委之平盧循有功為西陽太守義  
熙九年徙益州刺史為元帥伐蜀初帝與齡石密  
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武無功而退賊謂我  
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  
也必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武正墮其計  
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毅兵出內水此制敵之  
奇也而慮此拜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封函付齡石

南史

朱齡石傳

一



署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震分至白帝發  
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枚於中水取  
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武譙縱果  
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戍涪城遣其秦州刺史  
侯暉傑射譙詵等屯彭模夾水為城十年六月齡  
石至彭模七月齡石率劉鍾蒯恩等於北城斬侯  
暉譙詵朱枚至廣漢復破譙道福別軍譙縱奔涪  
城巴西人王志斬送之并獲道福斬于軍門（帝  
之伐蜀將謀元帥乃舉齡石衆咸謂齡石資名尚  
輕慮不辦克諫者甚衆帝不從乃分大軍之半令  
猛將勁卒悉以配之臧熹敬皇后弟也亦命受其  
節度及戰克捷衆咸服帝知人又美齡石善於事

以平蜀功封豐城侯十四年桂陽公義真被徵以  
齡石為雍州刺史督關中諸軍事齡石至長安義  
真乃發義真敗於青泥齡石亦舉城奔走見殺身  
超石

朱超石

超石亦果銳義熙十二年北伐超石前鋒入河時  
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有漂度北岸者輒為魏軍  
所殺略帝遣白直隊主丁旸率七百人及車百乘  
於河北岸為却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  
使豎一長白旄魏軍不解其意並未動帝先命超  
石戒嚴白旄旣舉超石赴之并齎大弩百張一車  
蓋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軍見營陣立乃進圍



營超石先以弱弓小箭射之魏軍四面俱至魏軍既多弩不能制超石初行別齎大槌并千餘張稍乃斷稍長三四尺以槌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軍不能當遂潰大軍進剋蒲坂以超石為河東太守後除中書侍郎封興平縣五等侯

毛脩之

毛脩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累遷相國右司馬行司州事戍洛陽脩立城壘武帝至履行善之賜衣服玩好當時評直二十萬王鎮惡死脩之代為安西司馬桂陽公義直敗為赫連勃勃所禽及赫連昌滅入魏脩之在洛敬事嵩高道士寇謙之謙之為魏太武帝信敬營護故不死脩之嘗為羊羹薦

魏尚書尚書以為絕味獻之太武大悅以為太官令被寵遂為尚書光祿大夫封南郡公太官令常如故後朱脩之倖于魏亦見寵脩之問朱脩之南國當權者為誰答云殷景仁脩之笑曰吾昔在南殷尚幼少我歸罪之日便當巾韜到門經年不忍問家消息久之乃訪焉脩之具答并云賢子元矯甚能自處脩之悲不得言直視良久乃長歎初北人去來言脩之勸魏侵邊文帝疑之後得還具相申理上意乃釋

朱脩之

朱脩之字恭祖義陽人隨石軍到彥之北侵彥之自河南回脩之留戍滑臺被魏將安頡攻圍糧盡





將士熏鼠食之魏剋滑臺囚之太武嘉其固守之節以為雲中鎮將妻以宗室女備之潛謀南啟妻親之每流涕謂曰觀君無停意何不告我以實義不相負備之深嘉其義而不告也泛海至東萊以為黃門侍郎(孝武)初累遷南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備之政在寬簡士庶悅附

王玄謨

王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也玄謨幼而不羣世父凝有知人鑒常笑曰此兒氣槩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宋武帝)臨徐州辟為從事史與語異之元嘉中補長沙王義欣鎮軍中兵參軍領汝陰太守每陳北侵之規上謂殷景仁曰聞王玄謨陳說使人

有封狼居意及大舉北侵以玄謨為寧朔將軍前鋒入河受輔國將軍蕭斌節度軍至碯礮玄謨進向滑臺圍城二百餘日魏太武自來救之衆號百萬鼓鞞動天地玄謨之行也衆力不火器械精嚴而專伏所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城內多茅屋衆求以火箭燒之玄謨曰損亡軍實不聽城中即撤壞之空地為窟室及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為營又不從將士並懷雉怨又營貨利一疋布責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太武軍至乃夜遁麾下散亡略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當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尋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人間訛



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弟僧景為新城太守以元  
景之勢制令雍土南陽順陽上庸新城諸郡並發  
兵欲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啓孝  
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馳遣主書吳喜公慰撫之  
又答曰玄謨啓明白之日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聊  
復為笑想足以申卿眉頭耳玄謨性嚴未曾妄笑  
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申故以此見戡孝武狎侮  
羣臣各有稱目劉秀之儉悵常呼為老慳而玄謨  
獨受老儉之目凡諸稱謂四方書疏亦如之孝武  
崩與羣公俱被顧命時朝政多門玄謨以嚴直不  
容從青冀二州刺史加都督明帝即位禮遇益崇  
遷南豫州刺史加都督蒙六十二謚曰莊從弟玄

邈

玄邈字彥遠仕宋位青州刺史齊高帝之鎮淮陰  
為宋明帝所疑乃北勸魏遣書結玄邈玄邈長史  
房叔安進曰夫布衣韋帶之士銜一餐而不忘義  
使之然也今將軍居方州之重託君臣之義無故  
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死耳不敢隨  
將軍也玄邈意乃定仍使叔安使建鄴發高帝謀  
高帝於路執之并求玄邈表叔安答曰寡君使表  
上天子不上將軍且僕之所言利國家而不利將  
軍無所應問荀伯玉勸殺之高帝曰物各為主無  
所責也玄邈罷州還高帝塗中要之玄邈嚴軍直  
過還都啓宋明帝稱高帝有異謀高帝不恨也昇



明中高帝引為驃騎司馬泰山太守玄邈甚懼高帝待之如初再遷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封河陽縣侯兄弟同時為方伯齊建元初亡命李烏奴作亂梁部玄邈使人偽降烏奴告之曰王使君兵弱有愛妾二人已去矣烏奴喜輕兵龍州城玄邈竒兵破之高帝聞之曰玄邈果不負吾建武中卒於護軍贈雍州刺史謚壯侯

叔安字子仁清河人高帝即位懷其忠正時為益州司馬寧蜀太守就拜前將軍方用為梁州會病卒帝歎曰叔安節義古人中求之身恨不至方伯而終

論曰自晉播遷來宅揚越關遼遂阻汧隴遐荒

區甸分其内外山河判其表裏桓温一代英人志移晉鼎自非兵屈灞上戰血朽頭則光宅之運中年允集宋武帝屈起布衣非籍人譽一旦驅率烏合奄興霸緒功雖有餘而德猶未洽非樹竒功於難立震大威於四海則不能成配天之業一異同之心故復外積武功以收人望及金墉請吏元勳既立心欲挂旆龍門斬衝冀趙跨切桓氏取高昔人方復觀兵崑渭陳師天嶽及靈威薄震重關白闢故知英美所包先勝而後戰也王鎮惡推鋒直指前無強陣為宋方叔其壯矣乎朱齡石起石毛備之傅弘之等以故衆難固之情逢英勇乘機之運以至顛隕為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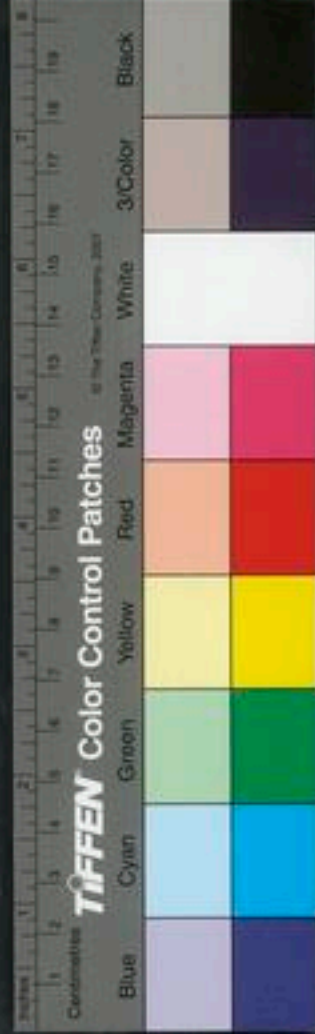


幸矣脩之滑臺之守有疎勒之難苟誠節在焉  
所在為重其取榮大國豈徒然哉終假道自啟  
首立之義也玄謨封狼之心雖簡帝念然天方  
相製人豈能支宋氏以三兵之弱卒當八州之  
勁勇欲以邀勝不亦難乎盛境亡師固其宜也  
觀夫慶之之言可謂達於時變瞻傲狼不悔卒  
至亡軀然齊武追恨魚服匹夫懼矣玄謨行已  
之度有士君子之風乎

劉敬宣

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也父牢之晉鎮北將軍敬  
宣參會稽世子元顥征虜軍事宋武帝既累破袂  
賊功名日盛敬宣深相憑結元顥進號驃騎敬宣

仍隨府轉元興元年牢之南討桓玄元顥為征討  
大都督日夜昏酣牢之以道子昏闇元顥淫么慮  
平玄之日亂政方始會玄遣信說牢之牢之欲假  
手於玄誅執政然後乘玄之際可以得志天下將  
許玄降敬宣諫怒玄威望既成則難圖牢之怒曰  
吾豈不知今日取之如反覆手但平後令我奈驃  
騎何玄既得志敬宣奔洛陽敬宣素明天文知必  
有興復晉室者尋夢九土服之覺而喜曰九者桓  
也桓吞吾當復本土乎會宋武帝平京口手書召  
敬宣即馳還寵封武岡縣男劉毅之火人或以雄  
桀許之敬宣曰此人外寬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  
旦遭逢當以陵上取禍殺聞深恨義熙三年表遣



敬宣伐蜀假敬宣節監征蜀諸軍事敬宣至黃武  
去成都五百里食盡遇疾疫而還為有司奏免官  
初敬宣蜀還劉毅欲以重法繩之武帝既相任待  
又何無忌謂不宜以私憾傷至公毅雖止獨謂武  
帝曰平生之舊豈可孤信光武悔之於龐萌曹公  
失之於孟卓宜深慎之毅出為荊州謂敬宣曰欲  
屈卿為長史南蠻豈有見輔意乎敬宣懼禍以告  
武帝帝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後領冀州  
刺史時帝西討劉毅豫州刺史諸葛長人監太尉  
軍事貽敬宣書曰盤龍狼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  
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  
官常懼福過災生實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

敢當便以長人書呈帝謂王誕曰阿壽故為不負  
我

劉粹 伯龍

劉粹字道冲沛郡蕭人也文帝時年四歲武帝使  
粹奉文帝鎮京口族兄毅貳於武帝粹不與毅同  
而盡心武帝帝將謀毅衆並殺粹在夏口帝愈信  
之及大軍至竭其誠力事平封滯縣男文帝即位  
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三年討謝晦初晦與粹  
善以粹子曠之為參軍至是帝甚疑之王弘曰粹  
無私必無憂也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文帝以此  
嘉之晦亦不害曠之遣還粹尋卒同郡宗人有劉  
伯龍者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



太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  
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窶固有  
命乃復為鬼所笑也遂止

胡藩

胡藩字道序豫章人也武帝召參鎮軍軍事從征  
慕容超起軍屯聚臨朐藩言於武帝曰賊屯軍城  
外留守必寡今往取其城而斬其將職此韓信所  
以剋趙也帝乃遣檀韶與藩潛往即剋其城賊見  
城陷一時奔走還保廣固圍之明旦攻城陷之尋  
除鄱陽太守從伐劉毅初毅當之荊州表求東道  
還建鄴辭墓去都數十里不過拜闕帝出倪塘會  
毅藩請殺之乃謂帝曰公謂劉衛軍為公下乎帝

曰卿謂何如對曰夫豁達大度功高天下連百萬  
之衆允天人之望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記傳  
一詠一點自許以雄豪加以誇伐搢紳白面之士  
輻湊而歸此毅不肯為公下也帝曰吾與毅俱有  
剋復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至是謂藩曰昔從  
卿倪塘之謀無令舉也○又從征司馬休之復為  
參軍徐達之敗沒帝怒即日於馬頭岸度江江津  
岸壁立數丈休之臨岸置陳無由可登帝呼藩令  
上藩有疑色命左右錄來欲斬之藩不受命顧曰  
寧前死耳以刀頭穿岸旁容脚指徑上隨之者稍  
多及登殊死戰敗之○從伐關中參太尉軍事統  
別軍至河東暴風漂輜重艦度北岸魏軍卒得此



艦藩氣憤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往往魏騎五六  
百見藩來並笑之藩素善射登岸射之應弦而倒  
者十許人魏軍皆退悉收所失而反又遣藩及朱  
起石等追魏軍於羊城魏騎數萬合圍藩及起石  
不盈五十力戰大破之武帝還彭城參相國軍事  
論平司馬休之及廣固功封陽山縣男卒謚曰壯  
侯

蕭思話

介引環

蕭思話南蘭陵人宋孝懿皇后子也思話十許  
歲時未知書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隣曲莫不  
患毒之自此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頗工隸書善  
彈琴能騎射後龍不爵封陽縣侯嘗從文帝登鍾山

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  
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歷征蠻校尉雍州  
刺史監四州軍事徵為吏部尚書思話以去州無  
復事力倩府軍身九人文帝戲之曰丈人終不為  
田父於閭里何憂無人使耶未拜遷護軍將軍思  
話外戚令望早見任待歷十二州杖節監督者九  
焉所至雖無皎皎清節亦無穢黷之累愛才好士  
人多歸之思話子惠舊惠舊子介

介字茂鏡少穎悟有器識性高簡少交游唯與族  
兄琛從兄肱素及洽從弟叔等文酒賞會時人以  
比謝氏烏衣之游初武帝總迎後進二十餘人置  
酒賦詩賦看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看飲盡顏色不



覆言笑自若介漆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  
臧有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介子引  
引字叔休方正有器度拜尚書金部侍郎引善書  
為當時所重宣帝賞拔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  
趣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毛羽  
耳

琛字彥瑜梁武在西邸與琛有舊梁臺建以為御  
史中丞始琛為宣城太守有北僧南度唯齋一瓢  
蘆中有漢書序傳僧云三輔舊書相傳以為班固  
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  
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秘之及是以  
書餉鄱陽王範獻于東宮又經預御筵醉伏上以

棗投琛琛仍取棗擲上正中面御史中丞在坐帝  
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說耶琛即答曰  
陛下授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笑悅上每  
呼琛為宗老

臧燾

贊

臧燾字德仁東莞營人宋武敬皇后兄也少好學  
善三禮貧約自立操行為鄉里所稱晉太元中衛  
將軍謝安始立國學徐兗二州刺史謝玄舉燾為  
助教宋武帝受命拜太常雖外戚貴顯而彌自沖  
約茅屋蔬飧不改其舊燾字燾燾子質

質字含文少好鷹犬善捕博意錢之戲有氣幹好  
言兵文帝謂可大任以為徐兗二州刺史加都督

南史

臧燾傳

十一





會魏太武帝圍汝南戍主陳憲固守告急文帝遣  
賈輕往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等救憲後太武  
率大衆數十萬向彭城以賈為輔國將軍北救始  
至盱眙太武已過淮二十八年正月太武自廣陵  
北返悉力攻盱眙築長圍一夜便合賈報太武書  
云爾不聞童謠言耶虜馬飲江水俾狸死卯年冥  
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  
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饗有桑乾哉假令寡  
人不能殺爾爾由我而死爾若有幸得為亂兵所  
殺爾若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負送都市爾  
識智及衆豈能勝符堅耶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  
未飲江大歲未卯故耳時魏地童謠曰輅車北來

如穿雉不意虜馬飲江水虜主北歸石濟死虜欲  
度江天不徙故荅書引之太武大怒乃作鐵床於  
上施鐵鏡破城得賈當坐之此上賈又與魏軍書  
寫基格購斬太武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疋魏以  
鉤車鉤垣樓城內繫絙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  
退賈夜以木桶盛人縣出城外截鉤獲之明日又  
以衝車攻城土堅密每顛落下不過數斗魏軍乃  
自薄登城墜而後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死者與  
城平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武乃解圍而赦上嘉  
賈功以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四州諸軍事

謝晦

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晉太常裒之玄孫也美



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涉獵文義博覽  
多通時人以方揚德祖微將不及晦聞猶以為恨  
帝深加愛賞從征闕洛內外要任悉委之帝於彭  
城大會命紙筆賦詩晦恐帝有失起諫帝即代作  
曰先蕩臨淄穢却清河洛塵華陽有逸驥挑林無  
伏輪於是羣臣並作時謝混風華為江左第一嘗  
與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耳  
瞻字宣遠晦次兄也與從叔混族序靈運俱有盛  
名嘗作喜霽詩靈運寫之混詠之王弘在坐以為  
三絕

謝裕 眺

謝裕字景仁朗亭允之子而晦從父也名與宋武

帝諱同故以字行景仁幼為從祖安所知始為前  
軍行參軍會稽王世子元顯嬖人張法順權傾一  
時內外無不造門唯景仁不至年三十而方為著  
作佐郎桓玄誅元顯見景仁謂四坐曰司馬庶人  
父子云何不敗遂令謝景仁三十而方佐著作郎  
宋武帝為桓脩撫軍中兵參軍嘗詣景仁諮事景  
仁與語說因留帝食帝甚感之及平建鄴景仁與  
百僚同見武帝目之曰此名公孫也○義熙五年  
帝將伐慕容超朝議皆謂不可劉毅時鎮姑熟固  
止帝以為苻堅侵境謝太傅猶不自行宰相遠出  
傾動根本景仁獨曰公建桓文之烈應天人之心  
雖業高振古而德刑未樹宜推亡固存廣振威略



平定之後養銳息徒然後觀兵浴內脩復園寢豈  
有縱敵貽患者哉帝從之及北伐大司馬琅邪王  
天子母弟層當儲副帝深以根本為憂轉景仁大  
司馬十一年為左僕射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淨  
麗弟純純子眺

眺字玄暉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為齊隨王子  
隆鎮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眺尤被  
賞不捨日夕長史王秀之以眺年少相勸欲以啓  
聞眺知之因事求還道中為詩寄西府曰常恐鷹  
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爵羅者寥廓已高翔是也  
仍除新安王中軍記室眺賤辭子隆曰眺聞橫汗  
之水思朝宗而每竭鴛鴦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

則臯壤搖落對之惆悵歧路東西或以嗚咽況乃  
眼義徒擁故志莫從邈若墜雨飄似秋葉眺寔庸  
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搜  
揚小善故得捨耒場圃奉筆兔園東泛三江西浮  
七澤契濶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  
立府廷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  
早擔肌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  
翻先謝輕舟及沂吊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  
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啟艤於春  
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  
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故攬涕告辭悲  
來橫集時荊州信去倚待眺執筆便成文無點易



以本官兼尚書殿中郎○眺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眺好獎人才會稽孔圍粗有才筆未為時知孔珪嘗合草讓表以示眺眺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其好善如此

謝方明

忠連

謝方明裕從祖房也嚴恪善自居過雖暗室未嘗有惰容從兄混有重名唯歲節朝拜而已丹楊尹劉穆之權重當時朝野輻湊其不至者唯混方明郝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恨及混等誅後方明造穆之穆之大悅白武帝曰謝方明可謂名家駒子忠連

惠連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加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工常云此語有神功非吾語也

謝靈運

起宗

夷卿

謝靈運安西將軍弈之曾孫而方明從子也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瑛位秘書郎早亡靈運幼便穎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瑛瑛兒何為不及我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從叔混持加愛之襲封康樂公以國公例除負外散騎侍郎不就為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性豪侈車服鮮

南史

謝方明傳

十五



麗衣物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  
出為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  
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理人  
聽訟不復闕懷所至輒為詩詠以致其意在郡一  
周稱疾去職靈運父祖并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  
墅遂移籍會稽脩營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  
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放蕩為娛有終焉之志  
每有一首詩至都下貴賤莫不覽寫宿昔問士庶  
皆徧名動都下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靈運  
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為二寶  
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穎川荀雍太山羊璿之  
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惠連

幼有奇才不為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始還寧  
時方明為會稽靈運造方明遇惠連大相稱賞靈  
運性無所推唯重惠連與為刎頸交臨川王義慶  
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於  
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  
云陸展潔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  
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之凡人士  
並為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  
文帝除廣州所統曾城令○靈運因祖父之資生  
業甚厚奴僮既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  
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  
登躡常著木屐山上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



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  
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為山賊未知靈運子鳳凰子  
起宗

起宗隨父鳳嶺南元嘉末得還與慧休道人來往  
好學有文辭盛得名譽選補新安王子鸞國常侍  
王母殷淑儀卒起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  
曰起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時右衛將軍劉道隆  
在御坐出候起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起宗曰  
懸罄之室復有異物邪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  
名曰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起宗徒跪還內道  
隆謂檢覓毛至關待不得乃去齊高帝為領軍愛  
其才衛將軍袁粲聞之謂高帝曰起宗開亮善可

與語取為長史臨淮太守粲誅高帝以起宗為義  
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  
風寒高帝謂四坐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起  
宗子幾卿

幾卿清辯時號神童年十二召補國子生齊文惠  
太子自臨策試謂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可以  
經義訪之儉豈發問幾卿辨釋無滯文惠大稱  
賞焉儉謂人曰謝起宗為不死矣普通六年詔西  
昌侯藻督衆軍北侵幾卿啓求行擢為藻軍師長  
史將行與僕射徐勉別勉云淮淝之後前謝已著  
奇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拜曰已見今徐勝於  
前徐後謝何必愧於前謝勉默然



論曰謝晦以佐命之功當顧託之重殷憂在日  
默昏啓聖於社稷之計蓋為大矣但廬陵之殞  
事非主命昌門之覆有乖臣道博陸所慎理異  
於斯加以身處上流兵權搃已恃欲以外制內  
豈人主所久堪乎向令徐傳不亡道濟居外四  
權制命力足相侔劉氏之危則有逾累卵以此  
論罰豈曰妄誅宣遠所為寒心可謂暗其前矣  
然謝氏自晉以降雅道相傳景恒景仁以德素  
傳義景懋景先以節義流譽方明行己之度玄  
暉藻績之奇各擅一時可謂德門者矣靈運才  
名江左獨振而猖獗不已自致覆亡人各有能  
茲言乃信惜乎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六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七

列傳

謝弘微

莊 莊

謝密字弘微晉西中郎萬之曾孫景仁從子也父  
思武昌太守弘微年十歲繼從叔峻名犯所繼內  
諱故以字行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  
父混名知人見異之謂思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  
佳器有子如此足矣義熙初襲爵建昌縣侯弘微  
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數千卷書國史數人  
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預混聞而驚歎謂國郎中  
令漆凱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之國侯既  
不厝意今可依常分送弘微重混言乃少有所受  
南史



論曰謝晦以佐命之功當顧託之重殷憂在日  
默昏啓聖於社稷之計蓋為大矣但廬陵之殞  
事非主命昌門之覆有乖臣道博陸所慎理異  
於斯加以身處上流兵權搃已恃欲以外制內  
豈人主所久堪乎向令徐傳不亡道濟居外四  
權制命力足相侔劉氏之危則有逾累卵以此  
論罰豈曰妄誅宣遠所為寒心可謂暗其前矣  
然謝氏自晉以降雅道相傳景恒景仁以德素  
傳義景懋景先以節義流譽方明行己之度玄  
暉藻績之奇各擅一時可謂德門者矣靈運才  
名江左獨振而猖獗不已自致覆亡人各有能  
茲言乃信惜乎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六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七

列傳

謝弘微

莊 莊

謝密字弘微晉西中郎萬之曾孫景仁從子也父  
思武昌太守弘微年十歲繼從叔峻名犯所繼內  
諱故以字行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  
父混名知人見異之謂思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  
佳器有子如此足矣義熙初襲爵建昌縣侯弘微  
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數千卷書國史數人  
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預混聞而驚歎謂國郎中  
令漆凱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之國侯既  
不厝意今可依常分送弘微重混言乃少有所受  
南史





北舍弘微本家也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常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將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愜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常言阿遠剛躁負氣阿容博而無檢曜伏才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為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又言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造六十必至公輔弘微與琅邪王惠王球並以簡淡稱人謂沈約曰王惠何如約曰令明簡次問王球約曰倩玉淡又次問

弘微約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子莊

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宋文帝見而異之謂殷景仁劉湛曰藍田生王宣虛也我為隨王誕後軍諮議領記室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別合之則寓內為一時南平王鐸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為賦太子左衛率表叔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孝建元年遷左將軍于時搜才路狹莊表陳求賢之義曰臣聞功傾魏后非待照車之珎德柔秦容豈徒秘壁之貴陰陂所漸成敗之由何



嘗不興資得才替因失士故楚書以善人為寶虞  
典以則哲為難而進選之軌既墮中代登造之律  
未聞當今必欲豐本康務庇人濟俗匪更恣濫矣  
取九成夫才生於時古今宜貳士出於世屯秦焉  
殊升曆中陽英賢起於徐沛受錄白水茂異出於  
荆宛寧二都智之所產七隩愚之所育寔遇與不  
遇用與不用耳今太道光亨萬務俟德而九服之  
曠九流之艱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鑑易限  
天下之才難源以易限之鑑鏡難源之才使國罔  
遺賢野無滯器其可得乎昔公叔登臣管仲升盜  
趙文非私親陳嗣祁奚豈誦仇比子益茅以彙作  
範前經舉爾所知式昭往諫且自古任薦弘明賞

蜀成子舉三哲而身致魏輔應侯任二士而已損  
秦相白季稱箕黜而疇以田萊張勃進陳湯而坐  
之弛爵此則先事之盛準亦後王之彛鑑臣謂宜  
普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依分銓用若任得  
其才舉主延賞有不稱職宜及其坐重者免黜輕  
者左遷被舉之身加以禁錮年數多少隨愆議制  
若犯大辟則任者刑論又政平訟理莫先親人親  
人之要寔歸守宰故黃伯益潁川累稔杜畿居河  
東歷載或就加恩秩或入崇曜寵今益人之職宜  
遵六年之限進得章明庸惰退得人不勤勞如此  
則上靡棄能下無浮謬考績之風載秦薪槓之歌  
克昌○初文帝世限年三十而仕郡縣六周乃選



代刺史或十年餘至是皆易之仕者不拘長少益人以三周為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襄子肱

肱字敬冲幼聰惠莊器之常置左右十歲能屬文莊游上山使肱命篇攬筆便就琅邪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為後來特達莊笑撫肱背曰真吾家千金仕宋為衛將軍袁粲長史粲性簡峻時人方之李膺肱謁退粲曰謝令不死矣宋明帝嘗敕肱與謝鳳子超宗從鳳莊門入二人俱至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肱曰君處臣以禮進退不入時人兩稱之以比王尊王陽後為臨川內史以賄見劾袁粲寢其事齊高帝為驃騎將軍輔政選肱為長史高帝方圖禪代欲以肱佐命

遷左長史每夕置酒獨與肱論魏晉故事言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肱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帝即帝位魏武曰有用我者其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將必終身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帝不悅更引王儉為左長史以肱為侍中領祕書監及齊受禪肱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肱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肱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乃使稱疾欲取燕人肱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為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請誅肱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永明中為義興太守



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  
能作太守耳仍為吳興太守家滯時為吏部尚書  
肅至郡致滯數斛酒還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肅居郡每不理常務聚斂衆頗譏之亦不屑也建  
武四年徵為侍中書令不應遣諸子還都獨與母  
留築室郡之西郭明帝詔加優禮旌其素槩奉以  
卿祿時園子於酒廬江何胤亦抗表還會稽永元  
中詔徵肅胤並不屈時東昏皆命迫遣會稽武帝  
起兵及建鄴平徵肅胤並補軍諮祭酒皆不至及  
即位詔徵肅為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胤散騎常侍特進右光祿大夫亦並不屈仍遣領  
軍司馬王果敦譬肅謀於何胤胤欲獨高其節

給曰興王之世安可久慶明年六月肅輕出詣闕  
自陳帝笑曰子陵遂能屈志詔以為侍中司徒尚  
書令肅辭脚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自輿詣雲龍門  
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旦乘輿出幸肅  
宅宴語盡歡肅固陳本志不許又固請自還迎母  
許之臨發輿駕臨幸賦詩餞別王人送迎相望於  
道到都敕材官起府於舊宅武帝臨軒遣謁者於  
府拜授詔停諸公事及朔望朝謁三年元會詔肅  
乘小輿升殿肅素憚煩及居台鉉兼掌內臺職事  
多不覽以此頗失衆望其年母憂尋有詔攝職如  
故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固讓不受遣謁  
者敦授留府門及暮至於經春夏八月乃拜受焉



是冬薨車駕出臨哭謚曰靖○孝武初肱為吳興以鷄卵賦人收鷄數千及適節不全為清談所少子設位司徒右長史坐殺牛廢黜為東陽內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荅曰數多劉寵更以為愧

王弘

王弘字休元琅邪人也曾祖導晉丞相弘少好學以清悟知名弱冠為會稽王道子驃騎主簿宋武帝招補鎮諮議參軍累遷太尉左長史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遣九錫弘銜使還都諷朝廷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乃從北來穆之愧懼發病遂卒宋國建為尚書僕射掌選領彭城太守奏彈謝

靈運為軍人桂興淫其嬖妾靈運殺興棄屍洪流御史中丞王准之曾不彈舉武帝荅曰端右肅正風軌誠副所期自今以為求制於是免靈運官弘既人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為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效之謂為王太保家法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者每先呵責譴辱之然後施行若美相眄接語欣歡者必無所諧人問其故荅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功此所謂姦以事名者也若求者絕官叙之分既無以為惠又不微借顏色即大成怨府亦鄙薄所不任問者悅伏曾孫融

融字元長少而神明警慧母謝教融書學博涉有



文才從叔儉謂人曰此兒至四十名位自然及祖  
啓齊武帝求自試遷祕書丞從叔儉初有儀同之  
授贈儉詩及書儉甚奇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便  
可解永明末武帝欲北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  
圖融因此上疏開張北侵之議圖成上置琅邪城  
射堂鏐上游幸輒觀焉九年芳林園禊宴使融為  
曲水詩序當時稱之上以融才辯使兼主客接魏  
使房景高宋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  
十之年久踰其半景高又云在北聞主客曲水詩  
序勝延年寶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宋弁於瑤池  
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  
生詩序用見齊王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

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魏所送馬不  
稱使融問之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之良馬  
乃駑不若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駟駟之牧遂不  
能嗣宋弁曰當是不習地土融曰周穆馬跡徧於  
天下若騏驎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  
躓弁曰王主客何為勤勤於千里融曰卿國既異  
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斯至聖上當駕鼓車弁  
曰向意既預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  
亦以郭隗之故弁不能答

論曰語云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晉自中原沸騰  
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國年移三百蓋  
有憑焉其初諺云王與馬共天下蓋王氏人倫



之盛實始是矣及夫休元弟兄並舉棟梁之任  
下逮世嗣無虧文雅之風其所以簪纓不替豈  
徒然也

王曇首

僧虔

泰

志

符

彬

王曇首太保弘之弟也幼而素尚兄弟分財曇首  
唯取圖書而已與從弟球俱詣宋武帝帝曰並齊  
梁世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答曰既從神武自使  
懦夫立志時謝晦在坐曰仁者果有勇帝悅為文  
帝鎮西長史武帝謂文帝曰曇首輔相才也汝可  
每事諮之及文帝被近八奉大統議者皆致疑曇  
首與到彦之從兄華並勸上行上猶未許曇首固  
諫并言天人符應上乃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自衛

及即位謂曇首曰非宋昌獨見無以致此以曇首  
為侍中領驍騎將軍上欲封曇首等曇首曰豈可  
因國之灾以為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  
封事遂寢子僧綽僧綽子儉

儉字仲寶生而僧綽遇害為叔父僧虔所養幼篤  
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羨僧虔曰我不患此兒  
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乃手書崔子玉座右銘以貽  
之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括  
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年十八解褐祕書郎  
太子舍人超遷祕書丞○齊高帝為相欲引時賢  
參讚大業時謝朓為長史帝夜召朓却人與語久  
之朓無言唯有二小兒捉燭帝慮朓難之仍取燭  
南史



遣兒耻又無言帝乃呼左右儉素知帝雄異後請  
間言於帝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  
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  
因又曰儉蒙公殊賜所以吐所難吐宋以景和元  
微之淫虐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  
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大業永淪七尺  
豈可得保帝笑曰卿言不無理儉又曰公今名位  
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羣后微示變革當先令褚  
公知之儉請銜命帝曰我當自往經少日帝自造  
彥回款言移晷乃謂曰我夢應得官彥回曰今授  
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夢未必便在旦  
夕帝還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虞整時為中書舍

人甚閑辭翰儉乃自報整使作詔及高帝為太尉  
引儉為右長史尋轉左專見任用大典將行禮儀  
詔策皆出於儉褚彥回唯為詔又使儉叅懷定之  
齊基建遷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多所  
引進高帝踐祚與儉議佐命功臣從容謂曰卿謀  
謨之功莫與為二卿止二千戶張良辭侯何以過  
此帝幸樂遊宴集謂儉曰卿好音樂孰與朕同儉  
曰沐浴唐風更無比屋亦既在齊不知肉味帝稱  
善後幸華林宴集使各效伎藝褚彥回彈琵琶王  
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儉  
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  
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





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  
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  
也於是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  
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答曰臣以拍張  
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為名答永明二年領  
丹陽尹三年領國子祭酒四年以來官領吏部先  
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  
為業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  
次必於儒教由是衣冠翕然並尚經學儒教於此  
大典何承天禮論三百卷儉抄寫為八帙又別抄  
條目為十三卷朝儀舊典晉宋來施行故事撰次  
諸憶無遺漏者所以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

引證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即無能異者令史諮  
事賓客蒲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監  
試諸生巾卷在庭劍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憤  
斜挿簪朝野慕之相與放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  
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况也武帝深委仗之士流  
選用奏無不可薨年四十八謚文憲公儉寡嗜慾  
惟以經國為務車服塵素家無遺財手筆典裁  
為當時所重少便有宰臣之志賦詩云稷契匡虞  
夏伊呂翼商周及生子字曰玄成取仍世作相之  
義

僧虔僧綽弟也弱冠雅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  
扇歎曰非唯跡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為太子舍



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之曰卿文  
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寶物莫之窺雖魏陽  
元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遷太子中庶子孝  
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迹大明世常用掘筆書  
以此見容後為銜史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由來  
多不居憲臺王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宦微減僧虔  
為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為耳  
秦始中為吳興太守始王獻之善書為吳興郡及  
僧虔工書又為郡論者稱之昇明二年為尚書令  
嘗為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  
脩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  
之不已則迷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座右

銘高帝素善書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曰誰  
為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  
謂善自為謀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答曰臣正書  
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臣無  
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為辭儉既為朝  
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  
儉即日毀之永明三年薨時年六十追贈司空侍  
中如故謚簡穆○僧虔論書云宋文帝書自言可  
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  
平南廩右軍叔過江右軍之前以為最也曾祖領  
軍右軍公弟書遂不減吾褒古制今惟右軍領軍  
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也從祖中書令書子敬云弟



書如駢駢駢駢恒欲度驊駟前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鷄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當時不別久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並得名前代無以辨其優劣唯見其筆力驚異耳張澄當時亦呼有意郝愔章草亞於右軍郝嘉賓草亞於二王紫媚其父桓玄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謝安亦八能書錄亦自重其子敬書嵇康詩羊欣書見重一時親受子敬行書尤善正乃不稱名孔琳之書天然縱放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受

子敬故當在欣後范曄與蕭思話同師羊欣後小叛既失故步為復小有意耳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超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云緊生起是得賞也恨少媚好謝靈運書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八流賀道力書亞丘道護庾昕學子右軍亦欲亂真矣僧虔嘗自書讓尚書令表辭制既雅筆迹又麗時人以比子敬崇賢吾郡顧寶先卓越多奇自以伎能僧虔乃作飛白書以示之寶先白下官今為飛白屈矣僧虔宋世嘗有書試其子曰王家門中優者龍鳳劣猶武豹失蔭之後豈龍武之議况吾不能為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子慈慈



秦字仲通幼通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林羣兒競之秦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由是中表異之梁天監元年為秘書丞轉黃門侍郎每預朝宴刻燭賦詩文不加點帝深賞歎○志字次道慈之弟也褚彥回為司徒引志為主簿謂其父僧虔曰朝廷之恩本為殊特所可光榮在屈賢子累遷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人張倪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鄉里乃有如此爭倪慶因相攜請罪所訟地遂成閑田後為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唯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旦果至以婦孕吏人益

歎服○志善隸隸當時以為楷法齊游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書常謂志為書聖父僧虔門風寬恕志尤博厚所歷不以罪咎劾人門下客嘗盜脫志車憶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遊其門者專蓋其過而稱其善兄弟子侄皆篤寔謙和時人號諸王為長者志弟輯輯子筠

筠字元禮一字德柔幼而驚悟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為芍藥賦其辭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秦齊名沈約見筠以為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唯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嬉笑唯此一條不能酷似仕為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筠



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  
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沈約每見筠文咨  
嗟嘗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  
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敢請附斯言自謝眺諸  
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絕不謂瘦暮復逢於君約於  
郊居宅閣齋請筠為草木十詠書之壁皆直寫文  
辭不加篇題約謂人曰此詩指物程形無假題署  
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示筠草筠讀至  
雌霓五的連蜷約撫掌欣抃曰僕常恐人呼為霓  
反五次至墜石礮星及冰懸壩而帶抵筠皆擊節  
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真奇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  
數句耳筠又嘗為詩呈約約即報書歎詠以為後

進擅美筠又能用強韻每公宴並作辭必妍靡約  
嘗啓上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又於御筵謂王志  
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謝眺常見語  
云好詩圖美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  
為寔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並掌東宮管記昭明  
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鈞  
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曰所謂左  
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筠狀顏寢小  
長不滿六尺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而少擅才名  
與劉孝綽見重當時○其自序云余少好抄書老  
而彌篤雖遇見瞽觀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懼興彌  
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建武二年乙



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為口宗廣略去取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並躬自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又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彫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沈少傅約常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輯身彬

彬字思文好文章習篆隸與志齊名時人為之語曰三真六草為天下寶

論曰王曇首之才器王僧綽之忠直其世祿不替也豈徒然哉仲寶雅道自居早懷伊呂之志竟而逢時遇主自致宰輔之隆所謂衣冠禮樂盡在是矣齊有人焉於斯為盛其餘文雅儒素各稟家風箕裘不墜亦云美矣

王彧 銓錫

王彧字景文名與明帝諱同故以字行文帝嘗與羣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景文越席曰臣以為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衆皆稱善

銓字公衡美風儀善占吐雖學業不及錫而孝



行齊焉時人以為銓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銓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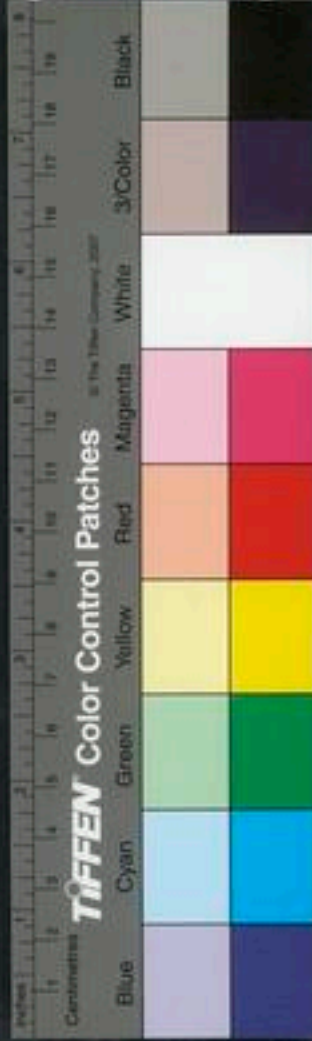
錫

錫字公徽幼而警悟遷太子洗馬時昭明太子尚幼武帝敕錫與秘書郎張纘使入宮不限日數與太子游狎情兼師友普通初魏始連和使劉善明來聘敕中書舍人朱异接之善明彭城舊族氣調甚高負其才氣酒酣謂异曰南國辯學如中書者幾人异曰异所以得接賓宴乃分職是司若以才辯相尚則不容見使善明乃曰王錫張纘北間所聞云何可見异具啓聞敕即使南苑設宴錫與張纘朱异四人而已善明造席遍論經史無以朝譔錫隨方酬對無所稽疑善明甚相歎挹他日謂异

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為國引宴之日敕使左右徐僧權於坐後言則書之

王弘之謂之

王弘之字方平仕晉為司徒主簿家貧性好山水求為烏傷令桓玄輔晉桓謙以為衛軍參軍時殷仲文送姑熟祖送傾朝謙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雖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宋武帝辟召一無所能家在會稽上虞從兄敬弘為吏部尚書奏弘之為太子庶子不就文帝即位敬弘為尚書左僕射陳弘之高行徵為通直散騎常侍又不就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即著以採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



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否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八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沃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賤曰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並多居之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戎先業既遠同義唐亦激貧厲競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弘之元嘉四年卒韶之字休泰敬弘從祖弟也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謂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答曰我常自耕耳父偉之為烏程令韶之因居

縣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為衛將軍謝琰行參軍得父舊書因私撰晉安帝陽秋及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叙事辭論可觀遷尚書祠部郎晉帝自孝武以來常居內殿武官主書於中通呈以省官一人管詔誥住西省因謂之西省郎傅亮羊徽相代在職義熙十一年宋武帝以韶之博學有文辭補通直郎領西省事

王淮之

王淮之字元魯晉尚書僕射彬玄孫也曾祖彪之位尚書令祖臨之父納之並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名識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絨





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學淮之無明禮傳贖於  
文辭桓玄篡位以為尚書祠部郎宋武帝起兵為  
太尉主簿出為山陰令有能名預討盧循功封都  
亭侯宋基建除御史中丞為百僚所憚自彪之至  
淮之四世居此職淮之嘗作五言詩范泰朝之卿  
唯解彈事耳淮之正色答猶差卿世載確孤

論曰昔晋初度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  
竭王氏滅觀夫晋氏以來諸王冠冕不替蓋亦  
人倫所得豈唯世祿之所傳乎及于陳亡之年  
淮流宗竭曩時人物掃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  
已有前定天之所廢豈智識之所謀乎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七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八

列傳

王懿

王懿字仲德太原人年十七及兄叡同起義兵與  
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  
澤困未能去卧林中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  
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已食未仲德言飢小兒去  
須臾復來得飯與之度河至滑臺復為翟遼所留  
使為將帥積年仲德欲南歸乃棄遼奔大山遼追  
騎急夜行忽見前有猛炬導之乘火行百許里以  
免晋太元末徙居彭城兄弟名犯晋宣元二帝諱  
故皆以字行叡字元德果勁有計略宋武帝甚知

南史

王懿傳



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學淮之無明禮傳贖於  
文辭桓玄纂位以為尚書祠部郎宋武帝起兵為  
太尉主簿出為山陰令有能名預討盧循功封都  
亭侯宋基建除御史中丞為百僚所憚自彪之至  
淮之四世居此職淮之嘗作五言詩范泰朝之卿  
唯解彈事耳淮之正色答猶差卿世載確孤

論曰昔晋初度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  
竭王氏滅觀夫晋氏以來諸王冠冕不替蓋亦  
人倫所得豈唯世祿之所傳乎及于陳亡之年  
淮流宗竭曩時人物掃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  
已有前定天之所廢豈智識之所謀乎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七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八

列傳

王懿

王懿字仲德太原人年十七及兄叡同起義兵與  
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  
澤困未能去卧林中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  
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已食未仲德言飢小兒去  
須臾復來得飯與之度河至滑臺復為翟遼所留  
使為將帥積年仲德欲南歸乃棄遼奔大山遼追  
騎急夜行忽見前有猛炬導之乘火行百許里以  
免晋太元末徙居彭城兄弟名犯晋宣元二帝諱  
故皆以字行叡字元德果勁有計略宋武帝甚知

南史

王懿傳



之告以義舉使於都下襲玄仲德聞其謀謂元德曰天下事不可不密且兵亦不貴遲巧玄情無遠慮好冒夜出八令取之正傾一夫力耳事泄元德為玄誅仲德竄走會義軍剋建鄴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武帝帝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相對號慟追贈元德給事中封安復縣侯以仲德為鎮軍中兵叅軍武帝伐廣固仲德為前驅戰輒破之大小二十餘戰義熙十二年北伐進仲德征虜將軍加冀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事長安平以仲德為太尉咨議叅軍武帝欲遷都洛陽衆議咸以為宜仲德曰非常之事人所駭今暴師經載士有歸心故當以建鄴為王基遷都宜候文軌大同帝深納之

使衛送姚泓先還彭城武帝受命累遷徐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中到彥之北侵仲德同行魏棄河南司兗三州平定三軍咸喜而仲德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諸軍進屯靈昌魏軍於委粟津度河武牢洛陽並不守彥之聞二城並沒欲焚舟步走仲德曰洛陽既敗武牢無以自立理數必然也去我猶自千里滑臺尚有強兵若便捨舟士卒必散自當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乃回軍沿濟南歷城步上焚舟棄甲還至彭城仲德坐免官尋與檀道濟救滑臺糧盡乃歸自是復失河南九年又為徐州刺史仲德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進號鎮北大將軍十五年卒謚曰桓



到彥之

到彥之字道豫彭城人楚大夫屈到後也宋武帝討孫恩以鄉里樂從每有戰功武帝受命進爵為侯彥之佐守荆楚垂二十載威信為士庶所懷上於彥之恩厚將加開府欲先令立功七年遣彥之制督王仲德竺靈秀尹冲段宏趙伯符竺靈真庾俊之朱備之等北侵自淮入泗泗水峻日裁行十里自四月至七月始至東平復昌縣魏滑臺武牢洛陽守兵並走彥之留朱備之守滑臺尹冲守武牢杜驥守金墉十月魏軍向金墉城次至武牢杜驥奔走尹冲衆潰而死魏軍仍進滑臺時河水將合糧食又罄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將士疾疫

乃回軍焚舟步至彭城初遣彥之資宗甚盛及還凡百蕩盡府祿為空文帝遣道濟北救滑臺收彥之下獄免官

溉字茂灌少孤貧與兄沼茅洽俱知名起家王國左常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梁天監初昉出守義興要溉洽之郡為山澤之遊昉還為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劉孺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溉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陸倕贈昉詩云和風雜義氣下有真人遊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丘今則蘭臺聚萬古信為傳任君本達識張子復清脩既有絕塵到復見黃中劉時謂昉為任君比漢之三君到則溉兄弟也



溉長八尺眉目如點白皙美鬚髯舉動風華善於  
應答上用為通事舍人中書郎兼吏部太子中庶  
子湘東王繹為會稽太守以溉為輕車長史行府  
郡事武帝勅繹曰到溉非直為汝行事足為汝師  
溉嘗夢武帝遍見諸子至湘東而脫帽與之於是  
密敬事焉歷御史中丞都官左戶二尚書掌吏部  
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溉輒相執敬  
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敬容日方  
貴寵人皆下之溉待之如初溉祖彥之初以擔糞  
自給故世以為譏云

垣崇祖

垣崇祖字敬遠一字僧寶略陽垣護之弟子也建

元二年魏遣劉昶攻壽春崇祖乃於城西北立堰  
塞肥水堰北起小城使數千人守之謂長史封延  
伯曰虜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放水一激急逾  
三峽自然沉溺豈非小勞而大制邪及魏軍由西  
道集堰南分軍東路內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  
肩輿上城手自轉式日晡時決小史壞水勢奔下  
魏攻城之衆溺死千數大衆退走初崇祖於淮陰  
見高帝便自比韓白唯上獨許之及破魏軍啓至  
上謂朝臣曰崇祖常自擬韓白今真其人也

張興世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也本單名世宋明帝益為  
興世隨王玄謨有戰功明帝即位四方反叛進興



世龍驤將軍領水軍拒南賊時臺軍據赭圻朝廷遣吏部尚書褚彥回就赭圻行選是役也皆先戰授位檄板不供由是有黃紙札南賊屯在鵲尾既相持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張地勝今以奇兵潛出其上使其首尾周惶進退疑阻糧運艱礙乃制勝之奇沈攸之吳喜並贊其計分戰士七千配之興世乃令輕舸汧流而上旋復回還一日中輒復如此使賊不為之防賊帥劉胡聞興世欲上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興世何人欲據我上興世謂攸之等曰上流唯有錢溪可據乃往據之及劉胡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曰賊來尚遠而氣驟盛矣夫驟既力盡盛亦易衰此曹

劇所以破齊也壯士不得妄動賊來轉近興世乃命壽寂之任農夫率壯士擊走之袁顛愠曰賊據人肝箴裏云何得活是月朔赭圻軍士伐木為柵於青山遇一童子曰賊下旬當平無為自若忽不見至是果敗興世又遇其糧道賊衆漸飢劉胡棄軍走袁顛仍亦奔散興世遂與吳喜共平江陵○興世居臨沔水自襄陽以下至于江二千里先無洲嶼興世初生當其門前水中一旦忽生洲年年漸大及興世為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

論曰王仲德受任二世能以功名始終八閩之後檀王咸出其下元嘉北討則受督於人有簡生之志而無關公之憤長者哉道豫雖地居豐沛



榮非恩假時歷四代人焉不絕文武之道不墜  
斯門殆為優矣垣氏宋齊之際世著武節崇祖  
陳力疆塲以韓白自許竟而杜郵之酷可為痛  
哉興世鵲浦之奇遠有深致其垂組建旆豈徒  
然哉

袁湛

淑 頤 繁 昂 憲

袁湛字士深陽夏人也湛少與弟豹並為從外祖  
謝安所知安以其兄子玄女妻湛(宋武帝)起兵以  
為鎮軍諮議參軍以從征功封晉寧縣五等男義  
熙十二年為尚書左僕射武帝北伐湛兼太尉與  
兼司空尚書范泰奉九命禮拜授武帝武帝冲讓  
湛等隨軍至洛陽住栢谷塢泰議受使未畢不拜

晉帝諸陵湛獨至五陵展敬時人羨之湛弟豹豹  
子淑

淑字陽源少有風氣年數歲伯父湛謂人曰此非  
凡兒至從母兄劉湛欲其附已而淑不為改意大  
相乖失淑乃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  
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元嘉二十六年累遷尚書  
吏部即其秋大舉北侵從容曰今當席卷趙魏檢  
玉岱宗願上封禪書一篇文帝曰盛德之事我何  
足以當之遷太子左衛率○元凶將為逆其夜淑  
在直呼淑及蕭斌等流涕告以明且當行大事望  
相與勦力淑斌並曰自古無比願加善思劭怒斌  
懼曰謹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



下幼時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劬愈怒因問曰事當  
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剋但既剋之後為  
天地所不容大禍亦旋至耳劬左右引淑衣曰此  
是何事而可言罷劬因起賜淑等袴褶淑出還省  
統沐至四更乃寢劬將出已與蕭斌同載呼淑甚  
急淑眠終不起劬停車奉化門催之相續徐起至  
車後劬使登車辭不上劬命左右殺之於奉化門外  
武帝即位贈侍中太尉謚曰忠憲公兄洵洵子顛  
顛字國章大明末拜侍中領前軍將軍時新安王  
子鸞以母嬖有盛寵太子在東宮多過上微有廢  
太子立子鸞之意從容言之顛感稱太子好學有  
日新之美帝怒振衣而入顛亦厲色而出左丞徐

爰言於帝請宥之帝意解後帝又以沈慶之才用  
不多言論頗相啗毀顛又陳慶之忠勤有幹略堪  
當重任由是前廢帝深感顛慶之亦懷其德景和  
元年誅羣公欲引進顛任以朝政遷為吏部尚書  
俄而意趣乖異寵待頓衰始令顛與沈慶之徐爰  
參知選事尋復反以為罪使有司糾奏坐白衣領  
職顛慮禍求出即以顛為領寧臺校尉雍州刺史  
加都督顛舅蔡興宗謂曰襄陽星惡豈可冒邪顛  
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者之行本願生出魁口  
且天道遠何心皆驗如其有微當怪德以禳之  
於是狼狽上路恒慮見追行至尋陽曰今知免矣  
與鄧琬歎狎過常每清閑必盡日窮夜顛與琬人





地本殊衆知其有異志矣及至襄陽使劉胡綰備兵械會明帝定大事進顓號右將軍遣荊州典籤邵宰乘驛還江陵道由襄陽顓反意已定而糧仗未足欲且奉表於明帝顓子祕書丞戩曰一奉表疏便為彼臣以臣伐君於義不可顓從之顓詐云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便建牙馳檄奉勸晋安王子勛即大位與琬書使勿解甲子勛即位進顓號安北將軍加尚書左僕射顓本無將略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陣唯賦詩談議而已不能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及劉胡叛走不告顓顓至夜方知大怒罵曰今年為小子所誤呼取飛燕謂其衆曰我

當自出追之因又遁走至鶴頭與戍主薛伯珩及其所領數千步取青林欲向尋陽夜止山間宿殺馬勞將士顓顧伯珩曰我舉八州以謀王室未一戰而散豈非天邪及旦伯珩請求間言乃斬顓首詣錢溪馬軍主襄陽俞湛之降湛之因斬伯珩併送首以為已功明帝忿顓違叛流尸於江茅子晷收瘞於石頭後岡從茅繁

繁字景倩幼孤祖氣之名曰愍孫明帝泰初元年為司徒左長史南東海太守愍孫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嘗著妙德先生傳以續嵇康高士傳後以自況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志氣深虛姿神清映性孝履順棲冲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夙多



疾性疎懶無所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離龍談天之藝皆汎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其聲迹晦其心用席門常掩三逕裁通雖揚子寂寞巖叟沈冥不是過也脩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又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有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為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必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此亦欲試飲此水矣勿慕荀奉倩為人孝武時求改名繁不許至明帝立乃請改為繁字景倩遷

領軍將軍徙中書令轉尚書僕射尋領吏部加中書令又領丹陽尹繁負才尚氣愛好虛遠雖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遙當其意得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繁率爾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語笑款然俄而車騎羽儀併至門方知是袁尹又嘗步屣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繁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嘗作五言詩云訪迹雖中宇循寄乃滄洲蓋其志也七年為尚書令明帝臨崩繁與褚彥回劉劭並受顧命後廢帝即位加侍中進爵為侯不受時繁與齊高帝褚



彥回劉彥節迺日八直平決萬機繁閑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詔決或高詠對之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如故齊高帝既居東府故使繁鎮石頭繁素靜退每有朝命逼切不得已然後方就及詔移石頭即便順旨時齊高帝方革命繁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劉彥節宋氏宗室前湘州刺史王蘊太后兄子素好武事並慮不見容於齊高帝皆與繁結繁剋日謀矯太后令率宿衛兵攻齊高帝於朝堂彥節等並赴石頭事泄先是齊高帝遣將薛深蘇烈等領兵戍石頭云以助繁寔禦之也又令腹心王敬則為直閣與卜伯興共搃禁兵王蘊聞彥節已奔歎曰今年事敗

矣乃狼狽率部曲向石頭薛深等據門射之蘊謂繁已敗乃便散走敬則誅蘊并伯興又遣軍主戴僧靜向石頭助薛深自倉門八時繁與彥節等列兵登東門僧靜分兵攻府西門彥節與兒踰城出繁還坐烈燭自照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挺身暗往奮刀直前欲斬之子最覺有異人叫抱父乞先死兵士人人莫不墮涕繁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仍求筆作啓云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畢今便歸魂墳壠永乾山丘僧靜乃并斬之

昂字千里顛之子也顛敗藏於沙門沙門將以出關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語之遂免昂本名千



里齊永明中武帝謂曰昂昂千里之駒在卿有之  
今改卿名為昂即字千里為吳興太守永元末梁  
武帝起兵州郡望風皆降昂獨拒境帝手書喻之  
建康城平昂舉哀慟哭時帝使豫州刺史李元履  
巡撫東土敕元履曰表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  
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宣旨昂亦不  
請降開門徹備而已及至帝亦不問其過天監二  
年以後軍臨川王參軍事昂啓謝武帝答曰朕遺  
射鉤卿無自外尋為侍中遷吏部尚書帝謂曰齊  
明帝用卿為黑頭尚書我用卿為白頭尚書良以  
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于茲矣四十以前臣之  
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為晚達帝

曰士固不忘有召十五年為尚書左僕射尋為尚  
書令昂在朝謇諤世號宗臣昂雅有人鑒遊處不  
雜八其門者號登龍門大同六年薨時年八十初  
昂之歸梁有馬仙妣者亦以義烈稱昂子君正君  
正子樞樞字憲

憲字德章幼聰敏好學有雅量梁武帝修建庠序  
別開五館其一館在憲宅西憲常招引諸生與之  
談論新義出人意表同輩咸嗟服焉大同八年武  
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詔下國學宣制旨義憲時年  
十四被召為正言生祭酒到溉目送之愛其神采  
國子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今茲欲策  
試不君正曰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客岑文



豪與憲候弘正會弘正將升講堂茅子畢集乃延  
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暨義時謝岐何安在坐弘  
正謂曰二賢雖窮與願得無憚此後生邪何謝乃  
遽起義端深極理致憲與往復數番酬對開敏弘  
正謂安曰恣卿所問勿以童幼期之時觀者重咨  
憲神色自若辯論有餘弘正亦起數難終不能屈  
因告文豪曰卿還諮袁吳郡此即已堪見代博士  
矣時生徒對策多行賂賄文豪請具束脩君正曰  
我豈能用錢為兒買第邪學司銜之及憲試爭起  
劇難憲隨問抗荅剖析如流到溉顧憲曰袁君正  
其有後矣及君正將之吳郡溉祖道於征虜亭謂  
君正曰昨策生蕭敏孫徐孝克非不解義至於風

神器局去賢子遠矣尋舉高第大同元年釋褐祿  
書郎遷太子舍人累遷御史中丞嘗陪宴承香閣  
賓退後宣帝留憲與衛尉樊俊從席山亭談宴終  
日帝謂俊曰袁家故為有人其見重如此遷右僕  
射叅掌選事先是憲長兄樞為左僕射至是憲為  
右僕射全首目樞為大僕射憲為小僕射朝廷榮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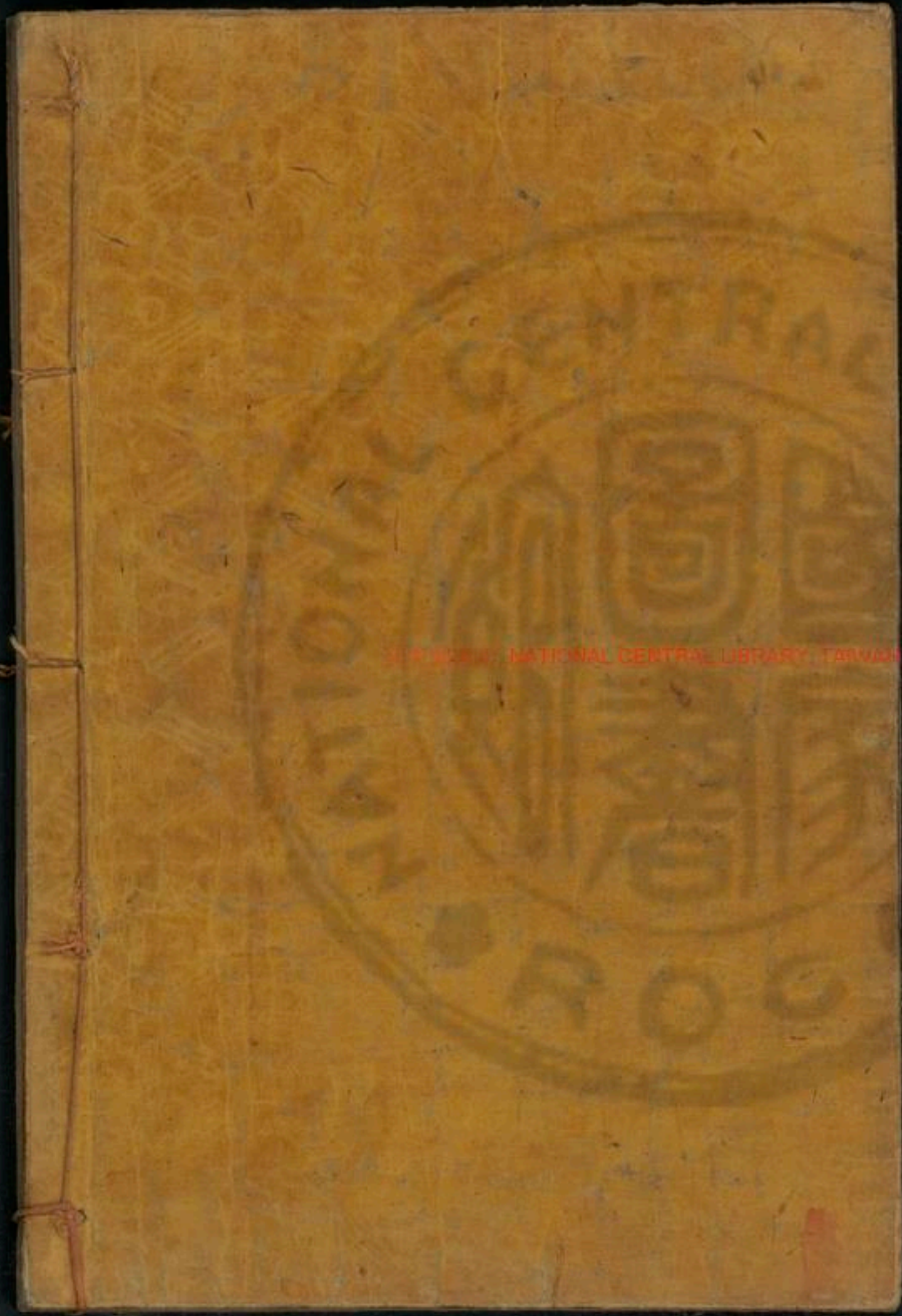
論曰天長地久四時代謝靈化悠遠生不再來  
所以據洪圖而輕天下恢寸陰而賤尺璧夫義  
重於生空傳前誥投軀徇主罕遇其人觀夫宋  
齊以還袁門世蹈忠義固知風霜之凜松筠其  
性乎若無陽源之節卅青夫何取貴顛雖末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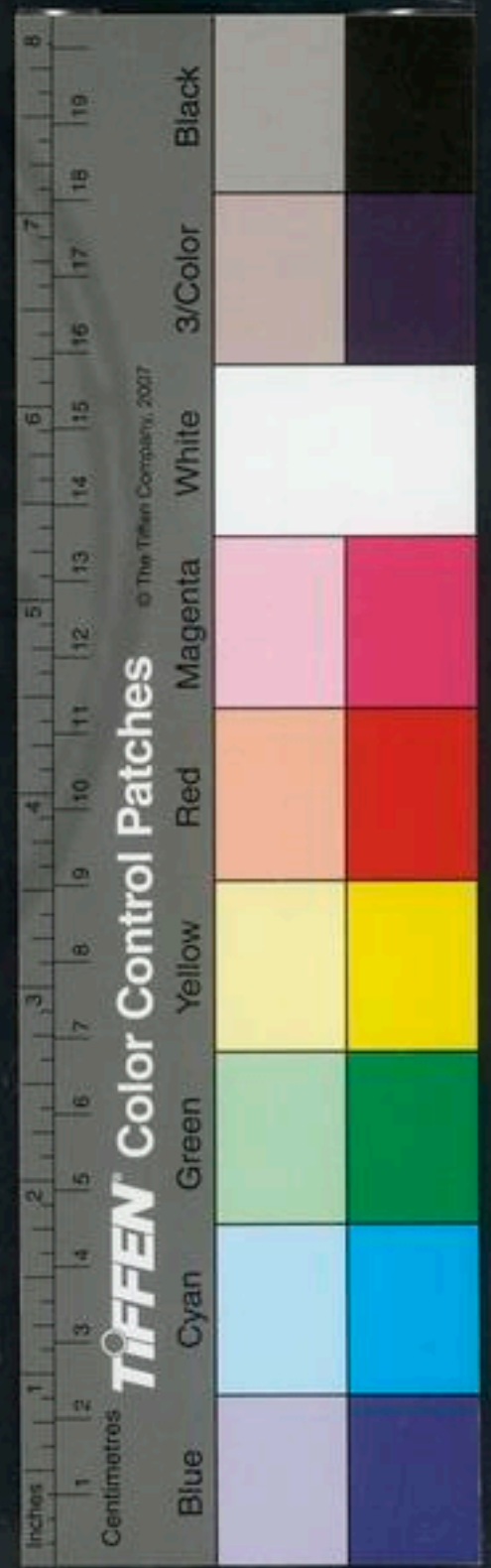
披猖原心有本繫執履之迹近乎仁勇古人所  
謂疾風勁草豈此之謂乎昔王經峻節既被旌  
於晋世繫之貞固亦改葬於齊朝其激厲之方  
異代同符者矣昂命屬崩離身逢危季雖獨夫  
喪德臣節無改拒梁武之命義烈存焉陰從兄  
之眼悻心高已既而抗言儲嗣無忘直道辭榮  
身後有心黜殯自初及末無虧風範從微至著  
皆為稱職蓋一代之名公也樞風格峻整憲仁  
義率由韓子稱人臣委質心無有二憲弗渝歲  
暮良可稱云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八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十七史

二十卷

列傳  
 孔靖 瑒之 何承天 遜 宗憲  
 孔琳之 觀 沈懷文 冲  
 殷景仁 周顥 捨私言  
 褚彦回 賁 劉湛  
 蔡廓 與宗 庾悅  
 何尚之 顧琛  
 張裕 顧覲之 口  
 張卬 敷暢 羊欣  
 范泰 羊彥保  
 范曄 沈演之 顛  
 徐廣 江湛 敬 拯  
 鄭鮮之 江革之  
 裴松之 昭明 沈慶之 文季  
 子野 攸之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十七史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九

列傳

孔靖

場之 吳

孔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名與宋武帝祖諱同故以字稱(宋武帝)東征孫恩屢至會稽過季恭宅季恭正晝卧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起天子在門既而失之遽出適見帝延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願以身為託於是曲意禮接賂給甚厚帝後討孫恩時桓玄篡形已著帝欲於山陰建義季恭以山陰路遠且玄未居極位不如待其篡後於京口圖之帝亦以為然累遷吳興太守加冠軍遷尚書左僕射固讓義熙十年復為右僕射又讓不拜是



歲武帝北伐李恭請從以為太尉軍諮祭酒從平  
關洛宋金初建以為尚書令又讓乃拜侍中特進  
左光祿大夫辭事東歸帝餞之戲馬金百僚咸賦  
詩以述其美及受命加開府儀同三司讓累年不  
受薨以為贈子靈運位著作郎靈運子琇之

琇之有吏能任齊為兵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  
家稻一束琇之付獄察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  
能為盜長大何所不為縣中皆震甫遷尚書左丞  
又以職事知名後遷左戶尚書廷尉卿出為臨海  
太守在任清約齊武帝知琇之清乃歎息明帝輔  
政防備諸蕃致密旨於上佐使便宜從事隆昌元  
年遷琇之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鄖州事

欲令殺晉熙琇之辭不許欲自引決遂不食而死  
子臻臻子幼孫勿孫子奐

奐字休文永定二年除晉陵太守晉陵自宋齊以  
來為大郡雖經寇擾猶為全寶前後二千石多行  
侵暴奐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  
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  
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氈一具奐曰太  
守身居美祿何為不能辨此但有姓未周不容獨  
享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為煩

孔琳之

魏

孔琳之字彥琳山陰人也桓玄輔政為太尉以為  
西閣祭酒玄時議欲齊錢用穀帛琳之議曰洪範



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所資為用之至要者乎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為寶本充衣食今分以為貨則致損甚多又勞費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為弊著於自曩故鍾繇曰巧偽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綸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為用錢非圖豐國亦所以省刑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飢困此斷之之弊也魏明帝時錢廢穀用四十年矣以不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

帛之弊著於已試也○玄又議復肉刑琳之以為唐虞象刑夏禹立辟蓋淳薄既異致化不同書曰世輕世重言隨時也夫三代風純而事簡故罕踏刑辟季末俗巧而務嚴故動陷憲網若三千行於叔世必有踊貴之尤以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復者也漢文發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創制號稱刑厝然名輕而宗重反更傷人故孝景嗣位輕之以緩、而人慢又不禁邪期于刑罰之中所以見羨於昔兵荒已後罹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一謬承而弗革所以前賢悵恨議之而未辨鍾繇陳群之意雖小有不同欲以右趾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活者衆降死之生誠為



輕法可以全其性命蕃其產育仁既濟物功亦益  
衆又今之所患逋逃為先屢叛不革宜令逃身靡  
所亦以肅戒未犯永絕惡原至於餘條宜且依舊  
玄好人附悅而琳之不能頓肯是以不見知琳之  
弟瓊之瓊之子遜：子覲

覲字思遠少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為己任口吃好  
讀書早知名歷位中書黃門侍郎初晉安帝時散  
騎常侍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閑散用  
人漸輕孝建三年（孝武）欲重其選於是吏部尚書  
顏竣奏以覲及司徒左長史王景文應舉帝不欲  
威權在下其後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輕其任侍  
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名

而不以寶雖主意欲為輕重人心豈可變耶既而  
常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貴不異除安陸王子綏後  
軍長史江夏內史性使酒扶氣每醉輒彌日不醒  
僚類間多所陵忽尤不能曲意權幸莫不畏而疾  
之居常貧罄無有豐約未嘗闕懷為府長史典籤  
詔事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  
壅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  
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見先遣人覘其醉醒性真素  
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麤敗終不  
改易時吳郡顧覲之亦尚儉素衣裘冠服皆擇甚  
陋者宋世清約稱此二人先是庾徽之為御史中  
丞性豪麗服玩甚華覲代之衣冠冠用莫不應率



蘭金令史並三吳富人咸有輕之之意覲蓬首緩帶風貌清嚴皆重跡屏氣莫敢欺犯覲後為司徒左長史弟道存代覲為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覲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覲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郎至彼未幾那能便得以此米那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永光元年遷侍中後為尋陽王右軍長史行會稽郡事明帝即位召為太子詹事遣故佐平西司馬庾業為右軍司馬代覲行會稽郡事○時上流反叛上遣都水使者孔瓌入東慰勞瓌至詭覲以齊帝

侈費倉儲耗盡都下罄匱資用已竭今南北並起遠近離叛若擁五郡之銳招動三吳事無不剋覲然其言遂發兵馳檄遣書要吳郡太守顧琛琛遂據郡同反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一時響應明帝遣建威將軍沈懷明東討尚書張永係進巴陵王休若董統東討諸軍時覲所遣孫曇瓘等軍頓晉陵九里部陣甚盛時齊高帝率軍東討與張永等於晉陵九里曲結營與東軍相持會稽聞西軍稍近將士多奔亡覲不能復制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覲憂遽不知所為衆叛都盡門生載以小船竄于山崎村村人縛以送晏乃斬之東閭外



殷景仁

殷景仁陳郡人也少有大成之量為宋武帝太尉行參軍歷位中書侍郎景仁不為文而敏有思致不談義而深達理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也嘗建議請百官舉才以所薦能否黜陟武帝甚知之文帝即位委遇彌厚俄遷侍中左衛如故時與王華王曇首劉湛四人並為侍中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差近代莫及遷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代為領軍湛與景仁素善皆被遇於武帝俱以宰相許之湛常居外任會王弘王華王曇首相係亡景仁引湛還朝共參朝政湛既入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一

旦居前意甚憤知文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乃深結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傾之十二年景仁遷中書令護軍將軍僕射如故尋復加領吏部湛愈怒義康納湛言毀景仁於文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密陳相王權重非社稷計上以為然景仁對親舊數日引之令入便噓人乃稱疾請解不見許使停家養病景仁卧疾者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中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問焉影速周密莫有窺其隙者及將收湛之日景仁便拂衣冠寢疾既久左右皆不悟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之景仁猶稱脚疾小林爽以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代義康為揚州刺史僕射吏部



如故遣使者授印綬主簿代拜畢便覺疾甚情理乖錯性本寬厚而忽更奇暴疾篤文帝謂不利在州使還住僕射下省為州凡月餘日卒或云見劉湛為崇追贈侍中司空謚曰文成公

論曰季恭命偶與王恩深惟舊及位致崇寵而每存謙挹觀夫持滿之誠足以追躡古人琇之貞素之風不踐無蓋之地易曰王臣蹇蹇其勳也直休文行己之度可謂近之琳之二議深達變通之道觀持身之節亦曰一時之良而聽言則悖晚致覆沒痛矣我景仁遠大之情著於初筮元嘉之盛卒致宗臣言聽計從於斯為重羨矣乎

褚彥回

黃 昭

褚彥回河南陽翟人幼有清譽宋元嘉末魏軍逼瓜步百姓咸負擔而立時父湛之為丹楊尹使其子弟並著芒屨於齋前習行或譏之湛之曰安不忘危也彥回時年十餘甚有慙色襲爵都鄉侯歷位尚書吏部郎宋明帝即位累遷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中將一餅金因求清闕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以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惑以人大懼收金而去彥回叙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也歷侍中領尚書右衛將軍彥回羨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明帝嘗歎曰褚



彥回能遲行緩步便得宰相矣時人以方何平叔  
○嘗聚素粢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  
別鵲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或謝莊並在粢  
坐撫節而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羌宮商暫  
唯不可得已明帝崩遣詔以為中書令護軍將軍  
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粲等雖同見託而  
意在彥回彥回同心理事務弘儉約百姓賴之蒼  
梧暴虐稍甚齊高帝與彥回及袁粲言世事粲曰  
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  
功成亦終無全地彥回默然歸心高帝及齊蒼梧  
群公集議袁粲劉彥節既不受任彥回曰非蕭公  
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高帝高帝曰相與不肯我安

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改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侍中如故及袁粲懷刃曰褚公眼睛多白所謂白  
虹貫日亡宋者終以人也他日粲謂彥回曰國家  
所倚唯公與劉丹楊及粲耳願各自勉無使竹帛  
所笑彥回曰願以鄙心寄公之腹則可矣然竟不  
能貞固及高帝輔政王儉議加黃鉞任遜曰以大  
事應報褚公帝曰褚脫不與卿將何計遜曰彥回  
保妻子愛性命非有奇才異節豈能制之果無違  
異○齊臺建彥回白(高帝)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  
丞相求為齊官高帝嫌而不許建元元年進位司  
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時朝廷機事彥回多與議謀  
每見從納禮遇甚重上大宴集酒後謂朝臣曰卿





等並宋時公卿亦當不言我應得天子王儉等未  
及答彥回歛板曰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識龍顏上  
笑曰吾有愧文叔知公為朱祐久矣彥回善彈琵琶  
齊武帝在東宮宴集賜以金鑊柄銀柱琵琶性  
和雅有器度不妄舉動然世頗以名節議之于時  
百姓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彥回生  
高帝崩遺詔以為錄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拜錄  
者有司疑立優策尚書令王儉議以為見居本官  
別拜錄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朝以來三公王  
侯則優策並授官品第二策而不優者褒美策  
者兼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政化之本故尚書令  
品雖第三拜必有策錄尚書品秩不見而摠任彈

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即事緣情不  
容均之凡僚宜有策書用申隆寄既異王侯不做  
優文從之長子賁

賁字蔚先少耿介父背袁粲等附高帝賁深執不  
同終身愧恨之有棲退之志位侍中彥回薨服闋  
見武帝賁流涕不自勝上甚嘉之以為侍中領步  
兵校尉左戶尚書常謝病在外上以吳望之遊颯  
令辭爵讓與弟羨仍居墓下永明七年卒

昭字彥宣彥回從父弟也少有高節召為國子博  
士不拜常非彥回身事二代彥回子賁往問訊昭  
昭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綬在齊大司馬  
門昭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



復何謂產回拜司徒賓客論坐昭歎曰產回少立  
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  
使產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不  
昌遂有期頤之壽幸矣

論曰褚氏自至江左人馬不墜產回以此世資  
時譽早集及於逢迎興運誇議沸騰既以人望  
見推亦以人望而貴也昭貞勁之性恢廉勝之  
風求之古人亦何以加此玠公平諒直文武兼  
資可謂世業無隕者矣

蔡廡

典宗

擬

蔡廡字子度濟陽考城人晉司徒謨之曾孫也武  
帝以廡剛直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僚震肅時

中書令傅亮任寄隆重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  
定於亮亮每事諮廡然後行亮意若有不同廡終  
不為屈遷司徒左長史出為豫章太守徵為吏部  
尚書廡曰此地傳陰問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  
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  
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固  
宜共參同異廡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遂不  
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  
書連名故廡言署紙尾也羨之亦以廡正直不欲  
使居權要徙為祠部尚書少子典宗

典宗字典宗幼為父廡所重謂有已風與親故書  
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八非類室不與小兒游



故以興宗為之名興宗為之字孝武踐祚累遷尚書  
吏部侍郎時尚書何偃疾患上謂興宗曰卿詳練  
清濁今以選事相付便可開門當之無所讓也後  
拜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時上方盛淫宴虐  
侮群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唯興宗以  
方直見憚不被侵媒尚書僕射顏師伯謂儀曹郎  
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耽之曰蔡  
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  
嘗相召每至官賭常在勝朋蔡尚書今日可謂能  
荷矣大明末前廢帝即位起興宗為臨海王子瑱前  
軍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  
興宗外甥袁顛為雍州刺史固勸興宗行曰朝廷

形勢人情所見在內大臣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陝  
西為八州行事顛在襄沔地勝兵強去江陵咫尺  
水陸通便若一朝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豈與受  
制凶狂禍難不測同年而語乎興宗曰吾素門平  
進與主上甚踈未容有患宮省內外既人不自保  
比者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  
在外求全我欲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  
士庶危懼衣冠咸欲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  
存重除吏部尚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開門  
不通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詣興宗屬事興宗謂羨  
曰公關門絕客以避愆之請獨耳身非有求何  
為見非羨復命慶之使要興宗興宗因說之曰主



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今所忌憚惟在於公公威  
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惶惶人懷危怖指搗之  
日誰不景從如其不斷旦暮禍及僕昔佐貴府蒙  
眷異常故敢盡言願思其計慶之曰僕比日前慮  
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正當委天任命  
耳加老罷私門兵力頓闕雖有其意事亦無從興  
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復要富貴期功賞各欲  
救死朝夕耳殿內將帥正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  
首則俯仰可定况公威風先著統戎累朝諸舊部  
曲布在宮省誰敢不從僕在尚書中自當唱率百  
僚案前事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又朝廷諸所  
行造人間皆言公悉豫之今若沈疑不決當有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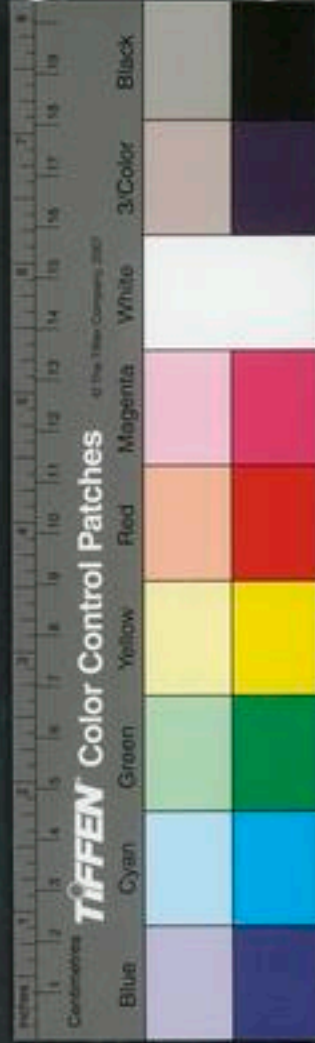
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惡之禍也且車駕屢幸貴  
第酣醉彌留又聞斥屏左右獨入閣內以萬世一  
時機不可失僕荷眷深重故吐去撻之言公宜詳  
其禍福慶之曰此事大非僕所能行事至政當抱  
忠以沒耳頃之慶之果以見忌致禍○時領軍將  
軍王玄謨大將有威名邑里訛言玄謨當建大事  
或言已見誅玄謨所信使至興宗問興宗謂曰領軍  
郡人也為玄謨所信使至興宗問興宗謂曰領軍  
比日殊當憂懼法榮曰頃者殆不復食夜亦不眠  
恒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興宗因法榮勸玄謨舉  
事玄謨又使法榮報曰此亦未易可行其當不泄  
君語右衛將軍劉道隆為帝所寵信專統禁兵乘



爽嘗夜幸著作佐郎江徵宅與宗乘馬車從道隆  
從車後過與宗謂曰劉公比日思一閑道隆深達  
此旨指與宗手曰蔡公勿言時帝每日朝宴插殿  
群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愨  
孫等咸見陵曳唯與宗得免頃之明帝定大事玄  
謨責所親故吏郭季產女壻韋希真等曰當艱難  
時周旋輩無一言相扣發者季產曰蔡尚書令包  
法榮所道非不會機但大事難行耳季產言亦何  
益玄謨有慙色明帝崩與宗與尚書令袁粲右僕  
射褚彥回中領軍劉劭鎮軍將軍沈攸之同被顧  
命以與宗為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荊州  
刺史加班劔二十人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

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踴履到與宗前不敢就席  
良久方去竟不呼坐與宗行已恭恪家行尤謹泰  
豫元年卒曾孫凝

凝字子居美容止及長博涉經傳有文詞尤工草  
隸陳太建元年累遷太子中舍人尋授吏部侍郎  
凝年位未高而才地為時所重常端坐西齋自非  
素貴名流罕所交接趣時者多讒焉宣帝嘗謂凝  
曰我欲用羲興主壻錢肅為黃門侍郎卿意如何  
凝正色曰帝鄉舊戚思由聖旨則無所復問若格  
以僉議黃散之職故頂人門兼美帝默然而止肅  
聞而不平羲興公主日譖之尋免官後主嗣位為  
給事黃門侍郎後主嘗置酒歡甚將移宴於範宮



衆人咸從唯凝與袁憲不行後主曰何為凝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衆人失色後主曰卿醉矣令引出他日後主謂吏部尚書蔡徵曰蔡凝負地矜才無所用也陳亡入隋道病卒

論曰蔡廉體業弘正風格峻舉典宗出內所踐不隕家拜位在具臣而情懷伊霍仁者有勇驗在斯乎然自齊及凝年移四代高風素氣無乏於時其所以取貴不徒然矣至於矜倨之失蓋其風俗所通格以正道故亦名教之深尤也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九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

列傳

何尚之

字彥德廬江人也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尚

之少頗輕薄好擣蒲及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為陳郡謝混所知與之游處家貧初為臨津令宋武帝領征西將軍補主簿從征長安以公事免還都以從征之勞賜爵都鄉侯少帝即位為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義真與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不平之言尚之諫戒不納義真被廢入為中書侍郎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冶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



衆人咸從唯凝與袁憲不行後主曰何為凝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衆人失色後主曰卿醉矣令引出他日後主謂吏部尚書蔡徵曰蔡凝負地矜才無所用也陳亡入隋道病卒

論曰蔡廉體業弘正風格峻舉典宗出內所踐不隕家拜位在具臣而情懷伊霍仁者有勇驗在斯乎然自齊及凝年移四代高風素氣無乏於時其所以取貴不徒然矣至於矜倨之失蓋其風俗所通格以正道故亦名教之深尤也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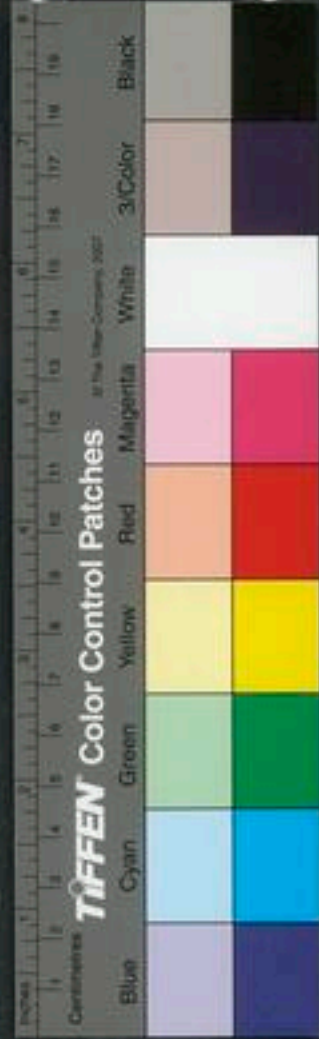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

列傳

何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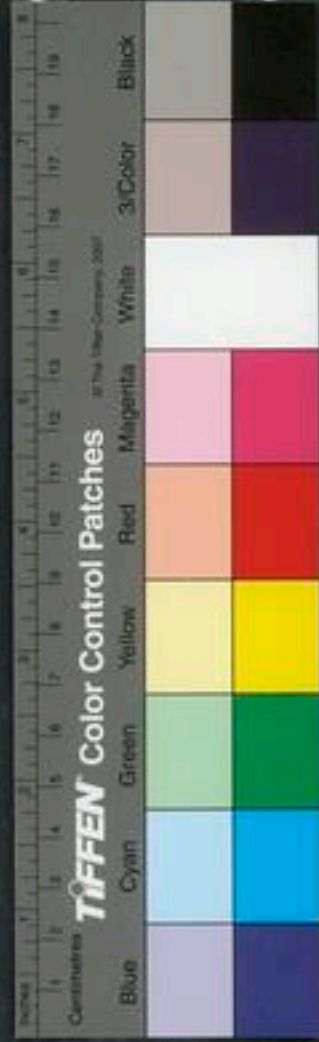
字彥德廬江人也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尚

之少頗輕薄好擣蒲及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為陳郡謝混所知與之游處家貧初為臨津令宋武帝領征西將軍補主簿從征長安以公事免還都以從征之勞賜爵都鄉侯少帝即位為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義真與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不平之言尚之諫戒不納義真被廢入為中書侍郎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冶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



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以是送吏部  
即耳非闕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滌章定省送  
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舩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  
舊無復相窺者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為文  
帝所知元嘉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左長史  
劉斌為丹陽尹上不許乃以尚之為之立宅南郭  
外立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庠江何曇黃穎川荀子  
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游  
謂之南學王球常云尚之西河之風不墜尚之亦  
云球正始之風尚在先是患貨少鑄四銖錢人  
間頗盜鑄多翦鑿古錢以取銅上患之二十四年  
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鑿

議者多同尚之議曰凡創制改法宜順人情未有違  
衆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興驟議前代赤仄白金  
俄而罷息六貨憤亂人泣於市良由事不盡一難  
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宜守長世之業若今制遂  
行富人之貲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  
之意中領軍沈演之以為若以大當兩則國傳難  
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上從  
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  
二十八年為尚書令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仕於  
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  
固志文帝與江夏王義恭詔曰羊孟尚不得告謝  
尚之任遇有殊未宜申許尚之還撰賦羊即羊玄





保孟即孟顛尚之既任事上待之愈隆於是袁淑  
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嗤焉大  
明二年以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尚之  
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  
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  
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苦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席  
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  
之有愧色尚之愛尚文義老而不休有人嘗求為  
吏部郎尚之嘆曰必敗風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  
圖官顏延之大笑曰戒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  
以勢彼勢之所求子何疑焉所與延之論議往反  
並傳於世尚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

無姬妾執術當朝畏遠權柄親故一無薦舉既以  
以致怨亦以其見稱復以本官領中書令薨年七  
十九贈司空謚曰簡穆子偃偃第子點

點字子皙年十一居父母憂幾至滅性及長感家  
禍欲絕昏宦尚之強為娶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  
本志遂得罷點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真素通美不  
以門戶自矜博通群書善談論家本素族親姻  
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性率到好狎人物遨遊人  
間不簪不帶以入地並高無所與屈大言蹠踞公  
卿敬下之或乘柴車蹠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歸  
故世論以點為孝隱士弟胤為小隱士大夫多慕  
從之時人稱重其通論曰游狹處士兄求亦隱吳



郡武丘山卒點巢食不飲酒訖于三年腰帶減半  
宋太始末微為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侍郎太  
子中庶子並不就與陳郡謝朓吳國張融會稽孔  
德璋為莫逆友點門世信佛從弟適以東維門園  
居之德璋為築室焉縉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  
門適出司徒竟陵王子良聞之曰縉章王尚望塵  
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後點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  
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遣點嵇叔夜酒杯徐  
景山酒鎗梁武帝與點有旧及踐祚手詔曰賜以  
鹿皮巾等并召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帝賜詩  
酒恩禮如旧仍下詔徵為侍中持帝鬚曰乃欲臣  
老子辭疾不起復下詔詳加資給並出在所日費

所須大官別給點券流

胤字子季山繼叔父曠故更字胤叔輕薄不羈晚  
乃折節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  
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  
人未之知也唯瓛與汝南周顒深器異之仕齊為  
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  
依期而反歷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尚書令及鬱  
林嗣位胤為后族甚見親待為中書令領臨海巴  
陵王師胤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已築室郊外  
恒與學徒游處其內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未發  
聞謝朓罷吳興郡不還胤恐後之乃拜表辭職不  
待報輒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表昂奏收胤尋



有詔許之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邪山  
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黠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  
隱世號黠為大山胤為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迹  
雖異克終皆隱世謂何氏三高梁武帝踐祚詔為  
特進光祿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景之以手教諭意  
并徵謝朓景之先至胤所胤恐朓不出先示以可  
起乃策衣鹿皮巾執經卷下林跪受詔及景之從  
謝朓所還問胤以出期胤知朓已應召答景之曰  
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  
景之失色不能答胤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還朝  
拜表留與我同游邪景之愕然曰古今不聞以例  
胤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御而始何必有例胤

朓俱前代高士流處名譽尤邁矣景之還以胤意  
奏聞有敕給白衣尚書祿胤固辭又敕山陰庫錢  
月給五萬又不受乃敕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  
山受學太守衡陽王元簡深加禮敬月中常命駕  
式閣談論終日胤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學徒乃  
遷秦望山山有飛泉迺起學舍即林成援因巖為  
堵別為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  
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游之胤初遷將築  
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以  
耶乃指一處云以中殊吉忽不復見胤依言而卜  
焉尋而山發洪水樹木皆倒拔唯胤所居室巋然  
獨存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



旌之及元簡去郡八山與流別流送至都賜埭去  
郡三里曰曰僕自棄人事交游路斷自非併貴山  
巖豈容復望城邑此埭之游於今絕矣執手游零  
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充並葬吳西山胤家世年皆  
不永唯祖尚之至七十三流年登祖壽乃移還吳作  
別山詩一首言甚悽愴至吳居武丘山西寺講經  
論學僧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胤常  
禁殺有虞人逐鹿徑來趨胤伏而不動又有異鳥  
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中大通三年卒  
年八十六

昌寓字儼望尚之弟子也少而清靖獨立不群所  
交者必當世清名是以風流籍甚仕宋為尚書儀  
曹郎昌寓後為吏部尚書嘗有一客姓閔求官昌  
寓謂曰君是誰後答曰子騫後昌寓團扇掩口而  
笑謂坐客曰遙之華胄昌寓不雜交游通和汎愛  
歷郡皆以清白稱子敬容

敬容字國禮累遷守吏部尚書銓序明審號為稱  
職出為吳郡太守為政勤恤人隱辨訟如神視事  
四年政為天下第一五年改為尚書令參進事如  
故敬容久處全閣詳悉晉魏以來舊事且聰明識  
達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旰不休職隆任重專預  
機密而拙於草隸淺於學術通包直餉餽無賄則  
畧不交語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  
勤庶務貪核為時所嗤鄙又多漏禁中語故嘲諷



日至嘗有客姓吉敬容問御與郗吉遠近答曰如  
明公之與蕭何時蕭琛子廸頗有輕薄才因製卦  
名維合等詩嘲之亦不屑也後坐妾身費惠明為  
導倉丞夜盜官米為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  
王譽為將軍敬容以書解惠明譽前經辱事不行  
因以即封書以奏武帝大怒付南司推劾御史中  
丞張綰奏敬容協私罔上合棄市詔特免職到溉  
謂朱异曰天時便覺開霽其見嫉如此大同元年  
三月武帝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惠經敬容啓預聽  
敕許之又起為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加侍中敬容  
舊時賓客門生蓋譚如昔異其復用會稽謝郁致  
書戒之曰草萊之人聞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

夕出八禁門醉尉將不敢呵反然不無其漸甚休  
敢賀於前又將吊也昔流言裁至公旦東奔燕書  
始來子並不入夫聖賢被虐過以自介未有嬰時  
疊而求親者也且暴鯁之魚不念杯酌之水雲霄  
之翼豈顧籠樊之糧何者所託已盛也昔君侯納  
言加首鳴玉在腰回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而趨  
武帳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  
恩今卒如爰綵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  
缺望萬分竊不為左右取也昔竇嬰揚暉亦得罪  
時不能謝絕賓客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  
僕之所吊實在於斯人之所以頗猶有踵君侯之  
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



公之大器異君侯之復用也夫在思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為智者說矣夫君侯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鍾阜聊優游以卒歲見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士貞更也之譬以哉言於衆口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尚有異也僕東臯歸人八穴幸無銜寔耻天下之士不為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情素君侯豈能鑒焉

論曰尚之以雅道自居用致公輔行已之迹動不踰閥及乎洗閣取譏皮冠獲誚貞粹之地高入未之全許然父子一時並處權要雖經屯被咸以功名自卒古之所謂巧宦以之謂乎點流

弟兄俱云遁逸求其蹈履則非曰山林察其持身則未捨名譽觀夫子誓之赴惠景子秀之矯敬冲以迹以心居然可測而高自標致一代歸宗以之八用未知所取斯殆虛勝之風江東所尚不然何以至於此也昌寓雅仗名節殆曰人望敬容材實幹蠱賄而敗業惜乎

張裕

宋

岱

緒

光

曜

率

稷

張裕字茂度吳郡人素有吏能職事甚理卒於官子演位太子中舍人演四弟鏡永辯岱俱知名時謂之張氏五龍鏡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鄰居顏談義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默無言聲後鏡與容談延之從籬邊聞之取胡床坐聽辭義清玄延之



心眼謂容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叫任至新安  
太守演鏡兄弟中名最高餘並不及初裕曾祖澄  
當葬父郭璞為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  
三司而子孫不善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御校而累  
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而亡其  
子孫遂昌云

永字景雲涉獵書史能為文章善隸書騎射雜藝  
觸類兼善又有巧思益為文帝所知紙墨皆自營  
造上每得永表恣輒執玩咨嗟自嘆供御者了不  
及也造華林園玄武湖並使永監統凡所制置皆  
受則於永永既有才能每盡心力文帝謂堪為將  
二十九年以永為揚威將軍冀州刺史加都督文

帝以屢征無功諸將不可任詔責永等又與江夏  
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  
今者悔何所及永曉音律太極殿前鍾聲嘶孝武  
嘗以問永永答鍾有銅滓乃扣鍾求其處鑿而去  
之拜遂清越

岱字景山州辟從事累遷東遷令時殷冲為吳興  
太守謂人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棲遲下邑然  
名兇方顯終當大至後為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  
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從實還養有司以岱違制  
將糾舉宋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後  
臨海王為征虜將軍廣州豫章王為車騎揚州晉  
安王為征虜南兖州岱歷為三府諮議三王行事



與典義主帥共事事舉而情得或謂岱曰主王既  
幼執事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  
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為政端平待物以禮悔  
吝之事無由而反

緒字思曼岱凡子也父演宋太子中舍人緒少知  
名清簡寡欲從伯敷及叔父鏡從叔暢並貴異之  
鏡比之樂廣敷云是我輩人宋明帝每見緒輒歎  
其清淡轉太子中庶子吏部尚書袁粲言於帝曰  
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為官職復轉中庶子後  
為侍中遷吏部郎參掌大選嘗私謂客曰一生不  
解作諾有以告袁粲褚彥回者由是出為吳郡太  
守緒初不知也昇明二年自祠部尚書為齊高帝

太傅長史建元元年為中書令緒善談玄深見敬  
異僕射王儉嘗云緒過江所未有北士可求之耳  
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不時帝欲用緒為右  
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清望誠羨邁也南士  
由來少居以職褚彥回曰儉少年或未憶耳江左  
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為則  
先是緒諸子皆輕俠中子充少時又不謹細行儉  
又以為言乃止及立國學以緒為太常卿領國子  
祭酒以王延之代緒為中書令何點歎曰晉以子  
敬季琰為此職今以王延之張緒為之可謂清官  
後接之者實為未易緒長於周易言精理奧見宗  
一時常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緒每朝見武帝





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緒吐  
納風流聽者皆忘飢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雖終  
日與居莫能測焉劉俊之為益州獻蜀柳數株枝  
條甚長狀若綵縷時舊宮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  
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  
愛似張緒當年時其見賞愛如以子充

充字延符少好遊遊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  
充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綰至便放絀脫鞵拜於  
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  
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  
氏子有焉及明年便脩改多所該通尤明老易能  
清言時尚書令王儉當朝用事齊武帝皆取決焉

儉方聚親賓充敕中葛巾葛屣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  
坐盡傾○及聞武帝欲以緒為尚書僕射儉執不  
可充以為愠與儉書曰頃者路長霖霖翰晦涼暑  
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釣之閑鑿採之暇時復  
引軸以自娛道遙乎前史從橫萬古動默之路多  
端紛綸百年升降之塗不一故金剛水柔性之別  
也圓行方止咒之異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  
善為咒者不易方圓之用充生平少長偶不以利  
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落介然之志峭  
聳霜崖確乎之情峯橫海岸至如影纓天閣既謝  
廊廟之華綴組雲金終愧衣冠之秀寔由氣崖踈  
凝情塗狗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



每遭回於在世長群魚鳥畢景松阿維復玉沒於  
訪珪之辰桂掩於搜芳之日汎濫於漁父之遊屨  
息於卜居之會如此而已充何識哉若夫驚巖罩  
日吐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仞挂蘭綺靡叢雜  
於山幽松栢陰森相繚於澗側元帥於是乎不歸  
伯休亦以茲長往至於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  
煙霞高卧風月悠々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官空  
擬方寸不覺壽然千里路隔江川每至西風何嘗  
不歎夫人歲路未強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橫海  
望可謂德盛當時孤松獨秀者也而茂陵之彥望  
冠蓋而長懷渭川之吐行簪裾而竦歎得無惜乎  
充崐西百姓岱表一人蠶而衣耕而食不能事王

侯竟知己造時人聘游說容與於屠博之間其懼  
甚矣然舉世皆謂充為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  
哉是以披聞見掃心曾述平生論語默所可通夢  
交魂推襟送抱者唯夫人而已闕廷變阻書罷莫  
因儻遇樵夫妾塵執事儉以為脫略弗之重仍以  
書示緒緒杖之一百

瓌字祖逸初瓌父永拒桂陽王休範於白下敗績  
阮佃夫等欲加罪齊高帝固申明之瓌由是感恩  
自結後遭父母喪還吳持服昇明元年劉彥節有  
異圖弟遜為吳郡潛相影響高帝密遣殿中將軍  
卞白龍令瓌取遜諸張世有豪氣瓌宅中常有父  
時舊部曲數百選召瓌委以軍事瓌偽受命與叔



怨領兵十八人八郡斬之郡內莫敢動事捷高帝  
以告左軍張冲冲曰環以百口一擲出手得虛矣  
即授吳郡太守錫以嘉名封義城縣侯出為吳興  
太守環以既有國秩不取郡奉高帝敕上庫別藏  
其奉以表其清武帝即位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  
遷後安陸王紇臨雍州行部登蔓山有野老來乞  
紇問何不事產而行乞那答曰張使君臨州理物  
百姓家得相保後人政嚴故至行乞紇由是深加  
嗟賞後拜太常自謂開職輒歸家武帝曰卿輩未  
富貴謂人不與既富貴那復欲委去環曰陛下御  
臣等若養馬無事就閑廐有事復牽來帝猶怒遂  
以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子率知名

率字士簡性寬雅十二能屬文帝日限為詩一篇  
或數日不作則追補之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  
作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  
更為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  
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時陸少玄家有父澄書  
萬餘卷率與少玄善遂通書籍盡讀其書建武三  
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梁天監中為司徒謝朓掾  
直文德待詔省敕使抄乙部書又使撰古婦人事  
使工書人琅邪王琛吳郡范懷約等寫給後宮率  
取假東歸論者謂為傲世率懼乃為待詔賦奏之  
甚見稱賞手敕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臯速而不  
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又侍宴賦詩武帝別



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慙古昔  
得人今為盛率奏詩徃反六首後引見於玉衡殿  
謂曰御東南物望朕宿昔所聞卿言宰相是何人  
不從天下不由地出卿名家奇才若復以禮律為  
意便是其人祕書丞天下清官東南望胄未有為  
之者今以相處為御定名譽尋以為祕書丞掌集  
書詔策四年禊飲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赤龍駒  
能拜伏善舞詔率與到溉周典嗣為賦武帝以率  
及典嗣為工率嗜酒不事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  
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宅遂耗太半率問  
其故荅曰雀鼠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  
問

稷字公喬瓌弟也永元末為侍中宿衛宮城梁武  
師至兼衛尉江淹出奔稷兼衛尉御副王瑩都督  
城內諸軍事時東昏淫虐北徐州刺史王琬國統  
稷謀乃使直閣張齊行弒于舍德殿稷乃召右僕  
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議遣國子博士范雲  
中書舍人裴長穆等使石頭城詣武帝以稷為侍  
中左衛將軍遷大司馬左司馬梁朝建為散騎常  
侍中書令及上即位封江安縣子位領軍將軍武  
帝嘗將其鬢曰張公可畏人中丞陸杲彈稷云領  
軍張稷門無忠貞官必險達殺君害主業以為常  
武帝留中竟不問累遷尚書左僕射帝將幸稷宅  
以盛暑留幸僕射省舊臨幸供具皆酬太官饌直



帝以稷清貧手詔不受宋時武帝經造張永至稷  
三世並降萬乘論者榮之稷雖居朝右每慙口實  
乃名其子伊字懷尹霍字希光峻字農人同字不  
見見字不同以旌其志既懼且恨乃求出許之出  
為青冀二州刺史不得志常閉閣讀佛經禁笏寬  
弛僚吏頗致侵擾州人徐道角等夜襲州城乃害  
之有司奏削爵上

論曰張裕有宋之初早參霸政出內所歷莫非  
清顯諸子並荷崇構克舉家拜其美譽所歸豈  
徒然也思曼立身簡素殆人望乎夫濯纓從事  
理存無二取信一主義絕百心以永元之末人  
憂塗炭公喬重園之內首創大謀而旋見猜嫌

又况異於斯也然則士之行已可無深議四山  
赴蹈之方可謂矯其違矣

張峻字  
四山也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一

列傳

張邵 敘 贊

張邵字茂宗會稽太守裕之弟也桓玄篡位父敞  
先為尚書以答事微謬降為廷尉卿及宋武帝討  
桓玄邵白父敞表獻忠款帝大悅命署寺門曰有  
犯張廷尉家者軍法論事平以敞為吳郡太守及  
王謐為揚州召邵補主簿劉毅位居亞相好士愛  
才當世莫不輻湊唯邵不往親故怪而問之邵曰  
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穆之言於帝帝益親  
之轉太尉參軍及誅劉藩邵時在西州直廡即夜  
誠衆曹曰大軍當太討可各各條倉庫及舟船人

南史

張邵傳

一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一

列傳

張邵 敘 贊

張邵字茂宗會稽太守裕之弟也桓玄篡位父敞  
先為尚書以答事微謬降為廷尉卿及宋武帝討  
桓玄邵白父敞表獻忠款帝大悅命署寺門曰有  
犯張廷尉家者軍法論事平以敞為吳郡太守及  
王謐為揚州召邵補主簿劉毅位居亞相好士愛  
才當世莫不輻湊唯邵不往親故怪而問之邵曰  
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穆之言於帝帝益親  
之轉太尉參軍及誅劉藩邵時在西州直廡即夜  
誠衆曹曰大軍當太討可各各條倉庫及舟船人

南史

張邵傳

一



領至曉取辦旦日帝求諸簿最應時即至怪問其  
速諸曹答曰宿受張主簿處分帝曰張邵可謂同  
人憂慮矣武帝北伐邵請見曰人生危脆宜有遠  
慮若穆之邇迨不幸誰可代之事業如此若有不  
諱則處分云何帝曰此自委穆之與卿耳及穆之  
暴卒朝廷懼便發詔以司馬徐羨之代邵獨曰  
今誠急病任終在徐然世子無專行之義宜須諮  
信反方使世子出命曰朝廷及大府事悉諮徐司  
馬其餘悉還武帝善其臨事不撓得大臣節文帝  
元嘉五年轉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  
都督九年坐營私畜取贓貨二百四十五萬下廷  
尉免官削爵土後為吳興太守卒長子敷

敷字景流性整貴風韻甚高好讀玄言兼屬文論  
初父邵使與高士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  
少文每欲屈握麈尾歎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  
重宋武帝聞其美召見奇之曰真千里駒也以爲  
世子中軍參軍遷正員中書郎敷小名櫛父邵小  
名梨文帝戲之曰櫛何如梨答曰梨是百果之宗  
櫛何敢比也敷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  
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其  
源起自敷也

暢字少微邵兄禕子也禕少有操行為晉琅邪王  
國郎中令從王至洛還京都宋武帝封藥酒一罌  
付禕使密加酖毒受命於道自飲而卒暢少與從





兄敦演鏡齊名為後進之秀(孝武)鎮彭城暢為安  
北長史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南征太尉江夏王  
義恭統諸軍出鎮彭城太武親率大眾去彭城數  
十里彭城衆力雖多軍食不足義恭欲棄彭城南  
歸計議彌日不定時歷城衆少食多安北中兵參  
軍沈慶之議欲以車營為函箱陳精兵為外翼奉  
二王及妃嬪直趨歷城分城兵配護軍將軍蕭思  
話留守太尉長史何昺不同欲席卷奔壽州自海  
道還都二議未決更集群僚謀之暢曰若歷城壽  
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讚今城內乏食百姓  
咸有走情但以闕局嚴固欲去莫從耳若一旦動  
脚則各自散走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

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洗危亡之道  
若以計必用下官請以頸血汚君馬跡(孝武)聞暢  
議謂義恭曰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魏太  
武得至仍登城南亞父冢於戲馬臺立氈屋明日  
太武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求與孝武  
相見暢於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孝伯問何姓  
答云姓張孝伯曰張長史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  
曰君聲名遠聞足使我知回言說久之孝伯曰君  
南土膏粱何為著僑暢曰以統軍戎陣之間不容  
緩服孝伯辭辯亦北土之美暢隨宜應答吐屬如  
流音韻詳雅風儀萃潤孝伯及左右並相視歎息

子融

南史

張暢傳

三



融字思光弱冠有名道士同郡陸脩靜以白鷺羽  
塵尾扇遺之曰以既異物以奉異人解褐為宋新  
安王子鸞行參軍作海賦文辭說激獨與眾異後  
以示鎮軍將軍顧覲之覲之曰卿以賦實超玄虛  
但恨不道益耳融即求筆注曰灑沙構白熬波出  
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以四句後所足也融家貧  
欲祿乃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融昔幼學早訓  
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韋帶弱年所安單  
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人生多待糶粟  
備女贄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  
七仕不欲代耕何至以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  
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為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

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  
可復求丞○又與吏部尚書王僧虔書曰融天地  
之逸人也進不辨貴退不知賤實以家貧累積孤  
寡傷心阮籍愛東平士風融亦欣晉平開外時議  
以融非御人才竟不果辟齊太傅掾稍遷中書郎  
非其所好張氏自敷以來並以修儀範為事至融  
風止說越高帝素愛融為太尉時與融款接見融  
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高帝出太極殿  
西室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席上曰何乃遲  
為對曰自地弁天理不得速時魏主至淮而退帝  
問何意忽來忽去未有荅者融時下生抗拜曰以  
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為捷融善草書



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  
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常歎云  
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見我融形貌短  
醜精神清徹王敬則見融革帶寬殆將至解謂曰  
革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為融假東出武  
帝問融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每居無水後  
上問其從兄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  
船於荒上住上大笑融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  
高談鮮能抗拒永明中遇疾為問律自序云吾文  
章之體多為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  
為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政當有  
其體夫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

融文集數十卷行於世自名其集為玉海司徒褚  
彥回問其故融云蓋玉以比德海崇上善耳張氏  
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充敬卷稷第六弟寶積建武  
中出為庐陵太守時名流謝澹何點陸惠曉孔珪  
至融弟鐵之舍點造坐便曰今日可謂盛集二五  
我兄弟之流阿六張氏保家之子顧見王思遠曰  
卿詐作善非實得也二五謂孔珪及融並第五  
論曰有晉自宅淮海張氏無乏賢良及宋齊之  
間雅道彌盛其前則云敷演鏡暢蓋其尤著者  
也然景流敬愛之道少微立復所由其殆優矣  
思光行已卓越非常俗所遵齊高帝所云不可  
有二不可無一斯言其幾得矣



范泰

范泰字伯倫順陽人也初為太學博士外弟荊州刺史王忱請為天門太守或問忱范泰何如謝遜忱曰茂度漫又問何如嚴覲忱曰伯道易忱常有意立功謂泰曰今城池既立軍甲亦充將欲掃除中原以中宿昔之志伯道意銳當令擁戈前驅以君持重欲相委留事何如泰曰百年連寇前賢挫屈者多矣功名雖貴鄙生所不敢謀宋武帝義雅建累遷黃門侍郎御史中丞歷侍中度支尚書時僕射陳郡謝混後進知名武帝每從容問混泰名輩誰比對曰王元一流人也徒為太常武帝甚賞愛之然短於為政故不得在政事官武帝受命議

建國學以泰領國子祭酒泰上表陳獎進之道時學竟不立○又言事者多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更造五銖泰又諫曰臣聞為國拯弊莫若務本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未有人貧而國富本不足而末有餘者也故囊漏貯中識者不吝反表負薪存毛寶難王者不言有無諸侯不說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故拔葵所以明政織蒲謂之不仁是以貴賤有章賤分無獎今之所憂在農人尚寡倉廩未充轉運無已資食者眾家無私積難以禦荒耳夫貨存貿易不在少多昔日之貴今者之賤彼以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人均道則無患不足若使必資貨廣以收國用者則龜貝之屬自古所



存尋銅之為器在用也博矣鍾律所通者遠機衡  
所揆者大夏鼎負圖寶冠衆瑞晉鐸呈象亦啓休  
徵器有要用則貴賤同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  
今豈必資之器而為無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  
在用則君人俱困枝之以宗損多益少伏願思可  
久之道探欲速之情弘山海之納擇芻牧之說秦  
博覽篇籍好為文章受獎後生孜孜無倦撰古今  
善言二十四篇又文集傳於世暮年事佛甚精於  
宅西立祇洹精舍五年卒第四子暉景知名

范暉

暉字蔚宗少好學善為文章能隸書曉音律為祕  
書丞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為

一家之作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暉  
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鬚善彈琵琶能為新舞上  
欲聞之屢諷以微旨暉倘若不曉終不肯為上昔  
宴飲歡適謂暉曰我欲歌卿可彈暉乃奉旨上歌  
既畢暉亦止絃○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有從橫才  
志文史星算無不兼善為負外散騎侍郎不為時  
知久不得調以暉意志不滿欲引之無因進說暉  
甥謝綜雅為暉所知熙先籍嶺南遺財家甚富足  
乃傾身事綜始與綜諸弟共博故為拙行以物輸  
之情意稍款綜乃引熙先與暉戲熙先故為不敵  
前後輸暉物甚多暉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遂  
與中莫逆之好熙先始以微言動暉暉不回暉素



有閨庭論議朝野所知故門冑雖華而國家不與姻以共激之曰夫人若謂朝廷相待厚者何故不與夫人婚為是門戶不得邪人作犬豕相遇而夫人欲為之死不亦惑乎曄默然不答其意乃定熙先素善天艾云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為義康當之大將軍府史仲承祖義康旧所信念屢銜命下都亦潛結腹心規有異志聞熙先有誠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為義康所愛雖為舅甥思過子弟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徐湛之上表告狀曄及黨與並伏誅○曄性精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冠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撰和香方其序之曰麝

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寶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壽金奈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唯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庾仲文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寶易和以自比也○曄獄中與諸生姪書以自序其略曰吾少嫺學問年三十許始有向耳自爾以來轉為心化至於所通處皆自得之曾懷常謂情意所托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



耳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於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為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本未開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唯志可推耳博瞻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難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虎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徃徃不減過秦篇焉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可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回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贊

自是吾文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以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萃其大畧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為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可盡絃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亦毋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以名暉自序並實故存之○初何尚之處銓衡自謂天下無滯才及熙先就拘帝諮尚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猶作散騎侍郎那不作賊熙先死後又



謂尚之曰孔熙先有美才地胄猶可論而翳迹仕  
流豈非時匠失之尚之曰臣昔謬得待罪選曹誠  
無以濯污揚清然君子之有智能猶鵠鳳之有文  
采俟時而振羽冀何患不出雲霞之上若熙先必  
蘊文采自棄於汙泥終無論矣上曰昔有良材而  
不遇知己者何惜不遺恨於後哉

徐廣

徐廣字野人東莞人也家世好學至廣尤精百家  
數術無不研覽家貧未嘗以產業為意妻中山劉  
謐之女忿之數以相讓廣終不改如此十數年家  
道日蹙遂與廣雉後晉孝武帝以廣博學除為祕  
書郎校書祕閣增置職僚義熙初宋武帝使換車

服儀注仍除鎮軍諮議參軍領記室轉負外郎散  
騎常侍領著作郎二年尚書奏廣撰成晉史六年  
遷驍騎將軍廣所撰晉紀四十二卷義熙十二年  
成表上之又有答禮問百餘條行於世○時有高  
平郗紹亦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  
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以延譽我寒士  
無聞於時如袁宏于寶之徒賴有著述流拜於後  
宜以為患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厨中法盛詣紹  
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於是遂行  
何書

鄭鮮之

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宋武帝起義兵累遷





御史中丞性剛直甚得司直之體外甥劉毅權重  
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武帝獨不屈意於  
毅甚恨焉劉毅當鎮江陵武帝會於江寧朝士  
畢集毅素好樗蒲於是會戲帝與毅斂局各得其  
半積錢億人毅呼帝併之先擲得雉帝甚不悅良  
久乃答之四坐傾屬既擲得盧毅意大惡謂帝曰  
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跣繞床大叫  
聲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為者無復  
甥舅之敬帝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為宰相頗慕  
風流時或談論人皆依違不敢難鮮之難必切至  
未嘗寬假與帝言要須帝理屈然後置之帝有時  
慙惡衰色感其輸情時人謂為格佞○武帝北伐

以為右長史及八咸陽帝適視何房未央故地悽  
愴動容問鮮之恭漢所以得表鮮之具以賈誼過  
恭對帝曰及子嬰而亡已為晚矣然觀始皇為人  
智足見是非所任不得人何也答曰夫佞言似忠  
姦言似信中人以上乃可語上始皇未及中人所  
以暗於識士前至渭濱帝復歎曰此地寧復有呂  
望那鮮之曰昔葉公好龍而真龍見燕昭市骨而  
駿足至明公以肝食待士豈患海內無人帝稱善  
者久之

裴松之

昭明 子野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人也松之博覽墳籍立身簡  
素年二十拜殿中將軍義熙初為吳興故鄣令在



縣有績八為尚書祠部郎武帝北伐領司州刺史以松之為州主簿轉中從事既剋洛陽松之居州行事宋國初建毛德祖使洛陽武帝敕之曰裴松之廊廟之才不冝久居邊務今召為太子洗馬與殷景仁同可令知之轉中書侍郎上使註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廣增異聞既成奏之上覽之曰裴世期為不朽矣子嗣南中郎參軍松之所著文論及晉紀嗣註司馬遷史並行於世嗣子昭明昭明少傳儒史之業宋泰始中為太學博士有司奏太子婚納微用玉璧武史未詳何所準擬昭明議禮納微儷皮鄭云皮為鹿實鹿皮也晉太子納妃注以武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微武豹皮各一此

豈謂婚禮不詳王公之差故取武豹文蔚以尊其事武豹雖文而微禮所不言熊羆雖古而婚禮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為用各異今宜準經誥凡諸僻謬一皆詳正於是有所參議加珪璋豹熊羆皮各二○出為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凝之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復一禮之命者我亦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為郡佐不能先蓋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齊永明三年奉使魏武帝謂曰以卿有將命之才使還當以一郡相賞還為始安內史及還甚貧罄武帝曰裴昭明當罷郡還遂無宅我亦不讀書不知古人中誰可比之昭明歷郡皆清勤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畜一身之外亦復



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一不事產業子子野

子野字幾原少好學善屬文仕齊為江夏王行參軍遭父憂去職及居喪每之墓所草為之枯有白兔白鳩馴擾其側梁天監初尚書僕射范雲嘉其至行將表奏之會雲卒不果後為諸暨令在縣不行鞭罰人有爭者示之以理百姓稱說合境無訟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成而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為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評論多善而云棧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跣謝之請兩釋焉

歎其述作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言其評論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揚鑣於是吏部尚書徐勉言之於武帝以為著作郎掌修國史及起居註○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于野曰漢顯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註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普通七年大舉北侵敕子野為移魏文受詔立成武帝以其事體大召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時並歎服武帝目子野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俄又敕為書喻魏相元又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為也



及五鼓教催令速上子野徐起操筆味爽便就及  
奏武帝深嘉焉自是諸符檄皆令具草子野為文  
典而速不尚靡麗制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  
有詆訶者及其末翕然重之或問其為文速者子  
野答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子野在禁省  
十餘年默靜自守未嘗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  
乏所得奉悉給之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  
妻子恒苦飢寒唯以教誨為本子任祗畏若奉嚴  
君劉顯帝以師道推高之末年深信釋教終身飯  
麥食蔬中大通二年卒

何承天 選

何承天東海鄰人也母徐廣妹也聰明博學故承

天幼漸訓義宋金建為尚書祠部郎與傅亮共撰  
朝儀遷御史中丞時魏軍南伐文帝訪群臣捍禦  
之略承天上安邊論凡陳四事其一移遠就近以  
實內地其二浚復城隍以增阻防其三養偶車牛  
以飾戎械其四計丁課仗勿使有關文多不載承  
天素好奕碁頗用庠事又善彈箏文帝賜以局子  
及銀裝箏承天奉表陳謝上答曰局子之賜何必  
非張武之金邪曾孫遜

遜字仲言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  
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謂所親曰頃觀  
文人質則過伎麗則傷俗其能舍清濁中今古見  
之何生矣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



猶不能已其為名流所稱如以梁天監中無尚書  
水部郎南平王引為賓客掌記室事後薦之武帝  
與吳均俱進倖後稍失意帝曰吳均不均何遜不  
遜未若吾有朱异信則異矣自是疎隔希復得見  
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時謂之何劉梁元帝  
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  
遜遜從叔個字彥夷亦以才著閩宦遊不達作拍  
張賦以喻意末云東方曼倩發憤於侏伎遂與火  
頭食子稟賜不殊位至全郎

**論曰**夫令聞令望詩人所以作詠有禮有法前  
哲由斯播美夫范荀二公並以學業自著而干  
時之譽不期俱不為弘雖才則有餘而望乃不  
足蔚宗藝用有過人之美迹其行事何利害之  
相傾徐廣動不違仁義無儒行辭之時稱格倨  
斯不佞矣松之雅道為貴寔光載德承天素訓  
所資無慙舅氏美矣乎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一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二

列傳

顏延之

竣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人也少孤貧居負郭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冠絕當時好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昏妹適東莞劉穆之子憲之穆之聞其美才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武帝受命補太子舍人鴈門周續之隱廬山伎學著稱永初中徵請都下開館以居之武帝親幸朝彥畢至延之宮官列卑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扶辭辯延之每以簡要連推續之上又使還自教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再遷太子中舍人時尚書令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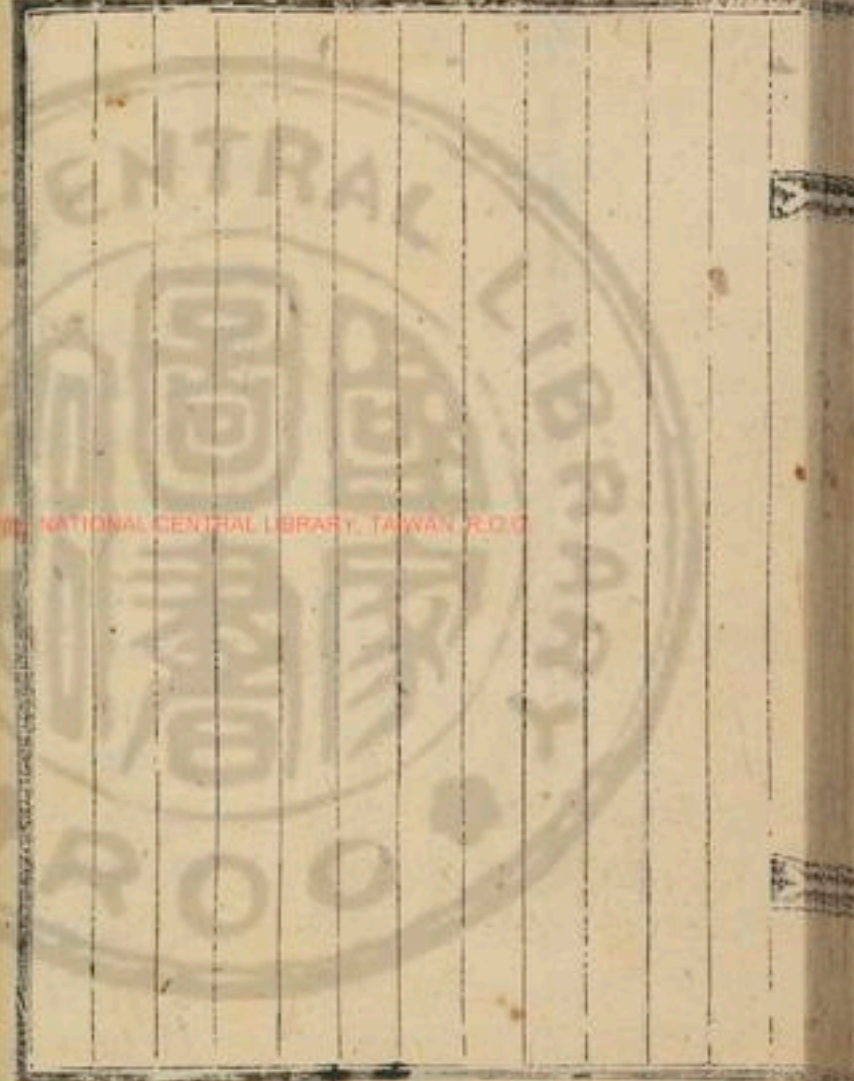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二

列傳

顏延之

竣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人也少孤貧居負郭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冠絕當時好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昏妹適東莞劉穆之子憲之穆之聞其美才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武帝受命補太子舍人鴈門周續之隱廬山伎學著稱永初中徵請都下開館以居之武帝親幸朝彥畢至延之宮官列卑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扶辭辯延之每以簡要連推續之上又使還自教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再遷太子中舍人時尚書令傅



亮自以文義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不為之下亮甚疾焉少帝即位累遷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始平郡今卿又為始安可謂二始黃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人惡俊異世疾文雅延之之郡道經汨潭為湘州刺史張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延之既以才學見遇當時多相推服唯袁淑年倍小延之不相推重延之忿於衆中折之曰昔陳元方與孔元駿齊文學元駿拜元方於林下今君何得不見拜淑無以對延之踈誕不能取容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言天下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意激揚每犯權要出為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

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云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恟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文帝嘗召延之傳詔頻不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敬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見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矣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朝曰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後為祕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惠琳以才學為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遂士庶歸仰上每引見常升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綵正色與三台之坐豈可





使刑餘居之上慶色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過肆  
意直言曾無回德故論者多不與之謂之顏彪居  
身儉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為適  
傍若無人（孝武）登祚以為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  
王師嘗與何偃同從上南郊偃於路上遙呼延之  
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怪之荅曰身非三公之公  
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何公何以見呼為公偃  
羞而退○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而  
遲速懸絕文帝嘗各敕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  
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  
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  
錦列繡亦雕績滿眼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

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謠耳方當誤後生事是時議  
者以延之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  
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

竣字士遜延之長子也早有文義為（宋孝武帝）撫  
軍主簿甚被嘉遇竣亦盡心補益孝武鎮尋陽遷  
南中郎記室文帝崩聞至孝武舉兵八討轉諮議  
參軍領軍錄事任摠內外并造檄書孝武發尋陽  
便有疾自沈慶之以下並不堪相見唯竣出八卧  
內斷決軍機時孝武屢經危篤不任諮稟凡厥眾  
務竣皆專斷施行孝武踐祚歷侍中左衛將軍封  
建城縣侯孝建元年轉吏部尚書領驍衛將軍留  
心選舉自強不息任遇既隆奏無不可後謝莊代



竣領選意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  
喧訐常歡笑答之人言顏竣曠而與人官謝莊笑  
而不與人官○先是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  
與五銖同用費無利故百姓不盜鑄及孝武即位  
又鑄孝建四銖兩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於是  
人間盜鑄者雜以鉛錫並不牢固又翦鑿古錢以  
取其銅餼轉薄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人吏官  
長坐死免者相繫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人患苦  
之乃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始興公沈  
慶之議宜聽人鑄錢置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去  
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  
嚴檢盜鑄并禁翦鑿數年之間公私豐贍銅盡事

息姦偽自止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為財  
上下其事於公卿竣議曰今云開署放鑄誠所欲  
同但慮采山事絕器用日耗銅既轉少器亦彌貴  
設器直一千則鑄之減半為之無利雖令不行時  
議者又以銅難得欲鑄二銖錢竣又議曰今鑄二  
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之而人大興天下之貨  
將糜碎至盡空曰嚴禁而利深難絕不過一二年  
間其弊不可復救以其甚不可一也使姦人意騁  
而貽厥愆謀以又甚不可二也富商得志貧人困  
窘此又甚不可三也若使交益深重尚不可行况  
又未見利而眾弊如以失美當時取謂百代乎前  
廢帝即位鑄二銖形式轉細官錢每出人間即模



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鑿如今  
之翦鑿者謂之素子錢景和元年沈慶之啓通私  
鑄由是錢貨亂敗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以  
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縱環錢貫之以縷入  
水不沉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  
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明帝初唯禁鵝眼縱環其  
餘皆通用復禁人鑄官署亦廢尋復善斷唯用古  
錢○竣自散騎常侍丹陽尹加中書令竣藉着朝  
之舊臣每極陳得失上自即吉之後宮內頗有醜  
論又多所興造竣諫爭懇切並無所回避上意甚  
不悅多不見從竣自謂才足幹時思舊莫比常務  
居中永執朝政而所陳多不被納疑上欲疎之乃

求出以卜時吉大明元年以為東揚州刺史所求  
既許便憂懼無計至州又丁母艱不許去賊聽送  
喪還都恩待猶厚竣彌不自安每對親故頗懷怨  
憤又言朝廷違謬人主得失及王僧達被誅謂為  
所說構臨死陳竣前後忿懣恨言不見從僧達所  
言頗符合會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竣免竣  
所居官竣頻啓謝罪并乞性命上愈怒召御史中  
丞庾徽之於前立奏奏成賜死

沈懷文 冲

沈懷文字思明吳興人也少好玄理善為文章為  
楚昭王二妃詩見稱於世八為侍中寵待隆密孝  
武嘗有事圓丘未至期而雨晦竟夜明旦風霽雲



色甚美帝升壇悅懷文稱慶曰昔漢后郊祀太一  
白日重輪神光四囑今陛下有事茲禮而膏雨迎  
夜清景麗朝斯寔聖明幽感所致臣願與侍臣賦  
之上笑稱善懷文與顏竣周朗素善竣以失旨見  
誅朗亦以忤意得罪上謂懷文曰竣若知我殺之  
亦當不敢如此懷文嘿然○時游幸無度太后六  
宮常乘副車在後懷文與王景文每諫不宜亟出  
後因從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曰卿可以言矣  
懷文曰狝言無繼宜相與陳之江智深卧草側亦  
謂之善俄而被召俱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  
聖躬所宜景文又曰懷文所答宜從智深未及有  
言上方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邪何以恒知人

事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沈醉懷文素不飲酒又  
不好戲上謂故欲異已謝莊昔誠懷文曰卿每與  
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  
變非欲異物性之所不能耳五年出為晉安王子  
勳征虜長史廣陵太守明年坐朝正事畢被遣還  
北以女病求申臨辭又乞停三日詔猶不去為有  
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既被免賣宅還東上大怒  
收付廷尉賜死三子淡深冲

冲字景綽涉獵文義仕宋歷位撫軍正佐兼記室  
齊建元中累遷太子中庶子武帝在東宮待以恩  
舊及即位轉御史中丞侍中永明四年為五兵尚  
書冲與兄淡深名譽有優劣世號為腰鼓兄弟淡



深並歷御史中丞兄弟三人皆為司直晉宋所未  
有也中丞案裁之職被惡者多結怨永明中深彈  
吳興太守袁粲建武中粲從弟昂為中丞到官數  
日奏彈深子續父在饒白幪車免官禁錮冲母孔  
氏在東鄰家失火疑為人所焚爨大呼曰我三兒  
皆作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方恐肌分骨散何  
但焚如兄弟後並歷侍中武帝方欲任冲尋卒謚  
曰恭子

周顒

字彥倫

晉左光祿大夫顒七世孫也宋明帝  
頗好玄理以顒有辭義引入殿內親近宿直帝所  
為慘毒之事顒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

帝亦為之小止顒音辭辯麗長於佛理著三宗論  
言空假義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顒書深相贊美言  
捉麈尾來四十餘載頗見宗祿唯以塗白黑無一  
人得者為之發病非意以音猥來八耳其論見重  
如此○顒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每賓友  
會同顒虛席晤語辭韻如流聽者忘倦兼善老易  
與張融相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清貧寡慾  
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甚機辯王儉謂顒  
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  
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  
菘何蔬亦精言佛法無妻太子又問顒御精進何  
如何流顒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累太子



曰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其言辭應變如女轉國  
子博士兼著作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辯始著  
四辯切諷行於時子捨

捨字昇逸勿聰穎顯異之臨終謂曰汝不志不富  
貴但當將之以道德及長博學左精義理善誦詩  
書音韻清辯弱冠舉秀才除太學博士建武中魏  
人吳苞南歸有伎學尚書僕射江祐招苞講捨造  
折苞辭理道逸由是名為口辯梁武帝即位吏部  
尚書范雲與顯素善重捨才范言之武帝召拜尚  
書祠部郎禮儀檢益多自捨出遷尚書吏部郎太  
子右衛率右衛將軍雖居賤屢徙而常留省內罕  
得休下國史詔詰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兼掌之

日夜侍上豫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帝以為  
有公輔器初范雲卒僉以沈約允當樞管帝以約  
輕易不如徐勉於是勉捨同參國政雅量不及勉  
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時議國史疑文帝紀  
傳之名捨以為帝紀之籠百事如乾象之包六爻  
今若進而為紀則事無所包若直書功德則傳而  
非紀應於上紀之前略有仰述從之捨占對辯捷  
而竟不言漏泄機事衆尤服之卒謚曰簡子弟子

弘正

弘正字思行幼孤及弟弘讓弘直俱為伯父捨所  
養或問三周孰賢人曰若蜂腰矣

論曰文人不謹細行古今之所同焉由夫聲裁



所知故取忤於人者也觀夫顏謝之於宋朝非  
不名高一代靈運既以取斃迨之亦躡當年向  
之所謂貴身翻成害己者矣士遜拔筆數罪陵  
餽犯難餌彼慈親再之歎吻以此為忠無聞前  
誥夫自忍其親必將忍人之親士遜自忘其孝  
期以申人之孝自非嚴父之辭允而義愜則難  
乎免矣師伯行已縱欲好進志退既以此始亦  
以以終宜乎懷文蹈履之地足以追蹤古烈孔  
母致懼中丞其誠深矣周朗始終之節亦倜儻  
為左顯捨父子文雅不墜弘正兄弟義業幾乎  
德門者焉

劉湛

劉湛字弘仁南陽人也少有局力不尚浮華博涉  
史傳諳前代舊典弱年便有宰物情常自比管葛  
不為文章不喜談議除宋武帝太尉行參軍賞遇  
甚厚武帝入受晉命以第四子義康為冠軍將軍  
豫州刺史留鎮壽陽以湛為長史義康弱年未親  
政府州事悉委湛進號右將軍義康以本號徙南  
豫州湛改領歷陽太守為人剛嚴用法姦吏犯賊  
百錢以上皆殺之自下莫不震肅庠俊王羲真出  
為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湛又為長史太守如故  
羲真時居武帝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羲真乃使  
左右人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廚帳會湛八因  
命膳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



真曰且甚寒杯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  
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  
人後為廣州刺史媯母憂去職服闋為侍中時王  
華王曇首殷景仁亦為侍中文帝於合殿與四人  
宴飲甚悅華等出帝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  
之秀同管喉脣恐後世難繼○八年召為太子詹  
事加給事中與景仁並被任遇湛云今代宰相何  
難以正可當我南陽郡漢代功曹耳明年景仁轉  
尚書僕射領護軍將軍湛代為領軍湛與景仁  
素款及俱被遇猜隙漸生以景仁專內任謂為間  
已時彭城王義康專執朝權而湛昔為上佐遂以  
舊情委心自結欲曰宰相之力回主心傾黜景仁

獨當時務義康屢言之於文帝其事不行義康僚  
屬及湛諸附隸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門者義康  
擅權威傾內外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稍  
不能平湛初八朝委任其事善論政道并諸前代  
故事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便解駕左右及  
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為常及晚節驅煽  
義康陵轡朝廷上意雖內維而接遇不改上謂所  
親曰劉琨初自西還吾與語常着日早晚慮其當  
去比八亦着日早晚慮其不去湛小字珽歎故云  
珽也遷丹陽尹詹事如故十七年所生母止上與  
義康形迹既乖勢難將結湛亦知無復全地及至  
丁艱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賴口舌爭之故得





推遷耳今既窮毒無復以望禍至其能久矣伏甲於室以待上臨吊謀又泄竟弗之幸十日詔收付廷尉於獄伏誅時年四十九

庾悅

庾悅字仲徽潁川陽陵人也晉太尉亮之曾孫也宋武平建鄴累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加都督初劉毅家在京口酷貧甘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悅為司徒右長史要府州僚佐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悅相聞曰身並貧蹟營一遊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為適豈不能以共堂見讓悅素豪徑前不答毅時衆人並避唯毅留射如故悅厨饌甚盛不以及毅毅既不去悅甚不歡毅又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鵝豈能以殘炙見惠悅又不答至是毅表解悅都督將軍官以刺史移鎮豫章到豫章少日卒

顧琛

顧琛字弘璋吳郡人晉司空和之曾孫也累遷尚書庫部郎元嘉七年文帝遣到彦之經略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為之空虛文帝宴會有故化人在座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說辭答有十萬人仗舊庫仗祕不言多少上既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說對上甚善之○琛母孔氏時年百歲餘晉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廞於吳中作亂以為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為官屬以孔氏為司馬及孫恩亂後



東土飢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振邑里得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為名焉廢帝即位為吳郡太守初琛景平中為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于時高旅數十舩悉泊岸側有一人玄衣介幘執鞭并諸舩云顧吳郡部伍尋至應泊此岸於是諸舩各東西俄有一假裝至事力甚窳仍泊向處人問顧吳郡早晚至舩人答無顧吳郡又問何舩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為善徵因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為吳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

顧觀之 憲之

顧觀之字偉仁吳郡人也為謝晦衛軍參軍晦愛

其推素深相知待厯位尚書都官郎殷劉際著觀之不欲與殷景仁久接乃解脚疾免故每夜常於床上行脚家人竊異之而莫曉其意及義康徙廢朝廷多受禍觀之竟免○後為山陰令山陰劇邑三萬戶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觀之御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為山陰務簡而事理莫能尚也孝建中為湘州刺史以政績稱後為吳郡太守幸臣戴法興權傾人主而觀之未嘗低意左光祿大夫蔡興宗與觀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觀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後卒於湘州刺史謚曰簡子○觀之家門雍穆為州郡所重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



多負責觀之禁不能正及後為吳郡誘出文卷一  
大尉悉令焚之宣語遠近皆不預選綽懊歎彌日  
觀之常執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  
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意徵倖徒虧雅道無關  
得喪乃以其意命子愿作定命論觀之孫憲之  
憲之字士思性允清直宋元徽中為建康令時有  
盜牛者與本主羊牛各稱已物二家辭證等前後  
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乃令解牛任其去牛  
徑還本宅盜者始伏其罪時人號曰神明至於權  
安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  
強力為政甚得人而故都下飲酒者醉旨輒號為  
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仕齊為衡陽內史土俗

山人有病輒云先亡為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  
名為除祟憲之曉喻為陳死生之別事不相由風  
俗遂改時刺史王與初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歎  
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還給  
事黃門郎兼尚書吏部郎中宋時其祖觀之嘗為  
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為憲之植耳至是  
憲之果為此職天監八年卒於家

論曰古人云利令智昏甚矣利害之相傾也劉  
湛識用才能寔已經國之略豈知移茅為臣則  
君臣之道用變况成主則兄弟之義殊而執數  
懷茲苟相崇悅與夫推長戟而犯順何以異哉  
昔華元敗則以羊羹而取禍觀夫庾悅亦鴉炙



以速尤乾餒以愆斯相類矣顧琛吳郡徵兆於  
初筮觀之清白之跡見於暮年憲之莅政所在  
稱美時移三代一德無虧求之古人未為易遇  
觀其遺命可謂有始有卒者矣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二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三

列傳

羊欣

羊欣字敬元南城人也少靖默無覺於人美言笑  
善容止泛覽經籍尤長隸書父不疑為烏程令欣  
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欣嘗夏  
月著新絹裙晝寢獻之入縣見之書裙數幅而去  
欣書本工因此彌善會稽王世子元顛每使書扇  
常不奉命元顛怒乃以為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  
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邑論者稱焉嘗  
詣領軍謝混上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  
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慕見羊欣遂改席易衣



以速尤乾餒以愆斯相類矣顧琛吳郡徵兆於  
初筮觀之清白之跡見於暮年憲之莅政所在  
稱美時移三代一德無虧求之古人未為易遇  
觀其遺命可謂有始有卒者矣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二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三

列傳

羊欣

羊欣字敬元南城人也少靖默無覺於人美言笑  
善容止泛覽經籍尤長隸書父不疑為烏程令欣  
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欣嘗夏  
月著新綉裙晝寢獻之入縣見之書裙數幅而去  
欣書本工因此彌善會稽王世子元顛每使書扇  
常不奉命元顛怒乃以為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  
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邑論者稱焉嘗  
詣領軍謝混上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  
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慕見羊欣遂改席易衣



欣由此益知名○桓玄輔政以欣為平西主簿參  
豫機要欣欲自疎時漏密事玄覺其此意愈更重  
之以為楚臺殿中郎謂曰尚書故事之本殿中禮  
樂正出卿昔處股肱方此謂輕欣就職少日稱病  
自免屏居里巷十餘年義熙中弟徽被知於武帝  
帝謂咨議參軍鄭鮮之曰羊徽一時美器世論猶  
在兄後即拔欣補右軍劉蕃司馬後為新安太守  
在郡四年簡惠著稱除臨川王義慶輔國長史廬  
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並不就文帝重以為新  
安太守在郡十三年樂其山水嘗謂子弟曰人生  
仕宦至二千石斯可矣及是更懷止足轉義興太  
守非其好也欣以不堪拜伏解不朝覲自非尋首

近親不妄行詣行必由城外未嘗入六門武帝文  
帝竝恨不識之

羊玄保

羊玄保南城人也初為宋武帝鎮軍參軍累遷司  
徒右長史歷丹陽尹會稽太守太常吳郡太守文  
帝以玄保廉素寡欲故頗授名郡為政雖無殊績  
而去後常必見思不營財利產業儉薄文帝嘗曰  
人仕宦非唯須才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  
不先憶羊玄保子戎少有才氣而輕薄少行檢語  
好為雙聲江夏王義恭嘗曰卿豈唯善雙聲乃辯  
士也文帝好與玄保棊嘗中使至玄保曰今日上  
何召我耶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既佳光景當



得劇甚玄保常嫌其輕脫云此兒必亡我家位通  
直郎坐與王僧達誇時故賜死後孝武帝引見  
玄保玄保謝曰臣無日殫之明以此上負上美其  
言玄保既善甚而何尚之亦雅好其事吳郡褚胤  
年七歲便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胤父崇期與滅  
質同逆胤應從誅何尚之固請曰胤奕甚之妙冠  
古絕今魏舉犯令以材獲免父裁子宥其例甚多  
特乞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絕不許時人痛惜之

沈演之

沈演之字臺真吳興人也年十一尚書僕射劉柳  
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為令器沈氏家世為將而演  
之折節好學讀老子百篇以義理業尚知名元嘉

中累遷尚書吏部郎上欲伐林邑朝臣多不同唯  
廣州刺史陸徽與演之贊成上意及林邑平賜羣  
臣黃金生口銅器等物演之所得偏多上謂曰廟  
堂之謀卿參其力乎此遠夷未足多建茅土廓清  
舊都鳴鑿東岱不憂河山之不開也歷位吏部尚  
書領太子右衛率演之兄子坦之仕齊位都官郎  
坦之子顓

顓字處默幼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為  
人讀書不為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常獨處一室人  
罕見其面從叔勅貴顯每還吳興賓客填咽顓不  
至其門勅就之顓迎送不越閭勅歎曰吾乃令知  
貴不如賤也○顓內行甚備事母兄孝友兄弟一



名顯亦退素以家貧任為始安令兄弟不能分離  
相隨之任顯素不事家產及昂卒逢齊末兵荒與  
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其梁肉者閉門不受唯採  
蓴苻根供食以樵採自資怡然恒不改其樂梁  
天監四年大舉北侵南陽樂胤為武康令以顯從  
役到建鄴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與吳興太守柳惲  
責之不能甄善別賢惲大慙即表停之卒于家

江湛 敬 懿

湛字徽深考城人也元嘉二十五年徵為侍中任  
以機密遷左衛將軍轉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  
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衣餘食嘗為上所召  
遇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牛餓御人求草湛

良父曰可與飲在選職頗有刻覈之譏而公平無  
私不受請謁論者以此稱焉初上大舉北侵舉朝  
謂為不可唯湛贊成之及魏太武至瓜步以湛無  
領軍事處分一以委焉劬之八殺湛直上首受害  
子慙 子教

數字叔文為丹陽丞時袁粲為尹見敬歎曰風流  
不墜故在江郎遷侍中歷五兵尚書東陽吳二郡  
太守復為侍中轉都官尚書先是中書舍人紀僧  
真幸於武帝稍歷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小  
人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為兒昏得  
荀昭光女即時無復承領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  
帝曰由江敬謝蕭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請之僧真





承旨詣教登榻坐定教便命左右曰移吾牀讓客  
僧真喪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時人重教風格不為權倖降意于簡仁子紘仁子  
總  
摠字摠持陳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累遷左  
戶尚書轉太子詹事摠性寬和溫裕左工五言七  
言溺於浮靡及為宮端與太子為長夜之飲後主  
即位歷吏部尚書僕射尚書令加秩既當權任宰  
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多為艷詩好事  
者相傳諷翫于今不絕唯與陳暄孔範王瑳等十  
餘人當時謂之狎客由是國政日頽綱紀不立有  
言之者輒以罪斥之君臣昏亂以至于滅

江秉之

江秉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也(宋少帝)時為永世  
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徵為建康令為政嚴察  
部下肅然後為山陰令人戶三萬政事繁擾訟訴  
殷積階庭常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宋  
世唯顧覲之亦以省務著績其餘雖復刑政備理  
而未能簡事以在縣有能出補新安太守元嘉十  
二年轉在臨海並以簡約見稱卒於官祿得秩悉  
散之親故妻子常飢寒人有勸其營田秉之止色  
荅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竟利在都作書案一  
枚去官留以付庫

論曰敬元夷簡故譽玄保弘懿見推其取重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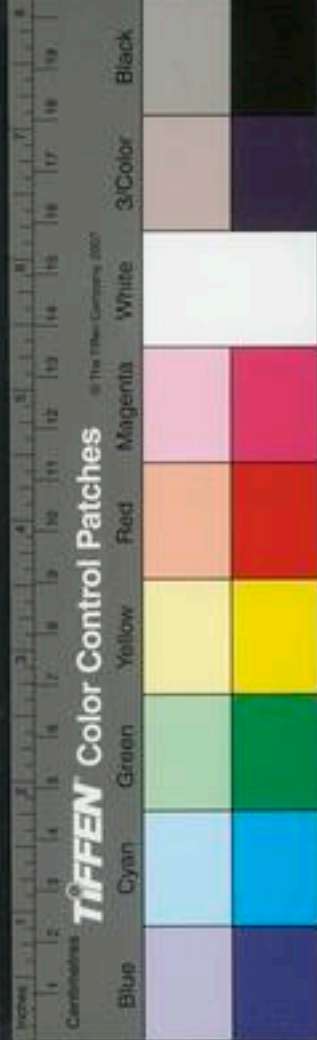
世豈虛名也然玄保特隆帝念雖命稟於玄天  
跡其恩寵蓋亦猶賢之助沈氏世傳武節而演  
之以業尚見知綱終帷幄遂參機務處默保閑  
薦素叔源郎見臨危懿德高風所謂世有人矣  
茂遠自晉及陳雅道相係非世載德斯之謂焉  
而摠弱於寵狎反以文雅為改然則士之成名  
必貴彬乚而已玄叔清介著美足以追蹤古烈  
令和窺覘成性終取頸於險塗宜矣

沈慶之

文季 微之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也少有志力躬耕墾  
畝勤苦自立年四十未知名兄敞之為道倫之征  
虜參軍慶之往襄陽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命子竟

陵太守伯符拔為寧遠中兵參軍竟陵蠻屢為寇  
慶之為設規略每擊破之伯符由此致將帥之稱  
慶之除殿中負外將軍又隨伯符隸到彦之北侵  
伯符病歸仍隸檀道濟道濟白文帝稱慶之忠謹  
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出入禁首元  
嘉十九年雍州刺史劉道產卒羣蠻大動征西司  
馬朱修之討蠻失利以慶之為建威將軍率眾助  
修之失律下獄慶之專軍進討大破緣沔諸蠻後  
為孝武撫軍中兵參軍征蠻寇屢有功還都復為  
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南濟陰  
太守雍州蠻又為寇慶之以將軍太守復隨王誕  
入沔及至襄陽率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



守宗慤等伐沔北諸山蠻大破之威震諸山羣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慶之引軍出前後破降甚衆○二十七年遷太子步兵校尉其年文帝將北侵慶之諫曰道濟再行無功彥之失利而反令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恐重辱王師上曰王師再屈別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恃唯馬夏水浩大泛舟濟河碣磧必走滑臺小成易可覆拔剋此二成館穀吊人武牢洛陽自然不固慶之固陳不可時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並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為國譬如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陸

下令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及軍行慶之副玄謨玄謨進圖滑臺慶之與蕭斌留守碣磧仍領斌輔國司馬玄謨攻滑臺積旬不拔魏太武大軍南向斌遣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少軍輕往必無益也會玄謨退還斌將斬之慶之諫乃止蕭斌以前驅敗績欲絕死固碣磧慶之以為不可會制使至不許退諸將竝謂宜留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閭外之事將不得專制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曾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三十年孝武出次五洲摠統羣帥慶之從巴水出至五洲



詔受軍略會孝武典籤董元嗣自建鄴還陳元凶  
殺逆孝武遣慶之引諸軍慶之謂腹心曰蕭斌婦  
人不足數其餘將帥並易與耳令輔順討逆不憂  
不濟也時元凶密與慶之書令殺孝武慶之未入  
見孝武稱疾不敢見慶之突前以元凶手書呈簡  
孝武泣求入內與母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  
常願報德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  
帝起再拜曰國家安危在於將軍慶之即勒內外  
處分府主簿顏竣聞慶之至馳入見帝曰今四方  
尚未知義師之舉而助據有天府首尾不相應赴  
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唇齒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  
今方興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參預此禍至矣宜斬

以徇衆帝曰竣何不拜謝竣起再拜慶之曰君但  
當知筆札之事於是處分旬日內外整辦時皆謂  
神兵百姓欣悅衆軍既集假慶之為武昌內史領  
府司馬孝武至尋陽慶之及柳元景等並勸即大  
位不許孝武踐祚以慶之為領軍將軍尋出為南  
兖州刺史加都督鎮盱眙台慶之以年滿七十固請  
解事以郡公罷就第大明三年司空竟陵王誕據  
廣陵反復以慶之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固讓南兖州刺史加都督率衆討之誕遣容沈道  
愨齋書說慶之餉以玉鐔刀慶之遣道愨反數以  
罪惡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曰沈公君白首之年  
何為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



使僕來耳慶之塞壘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時夏雨不得攻城詭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慶之不聞悉焚之詭在城上投函表令慶之為送慶之曰我奉制討賊不得為汝送表每攻城慶之輒身先士卒上戒之曰卿為統任當令處分有方何須身受矢石耶自四月至七月乃屠城斬誼進慶之司空又同讓爵於是與柳元景並依晉密陵侯鄭袤故事朝會慶之位次司空元景在從公之上○初慶之嘗夢引鹵簿入廁中慶之甚惡入廁之鄙時有善占夢者為之解曰君必大富貴然未在此旦夕間其故答云鹵簿同是富貴容廁中所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令主及中興之功自五校

至是而登三事慶之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攜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閉焉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語人曰錢盡在此中興身享大國家素富厚產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再獻錢千萬穀萬斛以始興封優近求改封南海郡不許妓妾十數人並美容工藝慶之優游無事盡意懽愉自非朝賀不出門每從將幸及校獵據按陵厲不異少壯太子妃上孝武金鏤七筋及行杓上以賜慶之曰鴈酌之賜宜以大夫為先也上嘗歡飲普令羣臣賦詩慶之粗有口辯手不知書每將署事輒恨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



口受師伯上即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受之曰微  
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  
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衆坐並稱其辭  
意之美○前廢帝即位加慶之几杖給三望車一  
乘慶之每朝賀常乘猪鼻無愜車左右從者不過  
三五騎履行園田每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遇之者  
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游履田園  
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  
所之手及賜几杖並回讓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慶  
之會其考田元景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  
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夫貧賤不可居富  
貴亦難守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

此唯當共思損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日見成敗  
者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為乎於是挿杖而耘  
不為之顧元景等徹侍褰裳從之慶之乃與相對  
為歡慶之既通貴鄉里老舊素輕慶之者後見皆  
膝行而前慶之歎曰故是昔時沈公○廢帝狂悖  
無道衆勸之廢立及柳元景等連謀以告慶之慶  
之與江夏王義恭不厚發其事帝誅義恭帝凶暴  
日甚慶之猶盡言諫爭帝意稍不悅及誅何遜慮  
慶之不同量其必至乃開清溪諸橋以絕之慶之  
果往不得度而還帝又忌之乃遣其從子攸之齎  
藥賜死明帝即位追贈侍中司空謚曰襄公慶之  
羣從姻戚由慶之在列位者數十人長子文叔位



侍中飲藥自殺文叔子昭明位秘書郎聞父死曰  
何忍獨生亦自縊死

文季字仲達文叔弟也以寬雅正直見知父慶之  
遇害諸子見叔文叔謂之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  
殺文季揮刀馳馬去叔者不敢追遂免昇明元年  
沈攸之反齊高帝加文季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唐  
軍事初慶之死也攸之求行至是文季叔攸之弟  
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以復讐怨親黨無吹火  
馬君子以文季能報先恥齊國建為侍中領秘書  
監文季風采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彥回當時貴  
望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為之屈武帝在東宮於  
玄圃宴朝臣文季數舉酒勸彥回彥回甚不平啓

武帝曰沈文季謂彥回經為其郡依然猶有故情  
文季曰惟素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失土  
不識粉榆遂言及魏軍動事彥回曰陳顛達沈文  
季當令將略足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是發  
怒啓武帝曰褚彥回遂品藻人流臣未知其身死  
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武帝笑曰沈率醉也中丞  
劉休舉其事見原後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文季  
與彥回並善琵琶酒闌彥回取樂器為明君曲文  
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王巖  
又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彥回顏色無異  
終曲而止文季雖不學發言必有辭采武帝謂文  
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曰南風不覺



非復一日當時善其對永元二年轉侍中左僕射  
文季以時方昏亂託老疾不豫朝機兄子昭略謂  
文季曰阿父年六十為負外僕射欲求免乎文季  
笑而不荅未幾見害先被召便知敗舉動如常登  
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於華林省死年五十八  
朝野究之

攸之字仲達慶之從父兄子也元嘉二十七年魏  
軍南攻朝廷發三吳之衆攸之亦行及至建鄴詣  
領軍將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以為形陋  
不堪攸之歎曰昔孟嘗君身長六尺為齊相今求  
士取肥大者我因隨慶之征討新亭之戰身被重  
創事寧為太尉行參軍又隨慶之征廣陵屢有功

被箭破骨孝武以其善戰配以仇池步稍事平當  
加厚賞為慶之所抑遷太子孫賁中郎攸之甚恨  
之明帝即位會四方反叛南賊已次近道以攸之  
為寧朔將軍尋陽太守率軍據武檻時玄謨為大  
統未叢前鋒有五軍在武檻五軍後又駱驛繼至  
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軍吏曰今衆軍  
同舉而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相呵叱便致駭  
亂此敗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咸從之殷孝祖為  
前鋒都督失夫人情攸之內撫將士外諳羣帥衆  
並安之時殷孝祖中流矢死並謂攸之宜代孝祖  
為統時建安王休仁屯武檻總統衆軍聞孝祖死  
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遣各率三千



人赴赭圻彼之以為孝祖既死賊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為己下軍彼不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主詣方興推重并慰勉之方興甚悅彼之既出諸軍主竝尤之彼之曰卿忘庶簡寇賈事耶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外降明朝進戰自寅訖午大破賊於赭圻尋進號輔國將軍代孝祖督前鋒諸軍事薛常保等在赭圻食盡南賊大帥劉胡屯濃湖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船復陽發船順風流下以餉赭圻彼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尋剋赭圻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袁顛復率大眾來入鵠尾相持既久軍主張興世越鵠尾上據錢溪

劉胡自攻之彼之率諸將攻濃湖錢溪信至大破賊彼之悉以錢溪亟送胡軍耳鼻示之顛駭懼急追胡還彼之諸軍悉力進攻多所斬獲胡於是棄衆而奔顛亦奔赭圻濃湖之平也賊軍委棄資財珍貨山積諸軍各覓取歛唯彼之張興世約勒所部不犯毫芥諸將以此多之彼之進平尋陽遷中領軍明帝崩彼之與蔡興宗並在外蕃同預顧命會巴西人李承明反蜀土騷擾時荊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被徵新除荊州刺史蔡興宗未之鎮乃遣彼之權行荊州事會承明已平乃以彼之為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加都督聚斂兵力養馬至二千餘疋皆分賦邏將士使耕田而食廩財悉充倉儲



荊州作部歲送數千人伏攸之割留之簿上云供  
討四山蠻裝戰艦數百千艘沈之靈溪裡錢帛罪  
械巨積漸懷不臣之心朝廷制度無所遵奉富貴  
擬於王者順帝即位加攸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齊高帝遣攸之子司徒左長史元琰齊廢  
帝剗斫之具以示之攸之曰吾寧為王陵死不作  
賈充生尚未得即起兵乃上表稱慶并與齊高帝  
書推功攸之匹畜士馬費用豐積至是戰士十萬  
鐵馬三千將發江陵使沙門釋僧粲筮之云不至  
都當自郢州回還意甚不悅齊高帝遣衆軍西討  
攸之盡銳攻郢州行事柳世隆屢破之昇明二年  
還向江陵未至城已為雍州刺史張敬兒所據無

宗慤

所故乃與弟三子中書侍郎文和至華容之縉頭  
林投州吏家既而村人欲取之攸之於櫟林與文  
和俱自縊死村人斬首送之都

宗慤字元幹南陽人也叔父少文高尚不仕慤年

少問其志慤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少文曰

汝若不富貴必破我門戶時天下無事士人並以

文義為業少文既高尚諸子羣從皆愛好墳典而

慤任氣好武故不為鄉曲所知江夏王義恭為征

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慤隨鎮廣陵元嘉二十二年

伐林邑慤自奮願行義恭舉慤有膽勇乃除振武

將軍為安西參軍兼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



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  
遣偏軍拒之為賊所敗又遣慤亡乃分軍為數道  
偃旗潛進討破之仍攻拔區粟八象浦林邑王范  
陽邁傾國來逆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慤以為外  
國有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衆相禦象果驚  
奔衆因此潰亂遂剋林邑收其珍異皆是未名之  
寶其餘雜物不可稱計慤一毫無犯唯有被梳梳  
刷此外蕭然文帝甚嘉之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慤  
表求赴討乘驛詣都面受節度上停輿慰勉慤聳  
躍數十左右顧盼上壯之及行隸車騎大將軍沈  
慶之初誕誑其衆云宗慤助我及慤至躍馬統城  
呼曰我宗慤也事平人為左衛將軍

**論曰**沈慶之以武殺之姿屬殷憂之地驅馳戎  
旅所在見捷其戡難之功蓋亦宋之方邵及勤  
王之業克舉台鼎之位已隆年致懸車宦成名  
立而卒至顛覆倚伏豈易知也諸子才氣並有  
高風將門有將斯言得矣彼之地處上流聲稱  
義舉專威擅命年且逾十終從諸葛之覺代德  
其有數乎宗慤氣槩風雲竟成其志夫躡履清  
正用升顯級亦各志能之士也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三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 十七史

三十六

宋列傳

列傳

王擣

曹景宗

柳元景

王敬則

孔生

夏侯詳

殷孝祖

陳顯達

劉悛

蔡道恭

劉劭

崔慧景

劉斌

鄧元超

薛典都

李安人

明僧紹

蔡道恭

宗越

桓康

庾易

馮延根

吳喜

周盤龍

劉虬

庾洵

齊宗室諸王傳

荀伯玉

梁宗室諸王傳

昌義之

衡陽王

崔祖思

吳平侯

南豐伯

虞悛

臨川王

豫章王

陸澄

安成王

臨川王

陸慧曉

昭明太子

長沙王

陸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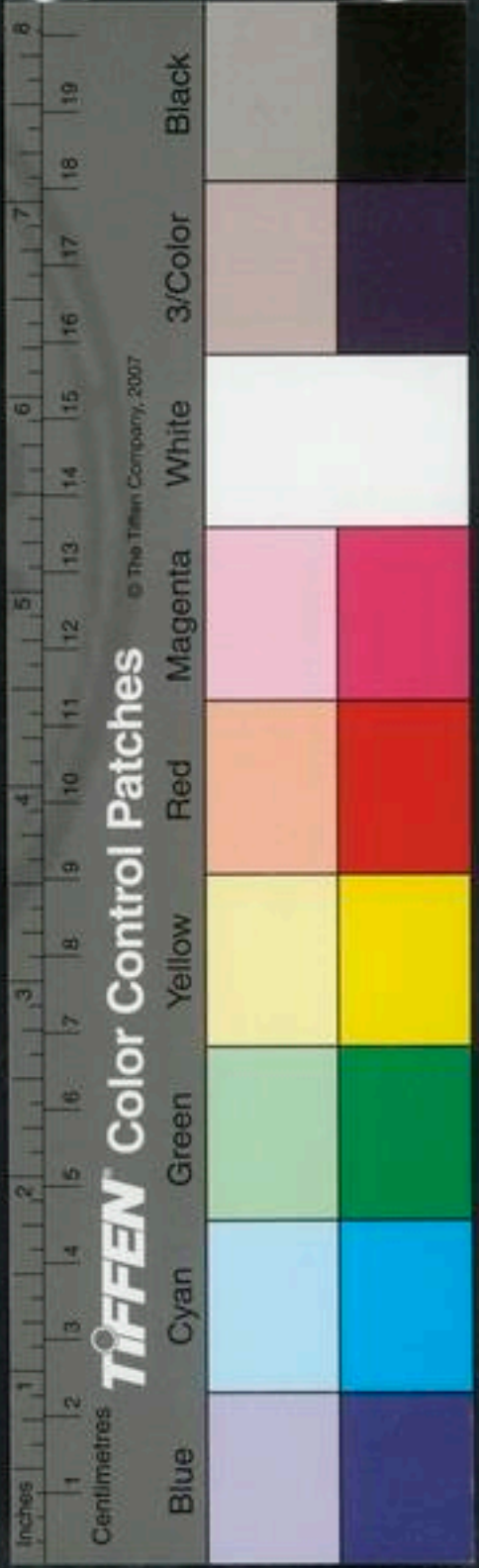
列傳

始興王

庾杲之

王茂

十七史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四

列傳

柳元景

世隆

懷

惇

處遠

上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鮮人也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稱寡言語有器質雍州刺史劉道產深愛其能會荊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復召之道產謂曰久規相屈今貴王有召難輒相留乖意以為罔罔眼闕累遷義恭司徒太尉城局參軍(孝武)西鎮襄陽義恭薦元景徙為武威將軍隨郡太守隨王誕鎮襄陽元景徙為後軍中兵參軍及朝廷大舉北侵使諸鎮各出軍二十七年八月誕遣尹顯祖出資谷魯方平薛安都龐法起入盧氏田義仁出

南史

柳元景傳

一



魯陽加元景建威將軍總統軍帥後軍外兵參軍  
龐季明三秦寇埃求入長安招懷關陝乃自貲谷  
入盧氏盧氏人趙難納之元景率軍係進以前鋒  
深入懸車引軍上百丈崖出溫谷以入盧氏法起  
諸軍進次方伯堆元景引軍度熊耳山安都頓軍  
弘農法起進據潼關季明率方平趙難諸軍向陝  
十一月元景率衆至弘農營於關方口仍以元景  
為弘農太守初安都留住弘農而諸軍已進陝元  
景既到謂安都曰卿無坐守空城而令龐公孤軍  
深入宜急進衆軍並造陝下列營以逼之並大造  
攻具魏城臨河為固恃險自守季明安都方平顯  
祖趙難諸軍頻三攻未拔安都方平各列陣於城

東南以待之魏兵大合輕騎挑戰安都瞋目橫矛  
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辟易殺傷不可勝數  
於是衆軍竝鼓譟俱前魏多縱突騎衆軍患之安  
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惟着絳袖兩當衫馬  
亦去具裝馳入賊陣猛氣咆勃所向無前當其鋒  
者無不應刃而倒如是者數四每入衆無不披靡  
魏軍之將至也方平遣驛騎告元景時諸軍糧盡  
各餘數日食元景方督義租并上驢馬以為糧運  
之計遣軍副柳元怙簡步騎二千以赴陝急卷甲  
兼行一宿而至詰朝魏軍又出列陣於城外方平  
諸軍並成列安都并領馬軍方平悉勒步卒左右  
犄角之餘諸義軍方於城西南列陣方平謂安都





曰今勅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  
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卿言  
是也遂合戰安都不堪其憤橫矛直前殺傷者甚  
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復入副諱全率騎從而奔  
之自詰旦戰至日晏魏軍大潰面縛軍門者二千  
餘人諸將欲盡殺之元景以為不可乃悉釋而遣  
之皆稱萬歲而去時北略諸軍王玄謨等敗退魏  
軍深入文帝以元景不宜獨進且令班師諸軍乃  
自孤關度白楊嶺出于長洲安都斷後宋越副之  
法起自潼關向商城與元景會季明亦從胡谷南  
歸並有功而入誕登城望之以鞍下馬延元景時  
魯爽向武牢復使元景率安都等北出爽退乃還

再出北侵威信著於境外孝武入討元凶以為諮  
議參軍配萬人為前鋒宗慤薛安都等十三軍皆  
隸焉時義軍船乘小阻慮水戰不敵至蕪湖元景  
大喜倍道兼行至新亭依山建壘柵東西據險令  
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  
一聽吾營鼓音元景察賊衰竭乃命開壘鼓譟以  
奔之賊衆大潰上至新亭即位以元景為侍中領  
左衛將軍尋轉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雍梁南北  
秦四州荆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始上在巴口問  
元景事平何所欲對曰願還鄉里故有此授臧質  
義宣並反王玄謨南據梁山垣護之薛安都度據  
歷陽元景出屯採石玄謨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



姑熟元景悉遣精兵助王玄謨以羸弱居守所遣  
軍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謂都下兵悉  
至由是剋捷與沈慶之俱以本號加開府儀同三  
司改封晉安郡公固讓開府復為領軍太子詹事  
加侍中大明三年為尚書令○元景起自將率及  
當朝理務雖非所長而有弘雅之美時在朝勲要  
多事產業唯元景獨無所營南崖有數十畝菜園  
守園人賣菜得錢三萬送還宅元景怒曰我立此  
園種菜以供家中啖耳乃復賣以取錢奪百姓之  
利耶以錢乞守園人孝武嚴暴無常元景雖荷寵  
遇恒慮及禍太宰江夏王義恭及諸大臣莫不重  
足屏氣未嘗敢私相往來孝武崩義恭元景等並

相謂曰今日始免橫死前廢帝少有凶德殺戴法  
興後悖情轉露義恭元景憂懼乃與師伯等謀廢  
帝立義恭持疑未決發覺帝親率宿衛兵自出討  
之稱詔召元景左右奔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禍至  
整朝服乘車應召下車受戮容色恬然子姪死者  
數十人元景少子承宗嗣宗子暮並在孕獲全明  
帝即位贈太尉謚曰忠烈

世隆字彥緒元景弟子也幼孤挺然自立不與眾  
同雖門勢子弟獨修布衣之業及長好讀書折節  
彈琴涉獵文史音吐溫潤元景愛賞異於諸子言  
於宋孝武得召見帝謂元景曰此兒將來復是三  
公一人為西陽王撫軍法曹行參軍出為武威將



軍上庸太守帝謂元景曰卿昔以武威之號為隨郡今復以授世隆使御門世不乏公也性清廉唯盛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邪荅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後授尚書左僕射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世稱柳公雙瓊為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稍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以疾遜位次于悛

悛字文通好學工製文左曉音律少與長兄悅齊名王儉謂人曰柳氏二龍可謂一日千里嘗預齊武烽火樓宴帝善其詩謂豫章王嶷曰悛非徒風

韻清爽亦屬文道麗梁武帝起兵悛舉漢中以應梁武受命為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武帝之鎮襄陽悛祖道帝解茅土玉環贈之天監二年元會帝謂曰卿所佩玉環是新亭所贈邪對曰既而瑞感神衷臣謹服之無斃帝因勸之酒悛時未卒爵帝曰吾常比卿劉越石近辭危酒邪悛茅悛

悛字文暢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與陳郡謝朓隣居深見友愛謫曰宅南柳郎可為儀表初宋時有嵇元榮羊蓋者竝善琴云傳戴安道法悛從之學悛持窮其妙齊竟陵王子良聞而引為法曹行參軍雅被于良賞狎子良嘗置酒後園有晉太傅謝安鳴琴在側援以授悛悛彈為雅弄子良曰御巧



越愁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夜豈止當今  
稱奇亦可追蹤古烈梁武帝至建鄴憚候謁石頭  
以為征東府司馬上驥請城平之日先收圖籍及  
遵漢高寬大之義帝從之徙為相國石司馬憚立  
性貞素以貴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為詩云亭  
臯木葉下壠首秋雲飛琅邪王融見而嗟賞因書  
齋壁及所執白團扇武帝與宴必詔憚賦詩嘗和  
武帝登景陽樓篇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  
華承漢遠彫輦逐風游深見賞美當時咸共稱傳  
慶遠字文和元景弟子也梁武帝之臨雍州問京  
兆人杜暉求州網紀暉言慶遠武帝曰文和吾已  
知之所問未知者耳因辟為別駕慶遠謂所親曰

天下方亂定霸者其吾君乎因盡誠協贊及起兵  
慶遠常居帷幄為謀主徙軍東下身先士卒武帝  
行營見慶遠頓舍嚴整每歎曰人人若是吾又何  
憂建康城平為侍中武帝受禪封雲杜侯出為雍  
州刺史加都督帝餞於新亭謂曰卿衣錦還鄉朕  
無西顧憂矣始武帝為雍州慶遠為別駕謂曰昔  
羊公語劉弼卿後當居吾處今相親亦復如是曾  
未十年而慶遠督府談者以為逾於魏詠之初慶  
遠從父兄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太尉以褥席  
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  
我門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

論曰柳元景行己所資豈徒武毅當朝任職實



無雅道卒至覆族遭逢亦有命乎世隆文武器業始人望也諸子門素所望俱云克構仲禮始終之際其不副也何哉豈應天方喪梁不然何斯人而有斯迹也

殷孝祖

瑛

殷孝祖陳郡人也景和元年為兗州刺史明帝初即位四方反叛孝祖外甥司徒參軍潁川荀僧韶建議銜命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徐州刺史薛安都遣薛索兒等屯掖津徑僧韶間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憂危假命漏刻主上曾不浹辰夷凶剪暴國亂朝危宜立長主公卿百辟人無異議而羣迷相扇搆造無端貪利幼弱競

懷希幸勇少有立功之志長以氣節成名若能控濟河義勇還奉朝廷非唯匡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即日棄妻子率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都時普天同送朝廷唯保丹陽一郡孝祖忽至衆力不少人情於是大安進孝祖號冠軍將軍假節督前鋒諸軍事御仗先有諸葛筒袖鎧鐵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悉以賜孝祖孝祖負其誠節陵轍諸將時賊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與大將王亥謨別悲不自勝衆泣駭恠泰始二年三月三日與賊合戰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射者十手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中流矢死

謚曰忠

琰字敬珉孝祖族子也明帝泰始元年會晉安王子勳反即以琰為豫州刺史土人前右軍杜叔寶等並勸琰同逆琰素無部曲無以自立受劄於叔寶二年正月帝遣輔國將軍劉劭西討之築長圍創攻道於東南角并作大殿墓車截上牛皮家之三百人推以塞壘十二月琰乃始降時琰有疾以板自輿諸將帥面縛請罪劭並撫宥之無所誅戮後除少府加給事中卒官

劉劭

復

繪

孝悌

潛

劉劭字伯猷彭城人也少有志節兼好文義家貧仕宋初為廣州增城令稍遷鬱林太守徐州刺史

劉道隆請為寧朔司馬竟陵王誕據廣陵為逆劭隨道隆受沈慶之節度事平封金城縣五等侯先是費沈伐陳擅不剋乃除劭龍驤將軍西江督護鬱林太守劭既至隨宜剪定大致召馬并敵珊瑚連理樹上甚悅殷琰反叛召劭還都復兼山陽王休祐驃騎司馬致討時琰嬰城固守自始春至于未冬劭內攻外禦戰無不捷善撫將帥以寬厚為衆所依將軍王廣之求劭所自乘馬諸將竝忿廣之貪冒勸劭以法裁之劭歡笑即解馬與廣之及琰請降劭約令三軍不得妄動城內士庶感悅咸曰來蘇遷右衛將軍行豫州刺史加都督○劭以世路糾紛有懷止足經始鍾嶺之南以為棲息聚

南史

劉劭傳

八



石蓄水髣髴丘中朝士雅索者多往游之明帝臨崩顧命以為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元徽初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勅解職勅曰吾執心行已無愧幽明若才輕任重灾責必及天道察微避豈能免桂陽王休範為亂奄至建鄴加勅使持節鎮軍將軍置佐鎮扞石頭既而賊衆屯朱雀航南右軍將軍王道隆率宿衛向朱雀聞賊已至急信召勸戰敗死之子俊

俊字士操與齊武帝同直殿內並為宋明帝所親待由是與武帝款好武帝即位改領軍將軍兼侍中車駕數幸俊宅宅盛修山池造甕牖武帝著鹿皮冠披俊菟皮衾於牖中宴樂以冠賜俊至夜乃

去後從駕登蔣山上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顧謂俊曰此况御也世言富貴好改其素情吾雖有四海今日與盡布衣之適俊起拜謝○初高帝輔政有意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及施行建元四年奉朝請孔顛上鑄錢均貨議辭證甚博其略以為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關奧比歲時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人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謂錢無用之器以通



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為患也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以為開置泉府方牧貢金大興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若官鑄已布於人使嚴斷剪鑿輕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銖兩銷以為大利貧良之人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滿殖矣時議者多以錢貨輕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人姦高帝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寢永明八年俊啓武帝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爐四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

地度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丈并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通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近在青衣水南青衣左側並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縣文帝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鑄近喚蒙山獠出云甚可經略此議若立潤利無極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州鑄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得千餘萬功費多乃止

繪字士章愷弟也初為齊高帝行參軍帝歎曰劉公為不亡也歷位中書郎掌詔詰敕助國子祭酒何胤拱脩禮儀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為文章談議皆奏竟陵西邸繪為後進領袖時張融以言辭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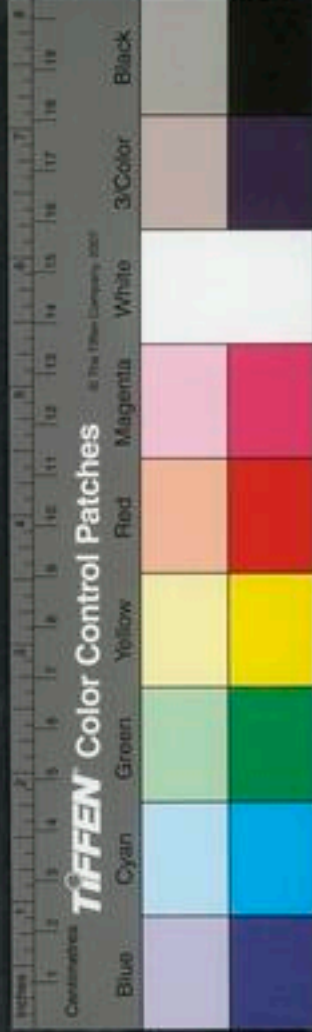




捷周顒彌為清綺而繪音采不賸麗雅有風則時  
人為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  
言其處二人間也

孝綽字孝綽本名冉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  
書郎王融深賞異之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  
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即孝綽  
小字也父繪齊時掌詔誥孝綽時年十四繪常使  
代草之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命駕造馬  
昉尤相賞好范雲年長繪十餘歲其子孝才與孝  
綽年並十四五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命孝才  
拜之兼善草隸自以書似父乃變為別體梁天監  
初起家著作佐郎武帝時因宴幸令沈約任昉等

言志賦詩孝綽亦見引嘗侍宴於坐作詩七首武  
帝覽其文篇篇嗟賞由是朝野改觀累遷秘書丞  
武帝謂舍人周捨云第一官當知用第一人故以  
孝綽居此職後為太子僕掌東宮管記時昭明太  
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琅邪王  
筠彭城到洽等同見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先圖  
孝綽太子文章羣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  
而序之遷兼廷尉御與洽同游東宮孝綽自以才  
優於洽每於宴坐唾鄙其文洽深銜之及孝綽為  
廷尉携妾入廷尉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為御史中  
丞遺令史劾奏之云携少姝於華省棄老母於下  
宅武帝為隱其惡改姝字為姝孝綽坐免官孝綽



少有盛名而杖氣負才多所凌忽有不合意極言  
詆訾每於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  
卒訪道途間事由此多忤於物前後凡五免孝綽  
辭藻為後進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徧  
好事者咸誦傳寫流聞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之  
文集數十萬言行於時兄弟及羣從子姪當時有  
七十人共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房潜  
潜字孝儀幼孤與諸兄弟相勗以學並工屬文孝  
綽嘗云三筆六詩三即孝儀六謂孝感也第六房  
孝威氣調爽送風儀後舉初為安北晉安王法曹  
後為太子洗馬中舍人庶子率更令並掌管記大  
同中白雀集東宮孝威上頌甚美

論曰當太始之際二殷去就不同原始要終各  
以名節自立孝祖翫敵而亡蓋其宜也劉劭出  
征久撫所在流譽行已之節赴蹈為期雖古之  
忠烈亦何以加此後至性過人繪辭義克舉諸  
子各擅雕龍當年方駕文采之盛殆難繼乎孝  
綽中冓為尤可謂人而無儀者矣

薛安都

薛安都河東汾陰人世為強族族姓有三千家父  
廣為宗豪安都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寸便弓馬  
仕魏以軍功為雍州秦州都統元嘉二十一年來  
奔宋北還搆扇河陝文帝許之孝武鎮襄陽拔為  
北和農太守魏軍漸強安都乃歸襄陽二十七年



隨王誕拔安都為建武將軍柳元景向關陝率步  
騎居前所向剋捷孝建元年除左軍將軍及魯爽  
反叛遣安都及沈慶之濟江安都望見爽便躍馬  
大呼直往刺之應手倒左右范雙斬爽首爽世襲  
猛威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反時人皆  
云關羽斬顏良不是過也

### 宗越

宗越南陽葉人也隨柳元景侵魏領馬幢隸柳元  
怙有戰功還補後軍參軍督護隨王誕戲之曰汝  
何人遂得我府四字越答曰佛狸未死不憂不得  
謔議參軍誕大笑前廢帝景和元年進爵為侯召  
為游擊將軍帝凶暴無道而越諱金童太一並為

之用誅戮羣公及何邁等莫不盡心竭力故帝憑  
其爪牙無所忌憚既為廢帝盡心慮明帝不能容  
之因謀作難以告沈攸之攸之具白帝即日下獄  
死○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自騎馬前行使  
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性嚴酷好行刑  
誅時王亥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為之語曰寧作五  
年徒不逐王亥謨亥謨猶尚可宗越更殺我

### 吳喜

吳喜吳興臨安人沈慶之征贛啓文帝請喜自隨  
為孝武所知稍遷至河東太守殿中御史明帝即  
位四方反叛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帝大悅  
即假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

史不嘗為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隨沈  
慶之屢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陣若能任之必  
有成績喜乃東討喜在孝武世既見驅使性寬厚  
所至人並懷之及東討百姓聞兵河東來便望風  
降散故喜所至剋捷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四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五

齊宗室諸王傳

衡陽元王道度

衡陽元王道度齊高帝長兄也始與高帝俱受學  
于雷次宗宣帝問次宗二子學業次宗荅曰其兄  
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無子高帝以第十一子  
鉤繼

鉤字宣禮七歲出繼衡陽元王見高帝未拜便涕  
泗橫流高帝執其手曰伯叔父猶父勿怨所以令  
汝出繼以汝有意堪奉蒸嘗故耳即敕外郊先給  
通幟車雉尾扇等事事依正王性好學善屬文與  
琅邪王智深以文章相會濟陽江淹亦遊焉武帝  
南史



史不嘗為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隨沈  
慶之屢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陣若能任之必  
有成績喜乃東討喜在孝武世既見驅使性寬厚  
所至人並懷之及東討百姓聞兵河東來便望風  
降散故喜所至剋捷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四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五

齊宗室諸王傳

衡陽元王道度

衡陽元王道度齊高帝長兄也始與高帝俱受學  
于雷次宗宣帝問次宗二子學業次宗答曰其兄  
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無子高帝以第十一子  
鉤繼

鉤字宣禮七歲出繼衡陽元王見高帝未拜便涕  
泗橫流高帝執其手曰伯叔父猶父勿怨所以令  
汝出繼以汝有意堪奉蒸嘗故耳即敕外郊先給  
通幟車雉尾扇等事事依正王性好學善屬文與  
琅邪王智深以文章相會濟陽江淹亦遊焉武帝  
南史



謂王儉曰衡陽王須文學當使華實相稱不得止  
取貴游子弟而已乃以太子舍人蕭敷為文學鈞  
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備  
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蠅  
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  
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效為巾  
箱五經巾箱五經自此始也居身清率言未嘗及  
時事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構山泉殆窮  
真趣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  
山人交邪答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闥  
而意在青雲珪大美之吳郡張融清抗絕俗雖王  
公貴人視之傲如也唯雅重鈞謂從兄緒曰衡陽  
遊不知老之將至見賞如此

南豐伯穎曹

王飄飄有凌雲氣其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

穎胄字雲長父南豐伯赤斧高帝從祖弟也穎胄  
好文義弟穎基好武勇武帝登烽火樓詔羣臣賦  
詩穎曹詩合旨上謂穎曹曰卿文弟武宗室使不  
乏才明帝每存儉約欲鑄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  
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曹曰朝廷盛禮莫  
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為侈帝不悅後預  
曲宴銀器滿席穎曹曰陛下前欲壞酒鎗忍宜移  
在此器也帝甚慙和帝為荊州以穎曹為西中郎  
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事時江祐專執朝權此



行由柘穎胄不平曰江公盪我革出東昏徒誅戮  
羣公委任廝小崔陳敗後方鎮各懷異計永元二  
年十月尚書令蕭懿及茅暢見害先遣輔國將軍  
劉山陽就穎胄兵襲梁武帝時為雍州刺史將  
起兵慮穎胄不同遣穎胄親人王天武詣江陵聲  
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書與穎胄勸同舉兵穎胄  
意猶未決梁武帝復遣天武齋書與穎胄設奇略  
以疑之是時或云山陽謀殺穎胄以荊州同舉山  
陽至果不敢入城穎胄計無所出夜遣錢唐人朱  
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  
開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畜養士馬非復一日江  
陵素畏襄陽人人衆又不敵取之不可必制制之

歲寒復不為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  
立天子以令諸侯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  
信我今斬送天武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  
矣忱亦勸焉穎胄乃斬天武以示山陽山陽大喜  
輕將步騎數百到州闡文勒兵斬之傳首于梁武  
東昏聞山陽死發詔討荆雍穎胄有器局既唱大  
事衆情歸之長沙寺僧鑄黃金為龍數千兩埋土  
中歷相傳付稱為下方黃鐵穎胄因取此龍以充  
軍實乃歎曰往年江柘斥我至今始知禍福之無  
門也

豫章文獻王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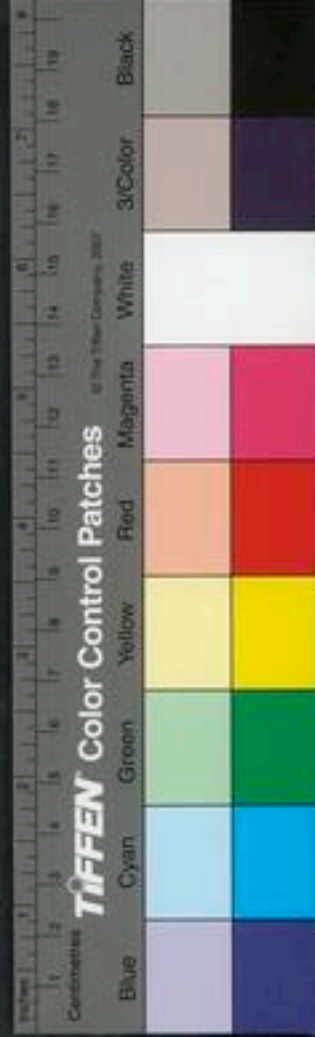
子裕 子顯 子雲 持

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高帝第二子也寬仁弘雅  
南史 豫章文獻王嶷傳 三



有大成之量高帝特鍾愛焉出為都督江州刺史  
乃徙鎮西將軍都督荊州刺史時高帝作輔嶷務  
存約省停府州儀迎物及至州坦懷納善側席思  
政王儉與嶷書曰舊楚蕭條仍歲多故政荒人散  
寔須緝理公臨莅甫爾英風惟穆江漢來蘇八荒  
慕義庾亮以來荊州無復此政古人云朞月有成  
而公旬日成化豈不休哉武帝即位進位太尉增  
置兵佐解侍中建元中武帝恭悌盡禮未嘗違忤顏色  
代嫡之意而嶷事武帝恭悌盡禮未嘗違忤顏色  
故武帝友愛亦深嶷常慮盛滿又因言宴求解楊  
州授竟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  
言嶷進位大司馬尋加中書監固讓自以地位隆

重深懷退素北宅舊有田園之美乃盛修理之武  
帝嘗問臨川王映居家何事樂映曰政使劉瓛講  
禮顧慙講易朱廣之講莊老臣與二三諸彦兄弟  
友生時復擊贊以此為樂上大賞之他日謂嶷曰  
臨川為善遂至於斯嶷曰此大司馬公之次弟安  
得不爾上仍以玉如意指嶷曰未若皇帝之次弟  
為善最多也嶷常戒諸子曰凡富貴少不驕奢以  
約失之者鮮矣漢世以來使王子弟以驕恣之故  
大者滅身喪族小者削奪邑地可不戒哉薨年四  
十九武帝哀痛太官朝送祭奠敕王融為銘云半  
岳摧峯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欲言也子  
子恪





子恪字景仲永明中以王子封南康縣侯梁天監  
元年降爵為子子恪與弟子範等嘗因事入謝梁  
武帝在文德殿引見謂曰夫天下之寶本是公器  
苟無期運雖有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為性  
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目事鳩毒所為唯景  
和至朝臣之中疑有天命而致害者狂濫相繼我  
初平建康城朝廷內外皆勸我云時代革異物心  
須一宜行處分我于時依此而行誰謂不可政言  
江左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國祚例  
不靈長齊梁雖曰革代義異往時我與卿兄弟宗  
屬未遠昔劉子與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  
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况子與乎梁初人勸我相

誅滅者我答之猶如向言若苟有天命非我所殺  
若其無運何忽行此政是示無度量曹志親是魏  
武帝孫入事晉武為晉室忠臣此即卿事例卿是  
宗室情義異他方怛然相期小待自當知我才心  
子恪兄弟十六人並入梁有文學者子恪子質子  
顯子雲子暉子恪常謂所親曰文史之事諸弟備  
之矣不煩吾復牽率但退食自公無過足矣  
子顯字景陽好學工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  
約見而稱曰可謂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又  
採衆家後漢考正同異為一家之書又啓撰齊史  
書成表奏詔付祕閣梁武帝雅愛子顯才又嘉其  
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訪焉嘗從容謂曰我  
兩史



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讚易  
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茲日時  
以為名對子顯風神灑落雍容閑雅簡通賓客不  
畏鬼神性愛山水為伐社文以見其志飲酒數斗  
頗負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  
一搗而已衣冠竊恨然簡文素重其為人在東宮  
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簡文謂坐客曰常  
聞異人間出今日始見知蕭尚書其見重如此子  
顯嘗為自序其略云余為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  
思前比即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  
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  
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鶯開花落葉有來

斯應每不能已也少來所為詩賦則鴻序一作體

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為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子

顯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弟子雲

子雲字景喬歷侍中國子祭酒善草隸為時楷法

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送少而微變字體嘗答敕云

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

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

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事而已十許年始

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澈字體始變子敬

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為武帝

所重帝嘗論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

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出為

南史

卷之五 齊章文獻王 顯傳

六



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鄴求書逢子雲為郡  
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許步行拜  
行前子雲遣問之荅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  
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乃為停船三日書三十  
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吝自外荅餉不書好紙  
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荅子特  
持字世遠早知名亦善草隸時人比之衛恒衛瓘  
武帝嘗使持書及奏帝曰子敬之迹不及送少蕭  
特之書遂過於父

臨川獻王映

臨川獻王映字宣光高帝第三子也高帝踐阼為  
雍州刺史加都督封臨川王嘗致錢還都買物有

獻計者於江陵買貨至都還換可得微有所增映  
笑曰我是賈客耶乃復求利善騎射解聲律工左  
右書左右射應接賓客風韻韶靡及薨朝野莫不  
惋惜

長沙威王晃

長沙威王晃字宣明高帝第四子也少有武力為  
高帝所愛永明元年以晃為都督南徐州刺史入  
為中書監時禁諸王蓄仗在都下者晃愛武節罷  
徐州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為禁司所覺按之江  
水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嶷稽首流涕曰  
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白象晃小  
字也上亦垂泣高帝大漸時戒武帝曰宋氏若骨  
南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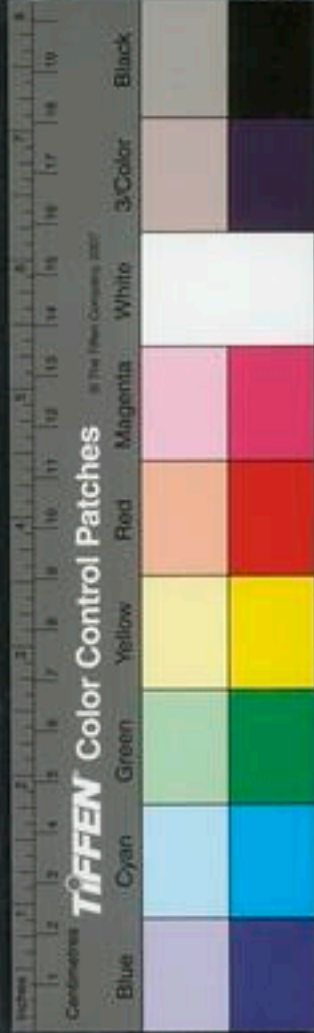
肉不相圖佗族豈得乘其弊汝深戒之故武帝終無異意然亦不見親寵當時論者以武帝優於魏文咸於漢明

始興簡王鑑

始興簡王鑑字宣徹高帝第十子也自晉以來益州刺史皆以良將為之宋泰始中益州市橋忽生小洲道士邵碩見之曰當有貴王臨州永明二年武帝不復用諸將為益州始以鑑為益州刺史好學善屬文不重華飾器服清素有高士風與記室參軍蔡仲熊登張儀樓商略先言往行及蜀土人物鑑言辭和辯仲熊應對無滯當時以為盛事在蜀積年未嘗有所營造資用一歲不滿三萬王儉

常歎云始興王雖尊貴而行履都是素士時有廣漢什邡人段祖以淳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甬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縣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淳于以手振芒則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也

論曰豫章文獻王珪璋之質夙表天姿行已所安率由忠敬雖代宗之議早隆皇矚而天倫之愛無虧永明故知為仁由己不虛言也自宋受晉終馬氏遂為廢姓齊受宋禪劉宗盡見誅夷梁武革齊弗取前轍子恪兄弟並皆錄用雖見梁武之弘裕亦表文獻之餘慶昔陳思表云權



之所存雖踈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原夫此  
言實存固本然就國之典既隨代革卿士入朝  
作貴蕃輔皇王託體同稟尊極仕無常資秩有  
恒數禮地兼隆易生推擬武帝顧命情深尊嫡  
密圖遠筭意在求安以明帝同起布衣用存顧  
託遂韜末命於近戚寄重任於踈親以為子弟  
布列外有强大之固支庶中立可息覬覦之謀  
表裏相維洵隆家國曾不慮機能還衡權可制  
衆宗族殲滅一至于斯曹植之言遠有致矣

齊諸臣列傳

王敬則

王敬則臨淮人也性倜儻不羈好刀劍屠狗商販

徧於三吳善拍張補刀戟左右來前廢帝使敬則  
跳刀高出自武幢五六尺接無不中仍撫髀拍張  
甚為便捷元徽二年隨齊高帝拒桂陽賊於新亭  
蒼梧王狂虐左右不自安敬則以高帝有威名歸  
誠奉事每下直輒往領軍府夜著青衣扶匐道路  
為高帝聽察高帝令敬則於殿內伺機及楊玉夫  
將首投敬則馳謁高帝乃戎服入宮至永明門  
開敬則隨帝入殿昇明元年遷輔國將軍領臨淮  
太守知殿內宿衛兵事沈攸之事起進敬則冠軍  
將軍高帝入守朝堂袁粲起兵召領軍劉韞直問  
將軍卜伯興等於宮內相應戒嚴將發敬則開關  
掩襲皆殺之殿內竊發盡平敬則之力也政事無



大小帝並以委之敬則不識書止下名然甚善決  
斷齊臺建為中領軍齊建元元年出為都督南兗  
州刺史封尋陽郡公後與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  
同三司時徐孝嗣於榮禮門候儉因朝之曰今日  
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人以告  
敬則敬則欣然曰我南沙縣吏微倖得細鎧左右  
逮風雲以至於此遂與王衛將軍同日拜三公王  
敬則復何恨了無恨色朝士以此多之敬則名位  
雖達不以富貴自遇初為散輩使魏於北館種楊  
柳後負外郎虞長曜北使還敬則問我昔種楊柳  
樹今若大小長曜曰虜中以為甘棠敬則雖不大  
識書而性甚警黠臨郡令省事讀辭下教制決皆

不失理(明帝)即位為大馬臺使帝既多殺害敬則  
自以高武舊臣心懷憂懼帝雖外厚其禮而內相  
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聞其衰老且以居內  
地故得小安後遣蕭坦之將齋仗五百人行晉陵  
敬則諸子在都憂怖無計上知之問計於梁武帝  
武帝曰敬則豎夫易為感唯應錫以子女玉帛厚  
其使人如斯而已上納之永泰元年帝疾屢經危  
殆以張瓌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兵佐密防敬  
則內外傳言當有處分敬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誰  
抵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甌金  
甌謂鴆酒也乃起兵招集配衣二三日便發凡十  
日而敗時年六十四



陳顯達

陳顯達南彭城人仕宋以軍功封彭澤縣子濮陽太守隸齊高帝討桂陽賊於新亭壘劉劬大猷敗賊進杜姥宅及休範死顯達出杜姥宅大戰於宣陽津陽門大破賊事平封彭城侯再遷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齊高帝即位拜護軍將軍永明二年徵為侍中護軍將軍顯達累任在外經高帝之憂及見武帝流涕悲咽上亦泣心甚嘉之八年為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顯達謙厚有智詐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子十餘人誠曰我本意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陵人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猜車牛麗服飾顯達不悅

及子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凡奢侈者鮮有不敗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捉此自遂即取於前燒除之其靜退如此後以太尉判鄱陽郡公為三公事而職典連率人以為格外三公上欲悉除高武諸孫上微言問顯達荅曰此等豈足介慮上乃止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退車乘朽敗導從鹵簿皆用羸小侍宴酒後啓上借枕帝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以年老告退不許永泰元年乃遣顯達杜侵永元元年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衆軍四萬圍南鄉界馬園城去襄陽三百里攻之四十日魏軍食盡敗



死人肉及樹皮外圍急魏軍突走顯達入據其城  
遣軍主莊丘黑進取南鄉縣魏孝文帝自領十餘  
萬騎奄至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慢盛顯達數  
人擔之出均水曰臺軍緣道奔退死者三萬餘人  
顯達素有威名著於外境至是大損喪焉御史中  
丞范岫奏免顯達官又表解職並不許以為江州  
刺史鎮益城○初王敬則事起始安王遙光啓明  
帝慮顯達為變欲追軍還事平乃寢顯達亦懷危  
怖及東昏立彌不樂還都得此投甚喜尋加領征  
南大將軍給三望車顯達聞都下大相殺戮徐孝  
嗣等皆死傳聞當遣兵襲江州顯達懼禍十一月  
十五日舉兵欲直襲建鄴以掩不備朝廷遣後軍

將軍胡松等據梁山顯達率衆數千人發尋陽與  
松戰於採石大破之都下震恐十二月潛軍度取  
石頭北上襲城宮掖大駭開門守備顯達馬稍從  
步軍數百人於西州前與臺軍戰再合大勝稍折  
手猶殺十餘人官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走至西  
州後烏榜村騎官趙潭注稍刺落馬斬之時年七  
十三顯達在江州遇疾不療尋而差意甚不悅

崔慧景

崔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也齊高帝在淮陰  
慧景與宗人祖思同時自結及高帝受禪為都督  
梁南秦二州刺史慧景每罷州輒傾資獻奉動數  
百萬武帝以此嘉之鬱林即位慧景以少主新立





密與魏通朝廷疑之明帝輔政遣梁武帝至壽春  
安慰之慧景密啓送誠勸進（東昏）即位為護軍時  
輔國將軍徐世標專權號令慧景備員而已帝既  
誅戮將相舊臣皆盡慧景自以年宿位重轉不自  
安及裴叔業以壽陽降魏即授慧景平西將軍假  
節侍中護軍如故慧景出至白下甚喜曰頸非復  
小豎等所折也○時江夏王寶玄鎮京口聞慧景  
北行遺左右余文興說之曰朝廷任用羣小猜害  
忠賢江劉徐沈君之所見身雖魯衛亦不知滅亡  
何時君今段之舉有功亦死無功亦死欲何求所  
免機不可失今擁強兵北取廣陵收吳楚勁卒身  
舉州以相應取大功如反掌耳慧景常不自安聞

言響應帝聞變以右衛將軍左興盛假節都督下  
水陸衆軍慧景停二日便率大衆一時俱濟江趣  
京口慧景領大都督為衆軍節度東府石頭白下  
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船  
中慧景禽殺之先是衛尉蕭懿為豫州刺史自歷  
陽步道征壽陽帝遣密使告之懿率軍主胡松李  
居士等自採石濟崖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叫稱  
慶義師昧旦進戰大敗慧景人情離沮慧景乃將  
腹心數人潛去欲北度江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軍  
旅散在都下不為營壘及走衆於道稍散單馬至  
蟹浦投漁人太叔榮之榮之故為慧景門人時為  
蟹浦戍謂之曰吾以樂賜汝汝為吾覓酒阮而為



榮之所斬以頭納緇籃中擔送都

論曰光武功臣所以能終身名者豈唯不任職事亦以繼奉章明心存正嫡王陳拔迹奮飛則建元永明之運身極鼎將則建武永元之朝勲非徃時位踰昔等禮授雖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政亂危亡慮及舉手扞頭人思自免于戈既用誠淪犯上之跡敵國起於同舟况又踈於此也敬兒挾震主之勇當鳥盡之運內惑邪夢跡涉覲覲其至殲亡亦其理也慧景以亂濟亂能無及乎

李安人

李安人蘭陵人也少有大志常拊髀歎曰大丈夫

處世富貴不可希取三將五校何難之有隨父在縣宋元嘉中縣被魏剋安人尋率部曲自拔南歸明帝時稍遷武衛將軍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簿蒲官賭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後為廣陵太守行南兖州事齊高帝在淮陰安人遙相結事時蒼梧縱虐齊高帝憂迫無計安人白高帝欲於東奉江夏王躋起兵高帝不許乃止高帝即位為中領軍封康樂侯時王敬則以勲誠見親至於家國密事上唯與安人論議謂曰署事有卿名我便不復細覽也武帝即位為丹陽尹遷尚書左僕射安人時屢啓密謀見賞又善結尚書令王儉故世傳儉啓有此授

桓康

桓康北蘭陵人也勇果驍悍宋大明中隨齊高帝為軍容初武帝起義為郡所繫眾皆散康裝擔一頭野穆后一頭野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等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出武帝郡追兵急康等死戰破之隨武帝起兵摧堅陷陳豫力絕人所經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於寺中病瘡者寫形帖著林壁無不立愈高帝謂康曰御隨我日久未得方伯亦當未解我意正欲與御先共滅虜耳三年魏軍動大破魏軍於淮陽武帝即位卒於驍騎將軍

周盤龍

周盤龍北蘭陵人也膽氣過人充便弓馬元徽二年桂陽構難盤龍時為穴從僕射隨齊高帝頓新亭稍至驍騎將軍魏攻淮陽圍角城先是上遣軍主成買戍角城辭於王儉曰今段之行必以死報衙門蓬戶不朱斯白小人弱息當得一子儉問其故荅曰若不殺賊便為賊殺弱息不為世子便為孝子孝子則門加素堊世子則門施丹楮至是買校圍上遣領軍將軍李安人救之敕盤龍率馬步下淮陽就李安人買與魏拒戰手所傷殺無數遂戰死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軍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

方食棄筋馳馬奮稍直奔魏陣自稱周公來魏人  
素畏盤龍駢名莫不披靡時奉叔已大殺魏軍得  
出在外盤龍不知乃東西觸擊魏軍莫敢當奉叔  
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縈攬數萬  
人魏軍大敗父子由是名播北國形甚羸而臨軍  
勇果諸將莫逮永明五年為大司馬加征虜將軍  
濟陽太守還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武帝戲之卿  
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生耳  
病卒年七十九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五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六

列傳

荀伯玉

荀伯玉字弄璋廣陵人也齊高帝鎮淮陰伯玉為  
高帝冠軍刑獄叅軍高帝為宋明帝所疑被徵為  
黃門郎深懷憂慮見平澤有羣鶴乃命筆詠之曰  
八風儻遙翮九野弄清音一推雲間志為君苑中  
禽以示伯玉深旨伯玉勸高帝遣數十騎入魏界  
安置標榜魏果遣游騎數百復行界上高帝以聞  
猶懼不得留令伯玉占伯玉言不成行而帝卒復  
本任由是見親待高帝有故吏東莞竺景秀嘗以  
過繫作部高帝謂伯玉卿比者景秀不答曰數往  
南史



方食棄筋馳馬奮稍直奔魏陣自稱周公來魏人  
素畏盤龍駢名莫不披靡時奉叔已大殺魏軍得  
出在外盤龍不知乃東西觸擊魏軍莫敢當奉叔  
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縈攬數萬  
人魏軍大敗父子由是名播北國形甚羸而臨軍  
勇果諸將莫逮永明五年為大司馬加征虜將軍  
濟陽太守還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武帝戲之卿  
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生耳  
病卒年七十九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五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六

列傳

荀伯玉

荀伯玉字弄璋廣陵人也齊高帝鎮淮陰伯玉為  
高帝冠軍刑獄叅軍高帝為宋明帝所疑被徵為  
黃門郎深懷憂慮見平澤有羣鶴乃命筆詠之曰  
八風儻遙翮九野弄清音一推雲間志為君苑中  
禽以示伯玉深旨伯玉勸高帝遣數十騎入魏界  
安置標榜魏果遣游騎數百復行界上高帝以聞  
猶懼不得留令伯玉占伯玉言不成行而帝卒復  
本任由是見親待高帝有故吏東莞竺景秀嘗以  
過繫作部高帝謂伯玉卿比者景秀不答曰數往  
南史



侯之備加責請云若許某自新必吞刀刮腸飲灰  
洗胃帝善其答即釋之卒為忠信士○時武帝在  
東宮自以年長與高帝同創大業朝事大小悉皆  
專斷多違制度左右張景真偏見任遇又多僭侈  
武帝拜陵還景真白眼乘畫舫坐胡床觀者咸  
疑是太子內外祇畏莫敢有言者伯玉因武帝拜  
陵之後密啓之上大怒豫章王嶷素有寵政以武  
帝長嫡又南郡王兄弟並列故武帝為太子至是  
有改易之意武帝東還遣文惠太子聞喜公子良  
宣敕詰責并示以景真罪狀使以太子令收景真  
殺之胤叔因白武帝皆言伯玉以聞武帝憂懼稱  
疾月餘日上怒不鮮晝卧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

頭啓請往東宮以慰太子高帝無言敬則因大聲  
宣旨往東宮命裝束又敕太官設饌密遣人報武  
帝令奉迎因呼左右索輿與高帝了無動色敬則索  
衣以衣高帝仍牽上輿遂幸東宮召諸王宴飲因  
游玄圃園長沙王晃捉華蓋臨川王映執雉尾扇  
喜聞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行酒武帝與豫章王  
嶷及敬則自捧肴饌高帝大飲賜武帝以下酒並  
大醉盡歡日暮乃去是日微敬則則東宮殆廢○  
高帝重伯玉盡心愈見信使掌軍國密事權動朝  
右武帝深怨伯玉(高帝)臨崩指伯玉以屬(武帝)即  
位伯玉憂懼上聞之以其與垣崇祖善崇祖田業  
在江西慮相扇為亂加意撫之伯玉乃安永明元  
南史



年與崇祖並見誣伏誅呂文顯歎曰伯玉能謀太  
祖而不能自謀豈非天哉

崔祖思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七世孫  
也齊高帝在淮陰祖思聞風自結為上輔國主簿  
甚見親待參豫謀議宋朝初議封高帝為梁公祖  
思啓高帝曰識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  
應天命從之自相國從事中郎遷齊國內史高帝  
既為齊王置酒為樂羹臠既至祖思曰此味故為  
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羹臠吳食非祖思所解  
祖思曰魚鼈膾鯉似非句吳之詩文季曰千里尊  
羹豈關魯衛帝甚悅曰尊羹故應還沈帝之輔政

衆議將加九錫內外皆贊成之祖思獨曰公以仁  
恕匡社稷執股肱之義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  
帝聞而非之曰祖思遠同荀令豈孤所望也由此  
不復處任職之官○武帝即位祖思所陳政事以  
為自古開物成務必以教學為先宜太廟之南弘  
脩文序司農以此廣開武校又曰劉備取帳構銅  
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遣女皂帳婢十人東阿婦以  
繡衣賜死王景興以折米見誚宋武帝節儉過人  
張妃房唯碧綃蚊帳三齊菘席五蓋盤桃花米飯  
殷仲文勸令畜妓荅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  
解又荅畏解故不畜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興  
侈麗亡也伏惟陛下體唐成儉踵虞為撲寢殿則



素木卑構膳器則陶瓢充御瓊簪玉笏碎以為塵  
玳裘綉服焚之如草宜察朝士有柴車蓬館高以  
殊等馳禽荒色長違清緯則調風變俗不俟終日  
又曰憲律之重由來尚矣寔宜清置廷尉茂簡三  
官漢來習律有家子孫並傳其業今廷尉律生乃  
令史門戶刑之不措抑此之由又曰按前漢編戶  
千萬大樂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正樂定負唯置三百八  
十八人今戶口不能百萬而大樂雅鄭元徵時校  
試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費力役傷敗  
風俗今欲撥邪歸道莫若罷雜伎王庭唯置鍾簏  
羽戚登歌而已上詔報荅

虞悰

虞悰字景豫會稽人也祖嘯父晉左戶尚書初齊  
武帝始從宦家尚貧薄悰數相分遺每行必呼帝  
同載帝甚德之齊建元初為太子中庶子累遷豫  
章內史悰家富於財而善為滋味○上以悰布衣  
之舊從容謂悰曰我當令卿復祖業轉侍中朝廷  
咸驚其美遷祠部尚書武帝幸芳林園就悰求味  
悰獻糲及雜肴數十與太官鼎味不及也上就悰  
求諸飲食方悰祕不出上醉後體不快悰乃獻醒  
酒鯖鮓一方而已

陸澄

陸澄字彥深吳郡人也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





行坐眠食手不釋卷領國子博士尚書令王儉謂  
之曰昔曹志終悅為此官以君係之始無慙德儉  
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謂曰僕少來無事唯  
以讀書為業且年位已高今君少便鞅掌王務雖  
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  
等咸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  
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澄當世稱為碩學讀易  
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  
公書厨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

陸慧曉

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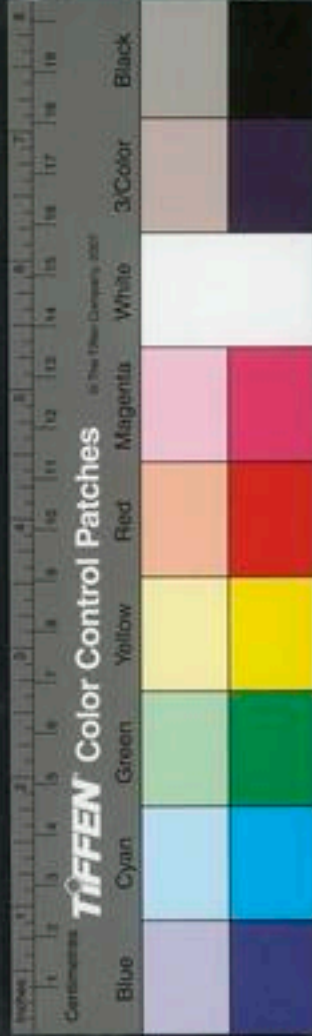
陸慧曉字叔明吳郡人晉太尉玩之有孫也自玩  
至慧曉祖萬載世為侍中皆有名行慧曉伯父仲

元又為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慧曉清介正  
立不雜交游會稽內史同郡張緒稱之曰江東裴  
樂也齊建元初遷太子洗馬廬江何點常稱慧曉  
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恒如懷水  
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為寶錄慧曉與張融並宅  
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點歎曰此池便是醴  
泉此木便是交讓及武陵王曄守會稽上為精選  
僚吏以慧曉為征虜功曹與府叅軍沛國劉璉同  
從述職璉清介士也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  
慧曉並宅其間有水此必有異味故命駕往酌而  
飲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武帝第三子  
廬陵王子御為南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謂司徒

高史

陸慧曉傳

五



竟陵王子良曰烏熊瘦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為  
行事無以壓一州既而曰吾思得人矣乃使慧曉  
為長史行事別帝問曰卿何以輔持廬陵荅曰靜  
以修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不援儉則人不煩上大  
悅後為司徒右長史時陳郡謝朓為左長史府公  
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前世誰比融曰明公  
二上佐天下英竒古來少見其比慧曉歷輔五政  
立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問慧曉曰  
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荅曰我性惡人無禮不  
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  
貴人不可御而賤者乃可御人生何容立輕重於  
懷抱終身常呼人位三子僚任儒並有美名時人

謂之三陸

儒字佐公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內起兩茅屋杜絕  
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歲所讀一徧必誦於口  
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  
脫幼為外祖張岱所異岱嘗謂諸子曰此兒汝家  
陽元也梁天監初為右軍安成王主簿與樂安任  
昉友為感知已賦以贈昉昉因此名以報之及昉  
為中丞簪裾輻湊預其讌者殷芸到溉劉苞劉孺  
劉顯劉孝綽及儒而已號曰龍門之游雖貴公子  
孫不得預也

殿字韓卿慧曉兄子閑之子少有風采好屬文時  
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



相推殺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  
平上去入四韻以此刑韻有平頭上尾遙腰鶴膝  
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  
減世呼為永明體○厥與約書曰范詹事自序性  
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  
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尚書  
亦去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或闕與理合匪由思  
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  
欲宮羽相變低昂并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  
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  
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闕此處而云  
此秘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

云匪由思至斯則揣情謬於玄黃摘句著於音律  
也范又云時自會此者尚書云或闕與理合則美  
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  
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  
開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  
以遺恨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  
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為闕豈如指其合理而寄  
詆訶為遺恨邪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為言劉楨  
奏書太明體勢之致齟齬妥帖之談操末續巔之  
說興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覩為  
論為何所指邪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  
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



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  
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强  
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為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  
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為闕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  
地乎意者亦質文時異今古好殊將急在精物而  
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羨惡猶且相半章句意  
之所緩故合少而終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  
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  
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  
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揚脩敏捷暑  
賦彌日不厭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  
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

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  
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約荅曰宮商  
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  
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十字  
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  
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用從  
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何耶此蓋曲  
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  
是以子雲譬之彫蟲篆刻云杜夫不為自古辭人  
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  
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秘未覩者  
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



章之音韻同管弦之聲曲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  
反譬猶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闌緩失調之聲以洛  
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  
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煥若緝  
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衡文之眼此  
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  
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辨盡此約論四聲妙有  
詮辯而諸賦亦往往與聲韻乖

陸杲

陸杲字明霞吳郡人也少好學工書畫舅張融有  
高名杲風韻舉止頗類時稱曰無對日下惟舅與  
甥天監五年位御史中丞性倖直無所顧望○時

山陰令虞肩在任贓污數百萬杲奏收劾之中書  
舍人黃睦之以肩事託杲杲不答梁武聞之以問  
杲杲答曰有之帝曰識睦之不答曰臣不識其人  
時睦之在御側上指示曰此人是也杲謂曰君小  
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領軍將軍張稷  
是杲從舅杲嘗以公事彈稷稷因侍宴訴帝曰陸  
杲是臣親通小事彈臣不貸帝曰杲職司其事卿  
何得為嫌杲在臺號不畏強禦

論曰陸澄學稱博古而用不合今夫干將見重  
於時貴其所以立斷於事未能周務書厨得所  
譏矣叔明持身有檢殆為人望雅道相傳可謂  
載德者也



庾杲之

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宋司空劉劭見而竒之謂曰見卿足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稍遷尚書駕部郎清貧自業累遷尚書左丞王儉謂人曰昔袁公作衛軍欲用我為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如我輩人也乃用杲之為衛將軍長史安陸侯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寔難其選庾景行汎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為蓮花池故緬書羨之

王搨

王搨以博學見知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摠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自此始也儉嘗使賓

客隸事多者賞之事皆窮唯廬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花簞白團扇坐簞執扇容氣甚自得搨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搨操筆便成文章既奧辭亦華美舉坐擊賞搨乃命左右抽憲簞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永明八年天忽黃色照地衆莫能解司徒法曹王融上金天頌搨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武帝大悅

孔珪

孔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少學涉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引為主簿舉秀才再遷殿中郎高帝為驃騎取為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為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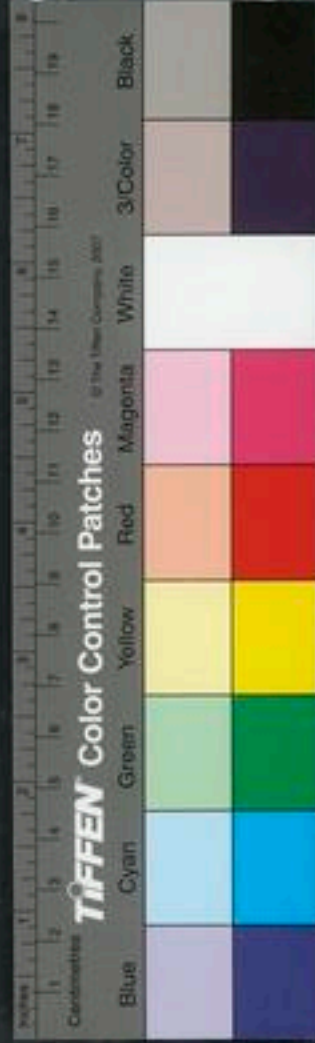
左丞珪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思遠廬江何黯點身胤並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珪笑荅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甚有慙色

劉懷琮

劉懷琮字道玉平原人漢膠東康王寄之後也江夏王義恭出鎮盱台道遇懷琮以應對見重取為驃騎長史兼墨曹行參軍母憂去職服闋見江夏王義恭義恭曰別子多年那得不老對曰公恩未

報何敢便老義恭善其對為豫州刺史加都督初宋孝武世齊高帝為舍人懷琮為直閣相遇早舊懷琮假還青州高帝有白驄馬齧人不可騎送與懷琮別懷琮報上百匹絹或謂懷琮曰蕭公此馬不中騎是以與君耳君報百匹不亦多乎懷琮曰蕭公局量堂堂寧應負人此絹吾方欲以身名託之豈計錢物多少高帝輔政以懷琮內資未多徵為都官尚書領前將軍以第四子晃代為豫州刺史或疑懷琮不受代高帝曰我布衣時懷琮便推懷投款况在今日寧當有異懷琮還乃授相國左司馬

峻字孝標本名法武懷琮從父弟也宋泰始初魏



尅青州峻時年八歲為人所略為奴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寶愍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其江南有戚屬更徙之代都居貧不自立峻好學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夔其鬚鬢及覺復讀其精力如此自以少時未開悟晚更厲精明慧過人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所借清河崔愍祖謂之書淫於是博極羣書文藻秀出安成王秀雅重峻及安成王遣荊州引為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撰類苑未及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為山棲志其文甚美○初梁武帝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沉浮武帝每集文

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悅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峻峻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峻類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編略以高之竟不見用乃著辨命論以寄其懷峻本將門獨篤志好學居東陽吳會人士多從其學普通三年卒年六十門人謚曰玄靖先生

懷慰字彥泰懷琮從子也齊國建上欲置齊郡於都下議者以江右土沃流人所歸乃置於瓜步以懷慰為輔國將軍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齊邦是王業所基吾方欲以為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





有手敕曰有文事必有武備今賜御玉環刀一口  
懷慰至郡脩城郭安集居人墾廢田二百頃決沈  
湖灌溉不受禮謁著庶吏論以達其意高帝聞之  
手敕褒賞明帝即位謂僕射徐孝嗣曰劉懷慰若  
在朝廷不憂無清吏也子霽香歌

香字士深年數歲徵士明僧紹見之撫而言曰此  
兒寔千里之駒梁天監中為宣惠豫章王行參軍  
香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  
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搏約云鄭玄荅張逸謂為  
畫鳳凰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香曰此言  
未必可安古者搏彘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  
出內酒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

犧搏作犧牛形晉永嘉中賊曹窺於青州發齊景  
公冢又得二搏形亦為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  
非虛也約大以為然約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  
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所出香曰仲師長  
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  
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即取二書尋檢一如香  
言又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栝酒而作犧字昉問香  
此字是不香曰葛洪字苑作木旁右昉又曰酒有  
千日醉當是虛言香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  
至家而醉亦其例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  
此香云出揚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  
書仍載其賦三重五品商溪搽里昉即檢揚記言



皆不差王僧孺被使撰譜訪香血脉所因香云桓  
譚新論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初周譜以此  
而推當起周代僧孺歎曰可謂得所未聞周捨又  
問香尚書著紫荷橐相傳云翠囊竟何所出香曰  
張安世傳云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  
張晏注並曰橐囊也簪筆以待顧問范岫撰字書  
音訓又訪香馬尋佐周捨撰國史○出為臨津令  
有善績秩滿縣三百餘人詣闕請留敕許焉後唐  
事徐勉舉香及顧協等五人入華林撰徧略書成  
以晉安王府叅軍兼廷尉正以足疾解因著林庭  
賦王僧孺見而歎曰郊居以後無復此作累遣尚  
書儀曹郎徐勉以臺閣文議專委香焉

歎字士光生夕有香氣氤氳滿室幼有識慧四歲  
喪父六歲誦論語毛詩意所不解便能問難十二  
讀莊子逍遙篇曰此可解耳客問之隨問而答皆  
有情理家人每異之謂為神童及長博學有文才  
不娶不仕與族弟訢並隱居求志遊遊林澤以山  
水書籍相娛而已奉母凡以孝悌稱寢食不離左  
右母意有所須口未及言歎已先知其誠感如此  
性重興樂尤愛山水登危履峻必盡幽遐人莫能  
及皆歎其有濟勝之具常欲避人世以母老不忍  
違每隨兄齋香從宦少時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  
遺之亦不拒也久而歎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  
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



訔字彥度懷珙從孫也本州刺史張稷辟為主簿  
主者檄召訔乃挂檄於樹而逃陳留阮孝緒傳學  
隱居不交當世訔以神交訔族兄歆入履高操三  
人日夕招勢故郁下謂之三隱訔善玄言尤精意  
釋典曾與歆聽講鍾山諸寺因共卜築采熙寺東  
澗有終焉之志○尚書郎何炯嘗遇之於路曰此  
人風神穎俊蓋荀奉倩衛叔寶之流也命駕造門  
拒而不見族祖孝標與書稱之曰訔超超越俗如  
半天朱霞歆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梁  
稷寒年之織纈訔常着假皮巾披納衣每遊山澤  
輒留連忘返神理閑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  
氣彌遠或有遇之者皆謂神人家甚貧苦併日而

食隆冬之月或無氈絮訔處之晏然人不覺其飢  
寒也自少至長無喜愠之色衆論咸歸重焉

論曰詩稱抑抑威儀惟人之則又云其儀不武  
正是四國觀夫果之風流所得休野行已之度  
蓋具有焉仲和性履所遵德璋業尚所守殆人  
望也懷珙宗族文質斌斌或以隱節取高或以  
文雅見重古人云立言立德斯門其有之子

劉徽 順

劉徽字子珪沛郡相人晉丹陽尹倓六世孫也徽  
篤志好學博通訓義年五歲聞舅孔熙先讀管寧  
傳欣然欲讀舅更為說之精意聽受曰此可及也  
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間為風所倒無以葺之怡



然自樂習業不廢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丹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聞而請之指聽事前古柳樹謂璪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薦為秘書郎不見用璪素無宦情自此不復仕齊高帝踐祚召璪入華林園談語問以政道荅曰政在孝經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又謂璪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為何如璪曰陛下戒前軌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及出帝謂司徒褚彥回曰方直乃耳學士故自過人○上欲用璪為中書郎使吏部尚書何戢喻旨戢謂璪曰上意欲以鳳池相處恨君資輕可且就前

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便即所授璪笑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記室豈本心哉璪姿狀纖小儒業冠於當時都下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業當世推其大儒以比古之曹鄭住在檀橋尾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為青溪馬梁武帝少時嘗經伏膺及天監元年下詔為璪立碑謚曰貞簡先生所著文集行於世○初璪講月令畢謂學生嚴植之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彷彿學者美其退讓時濟陽蔡仲熊禮學博聞謂人曰五音本在中土故氣韻調平今既東南土氣偏諛故不能感動木石璪亦以為然



顯字嗣芳，獻族子也。尚書令沈約時領太子少傅，引為少傅。五官約為丹陽尹，命駕造馬於空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子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詰張壯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對。其為名流，推賞如此。」

明僧紹

明僧紹字休烈，平原人。其先吳太伯之裔，百里奚子孟明，以名為姓。其後也。僧紹明經，有儒術。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永光中，鎮北府，辟功曹，並不就。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魏剋淮南，乃度江，升明中，齊高帝為太傅，敕辟僧紹及顧歡、臧榮緒，以旌幣。

之禮徵為記室參軍，不至。僧紹弟慶符為青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鬱州住弇榆山，棲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入州城。慶符罷任，僧紹隨歸，住江東攝山。僧紹聞沙門釋僧遠風德，往候之。林寺高帝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為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既而遁還攝山，建栖霞寺而居之。高帝甚以為恨，昔戴顓高卧，下以山人之服加其身。僧紹故云：「高帝後謂慶符曰：『卿凡高，尚其事，亦充之外。』」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運路絕風雲，通仍賜竹根如意，筍籜冠，隱者以為榮焉。勃海封延伯者，高行士也。聞之，歎曰：『明居士』」



身彌後而名彌先亦宋齊之儒仲也

庚易

黔婁

有吾

庚易字幼簡新野人也易志性恬靜不交外物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昶欽其風贈以鹿角書格蚌盤蚌研白象牙筆并贈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遠亮昔聞巢許今親臺尚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子黔婁嗣

黔婁字子貞少好學多所講誦性至孝不曾失色於人南陽高士劉虬宗測並歎異之仕齊為編令政有異績先是縣境多猛獸暴黔婁至猛獸皆度往臨沮界時以為仁化所感弟有吾肩吾字慎之八歲能賦詩為兄於陵所友愛初為

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徙鎮肩吾常隨府在雍州被命與劉孝威江伯搖孔敬通申子悅徐防徐搆王圓孔鏐鮑至等十人抄撰衆籍豐其果饌號高齋學士簡文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徐搆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為麗靡復踰往時簡文與湘東王書論之曰比見京師文體儒鈍殊常競學浮疎爭事闌緩既殊比興正音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咏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模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為文不



敢輕有倚撫但以當世之作歷萬古之才子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為是則昔賢為非若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為盍格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為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義絕其所長唯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冒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暉金銑反為拙目所嗤巴人下俚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

不精討錙銖覆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耳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章橫流一至於此至於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辨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晤思吾子建一共商確辨為清濁使如涇渭論為月旦類彼汝南朱白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慙濫竽自恥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劉虬

之遠之亨



劉虬字靈預南陽人晉豫州刺史喬七世孫也虬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祿便隱宋泰始中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常服鹿皮裕斷殺餌木及胡麻齊建元初豫章王嶷為荊州教辟虬為別駕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並遺書禮請之虬等各脩賤荅而不應命刺史廬陵王子卿表虬及同郡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徵為通直即不就竟陵王致書通意虬荅曰虬四節卧疾病三時營灌植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鴈寧非唐虞重息周邵宏施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虬病正晝有白雲徘徊簷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虬子之遼

之遼字思貞八歲能屬文虬曰此兒必以文興吾宗常謂諸子曰若化之顏氏之遼得吾之文由是州里稱之時有沙門僧慧有異識每詣虬必呼之遼小字曰僧伽福德兒握手而進之年十五舉茂才明經對策沈約任昉見而異之吏部尚書王瞻嘗候任昉遇之遼在坐昉謂瞻曰此南陽劉之遼學優未仕水鏡所宜甄擢即調為太學博士昉曰為之美談不如面試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託昉為讓表昉令之遼代作操筆立成昉曰荆南秀氣果有異才後仕必當過僕○之遼篤學明審博覽羣籍時劉顯韋稜並稱強記之遼每與討論咸不過也後除南郡太守武帝謂曰卿母年德並高故





令御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理轉西中郎湘東王繹  
長史太守如故初之遴在荆府常寄居南郡忽受  
前太守袁彖謂曰御後當為折臂太守即居此中  
之遴後牛奔墮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後  
連相兩王再為此郡湘東王繹嘗嫉其才學聞其  
西上至夏口乃密送藥殺之弟之亨

之亨字嘉會好學美風姿善占對武帝之臨荆州  
唯與虬談虬見之遴之亨語帝曰之遴必以文章  
顯之亨當以功名著舉秀才除太學博士之亨美  
績嘉聲在朱异之右既不叶懼為所害故表出之  
以代之遴為安西湘東王繹長史南郡太守上問  
朱异曰之亨代凡喜不凡弟因循豈直大馮小馮

而已又謂尚書令何敬容曰荆州長史南郡太守  
皆是僕射出入今者之亨便是九轉在郡有異績  
吏人稱之卒荆土懷之不復稱名號為大南郡小  
南郡

論曰劉翬弟兄僧紹父子並業盛專門飾以儒  
行持身之節異夫苟得患失者焉庾易劉虬取  
高一代其所以行已事兼隱德諸子學業之美  
各著家聲顯及之遴見嫉時主或以非罪而斥  
或以非疾而亡異夫自古哲王屈已下賢之道  
有以知武皇之不弘元后之多忌梁祚之不永  
也不亦宜哉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六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七

梁宗室諸王傳

吳平侯蕭景

吳平侯景字子照梁武帝從父弟也好學才辯有識斷仕齊為永寧令政為百城最永嘉太守范述曾居郡號稱廉平雅服景為政乃榜郡門曰諸縣有疑滯者可就永寧令決武帝踐祚封吳平縣侯南兖州刺史加都督景居州清恪有威裁明解吏職文案無擁下不敢欺吏人畏敬如神景為人雅有風力長於辭令其在朝廷為眾所瞻仰於武帝雖屬為從弟而禮寄甚隆軍國大事皆與議決十五年加侍中及太尉揚州刺史在州尤稱明斷符

南史

吳平侯蕭景傳

一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六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七

梁宗室諸王傳

吳平侯蕭景

吳平侯景字子照梁武帝從父弟也好學才辯有識斷仕齊為永寧令政為百城最永嘉太守范述曾居郡號稱廉平雅服景為政乃榜郡門曰諸縣有疑滯者可就永寧令決武帝踐祚封吳平縣侯南兖州刺史加都督景居州清恪有威裁明解吏職文案無擁下不敢欺吏人畏敬如神景為人雅有風力長於辭令其在朝廷為眾所瞻仰於武帝雖屬為從弟而禮寄甚隆軍國大事皆與議決十五年加侍中及太尉揚州刺史在州尤稱明斷符

南史

吳平侯蕭景傳

一



教嚴整有田舍老姥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即發  
姥語曰蕭監州符如火汝手何敢留之其為人人  
畏敬如此

臨川靜惠王宏

臨川靜惠王宏字宣達文帝第六子也天監四年  
武帝詔宏都督諸軍侵魏宏以帝之介弟所領皆  
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為百數十年所未之  
有軍次洛口前軍赴梁城宏部分車方多遠朝制  
諸將欲乘勝深入宏聞魏援近畏懦不敢進召諸  
將欲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曰  
我亦以為然柳惔曰自我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  
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

此曰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前  
死一尺無却生一寸昌義之怒鬚盡磔曰呂僧珍  
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輕言可退何面目得見聖  
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劍而起曰欲退自退下官  
當前向取死議者已罷僧珍謝諸將曰殿下昨來  
風動意不在軍深恐大致沮喪欲使全師而反又  
私裴邃曰王非止全無經略庸怯過甚吾與言軍  
事都不相入觀此形勢豈能成功宏不敢便違  
羣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遺以中輜僧珍歎  
曰使始興吳平為元帥我相毗輔中原不足平今  
遂敵人見欺如此乃欲遣裴邃分軍取壽陽大衆  
停洛口宏固執不聽乃令軍中曰人馬有前行者



斬自是軍政不和人懷憤怒魏奚康生馳遣楊大  
眼謂元英曰梁人自尅梁城已後久不進軍其勢  
可見當是懼我王若進據洛水彼自奔敗元英曰  
蕭臨川雖駭其下有好將韋裴之屬亦未可當望  
氣者言九月賊退今未可便與交鋒張惠紹次下  
邳號令嚴明所至獨剋下邳人多欲降惠紹曰我  
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若不能破賊徒令公等失  
鄉非朝廷吊人本意也降人咸悅九月洛口軍潰  
宏棄衆走其夜暴風兩軍驚宏與數騎逃亡諸將  
求宏不得衆散而歸棄甲投戈填滿水陸捐棄病  
者強壯僅得脫身宏乘小船濟江夜至白石壘歛  
城門求入臨汝侯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奔潰

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姦人乘間為變城門不可  
夜開宏無辭以對乃絕食饋之惠紹聞洛口敗亦  
退軍○宏以介冑之貴無他量能恣意聚斂庫室  
垂有百間在內堂之後關籬甚嚴有疑是鎧仗者  
密以聞武帝友于甚厚殊不悅宏愛妾江氏寢膳  
不能暫離上他日送盛饌與江曰當來就汝懽宴  
唯携布衣之舊丘他卿往與宏及江大飲半醉後  
謂曰我今欲復行汝後房便呼後閣輿徑往屋所  
宏恐上見其賄貨顏色怖懼上意彌言是仗屋屋  
檢視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懸  
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與他卿屈指計見錢三  
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朱砂黃屑雜



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帝始知非仗大悅謂曰阿  
六汝生活大可方更劇飲至夜舉燭而還兄弟情  
方更敦睦宏都下有數十邸出懸錢立券每以田  
宅邸店懸上文券期訖便驅券主奪其宅都下東  
土百姓失業非一帝後知制懸券不得復驅奪自  
此後貧庶不復失居業晉時有錢神論豫章王綽  
以宏貪吝遂為錢愚論其文甚切帝知以激宏宣  
旨與綽天下文章何限那忽作此雖令急毀而流  
布已遠宏深病之聚斂稍改

安成康王秀

安成康王秀字彥達文帝第七子也為江州刺史  
將發主者求堅船以為齋舫秀曰吾豈愛財而不

愛士乃教以牢者給參佐下者載齋物既而遭風  
齋舫遂破及至州聞前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為  
里司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胤即日辟為西  
曹尋遷荊州刺史加都督立學校招隱逸處士河  
東韓懷明等時諸王並下士建安安成二王尤好  
人物世以二安重士方之四豪秀精意學術搜集  
經記招學士平原劉孝標使撰類苑書未及畢而  
已行於世秀於武帝布衣昆弟及為君臣小心畏  
敬過於踈賤者帝益以此賢之

論曰自昔王者創業莫不廣植親親割裂州國  
封建子弟是以大旆小帛崇於魯衛盤石犬牙  
寄深梁楚梁武遠遵前軌蕃屏懿親至於戚枝



咸被任遇若蕭景才辯固亦梁之令望者乎臨川不才頻叨重寄古者睦親之道粲而不殊加之重名則有之矣而宏屢贖彝典一抗師徒梁之不綱於斯為甚安成南平鄱陽始興俱以名迹著美蓋亦有梁之間乎也

昭明太子統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武帝長子也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通諷誦性仁孝自出宮恒思戀不樂帝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宮太子美姿容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每游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作劇韻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太子自加元

服帝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太子明於庶事每所奏謬誤巧妄皆即辯析示以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去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性寬和容衆喜愠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墳籍或與學士商確古今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常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性愛山水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慙而止薨時年三十一謚曰昭明所著文選三十三卷

梁諸臣傳



王茂

王茂字茂先太原人也好讀兵書究其大指身長八尺潔白美容儀齊武帝布衣時嘗見之歎曰王茂先年少堂堂如此必為公輔後為臺郎累年不調亦知齊之將亡求為邊職久之為雍州長史襄陽太守梁武便以王佐許之事無大小皆詢焉人或譖茂反帝遣視其甲稍則蟲網焉乃誅言者或云茂與帝不睦帝諸腹心並勸除之而茂少有驍名帝又惜其用曰將舉大事便害健將此非上策乃令腹心鄭紹叔往候之遇其卧因問疾茂曰我病可耳紹叔曰都下殺害日甚使君家門塗炭今欲起義長史那猶卧茂因擲枕起即袴褶隨紹叔

入見武帝大喜下林迎因結兄弟弟被推赤心遂得盡力發雍部遣茂為前驅郢魯既平從武帝東下為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琮國盛兵朱雀門衆號二十萬及戰梁武軍引却茂下馬單刀直前外甥韋欣慶勇力絕人執鐵纏稍翼茂而進故大破之茂勲第一欣慶力也建康城平以茂為護軍將軍遷侍中領軍將軍時東昏妃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問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帝乃出之以余妃賜茂亦潘之亞也茂性寬厚居官雖無美譽亦為吏人所安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惰容姿表瓌麗須眉如畫為衆所瞻望徙江州刺史在州不取





奉微無滯囚居處被服同於儒者薨于州武帝甚悼惜之詔贈太尉謚曰忠烈公

### 曹景宗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也以膽勇聞頗愛史書每讀穰苴樂毅傳輒放卷歎息曰丈夫當如是梁武為雍州刺史景宗深自結附數請帝臨其宅時天下方亂帝亦厚加意焉表為竟陵太守及帝起兵景宗聚眾并率五服內子弟三百人從軍至竟陵以景宗為軍鋒道次江寧東昏將李居士以重兵鎮新亭景宗被甲馳戰居士棄甲奔走景宗皆獲之又與王茂呂僧珍角破王琠國於太航封相西縣侯除郢州刺史加都督景宗在州鬻貨聚歛

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橫部下厭之徵為右衛將軍○五年魏中山王英攻鍾離圍徐州刺史昌義之武帝詔景宗督眾軍援義之豫州刺史韋叡亦援焉而受景宗節度詔景宗頓道人洲待眾軍齊集俱進景宗欲專其功乃違敕而進遇暴風卒起頓有沉溺復還守先頓帝聞之曰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域不時立必見狼狽今得待軍同進始可大捷矣及韋叡至與景宗進頓郢陽洲立壘與魏城相去百餘步魏連戰不能却傷殺者十二三自是魏軍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魏人望而奪氣魏將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每救人



過崖伐芻蕘皆為大眼所略景宗乃募勇敢士千餘人徑度大眼城南數里築壘親自舉築大眼來攻景宗破之因得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因謂為趙草城是後恣芻牧焉大眼遣抄掠輒為趙草所獲先是詔景宗等預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為火攻詐令景宗與敵各攻一橋廠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六年三月因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敵遣所督將馮道根李文釗裴遂韋寂等乘艦登崖擊魏洲上軍盡殪景宗使衆軍復鼓噪亂登諸城呼聲震天地大眼於西崖燒營英自東崖棄城走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淮水為之不流景宗令軍主馬廣躅大眼至穢水上四十餘里伏屍

相枕義之出逐英至洛口英以匹馬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骸相藉虜五萬餘人收其軍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稱計景宗乃搜所得生口萬餘人馬千匹遣敵捷先是早甚詔祈蔣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欲焚蔣廟并神影甬自開朗然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織倏忽驟雨如寫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踐祚以來未嘗躬自到廟於是備法駕將朝臣脩謁是時魏軍攻圍鍾離蔣帝神報敕必許扶助既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亦神之力焉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脚盡有泥濕當時並目覩焉景宗振袂凱入帝於華光殿宴飲連旬今左



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  
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  
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盡唯餘競病  
二字景宗便操筆斯湏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  
歸來笳鼓競借問行人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  
約及朝賢驚嗟竟日詔令上左史○景宗為人自  
恃尚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雖  
公卿無所推唯以韋廉年長且州里勝流特相敬  
重同宴御筵亦曲躬謙遜武帝以此嘉之景宗性  
躁動不能沈默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輒諫以  
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  
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

礮礮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麀數助射之渴飲  
其血飢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頭出  
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  
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開置車  
中如三日新婦此邑邑使人氣盡帝數宴見功臣  
共道故舊景宗酒後謬妄或誤稱下官帝故縱之  
以為笑樂卒贈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壯

夏侯詳

夏 變

夏侯詳字叔業譙郡人也南康王為荊州詳為西  
中郎司馬新興太守梁武帝起兵長史蕭穎胄同  
創大舉慮詳不同以告柳忱忱曰易耳近詳求昏  
未之許令成昏而告之不憂立異於是女適其



子夔大事方建西臺以詳為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南郡太守凡軍國大事頗冒多決於詳遷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為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峯舊傳云刺史登此山輒代由是歷政莫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挹之志後徵為尚書左僕射子亶嗣

亶字世龍累遷吳興太守在郡復有惠政吏人圖其像立碑頌美焉普通五年為中護軍六年大舉北侵先遣豫州刺史裴邃帥譙州刺史湛僧智等自南道攻壽陽未剋而邃卒乃加亶使持節代邃與魏將河間王深臨淮王彧等相拒頻戰剋捷尋敕班師合肥須堰城復進七年夏淮堰水盛壽陽

城將沒武帝復遣北道軍元樹帥彭寶孫陳慶等稍進亶帥湛僧智兼弋張澄等通流清澗將入淮肥魏軍夾肥築城出亶後亶與僧智還襲破之進攻黎漿貞威將軍韋放自北道會焉兩軍既合所向皆降凡降城五十二詔以壽陽依前代置豫州合肥鎮改為南豫州以亶為二州刺史加都督壽春久離兵荒百姓多流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人戶充復卒于州鎮○亶美風儀寬厚有器量涉獵文史能專對歷六郡三州不為產業祿賜所得隨散親故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為夏侯妓衣弟夔



夔字季龍為豫州刺史加督豫州積歲連兵人頗  
失業夔乃率軍人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歲收  
穀百萬餘石以充儲備兼贍貧人境內賴之夔兄  
曾先經此任至是夔又居焉兄弟並有恩惠於鄉  
里百姓歌曰我之有州賴得夏侯前兄後弟布政  
優優夔在州七年遠近多附之有部曲萬人馬二  
千匹並服習精強為當時之盛性奢豪後房伎妾  
曳羅綺飾金翠者百數愛好人士不以貴位自高  
文武賓客常滿坐時亦以此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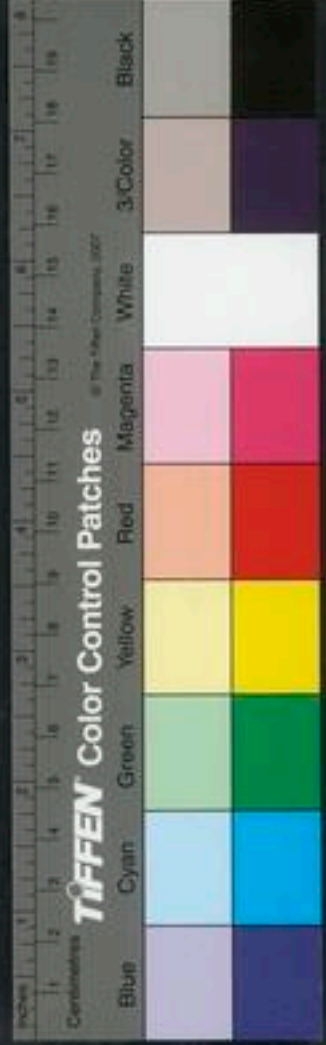
吉士瞻

吉士瞻字梁容馮翊蓮勺人也少有志氣不事生  
業年逾四十忽忽不得志乃就江陵卜者許祿命

王生曰君擁旄杖節非一州後一年當得戎馬大  
都及梁武起兵義陽太守王撫之天門太守王智  
遜武陵太守蕭一等並不從命鎮軍蕭穎胄遣士  
瞻討平之建康平為巴東相建平太守天監二年  
入為直閣將軍歷位梁秦二州刺史加都督後為  
太子右衛率又出為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在郡清  
約家無私積始士瞻夢得一積鹿皮從而數之有  
十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乎自  
其仕進所益已九及除二郡心惡之遇疾不肯療  
普通七年卒於郡

蔡道恭

蔡道恭字懷儉南陽人也梁武帝起兵蕭穎胄以



道恭素著威略專相委任出為司州刺史魏圍司  
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裁半歲魏軍攻之晝  
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壘內作  
緣牆闢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  
壘水道恭載土狹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  
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用四石烏漆  
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  
弓皆靡又於城內作土山多作大稍長二丈五尺  
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魏人魏軍甚憚之將退會  
道恭病篤乃呼凡子僧繼從牙靈恩及將率謂曰  
吾所苦勢不能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  
遺恨魏知道恭死攻之轉急先是朝廷遣郢州刺  
史曹景宗赴援景宗不前至八月城內糧盡魏寇  
之贈鎮西將軍

鄧元起

李膺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人少有膽幹性任俠仕齊為  
武寧太守梁武起兵蕭穎胄與書招之即日上道  
率衆與武帝會于夏口中興元年為益州刺史仍  
為前軍建康城平進號征虜將軍初梁武之起益  
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及聞元起至遂發兵拒守  
元起至巴西巴西太守朱士略開門以待先是蜀  
人多逃亡至是競出投元起皆稱起義應朝廷元  
起在道久軍糧之絕或說之曰蜀郡政慢若檢巴  
西二郡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涪令

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人始附於我觀德若斜以刻薄人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率富人上軍資米餼得三萬斛元起進屯西平季連始嬰城自守時益州兵亂既久人廢耕農內外苦飢人多相食道路斷絕季連計窮會明年武帝使赦季連罪許之降季連即日開城納元起元起送季連于建康元起以鄉人便黔婁為錄事參軍又得荊州刺史蕭遙欣故客蔣光濟並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甚清潔光濟多詐謀並勸為善政徵為右衛將軍以西昌侯蕭藻代之藻將至元起頗營還裝糧儲器械略無遺者蕭藻入城

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馬為藻恚醉而殺之遂誣以反帝疑焉有司追劾削爵土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帝曰果如我所量也乃貶藻為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謚忠侯

李膺字公胤有才辨西昌侯藻為益州以為主簿使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乃以為益州別駕

馮道根

馮道根字巨基廣平人也少孤家貧傭債以養母行得甘肥未嘗先食必遽還以遺母年十三以孝



聞郡召為主簿不就曰吾當使封侯廟食安能為  
儒吏邪○年十六鄉人蔡道班為湖陽戍主攻蠻  
錫城反為蠻困道根救之匹馬轉戰提雙劍左右  
奮擊殺傷甚多道班以免由是知名天監二年為  
南梁太守領阜陵城戍初到阜陵脩城隍遠斥候  
如敵將至者衆頌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  
也脩城未畢魏將党法宗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  
根壘未固城中衆少莫不失色道根命開城門  
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軍  
因退遣輔國將軍六年魏攻鍾離(武帝)詔豫州刺  
史韋叡救之道根為叡前驅至徐州建計據邵陽  
洲築壘掘澗逼魏城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

賦功城隍立辨及淮水長道根乘戰艦斷魏連橋  
魏軍敗績累遷右衛將軍○道根性謹厚木訥少  
言為將能檢御部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  
征伐終不言功(武帝)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美  
其口不論勲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歷處州  
郡和理清靜為下所懷在朝廷雖貴顯而性儉約  
所居宅不脩牆屋無器服侍衛入室則蕭然如素  
士之貧賤者當世服其清退(武帝)亦雅重之徵時  
不學既貴粗讀書自謂少文常慕周勃之器量十  
六年復為豫州將行(武帝)引朝臣宴別道根於武  
德殿召盡工使圖其形道根踞蹠謝曰臣所可報  
國家唯餘一死但天下太平恨無可死之地豫部





重得道根人皆喜悅武帝每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

康絢

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其先出自康居初漢置都護盡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詔河西因留不去其後遂氏馮絢少儼儼有志氣仕齊為華山太守推誠撫循荒餘悅服梁武起兵絢舉郡以應累遣太子左衛率時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北方童謠曰荆山為上格浮山為下格潼沱為激溝併灌鉅野澤帝以為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暉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其功不可就帝弗納發徐揚人率二十戶

取五丁以築之假絢節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役人及戰士有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嶢石依崖築土合脊於中流十四年四月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蛟能乘風兩決壞崖崖其性惡鐵因是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鬲小則鋸鋤數千萬斤沉於堰所猶不能合乃伐樹為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必盡十五年四月堰成其長九里下闊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夾之以堤并樹杞柳軍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潔俯視邑居墳墓了然皆在其下○初堰起徐州界刺史張豹子謂已必尸其事既而



絢以他官來監作豹子甚慙由是譖絢與魏交通  
帝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尋除司州刺史領安陸  
太守絢還徵豹子不脩堰至其秋淮水暴長堰壞  
奔流于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  
物隨流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  
不可勝名祖暉坐下徵普通元年除衛尉卿未拜  
卒○絢寬和少喜懼在朝廷見人如不能言號為  
長厚在省每寒見省官有縵縷者輒遣遺以襦衣  
其好施如此

昌義之

昌義之歷陽人○梁武帝為雍州因事帝帝亦厚遇  
之及起兵拔為輔國將軍軍主每戰必捷天監元

年封永豐侯累遷北徐州刺史鎮鍾離四年大舉  
北侵臨川王宏督衆軍向洛口義之為前軍攻魏  
梁城戍剋之五年冬武帝以征役久詔班師魏中  
山王元英乘勢追搨攻沒馬頭等城城內糧貯魏  
悉移歸北議者咸謂無復南向帝曰此必進兵非  
其實也乃遣脩鍾離城救義之為戰守備是冬英  
果率衆數十萬圍鍾離衝車毀西墉時城中衆纔  
三千義之督帥隨方抗禦前後殺傷萬計魏軍死  
者與城平六年帝遣曹景宗韋叡率衆二十萬救  
焉大破魏軍義之率輕兵追至洛口而還以功進  
號軍師將軍再遷都督南兗州刺史○義之不知  
書所識不過十字性寬厚為將能得人死力及居



藩任吏人安之

論曰永元之季雖時主昏狂荆雍二州尚未有  
覺武皇迹緣家酷首唱孟津之師王茂等運接  
昌期自致勤王之舉若非天人啓期豈得若斯  
之速乎其隆名顯級亦各風雲之感會也元起  
勤乃胥附功堆闡土勞之不圖禍機先陷冠軍  
之貶於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為失私戚之端  
自斯而啓年之不永不亦宜乎張惠紹馮道根  
康絢昌義之攀附之始其功則未及羣盜焚門  
張以力戰自著鍾離邵陽之逼馮昌勞効居多  
浮山之役而康絢實典其事互有厥勞寵進宜  
矣先是鎮星守天江而堰實興退舍而決豈人

事乎其天道也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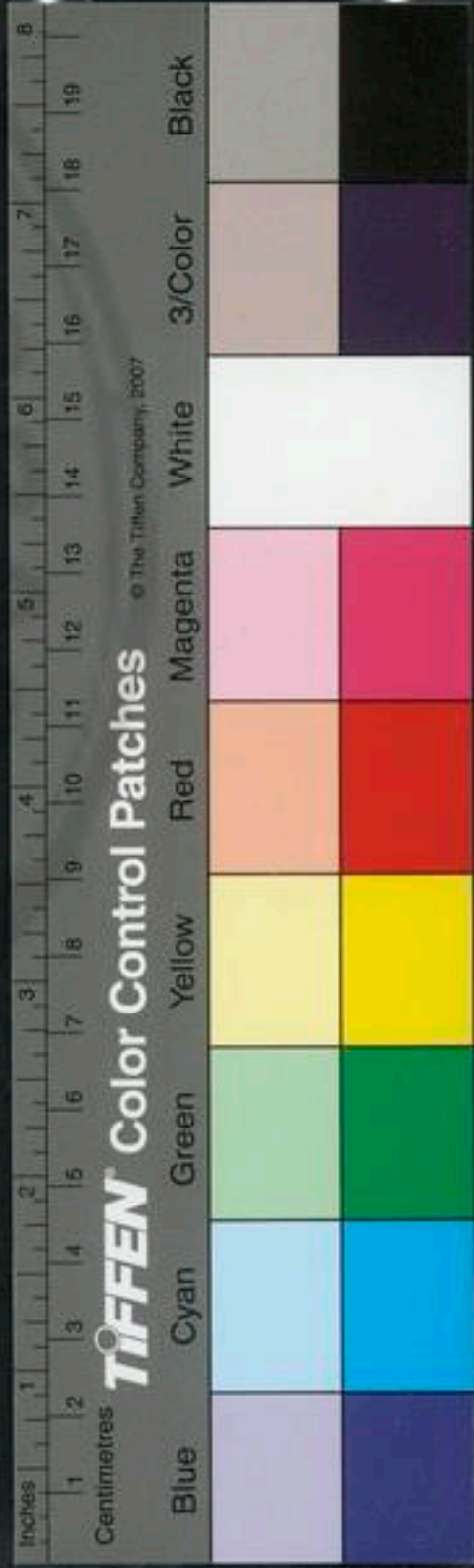
# 十七史

三十七

本史梁列傳孔休源  
 張弘策 江革 陰鏗  
 庾域 徐勉 王琳 張彪  
 鄭紹叔 許懋 陳伯之  
 呂僧珍 陳慶之  
 沈約 賀瑒 陳慶之  
 范雲 賀瑒  
 韋叡 朱异  
 裴邃 顧協  
 江淹 徐擒 陸孝克  
 任昉 王僧辨  
 王僧孺 羊侃  
 范岫 江子一  
 傅昭 胡僧祐

廿六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八

列傳

張弘策

張弘策字真簡范陽方城人梁文獻皇后之從父  
弟也弘策與梁武帝年相輩幼見親狎恒隨帝游  
處每入室常覺有雲氣體輒肅然弘策由此特加  
敬異建武末與兄弘胃從武帝宿酒酣移席星下  
語及時事帝曰天下方亂舅知之乎梁楚漢當有  
英雄興弘策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帝笑曰光武  
所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請  
定君臣之分帝曰舅欲徵鄧晨乎是冬魏軍攻新  
野齊明帝密詔武帝代曹武監雍州事弘策聞之

南史

張弘策傳

一



心喜謂帝曰夜中言當驗帝笑曰且勿多言齊明  
帝崩遺詔以帝為雍州刺史乃表弘策為錄事參  
軍帶襄陽令帝觀海內方亂有匡濟之心密為儲  
備謀猷所及唯弘策而已帝將起兵夜召弘策呂  
僧珍八定議旦乃發兵以弘策為輔國將軍主領  
萬人督後部事及郢城平蕭穎達楊公則諸將皆  
欲頓軍夏口帝以為宜乘勝長驅直指建鄴弘策  
與帝意合又訪寧朔將軍庾域域又同即日上道  
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預為圖皆  
在目中城平帝遣弘策與呂僧珍先往清宮封檢  
府庫于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中勒部曲秋毫無  
犯天監初加散騎常侍封洮陽縣侯弘策盡忠奉

上知無不為交友故舊隨才薦拔縉紳皆趨焉

庾域

庾域字司大新野人也少沈靜有名鄉曲梁文帝  
為郢州辟為主簿歎美其才曰荆南杞梓其在斯  
卒加以恩禮長沙宣武王為梁州以為錄事參軍  
帶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  
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  
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軍退以功拜羽林監及長  
沙王為益州域隨為懷寧太守罷任還家妻子猶  
事井臼而域所衣大布餘奉專充供養母好鶴唳  
域在位營求孜孜不怠一旦雙鶴來下論者以為  
孝感所致梁武帝舉兵起為寧朔將軍領行選郢  
南史





城平城及張弘策議與武帝意同即命象軍便下  
域謀多被納用霸府初開為諮議參軍遷域西中  
郎司馬輔國將軍寧蜀太守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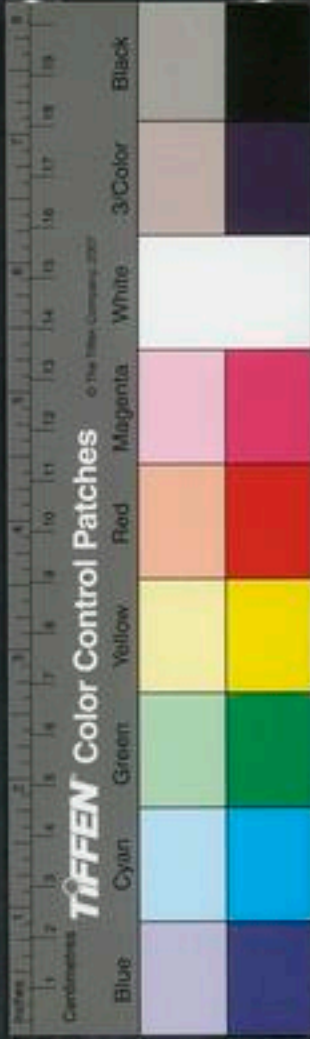
鄭紹叔

鄭紹叔字仲明滎陽人也司空徐孝嗣見而異之  
曰祖述之流也梁武帝臨司州命為中兵參軍因  
是厚自結附帝罷州還都謝遣賓客紹叔獨固請  
願留帝曰卿才幸自有用我今未能相益更宜思  
他塗○及帝為雍州紹叔間道西歸補寧蠻長史  
扶風太守初起兵紹叔監州事曰昔蕭何鎮關中  
漢祖得成山東之業寇恂守河內光武建河北之  
基今之九江昔之河內我故留卿以為羽翼前途

不捷我當其咎程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  
辭於是督江湘糧運無闕之天監初入為衛尉卿  
忠於事上所聞纖毫無隱每為帝言事善則曰臣  
愚不及此皆聖主之策不善則曰臣智慮淺短以  
為其事當如是殆以此誤朝廷也臣之罪深矣帝  
甚親信之紹叔卒後帝嘗潛然謂朝臣曰鄭紹叔  
立志忠烈善必稱君過則歸己當今殆無其比見  
賞惜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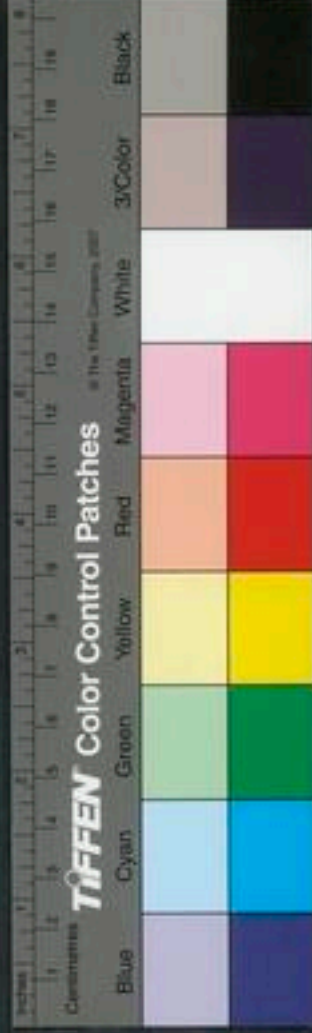
呂僧珍

呂僧珍字元瑜東海范陽人也世居廣陵家甚寒  
微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曰此  
兒有奇聲封侯相也事梁文帝為門下書佐建武



二年魏軍南攻五道並進武帝帥師援義陽僧珙從在軍中時長沙宣武王為梁州刺史魏軍圍守連月義陽與雍州路斷武帝欲遣使至襄陽求梁州問象莫敢行僧珙固請充使即日單舸上道武帝臨雍州僧珙固求西歸得補印令及至武帝命為中兵參軍委以心旅僧珙陰養死士歸之者甚衆武帝頗招武猛士庶響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為止舍多伐材竹沉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未之用僧珙獨悟其指因私具櫓數百張及兵起悉取檀溪材竹裝為船繼葺之以茅並立辦象軍諸將須櫓甚多僧珙乃出先所具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武帝以僧珙

為輔國將軍出八卦內宣通意旨大軍次江寧武帝使僧珙與王茂率精兵先登赤鼻邏其日東昏將李居士來戰僧珙等大破之乃與茂進白板橋壘立茂移頓越城僧珙守白板李居士知城中衆少直來薄城僧珙謂將士曰今力不敵不可戰亦勿遙射須至濼裏當并力破之俄而皆越濼僧珙分人上城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內外齊擊居士等應時奔散及武帝受禪為冠軍將軍前軍司馬封平固縣侯天監四年大舉北侵自是僧珙畫直中省夜還祕書五年旋軍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僧珙去家久表求拜墓武帝欲榮以本州乃拜南兖州刺史在州百日徵為領軍將軍直祕書省



如先初武帝起兵攻郢州久不下咸欲走北僧珍獨不肯累日乃見從一夜僧珍忽頭痛壯熱及明而頰骨益大其骨法蓋有異焉卒于領軍官舍謚曰忠敬○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闌人少之非為適強之乃進僧珍覲其故親自發乃金錢也遂言於帝陳其才能以為壯武將軍衡州刺史將行謂所親曰不可以負呂公在州大有政績

論曰張弘策醇厚慎密首預帝圖其位遇之隆豈徒外戚云爾至如太清板蕩親屬離貳績不

能協和蕃岳克濟陶冶之功而苟懷私怨以成繫隙之首風格若此而為梁之亂階惜乎庾域鄭紹叔呂僧珍等或忠誠亮盡或恪勤匪懈締構王業皆有力焉僧珍之甫恭禁省紹叔之勤誠靡貳蓋有人臣之節矣

沈約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曾祖穆夫字彥和隆安三年孫恩於會稽作亂自稱征東將軍三吳皆響應穆夫在會稽恩以為餘姚令及恩為劉牢之所破穆夫見害唯穆夫子深子雲子田子林子知名○田子字敬先從武帝剋京城進平建鄴參鎮軍事武帝北伐田子與順陽太守傅弘之各領別



軍從武關入屯據青泥姚泓將自禦大軍慮田子襲其後欲先平田子然後傾國東出乃率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數百欲擊之傳弘之曰彼衆我寡難可與敵田子曰師費用奇不必在衆弘猶固執田子曰衆寡相傾勢不兩立若使賊圖既固人情喪沮事便去矣及其未整薄之必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志也便獨率所領鼓譟而進賊合圍數重田子乃棄糧毀舍躬勤士卒前後奮擊賊一時潰散所殺萬餘人得泓偽乘輿服御武帝表言其狀長安既平武帝譙于文昌殿舉酒賜田子曰咸陽之平卿之功也即以咸陽相賞即授咸陽始平二郡太守大軍既還桂陽公義

真留鎮長安以田子為安西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始平太守時赫連勃勃來寇田子與安西司馬王鎮惡俱出北地禦之初武帝將還田子及傳弘之等並以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屢言之帝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為不善政足自滅耳勿復多言及俱出北地論者謂鎮惡欲盡殺諸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真南還因據關中反叛田子乃於弘之營內請鎮惡計事使宗人敬仁於坐殺之率左右數十人自歸義真長史王脩收殺田子於長安橐倉門外○林子字敬士武帝每征討林子輒推鋒居前武帝伐姚泓復參征西軍事加建武將軍統軍為前鋒從汧入河偽并州刺史河



東太守尹昭據蒲坂林子於陝城與冠軍檀道濟  
同攻蒲坂龍驤王鎮惡攻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  
偽東平公姚紹爭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潼關天  
阻所謂形勢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屈若使姚紹  
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事  
捷尹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及至紹舉關右之  
衆設重圍于林子及道濟鎮惡等道濟議欲渡河  
避其鋒或欲棄拍輻重還赴武帝林子按劍曰下  
官今日之事自為將軍辦之然二三君子或同業  
艱難或荷恩罔極以此退撓亦何以見相公旗鼓  
邪塞井焚舍示無全志率麾下數百人犯其西北  
紹衆小靡棄其亂而薄之紹乃大潰俘虜以千數

悉獲紹器械資宗時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林  
子獻捷書至每以實聞武帝問其故林子曰夫王  
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虜獲以示誇誕  
昔魏尚以盈級受罰此亦後乘之良轍也武帝曰  
乃所望於卿也永初三年卒贈征虜將軍謚曰  
懷少子璞嗣璞字道真累遷淮南太守元凶弑  
立璞以奉迎之晚見殺有子曰約約十三而遭  
家難潛竄會赦乃免既而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  
夜不釋卷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減火而晝  
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群籍善屬文濟陽蔡興  
宗聞其才而善之及為郢州引為安西外兵參軍  
兼記室興宗常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



善師之齊初為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主即齊  
文惠太子太子八居東宮為步兵校尉管書記直  
永壽者校四部圖書時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  
旦入見景斜方出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為東陽  
太守齊明帝即位徵為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初  
梁武在西邸與約游舊建康城平引為驃騎司馬  
時帝勲業既就天人允屬約嘗扣其端帝默然而  
不應佗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  
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  
祿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之終且天文人事表革  
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為彰著天心不可違人情不  
可失帝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起兵樊沔此時應

思今日王業已就何所復思若不早定大業稽天  
人之望朕一人立異便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  
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  
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圖君明於上臣忠於  
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帝然之約出召范雲  
告之雲對略同約告帝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  
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  
約先期入帝令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  
置帝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  
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雲問曰何以見處約  
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帝召雲謂曰生  
平與沈休文群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



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帝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寔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梁臺建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兼右僕射及受禪為尚書僕射○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為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言已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欲謝事求歸老之秩勉為言於帝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約性不飲酒少嗜慾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囑望郊阜常為郊居賦以序其事卒官年七十三謚曰隱○約左目重瞳子腰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典聚書至二萬卷

都下無此約歷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為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射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已而已○初武帝有憾於張稷及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左僕射出作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為約昏家相為怒約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內殿約懼不覺帝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劔斬其舌呂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先此約嘗侍宴



會豫州獻粟徑寸半帝奇之問粟事多少與約各  
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  
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  
疾上遣主書黃穆之專知省視穆之夕還增損不  
即啓開懼罪竊以赤章事因上省醫徐斐以聞又  
積前失帝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有司  
謚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為隱○約少時  
常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  
意宋太始初征西將軍蔡貞宗為啓明帝有敕許  
焉自此踰二十年所撰之書方就凡一百餘卷條  
流雖舉而採綴未周永明初遇盜失第五帙又齊  
建元四年被敕撰國史又兼著作即撰次起居注

五年又被敕撰宋書六年二月畢功表上之其所  
撰國史為齊紀二十卷天監中又撰梁武紀十四  
卷又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  
獨得曾襟窮其妙旨自謂八神之作武帝雅不好  
焉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  
帝竟不甚遵用約也

范雲 續

范雲字彥龍舞陰人性機警有識具善屬文下筆  
輒成時人每疑其宿構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為  
會稽太守雲為府主簿王未之知後剋日登秦望  
山乃命雲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  
韻人多作兩句讀之並不得韻又皆大篆人多不





識乃夜取史記讀之今上口明日登山子良令賓僚讀之皆茫然不識末問雲曰下官嘗讀史記見此刻石文進乃讀之如流子良大悅因以為上賓自是罷冠府朝時進見齊高帝會有獻白鳥帝問此何瑞雲位卑最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鳥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子子良為南徐州南兗州雲並隨府遷每使朝政得失於子良尋除尚書殿中郎子良為雲求祿齊武帝曰聞范雲諂事汝政當流之子良對曰雲之事臣動相箴諫書存者百有餘紙帝索視之言皆切至咨嗟良久曰不意范雲乃爾方今弼汝子良為司徒又補記室文惠太子嘗幸東田觀

獲稻雲時從文惠顧雲曰此刈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也文惠改容謝之及出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就車握雲手曰不謂今日復見讜言○初梁武為司徒祭酒與雲俱在竟陵王西邸情好歡甚永明末梁武與兄懿卜居東郊之外雲亦尋室相依梁武每至雲所其妻常聞蹀聲又嘗與梁武同宿顧罵之舍罵之妻方產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是盡心推事及帝起兵將至都雲雖無官自以與帝素款慮為昏主所疑將求入城先以車迎太原孫伯翳曰今天文顯於上災變應於下蕭征東以濟世雄武挾天子



續字子真年未弱冠從沛國劉瓛學瓛甚奇之親  
為之冠在獄門下積年恒芒屨布衣徒行於路獄  
門下多車馬貴游續在其間聊無恥愧及長博通  
經術尤精三禮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為士友所  
安唯與外弟蕭琛善琛名曰口辯每服續簡詣仕  
齊位尚書殿中郎永明中與魏氏和親簡才學之  
士以為行人續及從弟雲蕭琛琅邪顏幼明河東  
裴昭明相繼將命皆著名鄰國時竟陵王子良盛  
招賓客續亦預焉子良精信釋教而續盛稱無佛  
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貴貧賤續荅曰人  
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  
之上自有閨籬墮落於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

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  
在何處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退論其理著神滅  
論以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  
神滅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  
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  
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仁之名非刀也刀之名  
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  
存豈容形亡而神在此論出朝野諠譁子良集僧  
難之而不能屈太原王琰乃著論譏續曰嗚呼范  
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欲杜續後對續又對  
曰嗚呼王子知其祖先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  
從之其儉詣皆此類也子良使王融謂之曰神滅



既自非理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教以卿之才及何  
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判為此可使毀棄之續大  
笑曰使范續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何但中書郎  
邪○以母憂去職居于南州梁武至續墨縑來迎  
武帝與續有西邸之舊見之甚悅及建康城平以  
續為晉安太守在郡清約資公祿而已遷尚書左  
丞及還雖親戚無所遺唯餉前尚書令王亮續在  
齊時與亮同臺為郎舊相友愛至是亮擯棄在家  
續自以首迎武帝志在擢軸而所懷未論亦快  
故私相親結以矯於時竟坐亮徙廣州

論曰齊德將謝昏虐君臨喋喋黔黎命懸唇刻  
梁武撫茲歸運哺呂風雲范雲恩結龍潛沈約

情深惟舊並以茲文義首居帷幄追蹤亂傑各  
其時之遇也而約以高才博洽名亞董遷末迹  
為躡亦夙德之衰乎續粹直之節著于終始其  
以王亮為尤亦不足非也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八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九

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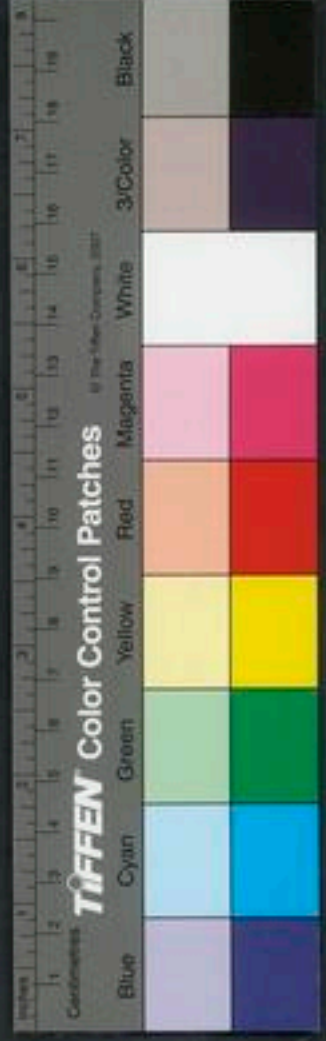
韋叡

韋叡字懷文京兆人也累遷齊興太守本州別駕  
 右軍將軍齊末多故欲還鄉里求為上庸太守俄  
 而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頻逼建鄴人心  
 惶駭叡曰陳雖舊將非高人才崔頌更事懦而不  
 武天下真人殆興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結於梁  
 武及兵起檄至叡率郡人伐竹為筏倍道來赴有  
 象二十馬二百匹帝見叡甚悅撫几曰他日見君  
 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師剋郢魯平荊湖  
 叡多建策皆見用大軍發郢謀留守將上難其人

南史

韋叡傳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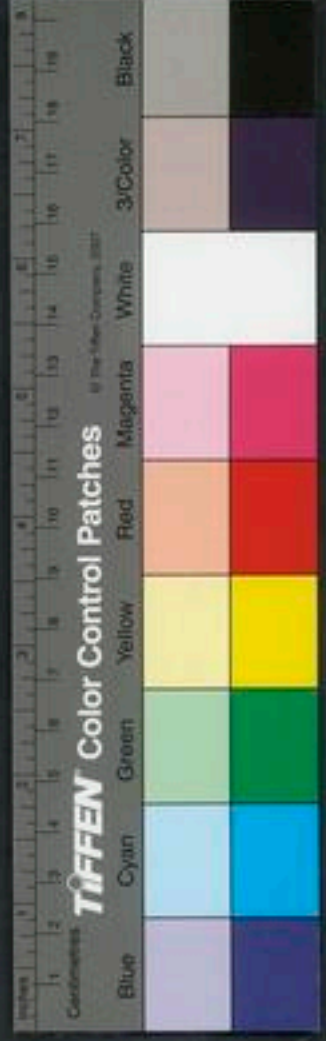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九

列傳

韋叡

韋叡字懷文京兆人也累遷齊興太守本州別駕  
 右軍將軍齊末多故欲還鄉里求為上庸太守俄  
 而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頻逼建鄴人心  
 惶駭叡曰陳雖舊將非高人才崔頌更事懦而不  
 武天下真人殆興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結於梁  
 武及兵起檄至叡率郡人伐竹為筏倍道來赴有  
 象二十馬二百匹帝見叡甚悅撫几曰他日見君  
 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師剋郢魯平荊湖  
 叡多建策皆見用大軍發郢謀留守將上難其人  
 南史 韋叡傳



久之顧叙曰棄騏驎而不乘馬違亡而更索即日  
以為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武帝即位遷豫州  
刺史領歷陽太守魏遣衆來伐叙率州兵擊走之  
四年侵魏詔叙都督衆軍叙遣長史王超宗梁郡  
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岷城未能拔叙巡行圖柵魏  
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叙欲擊之諸將皆曰  
向本輕來請還授甲而後戰叙曰魏城中三千餘  
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  
勇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起叙指其節曰朝  
廷授此非以為歸韋叙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魏  
軍敗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進討合肥先是  
胡景略至合肥久未能下叙案行山川曰吾聞汾

水可以灌平陽即此是也乃堰肥水頌之堰成水  
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等東西小城夾肥叙先攻二  
城既而魏援將楊靈胤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敢  
請表益兵叙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且吾求濟  
師彼亦徵衆師克在和古之義也因戰破之軍人  
少安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等城於岸守之  
魏攻陷城乘勝至叙城下軍監潘靈祐勸叙退還  
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丈叙怒曰將軍死綏有前  
無却因令取織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叙素  
羸每戰不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勵衆軍魏兵鑿  
堤叙親與爭魏軍却因等壘於堤以自固起閹艦  
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潰俘獲萬餘所獲軍



案無所私焉○初胡景略與前軍趙祖悅同軍交  
惡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齧其齒亡皆流血叡以  
將帥不和將致禍患酌酒自勸景略曰且願兩武  
勿復私鬪故終於此役得無害焉叡每晝接客旅  
夜箕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  
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頌舍修文館宇藩籬墉  
壁皆應準繩合肥既平有詔班師去魏軍既近懼  
為所蹙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  
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於合  
肥○五年魏中山王元英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  
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餘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  
拒之次邵陽州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叡會焉

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叡自合  
肥徑陰陵大澤過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  
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  
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旬日而至邵陽景  
宗見叡甚謹帝聞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於景宗  
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堙樹鹿角截洲為城比曉而  
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慮城  
中危懼乃募軍士言文達洪騏驎等齋穀入城使  
固城守潛行水底得達東城亡中戰守日苦始知  
有援於是人百其勇魏將揚大眼來戰大眼以勇  
冠三軍所向皆靡叡結車為陳大眼聚騎圍之叡  
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者衆矢貫



大眼右臂亡視而走明旦元英自率衆來戰叡乘  
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元英甚憚  
其強魏軍夜來攻城飛矢如雨集叡子黯請下城  
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  
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為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  
道道叡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  
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為水軍會淮水暴長叡即  
遣之鬪艦競發皆臨賊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  
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敵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  
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  
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  
脫身遁走魏軍赴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

餘釋甲稽顙乞為囚奴猶數十萬帝遣中書郎周  
捨勞軍於淮上叡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謂叡曰  
君此復復與熊耳山等矣以功進爵為侯○俄為  
安西長史南郡太守會馬仙珽自北還軍為魏人  
所踰三關擾動詔督叡衆軍援馮叡至安陸增等  
城二丈餘更開大堙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叡曰  
不然為將當有怯時是時元英復追仙珽將復邵  
陽之耻聞叡至乃退帝亦詔罷軍叡於故舊無所  
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與假板縣令鄉里甚懷  
之十五年拜表致仕優詔不許徵拜護軍居朝廷  
恂也未嘗忤視武帝甚禮敬之居家無事慕萬石  
陸賈之為人因畫之於壁以自玩時雖老暇日猶





課諸兒以學○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咸從風而  
化叡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與衆俯仰所  
行略如佗日普通元年卒年七十九謚曰嚴○叡  
雅有曠世之度涖人以愛惠為本所居必有政績  
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舍并竈未成亦  
不先食被服必於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  
執竹如意以麾進止與裴邃俱為梁世名將餘人  
莫及

裴邃

裴邃字深明河東人祖壽孫寓居壽陽刺史裴叔  
業以壽陽降魏邃遂隨衆北徙魏宣武帝雅重之  
仕魏為魏郡太守魏遣王甫鎮壽陽邃固求隨甫

密圖南歸梁天監初自拔南還除後軍諮議參軍  
邃求邊境自效以為廬江太守五年征邵陽州魏  
人為長橋斷淮以濟邃築壘逼橋每戰輒剋於是  
密作沒突艦會甚兩淮水暴溢邃乘艦徑造橋側  
直擊大破之以功封夷陵縣子遷廣陵太守與鄉  
人共入魏武帝廟因論帝王功業其妻甥王篆之密  
啓梁武帝云裴邃多大言有不臣迹由是左遷始  
安太守邃志立功邊陲不願閑遠乃致書於呂僧  
珍曰昔阮咸顏延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  
為三始非其願也將如之何後為竟陵太守開置  
屯田公私便之再遷西戎校尉北梁秦二州刺史  
復開創屯田教千頃倉廩盈室省息邊運人吏獲



安乃相率餉絹千餘匹，遠從容曰：汝等不應爾。吾又不可逆納，其二匹而已。八為大匠卿。○普通二年，義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入魏，魏軍來援，以遠為信武將軍，督衆軍討焉。遠深入魏境，出其不意，魏封壽，據檀公岨，遠擊破之，遂圍其城。壽請降，義州平。除豫州刺史，加督鎮合肥。四年，大軍北侵，以遠督征討諸軍事。先襲壽陽，攻其郭，斬門而入。一日戰，九合為後軍，蔡秀成失道，不至。於是遠復整兵，收集士卒，令諸將各以眼色相別。遠自為黃袍騎，先攻拔狄丘，壁城黎漿，又屠安成，馬頭、沙陵等戍。明年，略地至汝潁，問所在，響應。魏壽陽守將長孫承業、河間王元琛出城挑戰，遠臨淮歎曰：今日不

破河間方為謝玄所笑，乃為四甄以待之。令直閣將軍李祖暹偽遁，以引承業等。悉衆追之，四甄競發，魏衆大敗，斬首萬餘級。承業奔走，閉門不敢復出。在軍疾卒，贈侍中、左衛將軍，進爵為侯。謚曰烈。○遠沉深有思略，為政寬明，能得士心。居身方正，有威重，將吏憚之。少敢犯法，及卒，淮肥間莫不流涕，以為遠不死當大闢土宇。

論曰：韋裴少年勵操，俱以學尚自立。晚節驅馳各著功於戎馬，觀敵制勝之道，謂為魁梧之傑。然而形甚羸瘠，身不跨鞍，板輿指麾，隱如敵國。其器分有在，隆名豈虛得乎？遠自效邊疆盛績，克舉其志不遂，良可悲夫！二門子弟各著名節。



與梁終始克荷隆構將門有將斯言豈曰妄乎

江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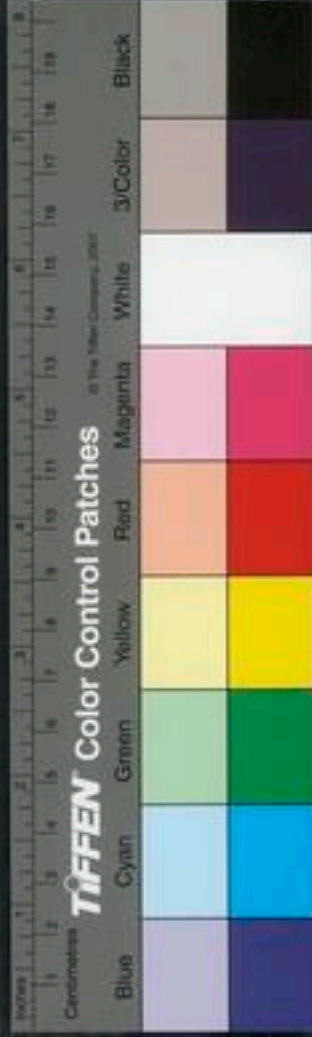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也少孤貧常慕司馬長卿梁伯鸞之為人不事章句之學留情於文章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在南充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言受金淹被繫獄自獄中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以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矜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

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聲名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巖側身高禁者乎切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宗佩荆卿黃金之賜切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圜履影吊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捶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



虜南越之君繫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  
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我下官聞積毀銷金積  
讒摩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  
不義彼之二才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  
上將之耻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至如下  
官當何言我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反接輿之  
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  
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宗亦  
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傾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  
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  
雲浮洛榮光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  
莫不寔仁沐義照景飲醴而已下官抱痛園門含

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  
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鶴亭之鬼無恨於灰骨  
景素覽書即日出之齊高帝輔政聞其才召為尚  
書駕部郎驃騎參軍事俄而荊州刺史沈攸之  
作亂高帝謂淹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何如淹曰  
昔項強而劉弱秦象而曹寡羽卒受一劍之辱紹  
終為奔北之虜此所謂在德不在罪公何疑我帝  
曰試為我言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  
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人望所歸四勝  
也奉天子而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氣小一敗  
也有恩無威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措紳不懷  
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



狼十萬而終為我獲焉帝笑曰君談過矣桂陽之  
役朝廷周章詔檄久之未就齊高帝引淹八中書  
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啖食鵝炙垂盡進酒數升  
訖文誥亦辦相府建補記室參軍高帝讓九錫及  
諸章表皆淹製也○建元二年始置史官淹與檀  
超共掌其任所為條例並為王儉所駁其言不行  
淹任性文雅不以著述在懷所撰十三篇竟無次  
序又領東武令參掌詔策後拜中書侍郎王儉嘗  
謂曰卿年三十五已為中書侍郎才學如此何憂  
不至尚書金紫所謂富貴卿自取之但問年壽何  
如爾淹曰不悟明公見眷之重永明三年兼尚書  
左丞○時襄陽人聞古冢得玉鏡及竹簡古書字

不可識王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諳直云似是科  
斗書淹以科斗字推之則周宣王之前也簡殆如  
新少帝初兼御史中丞明帝作相謂淹曰君昔在  
尚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寬猛能折衷今為南  
司足以振肅百僚也淹曰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  
行更恐不足仰稱明旨爾於是彈中書令謝朓司  
徒左長史王績護軍長史庾弘遠並以託疾不預  
山陵公事又奏收前益州刺史劉俊梁州刺史陰  
智伯並贓貨巨萬輒收付廷尉臨海太守沈昭略  
永嘉太守庾曇隆及諸郎二千石并大縣官長多  
被劾內外肅然明帝謂曰自宋以來不復有嚴明  
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累遷祕書監侍中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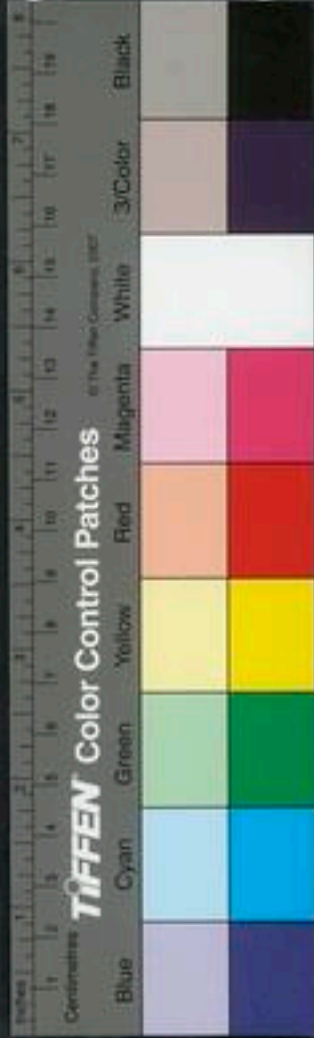


尉卿○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常采薪以養母曾於  
樵所得貂蟬一具持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之  
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也可留待得侍中  
著之至是果如母言○天監元年為散騎常侍左  
衛將軍封臨沮縣伯淹乃謂子弟曰吾本素官不  
求富貴今之忝竊遂至於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  
以備矣吾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萊耳以疾遷金  
紫光祿大夫改封醴陵侯卒○淹少以文章顯晚  
節才思微退云為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  
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  
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  
得割截都盡願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

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蹟矣又嘗宿於治亭夢一夫  
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  
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為詩絕無  
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任昉

任昉字彥升博昌人也父遙齊中散大夫遙妻河  
東裴氏高明有德行嘗畫卧夢有五色采旗蓋四  
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懷中心悸因以有  
娠占者曰必生才子及生昉幼而聰敏早稱神悟  
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自製月儀辭義甚  
美褚彥回嘗謂暹曰聞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  
百不為多一不為少由是聞聲藉甚舉兗州秀才



拜太學博士○永明初王儉領丹楊尹引為主簿儉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為當時無輩曰自傳季友以來始復見於任子若孔門是用其入室升堂於是令昉作一文及見曰正得吾腹中之欲乃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拊几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其見知如此後為竟陵王記室參軍時琅邪王融有才烏自謂無對當時見昉之文悅然自失齊明帝深加器異欲大相擢引為愛憎所白乃除太子步兵校尉掌東宮書記齊明帝廢鬱林王始為侍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公使昉具革帝惡其辭斥甚愠昉亦由是終建武中位不過

列校昉尤長為筆頰慕傅亮才思無窮當時王公表奏無不請焉昉起草即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辭宗深所推挹梁武帝剋建鄴霸府初開以為驃騎記室參軍專主文翰每制書草沈約輒求同署嘗被急召昉出而約在是後文筆約參製焉始梁武與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以帝善騎也至是引昉符昔言焉昉奉牋云昔承清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蓋為此也梁臺建禪讓文誥多昉所具武帝踐祚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出為義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奉米豆為粥活三千餘人



時產子者不舉時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  
費濟者千家友人到溉二弟洽從時共為山澤游  
及被代登舟止有綸七匹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  
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重除吏部郎參掌大選居  
職不稱尋轉御史中丞祕書監自齊永元以來祕  
閣四部篇卷紛雜時手自仇校由是第目定焉○  
出為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  
郭人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為政清肯吏人便之卒  
于官武帝間問方食西苑綠沈爪投之於盤悲不  
自勝謚曰敬子○時好交結獎進士友不附之者  
亦不稱述得其延譽者多見外擢故衣冠貴游莫  
不多與交好坐上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

君言如漢之三君也陳郡殷芸與到溉書曰哲人  
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何託其為士友所  
推如此○既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時聞  
甚以為病晚節轉好著詩欲以傾沈用事過多屬  
辭不得流便自爾都下士子慕之轉為穿鑿於是  
有才畫之談矣博學於書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  
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及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共  
沈約勘其書目官無者就其家取之所著文章數  
十萬言盛行於時○東海王僧孺嘗論之以為過  
於董生揚子昉樂人之樂憂人之憂虛往索歸忘  
貧去吝行可以厲風俗義可以厚人倫能使貧夫  
不取孺夫有立其見重如此○有子東里西華南





容北叟並無術業墜其家聲兄弟流離不能自振  
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道逢  
平原劉孝標泫然矜之謂曰我當為卿作計乃著  
廣絕交論以譏其舊交曰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  
交論為是乎為非乎主人曰客矣此之問客曰夫  
草虫鳴則阜螽躍彫武哺而清風起故氤氳相感  
霧湧雲蒸嚶鳥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  
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藹郁於蘭  
茝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墳麓聖賢以此鑠金板而  
鑄盤盂書玉牒而刻鍾鼎若乃匠石輟成風之妙  
巧伯牙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歎亡於下泉尹班陶  
陶於永夕駱驛從橫烟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

莫能測而朱益州汨藝叙粵謨訓捶直切絕交遊  
視黔首以鷹鸇媿人靈於豺武蒙有猜焉請辨其  
惑主人聽然曰客所謂撫弦徽音未達燥濕變響  
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高飛蓋聖人握金鏡聞風烈  
龍驟蛟屈從道汗隆日月連璧贊豐亡之私致雲  
飛雷薄顯隸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  
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以為言至夫  
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惟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  
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  
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  
叔世人訛狙詐颺起溪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  
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



交興天下蚩也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  
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均董石權壓梁竇彫  
刻百工鑪錘萬物吐嗽興雲雨呼翕下霜露九域  
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警川  
驚雉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  
摩頂至踵藜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  
湛七袞是曰勢交其流一也雷埒陶白賁拒程羅  
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閉而鳴  
鍾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異宵燭之末光邀潤  
屋之微澤魚貫鳧踊頌香鱗萃分鴈鷺之稻梁霑  
玉笋之餘漚銜恩遇進款誠拔青松以示心指白  
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

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藉甚播紳羨其登仙  
加以頷頤感頰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  
之雄辯叙溫煥則寒谷成暄論巖苦則春叢零葉  
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弱冠王孫  
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遁於雲閣攀其鱗  
翼丐其餘論附騏驥之苑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  
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靈大情憂合歡離品  
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响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  
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冥懷昭谷風之盛典  
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蓋是以伍負濯  
漑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  
馳驚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執纖縵衡所以



揣其輕重續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續不能  
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泉  
海卿雲滿敞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  
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續微影微雖共  
工之蒐慝雖堯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  
皆為匍匐委蛇折支絃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  
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包苴所  
入寔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芒蒙寡忒是曰量交  
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闌  
關林回論之於甘醴夫寒暑迥進盛衰相襲或前  
榮而後瘁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  
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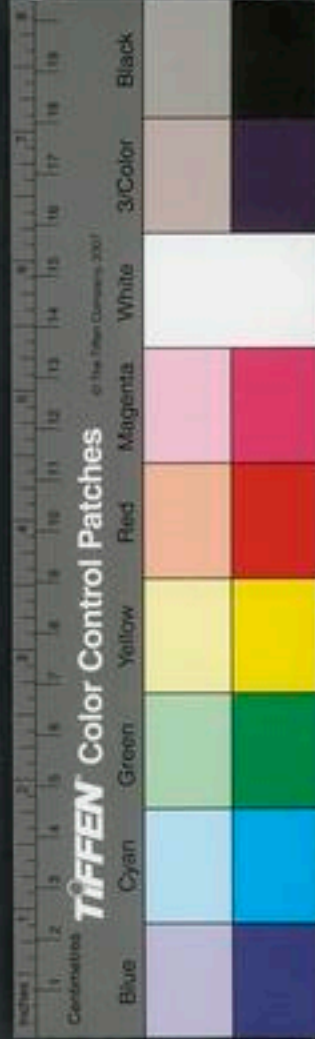
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  
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曰然勒門  
以箴客何所視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繫敗  
德滅義禽獸相若一繫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  
繫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繫也古人知三繫之  
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板楚朱穆昌  
言而示絕有旨我有旨我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  
髦傑早館銀黃夙昭人譽道文麗藻方駕曹王英  
特俊邁黜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  
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雖黃出  
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  
輻軒擊鞞坐客恒滿蹈其間閤若升闕里之堂八



其隄隅謂登龍門之坂至於顧眄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慧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微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寶篋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邨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巖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慚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惟與麋鹿同群曠々然絕其零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到溉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王僧孺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郟人魏衛將軍肅八世孫也僧孺幼聰慧年五歲便機警初讀孝經問授者曰此書何所述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願常讀之又有一魏於其父冬季先以一與之僧孺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七歲能讀十萬言及長篤愛墳籍家貧常傭書以養母寫畢諷誦亦了仕齊為太學博士尚書僕射王晏為丹楊尹召補功曹使撰東宮新記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僧孺與太學生虞義丘國寶蕭文琰丘令楷江洪劉孝孫並以善辭藻游焉而僧孺與高平徐夤俱為學林○梁天監初出為南海太守外國舶物高涼生曰歲數至皆外國賈人以通貨易舊時州郡就市回



而即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為常僧孺歎曰昔人為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並無所取視事二歲聲績有聞詔徵將還郡中道俗六百人詣闕請留不許至拜中書侍中俄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攜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墜溝中及是拜日引驢清道悲感不自勝頃之即真後為安成王參軍事鎮右中記室參軍○僧孺工屬文善楷隸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石僧孺荅曰古人當以石為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為砭針春秋美疹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

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爾○轉北中郎諳議參軍八直西省知撰譜事先是尚書令沈約以為晉咸和初蘇峻作亂文籍無遺後起咸和二年至子宋所書並皆詳案並在下省左戶曹前廂謂之晉籍有東西二庫此籍既並精詳寔可寶惜位官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人奸互起偽狀巧籍歲月滋廣以至于齊患其不宗於是東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競行奸貨以新換故昨日卑細今日便成士流凡此奸巧並出愚下不辨年號不識官階或注隆安在元興之後或以義熙在寧康之前此時無此府此時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五詔書



甲子不與長歷相應校籍諸郎亦所不覺不才令  
史固自忘言臣謂宋齊二伐士庶不分難後咸關  
職由於此切以晉籍所餘宜加寶愛(武帝)以是留  
意譜籍州郡多離其罪因詔僧孺改定百家譜始  
晉太元中賁外散騎侍郎賈弼篤好簿狀乃廣集  
衆家大搜群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  
百一十二卷凡諸大品略無遺闕藏在秘閣副在  
左戶及弼子太宰叅軍匪之匪之子長水校尉深  
世傳其業太保王弘領軍將軍劉湛並好其書弘  
日對千客不犯一人之諱湛為選曹始撰百家以  
助銓序而傷於寡略齊衛將軍王儉復加去取得  
繁省之衷僧孺之撰通范陽張等九族以代鴈門

解等九姓其東南諸族別為一部不在百家之數  
焉(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沈  
約任昉家書埒少篤志精力於書無所不覩其文  
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時重其富博竟陵王  
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  
此為率文瑛曰頓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  
有乃與令楷江洪等共打銅鉢音韻響滅而詩成  
皆可觀覽○劉孝孫彭城人博學通敏而仕多不  
遂常歎曰古人或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間而降  
白壁書籍妄耳

(論曰)二漢求士率先經術近代取人多由文史  
觀江任之所以效用蓋亦會其時焉而淹宗先



覺加之以沈靜昉乃舊恩持之以內行其所以  
名位自畢各其宜予僧孺碩學而中年遭躓非  
為不遇斯乃窮通之數也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九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二十

列傳

范岫

范岫字懋實濟陽人也外祖顏延之早相題目以  
為中外之寶任齊為太子家令文惠太子之在東  
宮沈約之徒以文才見引岫亦預焉岫文雖不逮  
約而名行為時輩所與博涉多通尤悉魏晉以來  
古山故事約嘗稱曰范公好事該博胡廣無以加  
南鄉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  
岫多識前代舊事遷國子博士永明中魏使至詔  
妙選朝士有辭辯者接使於界首故以岫兼淮陰  
長史迎焉梁武徵為吏部郎遷祠部尚書卒

南史

范岫傳



覺加之以沈靜昉乃舊恩持之以內行其所以  
名位自畢各其宜予僧孺碩學而中年遭躓非  
為不遇斯乃窮通之數也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九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二十

列傳

范岫

范岫字懋實濟陽人也外祖顏延之早相題目以  
為中外之寶任齊為太子家令文惠太子之在東  
宮沈約之徒以文才見引岫亦預焉岫文雖不逮  
約而名行為時輩所與博涉多通尤悉魏晉以來  
古山故事約嘗稱曰范公好事該博胡廣無以加  
南鄉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  
岫多識前代舊事遷國子博士永明中魏使至詔  
妙選朝士有辭辯者接使於界首故以岫兼淮陰  
長史迎焉梁武徵為吏部郎遷祠部尚書卒

南史

范岫傳





傳昭

傳昭字茂遠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七世孫也袁  
覲見而奇之覲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  
覲歎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太原王延秀薦  
昭於丹楊尹袁粲深見禮辟為郡主簿使諸子從  
昭受學尋為總明學士梁武帝素重昭梁臺建以  
為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兼御史中丞歷位左戶  
尚書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  
昏旦問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  
夜見甲兵出口傳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虛而去  
有頃風雨總至飄郡聽事入墜中自是郡遂無患  
咸以昭貞正所致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魚者

昭既不納又不欲拒遂餒于門側昭所莅官常以  
清靜為政不高嚴肅居朝廷無所請謁不畜私門  
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為樂雖老不衰博  
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晉以來官宦簿伐姻通內外  
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世稱為學府

孔休源

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晉尚書冲之八世孫  
州舉秀才徐孝嗣者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  
舒華令思何以尚此可謂後生之準的也觀此足  
稱王佐之才梁臺建與南陽劉之遴同為太學博  
士當時以為美選休源初到都寓於宗人少府孔  
登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覩清顏頓



祛鄙吝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登  
便拂筵整帶謂當詣已備水陸之品雲駐筋命休  
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正有赤倉米飯蒸鮑魚雲食  
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  
以為愧尚書令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或  
時後來必虛襟引接處之坐右商略文義其為通  
人所推如此○武帝嘗問吏部尚書徐勉求一有  
學藝解朝儀者為尚書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  
清通詳練故事自晉宋起居注誦略上口○武帝亦  
素聞之即日除兼尚書儀曹郎時多所改作每逮  
訪前事休源即以所誦記隨機斷決曾無凝滯任  
時常謂之孔獨誦○後為晉安王長史南郡太守

行荊州府事帝謂曰荊州總上流衝要義高分陝  
今以十歲兒委卿善匡翼之勿憚周昌之舉也乃  
敕晉安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事  
師之歷秘書監復為晉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  
別敕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藩甚得人譽王  
深相倚杖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  
人莫得預焉其見敬如此

江革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也幼而聰敏早有才思  
六歲便解屬文與第四弟觀同生火孤貧傍無師  
友兄弟自相訓勗讀書精力不倦與觀俱詣太學  
補國子生舉高第齊中書郎王融吏部郎謝朓雅



相欽重眎嘗行還過候革時大寒雪見革弊絮單  
席而就學不倦嗟嘆久之乃脫其所著襦并手割  
半襦與革充卧具而去○建安王為雍州刺史表  
求管記以革為征北記室參軍帶中廬令與弟觀  
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若求同行以觀為征北行參  
軍兼記室時沈約任昉與革書云此段雍府妙選  
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馭二龍於長道騁  
騏驥於千里○後為鎮北豫章王長史廣陵太守  
時魏元法僧降附革被敕隨府王鎮彭城○既失  
守革素不便馬汎舟而還途經下邳為魏人所執  
魏徐州刺史安豐王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  
稱脚疾不拜延明持害之見革辭色嚴正更加敬

重時祖暉同被拘繫延明使暉作歌器漏刻銘革  
唾罵暉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荅乃為虜立銘孤  
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  
文革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將加箠扑革  
厲色曰江革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為  
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  
三升僅餘性命會魏帝請中山王元略反北乃致  
革及祖暉還朝上大宴舉酒勸革曰卿那不畏延  
明害對曰臣行年六十死不為矢豈畏延明帝曰  
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時武陵王紀在東州頗驕  
縱上以臧商性弱不能匡正召革慰遣乃除武陵  
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門生故吏家多在



東聞革應至並齎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  
不容獨當故人筐篚至鎮唯資公奉食不無味郡  
境殷廣辭訟日數百革分判辯析曾無凝滯人安  
吏畏百城震恐琅邪王騫為山陰令贖貨狼籍望  
風自解府王憚之每侍宴言論必以詩書王因此  
耽學好文典籤沈熾文以王所製詩呈武帝帝謂  
僕射徐勉曰革果稱職乃除都官尚書將還贈遺  
一無所受唯乘臺所給一舸口船偏歌不得安卧  
或請濟江徙重物以速輕舫革既無物乃於西陵  
岸取石十餘斤以窆之其清貧如此

徐勉

徐勉字修仁東海人也六歲屬霖雨家人祈霽率

爾為文見稱孝宿及長好學宗人孝嗣見之歎曰  
此所謂人中之騏驎必能致千里王儉每見嘗目  
送之曰此子非常器也每稱有宰輔之量累遷領  
軍長史初與長沙宣武王游梁武帝深器賞之及  
武帝兵至建鄴勉於新林謁見帝甚加恩禮使管  
書記及帝即位拜中書侍郎進領中書通事舍人  
直內省天監三年除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遷侍  
中時師方侵魏候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  
動經數旬乃一還家遷吏部尚書勉居選官藝倫  
有序既閑尺牘兼善辭令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  
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避其諱嘗與  
門人夜集客有虞嵩求詹事五官勉正色荅云今  
南史

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眼其無私天監  
初官名互有省置勉撰立選簿奏之有詔施用其  
制開九品為十八班自是貪冒苟進者以財貨取  
通守道論退者以貧寒見沒矣○除尚書僕射中  
衛將軍勉以舊恩繼升重位盡心奉上知無不為  
爰自小選迄于此職常參掌衡石甚得士心禁省  
中事未嘗漏泄每有表奏輒焚藁草博通經史多  
識前載齊世王儉居職已後莫有逮者朝儀國典  
昏冠吉凶勉皆與圖議尋加中書令勉以疾求解  
內任詔不許乃令停下省三日一朝有事遣主書  
論決患脚轉劇久闕朝覲固求陳解詔許疾差還  
省○勉雖居顯職不營產業家無畜積奉祿分贖

親瑗之貧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荅曰  
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  
輶如不才終為佗有及卒帝聞而流涕謚簡肅公  
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合後知政事者  
莫及梁世之言相者稱范徐云

許懋

許懋字昭哲高陽人魏鎮北將軍允九世孫也篤  
志好學為州黨所稱十四入太學受毛詩旦領師  
說晚而覆講生下聽者常數十百人因撰風雅比  
興義十五卷盛行於時允明故事稱為儀注學文  
惠太子聞而召之侍講於崇明殿後兼國子博士  
僕射江祐甚推重之號為經史笥時有請會稽封

禪者武帝因集儒學士草封禪儀將行馮憺建議獨以為不可帝見其議嘉納之由是遂停

論曰范攄實之德美傳茂遠之清令孔休源之政事江休映之強直並加以學植飾之以文采其所以取高時主豈徒然哉徐勉少而勵志發憤忘食修身慎行運屬興王依光日月致位公輔提衡端執時無異議為梁氏宗臣信為美矣許懋業藝以經笥見推亨懷道好古以博覽歸譽其所以折議封禪求葬僧辯正直存焉豈唯文義而已古人云仁者有勇斯言近之

陳伯之

陳伯之濟陰人隨鄉人車騎將軍王廣之廣之爰

其勇每夜卧下榻征伐常將自隨頗以戰功累遷

驃騎司馬梁武起兵東昏假伯之節督前驅諸軍

事豫州刺史轉江州據尋陽以拒梁武郢城平武

帝使說伯之即以為江州刺史子武牙為徐州刺

史伯之雖受命猶懷兩端帝及其猶豫逼之遣之

鎮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訟准作大諾

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伯之與豫

章人鄧綬永興人戴承忠並有舊及在州用綬為

別駕承忠為記室叅軍河南褚縉都下之薄行者

武帝即位頗造尚書范雲上不好縉堅拒之縉益

怒私語所知曰建武以後草澤底下悉成貴人吾

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喪亂未可知陳伯之擁



強兵在江州非代來臣有自疑之意今者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何減作河南郡於是投伯之書佐王思穆事之大見親狎及伯之鄉人朱龍符為長流叅軍並乘伯之愚闇恣行奸險伯之子武牙時為直閣將軍武帝手疏龍符罪親付武牙武牙封示伯之帝又遣代江州別駕鄧綬伯之並不受命曰龍符健兒鄧綬任事有績臺所遣別駕請以為中從事綬於是日夜說伯之云臺家府庫空竭無復器仗三倉無米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綰承忠等每贊成之伯之於是集府州佐史謂曰奉齊建安王教率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糧速下我荷明帝厚恩誓以死報使綰詐為

蕭寶寅書以示僚佐於聽事前為壇殺牲以盟綰說伯之今舉大事宜引人望程元冲不與人同心臨川內史王觀僧虔之孫可召為長史以代元冲伯之從之程元冲既失職於家合率數百人使伯之典籤呂孝通戴元則為內應伯之每旦常作伎日晡輒卧左右仗身皆休息元冲因其解弛從北門入徑至聽事前伯之聞叫自率出邊元冲力不能敵走逃廬山伯之遣使還都報武牙兄弟武牙等走盱台武帝遣王茂討伯之敗走間道亡命出江北與子武牙及褚縉俱入魏亡以伯之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北侵宏命記室丘遲私與之

書曰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棄燕雀之毛羽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時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睨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聖朝赦罪貴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主上屈法申恩妾尚在悠上甬心亦何可言當今功臣名將鷹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覲顏借命驅馳

德表之場寧不哀我况偽尊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雛首豪猜貳方當係頸蠻貊縣首薰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俾豈不愴恨所以庶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我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伯之得書乃於壽陽擁衆八千歸降武牙為魏人所殺伯之既至以為平北將軍西豫州刺史

陳慶之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人也初隨從梁武帝性性好碁每從夜至旦不輟等輩皆寐唯慶之不寢聞呼





即至甚見親賞從平建鄴稍為主書散財聚士恒  
思立效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於彭城求八  
內附以慶之為武威將軍送豫章王綜八鎮徐州  
魏遣元延明元彧率衆十萬來拒延明先遣其別  
將立大千觀兵近境慶之擊破之後豫章王棄軍  
奔魏慶之乃斬關夜退軍士獲全普通七年安西  
將軍元樹出征壽春除慶之假節總知軍事魏豫  
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別築兩城相拒慶之攻  
拔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轉東宮直閣大  
通元年隸領軍曹仲宗伐渦陽魏遣常山王元昭  
等東援前軍至馳澗去渦陽四十里韋放曰賊鋒  
必是輕銳戰捷不足為功如不利沮我軍勢不如

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已皆疲倦須挫其氣必無  
不敗之理於是與麾下五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  
人震恐慶之還共諸將連營西進據滂陽城與魏  
相持自春至冬各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  
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退慶之  
杖節軍門曰須虜圍合然後與戰若欲班師慶之  
別有密敕仲宗壯其計乃從之魏人犄角作十三  
城慶之陷其四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  
噪攻之遂奔潰斬獲略盡渦水咽流詔以渦陽之  
地置西徐州衆軍乘勝前頓城父武帝嘉焉手詔  
慰勉之大通初魏元顥來降武帝以慶之為假節  
颯勇將軍送顥還北顥於渙水即魏帝號授慶之



前軍大都督自鉉縣進至睢陽魏將丘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壘以拒慶之自旦至中攻陷其三大千乃退時魏元徽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人來救梁宋進屯考城慶之攻陷其城禽徽業仍趣大梁顥進慶之徐州刺史武都郡王仍率衆而西魏楊昱等率御仗羽林宗子庶子衆七萬據滎陽拒顥兵強城固魏將元天穆大軍復將至先遣其驃騎將軍爾朱兆騎將魯安等援揚昱又遣爾朱世隆西荊州刺史王羆據武牢時滎陽未拔士衆皆恐慶之乃解鞍秣馬宣諭衆曰我等終有七千賊衆四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須平其城望一鼓悉使登城壯士踰堞而入遂剋之俄而魏陣外合慶

之率精兵三千大破之魯安於陣乞降天穆兆單騎獲免進赴武牢爾朱世隆棄城走魏孝莊出居河北其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率百僚備法駕迎顥入洛陽宮御前殿改元大赦顥以慶之為車騎大將軍魏上黨王元天穆又攻拔大梁分遣王老生費穆據武牢刀宣刀雙八梁宋慶之隨方掩襲並降天穆與十餘騎北度河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中謠曰名軍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避白袍自發鉉縣至洛陽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初魏莊帝單騎渡河宮衛嬪侍無改於常顥既得志荒于酒色不復視事與安豐臨淮計將背梁以時事未安且資慶之力用



慶之心知之乃說顓曰今遠來至此未伏尚多宜  
啓天子更請精兵并勒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頒  
部送顓欲從之元延明說顓曰慶之兵不出數千  
已自難制今更增其衆寧肯為用魏之宗社於斯  
而滅顓由是疑慶之乃密啓武帝停車洛下南人  
不出一萬魏人十倍軍副馬佛念言於慶之曰勳  
高不賞震主身危二事既有將軍豈得無慮今將  
軍威震中原聲動河塞屠顓據洛則千載一時慶  
之不從顓前以慶之為徐州刺史因求之鎮顓心  
憚之遂不遣魏將爾朱榮爾朱世隆元天穆爾朱  
兆等衆號百萬挾魏帝來攻顓口據洛陽六十五  
日凡所得城一時歸魏慶之度河守北中郎城三

日十一戰傷殺甚衆榮將退還時有善天文人劉  
靈助謂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榮乃為棧濟自  
碛石與顓戰於河橋大敗走至臨顓被禽洛陽復  
入魏慶之馬步數千結陣東反榮親自來追軍人  
死散慶之乃落鬚髮為沙門間行至豫州口人程  
道雍等潛送出汝陰至都仍以功除右衛將軍封  
永興侯出為北兖州刺史都督綠淮諸軍事中大  
通二年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五年卒  
謚曰武○慶之性祗慎每奉詔敕必洗沐拜受儉  
素不衣純綺不好絲竹射不穿札馬非所便而善  
撫軍士能得其死力梁世寒門達者唯慶之與俞  
蕪二初為武帝左右帝謂曰俞氏無先賢世人云  
南史

俞錢非君子所宜改姓喻葉曰當令姓自於臣歷  
位雲旗將軍安州刺史

論曰陳伯之雖輕狡為心而勇動自立其累至  
爵位蓋有由焉及喪亂既平去就不已卒得其  
死亦為幸我慶之初同燕雀之游終懷鴻鵠之  
志及乎一見任委長驅伊洛前無強陣攻靡堅  
城雖南風不競晚致傾覆其所剋捷亦足稱之  
蘭欽戰有先鳴位非虛受終逢鳩毒唯命也夫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二十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二十一

列傳

賀瑒琛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晉司空循之玄孫也世  
以儒術顯瑒少聰敏齊時沛國劉瓛為會稽府丞  
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曰此  
生將來為儒者宗矣梁天監初為太常丞有司舉  
修賓禮召見說禮義武帝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  
講四年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別詔為皇太  
子定禮撰五經義時武帝方創定禮樂瑒所建議  
多見施行二子華季弟子琛並傳瑒業

琛字國寶幼孤伯父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

南史

賀瑒傳

一



俞錢非君子所宜改姓喻葉曰當令姓自於臣歷  
位雲旗將軍安州刺史

論曰陳伯之雖輕狡為心而勇動自立其累至  
爵位蓋有由焉及喪亂既平去就不已卒得其  
死亦為幸我慶之初同燕雀之游終懷鴻鵠之  
志及乎一見任委長驅伊洛前無強陣攻靡堅  
城雖南風不競晚致傾覆其所剋捷亦足稱之  
蘭欽戰有先鳴位非虛受終逢鳩毒唯命也夫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二十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二十一

列傳

賀瑒琛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晉司空循之玄孫也世  
以儒術顯瑒少聰敏齊時沛國劉瓛為會稽府丞  
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曰此  
生將來為儒者宗矣梁天監初為太常丞有司舉  
修賓禮召見說禮義武帝異之詔朝朔望預筆林  
講四年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別詔為皇太  
子定禮撰五經義時武帝方創定禮樂瑒所建議  
多見施行二子華季瑒並傳瑒業

琛字國寶幼孤伯父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

南史

賀瑒傳

一



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養母雖自執舟楫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年二十餘瑒之門徒稍從問道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四方受業者三千餘人瑒天監中亾至是復集琛乃築室郊郭之際茅茨數間年將三十便事講授既世習禮學究其精微古述先儒吐言辯絮坐之聽受終日不疲湘東王幼年臨郡彭城到溉為行事聞琛美名命駕相造會琛正講學侶滿庭既聞上佐忽來莫不傾動琛說經無輟曾不降意溉下車欣然就席便申問難往復從容義理該贍溉歎曰通儒碩學復見賀生今且還城尋當相屈琛了不酬答神用頽然溉言之王請補

郡功曹史琛辭以母老終於固執普通中太尉臨川王宏臨州召補祭酒從事琛年已四十餘始應辟命武帝聞其有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曰琛殊有門業仍補王國侍郎稍遷兼中書通事舍人參軍禮事遷御史中丞參禮儀如先琛性貪嗇多受賕賂家產既豐買主第為宅為有司奏坐免官後領尚書左丞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進見武帝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閑雅故時人呼之侯景陷城琛被創未死賊求得之與至闕下求見僕射王克領軍朱异勸開城納賊克等讓之涕泣而止賊復與送莊嚴寺療之明年



臺城不守環逃歸鄉里其年賊寇會稽復執環送出都以為金紫光祿大夫卒

朱异

朱异字彥和錢塘人也梁初開五館异服膺於博士明山賓居貧以傭書自業寫畢便誦遍覽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筭皆其所長年二十出都詣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碁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异適二十一特敕擢為揚州議曹從事史○尋有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异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

想處闇有對賓之色咒宇弘深神表峯峻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遇采便發觀其信行非惟十室所稀若使負重遙途必有千里之用(武帝)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義甚悅之謂左右曰朱异實異後見明山賓曰卿所舉殊得人仍召直西省後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正集异武寇上時咸謂蟬珥之兆普通五年大舉北侵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請舉地內屬詔有司議其虛實异曰自王師北討尅復相繼徐州地轉削弱咸願歸罪法僧懼禍其降必非偽也帝仍遣异報法僧并敕衆軍應接受异節度及至法僧遵承朝旨如异策焉异



容貌魁梧能舉止雖出自諸生甚閑軍國故實自周捨卒後异代掌機密其軍旅謀謨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教書並典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詳請斷填委於前异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時城西又開士林館以延學士异與左丞賀琛遞日述武帝禮記中庸義皇太子又召异於玄圃講易大同八年改加侍中异博解多藝園基上品而貪財冒賄欺罔視聽以伺候人主意不肯進賢黜惡四方餽饋曾無推拒故遠近莫不忿疾起宅東陂窮乎美麗晚日來下酣飲其中每迫曠黃慮臺門將闔乃引其鹵簿自宅至城使投城門停留管籥既而聲

勢所驅薰灼內外產與羊侃相埒好飲食極滋味拜色之娛子鵝魚鱸不輟於口雖朝謁從車中必齋飴餌而輕傲朝賢不避貴戚自徐勉周捨卒後外朝則何敬容內省則异敬容質慤無文以綱維為己任异文華敏洽曲營世譽二人行異而俱見偉异在內省十餘年未嘗被譴司農卿傅岐嘗謂异曰今聖上委政於君安得每事從旨頃者外間殊有異論异曰政言我不能諫爭耳當今天子聖明吾豈可以其所聞干忤天聽○初武帝夢中原盡平舉朝稱慶甚悅以語异曰吾平生少夢夢必有案异曰此字內方一之徵及侯景降敕召群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為不可許武帝欲納之



未決嘗夙興至武德閣口獨言我國家猶若金甌  
無一傷缺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致紛  
紜悔無所及昇探帝微旨答曰聖明御寓上應蒼  
玄北土遺黎誰不慕仰為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  
景分魏國太半遠歸聖朝若不容受恐絕後來之  
望帝深納昇言又感前夢遂納之及貞陽侯敗沒  
帝憂曰今勿作晉家事乎尋而貞陽自魏遣使述  
魏相高澄欲申和睦敕有司定議昇議以和為允  
帝從之其年六月遣謝挺徐陵使北通好時侯景  
鎮壽春疑懼累啓請絕和及致書與昇餉金二百  
兩又致書於制局監周石珣令具申聞昇納其金  
而不傳北使景遂及賊遂以討昇及陸驗為名及

景至城下又謝啓言朱昇等蔑弄朝權輕作威福  
臣為讒臣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誅昇等臣歛轡北  
歸帝問簡文曰有是乎對曰然帝召有司將誅之  
簡文曰賊特以昇等為名耳今日殺昇無救於急  
適足貽笑將來若祆氛既息誅之未晚帝乃止昇  
之方幸在朝莫不側目雖皇太子亦不能平至是  
城內咸尤昇帝登南樓望賊顧謂昇曰四郊多壘  
誰之罪歟昇流汗不能對慙憤發病卒○昇居權  
要三十餘年善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負外  
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  
並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



顧協字正禮吳郡人晉司空和六世孫也外從祖右光祿大夫張永嘗攜內外孫姪遊武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叶曰兒政欲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顧氏興於此子及長好學以精力稱外氏諸張多賢達有識鑒內弟率尤推重焉初為揚州議曹從事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覽其策而歎曰江左以來未有斯作張率嘗薦之於帝問叶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涼四十強任南方卑濕三十已衰如叶便為己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於草澤於是叶為兼太學博士累遷湘東王參軍無記室普通中有詔舉士相東王表薦之即召拜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自為

近臣便繁機密每有述製教前示叶時輩榮之

徐摛

梁 孝克

徐摛字士秀東海郟人幼好學及長徧覽經史屬文好為新變不拘舊體晉安王綱出戍石頭武帝謂周捨曰為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游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噴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帝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貌乃以摛為侍讀王入為皇太子轉家令兼管記尋帶頒直摛文體既別春坊畫學之宮體之發自斯而起帝聞之怒召摛加誚責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乃意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記末論釋教摛商較從橫應答如響帝甚加歎異更



被親狎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悅謂所親曰徐叟  
出八兩宮漸來見逼我須早為之所遂承間白帝  
曰摘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自養帝謂摘欲之  
乃召摘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為之卿為  
我臨此郡中大通三年遂出為新安太守為政清  
靜教人禮義勸課農桑菴月風俗便改秩蒲為中  
庶子除太子左衛率及侯景攻陷臺城時簡文居  
永福省賊衆奔入侍衛走散莫有存者摘獨待立  
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  
折侯景乃拜由是常憚摘簡文嗣位進授左衛將  
軍固辭不拜簡文被閉摘不獲朝謁因感氣疾而  
卒子陵景知名

陵字孝穆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上  
已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沙門釋寶誌摩其  
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義及  
長博涉史籍從橫有口辯父摘為晉安王諮議王  
又引陵參軍蠻府軍事王立為皇太子東宮置學  
士陵充其選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魏  
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謂陵曰今日  
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  
始制禮義今我來聘使御復知寒暑故大慙齊文  
襄為相以收失言因之累日陳受禪加散騎常侍  
天嘉六年除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為司空以帝  
弟之權尊傾朝野直兵鮑僧叡假王威風抑塞辭



詔大臣莫敢言陵乃奏彈之文帝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為歛容正坐陵進讀奏狀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文帝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即引王下殿自是朝廷肅然遷吏部尚書領大著作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失其所於是提舉綱維綜覈名案時有冒進求官馳競不已者乃為書宣示之曰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尚無條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義在撫接無計多少致令負外常侍路上比肩謔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依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大屈未諭高懷若問梁朝朱領

軍昇亦為卿相此不踰其本分邪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滂宋文帝亦云人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既忝銜流諸賢深明鄙意自是衆咸服焉時論比之毛玠○太建中為尚書左僕射朝議北侵宣帝命舉元帥象議在淳于量陵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無過者於是爭論數日不能決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忌即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為大都督令忌監軍事遂剋淮南數十州地宣帝因置酒舉杯屬陵曰賞卿知人至德元年卒年七十七○陵器



局深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無所營樹俸祿與親  
族共之自有青精時人以為聰慧之相也自陳創  
業文機軍書及受禪詔策皆陵所製為一代文宗  
亦不以矜物未嘗詆訶者其於後進接引無倦文  
宣之時國家有大手筆必命陵草之其文頗愛舊  
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已傳寫  
成誦遂傳于周齊家有其本後逢喪亂多散失存  
者三十卷

陵弟孝克有口辯能談玄理性至孝道俗受業者  
數百人太建四年徵為秘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  
持菩薩戒晝夜誦法華經宣帝甚嘉其操行後  
為國子祭酒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啜至席散當其  
前膳羞損減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自是  
信之見孝克取珍果內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  
後尋訪方知其以遺母斌以啓宣帝嗟嘆良久乃  
敕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  
美之陳亡隨例入長安家道壁立兩生母患欲糲  
米為粥不能常辦母亡後孝克遂常啜麥有遺糲  
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焉

王僧辯

王僧辯字君才太原人學涉該博尤明左氏春秋  
言辭辯捷器宇肅然雖射不穿札而有陵雲之氣  
元帝後為江州刺史僧辯隨府為中兵叅軍討平  
安州反蠻由是以勇略稱○及侯景反元帝命僧



辯總督舟師赴援會岳陽軍襲江陵人情搔擾元  
帝以僧辯為城內都督俄而岳陽奔退鮑泉力不  
能剋長沙帝命僧辯代之遂平湘土還復領軍將  
軍侯景浮江西冠軍次夏首僧辯為大都督軍次  
巴陵頃之景軍內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  
下賊乃引退元帝又命胡僧祐率兵援僧辯是日  
賊攻城不剋有流星墮其營中賊徒大駭相顧失  
色又有大星如車輪墜賊營去地十丈變成火一  
時碎散有龍自城出五色光曜入城前鸚鵡洲水  
中景聞之倍道歸建鄴元帝加僧辯侍中尚書令  
征東大將軍僧辯頻表勸進並蒙優答於是發江  
州直指建鄴乃先命南兖州刺史侯瑱襲南陵鵠

頭等戍並克之先是陳武帝率衆五萬出自南江  
前軍五千行至盆口陳武名蓋僧辯僧辯憚之既  
至盆口與僧辯會于白茅洲為盟及發鵠頭中江  
而風浪師人咸懼僧辯再拜告天曰僧辯忠臣奉  
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若鼎命中論請從此  
逝言訖風止自此遂泛安流景自出戰於石頭城  
北僧辯等大破之廬暉略聞景戰敗以石頭城降  
僧辯引軍入據之景走朱方僧辯命衆將入據臺  
城其夜軍人失火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僧辯雖有  
滅賊之功而取下無法軍人鹵掠驅逼居人都下  
百姓翻思景焉逆寇悉平○元帝即倅授鎮衛將  
軍侍中尚書令如故相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詔



徵僧辯就宜豐侯循南征為都督東上諸軍事以  
陳武帝為都督西下諸軍事先是陳武讓都督於  
僧辯僧辯不受故元帝分為東西都督而俱南討  
焉納等據車輪夾岸為城士卒皆百戰之餘器甲  
精嚴徒黨勇銳蒙衝闢艦亘水陵山初納造大艦  
一名曰三王艦者邵陵王河東王桂陽嗣王三人  
並為元帝所害故立其像於艦祭以太牢加其節  
蓋羽儀鼓吹每戰輒祭之以求福又造二艦一曰  
青龍艦二曰白武艦皆衣以牛皮並高十五夫選  
其中尤勇健者乘之僧辯憚之稍作連城以逼焉  
賊不敢交鋒並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親執旗鼓  
以誠進止群賊大敗歸保長沙僧辯乃命築壘圍

之而自出臨視賊知不設備其黨吳藏李賢明等  
蒙楯直進僧辯尚據胡床不為之動指揮勇敢遂  
斬賢明賊乃退歸是時齊遣郭元徙謀襲建鄴乃  
遣其大將東方老等繼之陳武帝聞之馳報江陵  
元帝即詔僧辯次姑熟即留鎮焉先命豫州刺史  
侯瑱築壘於東關以拒北軍徵吳郡太守張彪吳  
興太守裴之橫會瑱而大敗之僧辯振旅歸建鄴  
○承聖三年二月詔以僧辯為太尉車騎大將軍  
十月魏遣兵及梁王督合衆將襲江陵元帝徵僧  
辯於建鄴為大都督荊州刺史未至而荊州已滅  
及敬帝初即梁王位僧辯預援立功承制進驃騎  
大將軍與陳武帝參謀討伐時齊文帝又納貞陽



侯明以為梁嗣與僧辯書并貞陽亦頰與僧辯書  
論還國繼統之事僧辯不納及貞陽與齊上黨王  
高渙至東關裴之橫軍敗僧辯遂謀納貞陽仍書  
定君臣之禮僧辯遣使送質于鄴貞陽求度衛士  
三千僧辯慮其為變止受散卒千人而已并遣龍  
舟法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僧辯擁楫中流不敢  
就岸末乃同會于江寧浦明踐位授僧辯大司馬  
陳武帝時為司空南徐州刺史因自京口舉兵襲  
之僧辯嘗處石頭城是日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  
入南門又白有兵來僧辯與子頰遽走出閣計無  
所出乃據南門樓拜請求哀陳武縱火焚之方共  
頰下就執陳武謂曰我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

是夜及子頰俱被殺

羊侃

羊侃字祖忻泰山人弱冠隨父在梁州立功初為  
尚書郎以力聞魏帝嘗謂曰郎官謂卿為武豈羊  
質虎皮乎試作武狀侃因伏以手扶殿沒指魏帝  
壯之賜以珠劍以功為征東大將軍東道行臺領  
泰山太守初其父祉恒使侃南歸侃至是將舉濟  
河以成先志其從兄敦密知之據州非侃亡乃率  
精兵三萬襲之不剋仍築十餘城以守之梁朝賞  
授一與元法僧同魏帝聞之使授侃驃騎大將軍  
司徒太山郡公侃斬其使魏人大駭令僕射于暉  
率衆十萬及高歡爾朱陽都等相繼而至柵中矢





畫南軍不進乃夜潰圍而出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口衆尚萬餘人侃以大通三年至建鄴授徐州刺史并其兄默及三弟忱給元皆拜刺史侃封高昌縣侯累遷太子左衛率侍中車駕幸樂遊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因賜侃河南國紫騮馬令試之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為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此稍為折樹稍北人降者准侃是衣冠餘緒帝寵之踰於他者會大舉北侵以侃為冠軍將軍監作寒山堰事堰立侃勸元帥貞陽侯明乘水攻彭城不見納既而魏援大至侃頻言乘其遠來可擊旦日又勸出戰並不

從侃乃率所領頓堰上及衆軍敗侃結陣徐還二年復為都官尚書○侯景反攻陷歷陽帝問侃討景之策侃求以二千人急據採石令邵陵王襲取壽春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窟烏合之衆自然瓦解議者謂景未敢便逼都遂寢其策景至新林追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景既卒至百姓競八公私混亂無復次序侃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莫見兵甲賊至卒迫公私駭震時宿將已盡後進少年並出在外軍旅指麾一決於侃膽力俱壯簡文深仗之及賊逼城衆皆克懼侃偽稱得外射書云邵陵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



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以水沃滅火射殺  
數人賊乃退加侍中軍師將軍賊作登城樓高十  
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墜虛彼來必倒可卧  
而觀之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既頻攻不捷乃  
築長圍朱异張綰議出擊之帝以問侃曰曰不可  
賊多日攻城既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  
耳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若多則一旦失利  
門隘橋小必大致挫衄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  
及交鋒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大半○初  
侃長子鷺為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  
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幸早殺之數日  
復持來侃謂鷺曰久以汝為死猶在邪吾以身許

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甬而生進退引弓射之賊以  
其忠義亦弗之害後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  
入苦戰不能禁侃乃令多擲火為火城以斷其路  
徐於城內築城賊不能進尋以疾卒於城內贈侍  
中護軍將軍○侃少雄勇旅力絕人所用弓至二  
十石馬上用六石弓性豪侈善音律自造采蓮掉  
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列侍窮極奢靡儻人張淨  
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儻

論曰羊侃羊鴉仁等自北徂南咸受寵任既而  
侃及鴉仁晚遇屯剝侃則臨危不撓鴉仁則守  
義以殞古人所謂心同鐵石此之謂乎僧辯風  
格秀舉有文武奇才而逢茲酷濫幾致隕覆幸



全首領卒樹奇功事人之道於斯為得及時鍾  
交喪地居元宰內有與主而外求君遂使尊卑  
易位親踈質序既同兒戲且類奕碁延敵開累  
實基於此喪國傾宗為天下笑豈天將啓陳何  
斯人而斯謬也

江子一

江子一字元亮濟陽人晉散騎常侍統之七世孫  
也少慷慨有大志家貧以孝聞仕梁起家為王國  
侍郎奉朝請上書言事為當軸所排乃拜表求入  
北為刺客武帝異之又啓求觀書秘閣武帝許之  
有敕直華林省其姑夫朱異權要當朝休下之日  
賓客輻湊并不為物議所歸欲引子一為助子一

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第子四歷尚書金部郎大  
同初遷右丞兄弟弟性並剛烈子四自右丞上封極  
言得失武帝甚善之詔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其  
令尚書詳擇施於時政侯景攻陷歷陽自橫江將  
度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於下流欲邀之其副董桃  
生走子一乃退還南洲收餘衆步赴建鄴見於文  
德殿帝怒之具以事對且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  
得其死今日之事何所復惜不死闕前終死闕後  
耳及城被圍開承明門出戰子一及子四子五並  
力戰直前子一子四死子五傷脰還至壘一慟而  
絕詔贈子一給事黃門侍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  
散騎侍郎侯景平元帝又追贈子一侍中謚義子

子四黃門侍郎謚毅子子五中書侍郎謚烈子

胡僧祐

胡僧祐字願果南陽人也少勇決有武幹仕魏位銀青光祿大夫以大通三年避爾朱氏之難歸梁頗上封事武帝器之拜文德主帥歸使戍項城魏剋項城因入北中大通元年陳慶之送魏北海王元顥入洛陽僧祐又歸梁性好讀書愛緝綴然文辭鄙野多被譏詆而自謂宗工矜伐彌甚侯景之亂西沮蠻反元帝令僧祐討之使盡誅其渠帥僧祐諫忤旨下獄景圖王僧辯於巴陵元帝乃引僧祐於獄拜為假節武猛將軍令援僧辯將發泣下謂其子玘曰汝可開朱白二門吾不捷則死吉

則由朱凶則由白也元帝聞而壯之前至赤沙亭會陸法和至乃與并軍大敗景將任約軍禽約送江陵侯景聞之遂適後拜領軍將軍厚自封植以所加鼓吹恒置齋中對之自娛

陰鏗

陰鏗字子堅武威人充善五言詩被當時所重為梁湘東王法曹行參軍初鏗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當為賊禽或救之獲免鏗問乃前所行觴者陳文帝嘗宴群臣賦詩徐陵言之帝即且召鏗預宴使賦新成安樂宮鏗援筆便就帝嘆賞之



王琳

王琳字子珩會稽人也本兵家(元帝)居蕃琳姊妹並入後庭見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為將帥以軍功封建寧縣侯(景)遣將宋子仙據郢州琳攻剋之禽子仙又隨王僧辯破景後拜湘州刺史琳果動絕人又能傾身下士所得賞物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是江淮群盜平景之勲與杜龕俱為第一時龕縱暴於建鄴王僧辯禁之不可懼將為亂啓請誅之琳亦疑禍令長史陸納率部曲前赴湘州身輕上江陵陳謝將行謂納等曰吾若不反子將安之咸曰請死相泣而別及至帝以下吏元帝遣王僧辯討納(景)等敗走長沙是時

湘州未平武陵王(景)兵下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懼人有異圖納啓申琳無罪請復本位求為奴婢元帝乃鎖琳送時納出兵方戰會琳至僧辯升諸樓車以示之納等按戈俱拜舉軍皆哭曰乞王郎入城即出及放琳入納等乃降湘州(景)仍復琳本位使拒武陵王(景)紀(景)平授衡州刺史元帝性多忌以琳所部甚盛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又授都督廣州刺史元帝為魏園逼乃徵琳赴援除湘州刺史琳師次長沙知魏平江陵已立以王(景)乃為元帝舉衆三軍縞素(陳武帝)既殺王僧辯推立敬帝以待中司空徵琳不從命乃大營樓艦將圖義舉琳將張平宅乘一艦每將戰勝艦則有聲如野猪故琳



戰艦以千數以野猪為名陳武帝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討琳仍受梁禪琳乃移相州軍府就郢城帶甲十萬練兵於白水浦琳巡軍而言曰可以為勤王之師矣初魏剋江陵之時永嘉王莊年甫七歲逃匿人家後琳迎還相中衛送陳文帝立琳乃輔莊次于濡須口齊遣揚州道行臺慕容儼率衆臨江為其聲援陳遣安州刺史吳明徹江中夜上將襲盩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大敗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兵因東下陳遣太尉侯瑱司空侯安都等拒之瑱等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風至急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踈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為瑱用琳兵放火

燧以擲瑱舩者皆反燒其船琳船艦潰亂兵士透水死者十二三其餘皆棄船上岸為陳軍所殺殆盡琳尋與莊同入齊仁孝昭帝遣琳出合肥鳩集義故更圖進取琳乃繕艦分遣招募淮南僮楚皆願戮力琳水陸戒嚴將觀釁而動屬陳氏結好於齊使琳更聽後圖會陳將吳明徹寇齊仁帝敕領軍將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為經略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牛斗分太白己高皆利為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長策制之慎勿輕闖破胡不從戰軍大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免還至彭城陳將吳明徹進兵圍之堰肥水灌城而齊將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赴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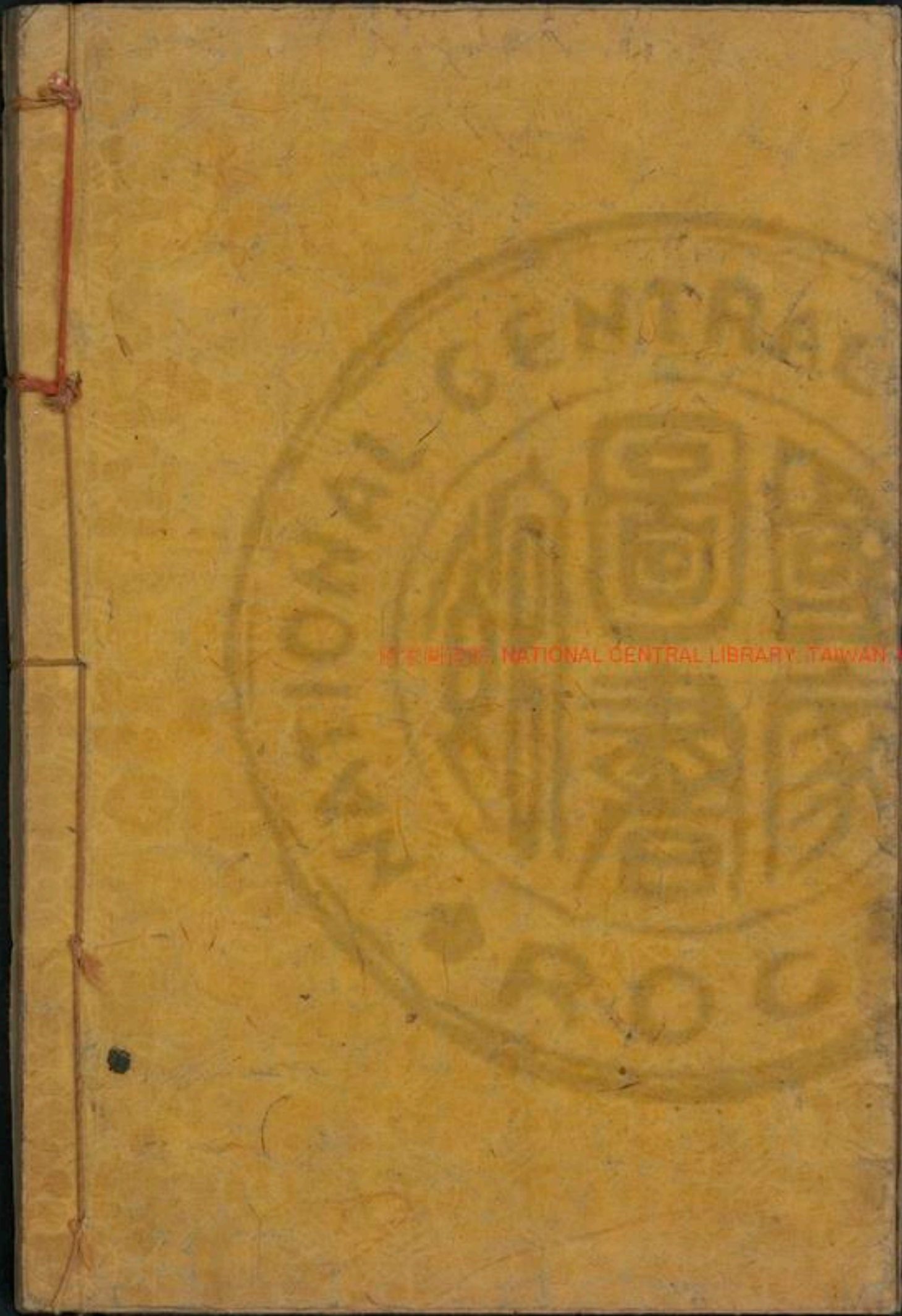


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眼未覺黃蒼驚吠劫  
來便齒一人中喉即死彪拔刀逐之映火識之曰  
何忍舉惡鄉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倩劫  
遂殺彪并弟致二首於昭達黃蒼號叫彪屍側宛  
轉血中若有哀狀彪始起於若邪興於若邪終於  
若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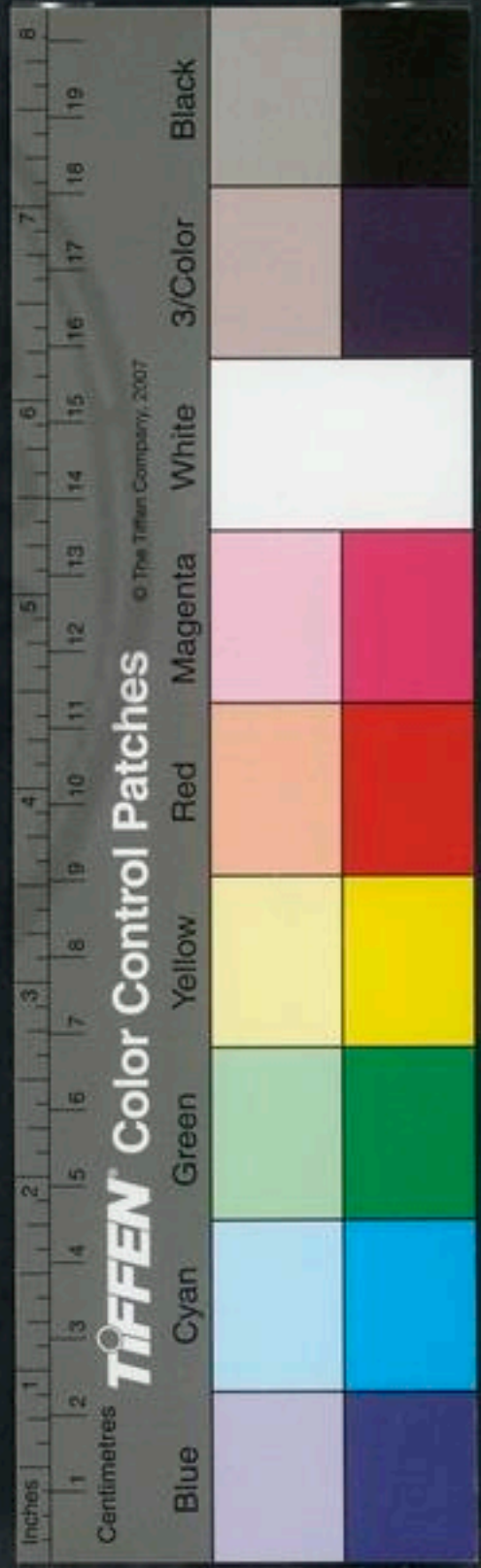
論曰忠義之道安有常哉善言者不必能行蹈  
之者恒在所忽江子一胡僧祐太清之季名宦  
蓋微江則自致亡軀胡亦期之隕命然則貞勁  
之節歲寒自有性也王琳亂朝忠節志雪仇耻  
然天方相陳義難弘濟斯則大厦落構豈一木  
所能支也

南史詳節卷之二十一





1972.11.1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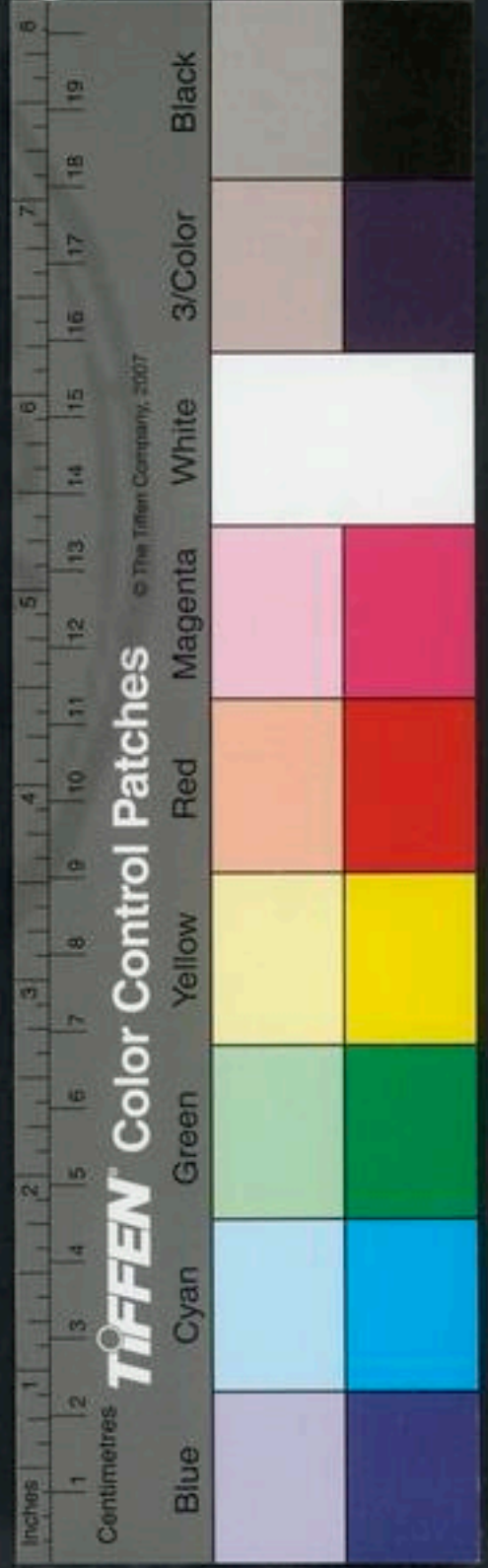


# 十七史

三十六

陳列傳 杜驥 張襪 吉玘 茹法亮 河南王  
 杜僧明 杜慧慶 文學傳 殷不害 呂文顯  
 周文育 傅琰 丘靈鞠 仲隱逸傳 茹法珍  
 侯瑱 虞愿 檀超 陶潛 陸驗 徐麟  
 侯安都 沈瑀 卞彬 宗少文 司馬申  
 歐陽頔 孫謙 廉祖冲之 孔淳之 孔範  
 淳于量 何遠 劉昭 周續之 夷貊傳  
 章昭達 鄭祖深 鍾嶸 雷次宗 林邑  
 吳明徹 儒林傳 劉勰 顧歡 中天竺  
 傅縡 伏曼容 何思澄 陶弘景 天竺迦毗黎  
 顧野王 何佟之 紀少瑜 馬樞 師子  
 姚察 嚴植之 孝義傳 且侍傳 高句麗  
 循吏傳 崔靈恩 郭世通 戴法興 百濟  
 吉翰 鄭灼 賀德基 丘冠先 阮佃夫 扶桑

廿六年七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二十二

陳諸臣列傳

杜僧明

杜僧明字弘照廣陵人梁大同中盧安興為廣州  
刺史僧明與凡天合及周文育並為安興所啓請  
與俱行頻征徠獠有功安興死僧明復副其子子  
雄及交州豪士李賁反逐刺史蕭諮諮奔廣州臺  
遣子雄與高州刺史孫罔討賁時春草已生瘴癘  
方起子雄請待秋討之廣州刺史蕭映不聽蕭諮  
又促之子雄等不得已遂行至合浦死者十六七  
衆並憚役潰散禁之不可乃引其餘兵退還蕭諮  
啓子雄及罔與賊交通逗遛不進(梁武帝)敕於廣

南史

杜僧明傳

一



州賜死子雄茅子略子烈並豪俠家屬在南江天  
合謀於衆曰盧公累葉待遇我等亦甚厚矣今見  
枉死而不能為報非丈夫也我茅僧明萬人之敵  
若圍州城召百姓誰敢不從城破斬二侯然後待  
臺使至束手詣廷尉死猶勝生縱其不捷亦無恨  
矣衆咸慷慨曰是所願也唯足下命之乃與周文  
育等率衆結盟奉子雄茅子略為主以攻刺史蕭  
映一日之中衆至數萬陳武帝時在高要聞事起  
率衆來討大破之殺天合禽僧明及文育等並釋  
之引為主帥○武帝征交趾及討元景仲僧明文  
育並有功侯景之亂俱隨武帝入援建業武帝於  
始興破蘭裕僧明為前鋒斬裕及與蔡路養戰於

南野僧明馬被傷武帝馳救之以所乘馬授僧明  
僧明上馬復進殺數十人因以乘之大敗路養高  
州刺史李遷仕又據大阜入潞石以逼武帝武帝  
遣周文育為前軍與僧明擊走之侯景遣于慶等  
寇南江武帝頓豫章命僧明為前驅所向剋捷武  
帝表僧明為長史仍隨東討軍至蔡州僧明率麾  
下燒賊水門大艦及景平除南兖州刺史進爵為  
侯仍領晉陵太守及荊州覆亡武帝使僧明率吳  
明徽等隨侯瑱西援於江州病卒

周文育

周文育字景德陽羨人也少孤貧本居新安壽昌  
縣姓項氏名猛奴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數里周



嘗為壽昌浦口戍主見而奇之因召與語文育對  
曰母老家貧兄孀姊並長大困於賤役嘗哀之乃  
隨文育至家託其母請文育養為已子母遂與之  
及嘗秩滿與文育還都見太子詹事周捨請削名  
字捨因為立名為文育字景德命凡子弘讓教之  
書計弘讓善隸書寫蔡邕勸學及古詩以遺之文  
育不之省謂弘讓曰誰能學此取富貴但有大槩  
耳弘讓壯之教之騎射文育大悅(武帝)之討侯景  
文育與杜僧明為前軍剋蘭裕援歐陽頎皆有功  
武帝破蔡路養於南野文育為路養所圍四面數  
重矢石雨下所乘馬死文育右手搏戰左手解鞍  
潰圍而出與杜僧明等相得并力復進遂大敗之

(武帝)乃表文育為府司馬○李遷仕之據大鼻遣  
其將軍杜平虜入贛石魚梁作城(武帝)命文育擊  
之平虜棄城走文育據其城遷仕眾潰不敢過大  
鼻直走新淦(梁元帝)授文育義州刺史遷仕又與  
劉孝尚謀拒義軍武帝遣文育與侯安都杜僧明  
徐度杜稜築城於白口拒之文育頻出與戰遂禽  
遷仕累遷散騎常侍武帝誅王僧辯令文育督眾  
軍會(文帝)於吳興圍剋杜龕又濟江襲張彪得其  
郡城及(文帝)為彪所襲文育時頓城北香巖寺文  
帝夜往趨之彪又来攻文育苦戰遂破平彪武帝  
以侯瑱據江州命文育討之仍除南豫州刺史  
率兵襲益城未剋徐嗣徽引齊人度江據蕪湖詔



徵文育還都嗣徽等乃列艦於青墩至于七磯以  
斷文育歸路及夕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能制  
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駭將鮑磬獨以小艦殿文育  
乘單舳舫跳入碇艦斬磬仍牽其艦而還賊衆大  
駭因留舳舫蕪湖自丹陽步上時武帝拒嗣徽於白  
城適與文育會將戰風急武帝曰矢不送風文育  
曰事急矣當決之何用古法抽繫上馬而進衆軍  
隨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嗣徽等移營莫府山  
文育徙頓對之頻戰功最進爵壽昌縣公○蕭勃  
舉兵踰嶺詔文育督衆軍討之時新吳洞主余孝  
須舉兵應勃遣其弟孝勳守郡城自出豫章據于  
石頭勃又使其子攷將兵與孝須相會又遣其別

將歐陽頽頓軍苦竹灘傅泰據塘口城以拒官軍  
官軍船少孝須有舳舫三百艘艦百餘乘在上牢  
文育遣軍主焦僧度羊乘潛軍襲之悉取而歸仍  
於豫章立柵時官軍食盡欲退還文育不許乃使  
人間行遺周迪書約為兄弟弟并陳利害迪得書甚  
喜許饋以糧於是文育分遣老少乘故舳舫沿流  
俱下燒豫章所立柵偏退孝須望之大喜因不設  
備文育由間道信宿達羊韶羊韶上流則歐陽頽  
蕭勃下流則傅泰余孝須文育據其中間築城饗  
士賊徒大駭歐陽頽乃退入泥溪作城自守文育  
遣周鐵武陸山才襲頽禽之於是盛陳兵甲與頽  
乘舟而宴以巡傅泰城下因攻泰剋之蕭勃在南



康聞之衆皆股慄其將譚世遠斬勃欲降為人所害世遠軍主夏侯明徹持勃首以降蕭孜余孝頌猶據石頭武帝遣侯安都助文育攻之收降文育孝頌退走新吳廣州平文育還頓豫章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及周迪破余孝頌子公颺弟孝勳猶據舊柵擾動南土武帝復遣文育及周迪黃法甌等討之豫章內史熊曇朗亦率衆來會文育遣吳明徹為水軍配周迪運糧自率衆軍入象牙江築城於金口公颺偽降謀執文育事覺文育囚之送都以其部曲分隸衆軍乃捨舟為步軍進據三陂王琳遣將曹慶救孝勳分遣主帥常衆愛與文育相拒自帥所領攻周迪吳明徹軍迪等敗文育退

據金口熊曇朗因其失利謀害文育以應衆愛文育監軍孫白象頗知其事勸令先之文育曰不可我舊兵少客軍多若取曇朗人皆驚懼亡立至矣不知推心撫之初周迪之敗棄船走莫知所在及得迪書文育喜齎示曇朗曇朗害之謚曰忠愍

侯瑱

侯瑱字伯玉巴西人梁元帝授瑱南兖州刺史郢縣侯仍隨都督王僧辯討景恒為前鋒景奔吳郡僧辯使瑱追景大敗之於吳松江以功除南豫州刺史鎮姑熟魏攻荊州王僧辯以瑱為前軍赴援未至而魏剋荊州瑱頓九江因衛晉安王還都承制以瑱為侍中江州刺史加都督僧辯使其弟僧



暗與瑱共討蕭勃及陳武帝誅僧辯僧悳奔齊是時瑱據中流甚強又以本事王僧辯雖外示臣節未肯入朝文帝即位進授太尉王琳至柵口又以瑱為都督侯安都等並謀馮玉琳引合肥灑湖之衆舳舻相次而下瑱率軍進戰檻洲明日合戰琳軍少却及夕東西風吹其舟艦並壞及旦風靜琳入浦以鹿角統岸不敢復出時西魏將史寧躡其上流瑱聞之知琳不能持久收軍却據湖浦以待其弊及史寧至圍郢州琳恐衆潰乃率舩來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明日齊人遣兵助琳瑱令軍中晨炊蓐食頓蕪湖洲尾以待之將戰有微風至自東南衆軍施拍緹火定州刺史章昭遠乘平虜大艦

中江而進琳軍大敗脫走以免者十二三琳因此入齊其年詔以瑱為都督五州諸軍事鎮益城薨贈大司馬謚曰壯肅

侯安都

侯安都字師成始興曲江人善騎射為邑里雄豪侯景之亂招集兵甲至三千人陳武帝入援臺城安都引兵從武帝攻蔡路養破李遷仕剋平侯景並力戰有功武帝謀襲王僧辯唯與安都定計仍使安都率水軍自京口趣石頭武帝自從江乘羅落會之安都至石頭北棄舟登岸僧辯不之覺安都被甲帶長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衆隨而入進逼僧辯臥室武帝大軍亦至遂禽僧辯以功授



南徐州刺史武帝東討杜龕安都留臺居守徐嗣徽任約等引齊寇入據石頭游騎至于闕下安都閉門示弱令城中登陴者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石頭安都夜令士卒密營禦敵之具將旦賊騎至安都與戰大敗之賊乃退還石頭不敢逼臺城及武帝至以安都為水軍於中流斷賊糧運又襲秦郡破嗣徽柵収其家口嗣徽等大懼尋求和武帝聽其還北及嗣徽等濟江齊之餘軍猶據採石守備甚嚴又遣安都攻之多所俘獲明年春詔安都率兵鎮梁山以備齊徐嗣徽等復入至湖熟武帝遣安都還拒之戰於耕壇南安都率十二騎突其陣破之賊北度蔣山武帝與齊軍戰於莫府山命

安都自白下橫擊其後大敗之○以功進爵為侯仍督水軍出豫章助豫州刺史周文育討蕭勃安都未至文育已斬勃并禽其將歐陽頔傅泰等唯余孝頊與勃子孜猶於豫章之石頭作兩城孝頊與孜各據其一又多設船艦夾水而陣安都至乃銜枚夜燒其艦文育率水軍安都領步騎登岸結陣孝頊俄斷後路安都乃令軍士豎柵引營漸進頔致尅獲孜乃降孝頊奔歸新吳請入于為質許之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仍率眾會武昌與周文育西討王琳至武昌琳將樊猛棄城走文育亦自豫章至時兩將俱行不得統攝因部下交爭稍不平軍至郢州琳將潘純於城中遙射官軍安都怒





園之未剋而王琳至弇口安都乃釋郢州悉衆往  
沌口以禦之遇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官軍據西岸  
相持數日乃合戰安都等敗與周文育徐敬成並  
為琳囚總以一長鑼繫之置于榻下令所親宦者  
王子晉掌視之琳下至盆城白水浦安都等甘言  
許賂子晉子晉乃偽以小船住榻而釣夜載安都  
文育敬成上崖入深草步投官軍還都自劾詔並  
赦之復其官爵○武帝崩安都隨文帝還朝乃與  
羣臣議翼奉文帝謙讓不敢當太后又以衡陽王  
故未肯下令羣臣不敢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  
暇及遠臨川王有功天下須共立之今日之事後  
應者斬文帝即位遣司空仍授南徐州刺史仍別

奉中旨迎衡陽敵王昌初昌之將入致書於文帝  
辭甚不遜帝不懌召安都從容而言曰太子將至  
須別求一番吾其老焉安都對曰自古豈有被代  
天子愚臣不敢奉詔因自迎昌中流而殺之以功  
進爵清遠郡公自是威名甚重羣臣無出其右自  
王琳平後安都勲庸轉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漸驕  
矜招聚文武士騎馭馳騁或命以詩筆第其高下  
以差次賞賜之文士則褚玠馬樞陰鏗張正見徐  
伯陽劉刑祖孫登武士則蕭摩訶裴子烈等並為  
之賓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檢問收攝則奔歸安  
都文帝性嚴察深銜之安都日益驕慢周迪之反  
朝望當使安都討之帝乃使吳明徹討迪又頻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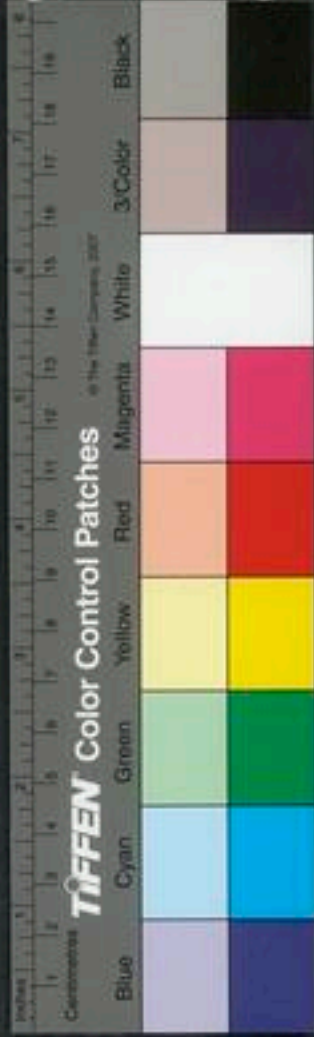


臺使按問安都部下檢括亡叛安都內不自安天  
嘉三年賜死○初武帝嘗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  
育侯安都為壽各稱功伐帝曰卿等悉良將也而  
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暗狎於下而驕於尊矜  
其功不悅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  
履嶮猜防不設侯即倣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  
無全身之道卒皆如言

歐陽頴

歐陽頴字靖世長沙人陳武帝入後都將至始興  
頴乃深自結託遷頴為始興內史梁元帝承制以  
始興郡為東衡州以頴為刺史封新豐縣伯侯景  
平元帝徧問朝宰使各舉所知羣臣未對元帝曰

吾已得一人矣歐陽頴甚公正本有匡濟才恐蕭  
廣州不肯致之乃授武州刺史尋授郢州欲令出  
嶺蕭勅留之不復拜命尋授荊州刺史時蕭勅在  
廣州兵強位重元帝深患之遣王琳代為刺史琳  
已至小桂嶺勅遣其將孫瑒監州盡率部下至始  
興避琳兵鋒頴別據一城不往謁勅閉門高壘亦  
不拒戰勅怒遣兵襲頴盡收其貲財馬仗尋赦之  
還復其所復與結盟魏平荊州頴委質於勅及勅  
度嶺出南康以頴為前軍都督周文育破禽之送  
于武帝帝釋而禮之後嶺南亂頴有聲南土且與  
武帝有舊乃授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封始興縣侯  
未至嶺頴子紇已剋始興及頴至嶺南皆備伏仍



進廣州盡有越地改授都督交廣等十九州諸州  
軍事平越中郎將時顏合門顯貴威振南土又多  
致銅鼓生口獻奉珍異前後委積頗有助軍國薨  
贈司空謚曰穆

淳于量

淳于量字思明其先濟北人也世居建鄴少善自  
居處偉姿容有幹略便弓馬梁元帝為荊州刺史  
父文成分量人馬令往事焉以軍功封廣晉縣男  
出為都督桂州刺史王琳擁割湘郢累遣召量量  
外雖與琳往來而別遣使歸陳武帝武帝受禪徵  
為中撫軍大將軍量所部將率多戀本土並欲逃  
入山谷不願入朝文帝使湘州刺史華皎征衡州  
且以兵迎量天康元年至都兵明徹之北侵也量  
讚成其事又遣第子于岑率所領徒軍淮南剋定  
量改封始安郡公薨

章昭達

章昭達字伯通吳興人也性倜儻輕財尚氣少時  
遇相者謂曰卿容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貴侯景  
之亂昭達率鄉人援臺為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  
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貴城陷昭達還鄉  
里與陳文帝游因結君臣分侯景平文帝為吳興  
太守昭達杖策來謁文帝見之大喜因委以將帥  
恩寵超於儕等陳武帝謀討王僧辯令文帝還長  
城招聚兵眾以備杜龕頗使昭達往京口稟承許



畫杜龕遣其將杜泰來攻長城昭達因從文帝進軍吳興以討龕龕平又從討張彪於會稽剋之累功除定州刺史天嘉元年追論長城功封欣樂縣侯○尋隨侯安都拒王琳昭達乘平虜大艦中流而進先鋒發拍中賊艦王琳平昭達策勲第一陳寶應納周迪共寇臨川又以昭達為都督討迪迪走昭達乃踰嶺討陳寶應與戰不利因據上流為筏施拍其上壞其水柵又出兵攻其步軍方大合戰會文帝遣余孝頌出自海道適至因并力乘之遂定閩中畫禽留異寶應以功授鎮軍將軍○初文帝嘗夢昭達升台鉤及旦以夢告之至是待宴酒酣顧昭達曰卿憶夢不何以償夢昭達對曰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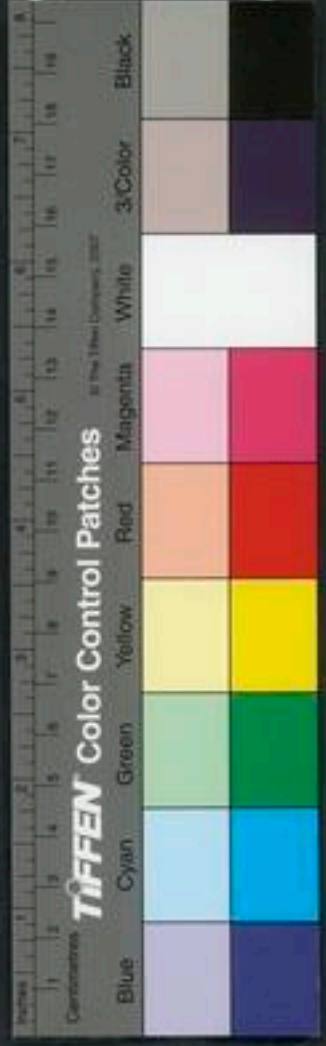
效犬馬之用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尋出為都督江州刺史廢帝即位改封邵陵郡公○歐陽紇據嶺南反詔昭達都督衆軍征之紇聞昭達奄至乃出頓漚口聚沙石盛以竹籠置於水柵之外用遏舟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拍以臨賊柵又令人銜刀潛行水中以斫竹籠籠筏皆解因縱大艦突之大敗紇禽之送都廣州平進位司空太建三年病薨贈大將軍○昭達性嚴刻每奉命出征必晝夜倍道然其所剋必推功將帥厨膳飲食並同羣下將士亦以此附之每飲食必盛設女伎雜樂備羌胡之聲音律姿容並一時之妙雖臨敵不之廢也



吳明徹

吳明徹字通昭秦郡人陳武帝鎮京口深相要結明徹乃詣武帝帝為之降階執手即席明徹亦微涉書史經傳就汝南周弘正學天文孤虛遁甲略通其術頗以英雄自許武帝亦深奇之及受禪授安南將軍與侯安都周文育將兵討王琳及衆軍敗沒明徹自拔還都文帝即位以本官加右衛將軍太建五年朝議北征公卿互有異同明徹決策請行詔加侍中都督征討諸軍事總衆軍十餘萬發都緣江城鎮相續降款軍至秦郡齊大將軍尉破胡將兵為援破走之秦郡降宣帝以秦郡明徹舊邑詔具太牢令拜祠上冢文武羽儀甚感鄉里

榮之進剋仁州授征北大將軍進封南平郡公進逼壽陽齊遣王琳拒守明徹乘夜攻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明徹令軍中益脩攻具又過淝水灌城城中苦濕多腹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會齊遣大將皮景和率兵十數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胄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禽王琳等送建鄴景和懼而遁走詔以為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及周滅齊宣帝將事徐充九年詔明徹北侵令其世子慧覺攝行州事軍至



仍運清水以灌其城攻之甚急環列舟艦於城下  
周遣上大將軍王軌救之軌輕行自清水入灌口  
橫流豎木以鐵鎖貫車輪過斷船路諸將聞之甚  
恐乃遣蕭摩訶帥馬軍數千前還明徹仍自決其  
堰乘水力以追軍及至清口水力微舟艦並不得  
度衆軍皆潰明徹窮蹙乃就執周封懷德郡公位  
大將軍以憂遘疾卒於長安

論曰古人云知臣莫若君書曰知人則哲觀夫  
陳武論將而周侯遇禍有以知斯言之非妄矣  
若不然者亦何以驅駕雄傑而創基撥亂者乎  
昭達勤王之略遠符耿奔行已之方頗同吳漢  
既眇而貴亦黜而王吉函之笑豈人事也明徹

屬否運之期當闢土之任才非韓白識暗孫吳  
知進而不知止知得而不知喪犯斯不韙師亡  
國蹙軍矣哉

傅綽 章華

傅綽字宜事靈州人幼聰敏七歲誦古詩賦至十  
餘萬言長好學能屬文依相州刺史蕭循循頗好  
士廣集墳籍綽肆志尋閱因博通羣書後主即位  
遷祕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綽  
為文典麗性又敏速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  
起草沉思者亦無以加甚為後主所重然性本強  
不持檢操負才使氣陵侮人物朝士多銜之會  
施文慶沈客卿以佞見幸專制衡軸而綽益踈文



慶等因共譖之後主收絳下獄絳素剛因憤恚於獄中上書曰夫人君者恭事上帝子愛黔黎省嗜慾遠誦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讐視百姓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兆庶流離轉尸殺野貨賂公行帑藏損耗神怒人怨衆叛親離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後主怒頃之稍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絳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後主於是益怒令宦者李善慶窮其事賜死獄中

時有兵興章華字仲宗家本農夫至華獨好學與士君子游處頗通經史善屬文禎明初上書極諫其大略曰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游於姑蘓矣書奏後主大怒即日斬之

顧野王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人七歲讀五經略知大指九歲能屬文嘗制日賦領軍朱异見而奇之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記二篇長而徧視經史精記嘿識天文地理著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為



臨賀王府記室宣城王為揚州刺史野王及琅邪  
王褒並為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善丹青王於  
東府起齋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為  
二絕

姚察

姚察字伯審吳興人父僧坦梁太醫正察幼有至  
性六歲誦書萬餘言不好戲弄勵精學業十二能  
屬文僧坦精醫術知名梁代二宮所得供賜皆回  
給察兄弟為游學之資察並用聚蓄圖書由是聞  
見日博年十三梁簡文帝時在東宮盛脩文義即  
引於宣猷堂聽講論難為儒者所稱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二十二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二十三

循吏傳

昔漢宣帝以為政平訟理其惟良二千石乎前史  
亦云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故長吏之職號曰親  
人至於道德齊禮移風易俗未有不由之矣宋武  
起自匹庶知人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職而  
王略外舉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茲寬  
簡雖所未暇而黜已屏欲以儉御身左右無幸謁  
之私閨房無文綺之飾故能戎車歲駕邦甸不擾  
文帝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難興陝服六戎薄伐  
興師命將動在濟時費由府實事無外擾自此方  
內晏安毗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





臨賀王府記室宣城王為揚州刺史野王及琅邪  
王褒並為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善丹青王於  
東府起齋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為  
二絕

姚察

姚察字伯審吳興人父僧坦梁太醫正察幼有至  
性六歲誦書萬餘言不好戲弄勵精學業十二能  
屬文僧坦精醫術知名梁代二宮所得供賜皆回  
給察兄弟為游學之資察並用聚蓄圖書由是聞  
見日博年十三梁簡文帝時在東宮盛脩文義即  
引於宣猷堂聽講論難為儒者所稱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二十二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二十三

循吏傳

昔漢宣帝以為政平訟理其惟良二千石乎前史  
亦云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故長吏之職號曰親  
人至於道德齊禮移風易俗未有不由之矣宋武  
起自匹庶知人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職而  
王略外舉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茲寬  
簡雖所未暇而黜已屏欲以儉御身左右無幸謁  
之私閨房無文綺之飾故能戎車歲駕邦甸不擾  
文帝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難興陝服六戎薄伐  
興師命將動在濟時費由府實事無外擾自此方  
內晏安毗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



自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基為斷雖沒世不徒未  
及曩時而人有所係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  
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歌  
謠舞蹈觸處成羣蓋宋世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  
七年舉境外捍於是傾資掃蓄猶有未供深賦厚  
歛天下騷動自茲迄于孝建兵連不息以區區江  
東葉爾迫隘存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向時之盛  
自此衰矣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東西二  
堂而已孝武末年消暑方構及永初受命無所改  
作所居唯稱西殿不制嘉名文帝因之亦有合殿  
之稱及武孝承統制度滋長犬馬餘殺粟土木衣  
綵繡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玉燭紫極諸殿雕樂綺

節珠窓網戶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  
欲殫人命未快其心明皇繼祚彌篤侈侈息不卹  
下以至橫流益人之官遷變歲屬突不得黔窻未  
暇暖蒲密之化事未易階豈徒吏不及古人乎於  
昔蓋曰為上所擾致化莫從齊高帝承斯奢縱輔  
立幼主思振人瘼風移百城為政未暮擢山陰令  
傅琰為益州刺史乃損華反朴恭己南面導人以  
躬意存勿擾以山陰大邑獄訟繁滋建元三年別  
置獄丞與建康為比永明繼運垂心政術杖威善  
斷猶多漏網長吏犯法封刃行誅郡縣居職以三  
周為小滿水旱之灾輒加振卹十許年中百姓無  
犬吠之驚都邑之盛士女昌送歌聲舞節袴服華

